我是

道路、真理、生命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耶稣的 SDE 智慧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耶稣的 SDE 智慧》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01 号
ISBN	979-8-90690-595-6
定价	US$21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2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前提、判断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口述原话登记在附录七；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经独立质检后审定。书中引用的经文，全部据和合本逐句核对，核对结果见附录七；凡经上没有明说、由本书并读几处经文而得的读法，均在正文标明“本书的读法”，汇于附录六。神人二性、救恩的门、预定、三一的奥秘、末后的事这些神学上有争议的题目，本书一律不判，交教会的传统回答。书中“日常里”的故事与人物均为设想，不指任何真人真事。本书是在“福音书的记载都是事实”这一信仰的前提下，用 SDE 的方法读耶稣，不替信仰下判断，也不是任何教会的教义陈述。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七卷五十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七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是他在“福音书的记载都是事实”这个信仰的前提下，用 SDE 这把刀读耶稣的一本书。

前 言

一个前提，一把刀

>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1）

翻开一本书，先要知道它站在哪里，手里拿着什么。

这本书站在一个前提上，手里拿着一把刀。前提是信仰给的，刀是方法给的。两样东西各有各的位置，不能混。前言只做一件事：把这两样东西摆在桌面上，让你看清，再告诉你这本书是写给谁的。

◆ 一、一个前提

先说前提。

动笔之前，王德生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原话是这样：

“你要有个假设啊，即福音书的记载都是事实，这是信仰啊。”（王德生口述）

这句话是全书的地基。四福音书记下的事，本书都当作事实来读。耶稣在迦拿的婚筵上变水为酒，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在井边向一个来打水的妇人要水喝，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后来被带到天上去。这些事，书里照记载讲。不加“据说”，不加“传说”，也不做历史考据式的怀疑。

为什么这样定？

因为福音书自己就是这样说的。路加在书的开头写道：“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3-4）。约翰写到十字架下的那一幕，也特意加了一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

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约19:35）。到全书的末尾，他又写：“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21:24）。写书的人没有把它当故事写，他们写的是见证。

读一份见证，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先审它。这一句可信不可信，那一处是不是后人添的。这是史学家的活，有它的价值，不是这本书的活。

另一种是先接住它。假如所记的都是真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话和他的路之间，是一块整料，还是有缝？

本书走第二种。

这不是偷懒，也不是回避，是把信仰放回它本来的位置。王德生那句话，分量落在末尾：“这是信仰啊。”信仰不是推出来的结论，是人站上去的地方。一座桥，先得有两岸，才谈得上桥身结不结实。前提就是岸。

也有人以为，站在信仰上，就得闭着眼睛看。福音书里的人倒是睁着眼的。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20:25）八天以后，他得到的回答是：“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20:27）信，和验，在经上并排站着。本书也是这样：前提站稳了，眼睛照样睁开。

所以，福音书写了的，书里照写；福音书没写的，书里不补。约翰自己交代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20:30）。没记下的，我们不替它记。经上没写他当时的表情，我们不写表情；经上没写那天的天气，我们不写天气；经上没写他心里怎样想，我们只说一句：经上没有写他当时怎样想。

还有一类事，要先打个招呼。神学上有许多争了很久的题目：神性和人性怎样同在一个人身上，救恩是不是只有一道门，谁被拣选、谁没有。这些题目，本书遇到了，只写一句：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本书不替教会下判断，也不替哪一派站队。

◆ 二、一把刀

再说刀。

这把刀叫 SDE。德麦这些年用它来读人、读事。名字听着生硬，意思很家常。

E 是一片地。人脚下站着的那片地：生在哪个年代，住在哪个家，身边有哪些人，手里会用什么话、什么工具，心里攒着多少劲。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拆不开，SDE 管它叫“特征纠缠”。

D 是一条路。人一步一步怎么走：为了什么走，先试哪一步，错了怎么改，走得多紧。每走一步，就和上一步不一样了，SDE 管这叫“差异”。

S 是长出来的样子。走到后来，这个人成了什么样，做成了什么事，说出了什么道理。SDE 管它叫“显露”。显露长稳了，才叫结构；结构只是显露的稳定态。

三样东西，放在一桌年夜饭上，就是料、做法和味道。料是地，做法是路，味道是长出来的样子。卷一会用这桌饭，把它们一样一样讲透。

地、路、样子，三样东西互相生成。地不同，路就不同；路不同，长出来的样子就不同；样子长出来，又回头改了脚下的地，改了下一段路。哪一样都不能单独拿出来当起点。

这把刀能做什么？它能把一个人的言与行放进这三维里看，看有没有缺。毛病分五种。

缺维：某一维根本没碰到。

缺式：三维互相生成的三个式子，少了一个。

偏路：三维谁先起步，总是同一种次序，换不了。

断拍：事情走到一半就停了，成果没有写回地里。

立中心：把一组看法里的一种，抬成了全部。

这把刀不能做什么？它判不了信仰的真假。它不能告诉你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不能告诉你复活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些，前提已经交给信仰。刀只在前提之

内动：假如所记的都是真的，这个人的言与行，在三维上缺不缺、偏不偏、有没有立一个中心。

◆ 三、前提不是替刀放水

有人会问：先认定福音书都是事实，再去量，不是先把结论放进了口袋吗？

恰恰相反。前提让这把刀更难下。

一个只取“可考史实”的读者，遇到难读的经文，可以说一句“这一段大概是后人加的”，放到一边。本书不能。前提一立，记下的都得接住，包括最硬、最难、最不顺的那些。

比如，他回到本乡，“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可6:5）。比如，他说那日子那时辰，“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13:32）。比如，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走过去，“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可11:13），就对树说了一句重话。比如，他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再比如约翰福音里最短的一节：“耶稣哭了”（约11:35）。

这几处，一节也不许删。若把他只当成一位完美的圣贤，这五处都可以绕过去，绕不过去的人，才是读这本书的人。刀要把它们统统放进三维里量一遍，哪一处也不跳。量得通，才算通；有一处量不通，就照实记下，判决在那一处收窄。所以前提给的，只是“这些事发生过”，没有给“这个人没有缝”。没有缝，要一节一节验出来。

前提还管着执笔的人。信福音书所记，就不能挑着信。挑着信，等于自己先立了一个中心。

彼拉多问过一句：“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经上接着写，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约18:38）。这一问，经上没有记下回答。这本书不打算替他回答。它只做一件小一点的事：拿一把量三维的刀，去量福音书里的那个人，看刀下出来的是什么。

◆ 四、刀下出来的

刀下出来的，先在这里说出来。后面七卷，是一卷一卷地验它。

> 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
> 所以他无缺、无偏、无中心：九宫不缺一格，方法不缺一式、不偏一路、不断一拍，三视角里不立一个中心。
>
> 福音书的难题，多半是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第一句的根，在约翰福音里那句人人听过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道路是走出来的，是 D。真理是显露出来的，是 S。生命是脚下那一整片缠在一起的地，是 E。一位老师讲道路，讲真理，讲生命，讲的是三样内容。他说的却是“我就是”。

约翰在书的开头，也是这样落笔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1:14）。道不是挂在墙上的一句话。道成了一个人，住在人中间，和人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睡觉，一起流泪。三维不是他手里的工具，是他本人。

第二句，从第一句推出来。一个人若本身就是三维，就不会缺一维，不会偏一路，也不会把三维里的哪一维抬成中心。这一句是全书要检验的东西：卷二验“无缺”，卷三验方法上的“无偏”，卷四验“无中心”。

第三句，是给读福音书读到卡住的人的。福音书里有些地方，读起来像是自相矛盾：叫人爱仇敌，自己又推翻桌子；说使人和睦，又说来是叫地上动刀兵；明知犹大要卖他，还是拣选了他。本书的看法是，这些难处多半不在他身上，在量他的那把尺子上。尺子只有一个刻度，拿去量一个三维的人，不是这里量短，就是那里量长。

◆ 五、日常里：老木匠的工具箱

设想一位老木匠。

他的工具箱用了三十多年，木头箱盖被手摸得发亮，铁扣上的漆早磨掉了。里面东西不多：一把刨子，一把锯，几把凿子，一个墨斗，一把角尺。年轻时就是这几样，老了还是这几样。

用这一箱工具，他给东家打过一张八仙桌，给西家打过一只摇篮，给村口的小学修过一排长凳，给自己的老伴打过一只陪嫁的木箱。工具是同一套，做出来的东西各不相同。

有人问他：你这箱工具，能看出一块木头是哪座山上长的吗？

他摇头。工具不管这个。木头是谁种的，在山上长了多少年，是东家送来时说的，他信东家的话，接过来就开工。木头有疙瘩，他不埋怨东家，也不装作没看见，顺着疙瘩的走向下刀。他的墨斗和角尺只管一件事：这块木头的纹理往哪边走，哪里吃得住力，哪里藏着暗疤，哪里一锯下去会裂。

又有人问他：那你这箱工具，能看出一件家具好不好吗？

这个他答得出。他把角尺往桌面上一靠，看四角正不正；手掌顺着榫头摸一圈，看缝严不严；坐上去晃一晃，听哪条腿先响。好家具他见得多了，几乎每一件，都能在某个地方摸到一道缝。不是做的人手艺差，是木头会干，会胀，会走形。缝是木器天生的样子。

前提和刀，就是这样分工。木头从哪里来，交给送木头的人；木头怎么受力，交给工具。这本书里，福音书所记是不是事实，交给信仰；所记的那个人在三维上缺不缺、偏不偏、有没有中心，交给 SDE。

老木匠还有个习惯。每接一件活，他先不动锯，先拿墨斗弹线。线弹直了，再下锯。弹线，就是先把前提定下来。线一歪，后面锯得再好也是歪的。

福音书里，拿撒勒的乡亲说起他，有一句：“这不是那木匠吗？”（可6:3）经上没有写他做过哪些木工，这本书也不在这上面多说一个字。只是读到这一句，会想起那个摸得发亮的箱盖：同一箱工具，摸过成百上千块木头；同一把刀，读过许多位大师。这一回，刀要去读那位被乡亲叫作木匠的人。

◆ 六、刀的分寸

刀有刀的分寸。这里先说三条，全书都守。

第一条，刀只判三维，不判信仰。刀下说“他无缺”，意思是在这些记载里，九宫九格都找得到他活过的证据，并不等于说“所以他是神”。反过来，哪天刀下出现了缺，也不等于说“所以他不是神”。信与不信，在另一层，刀够不着，也不去够。

第二条，没找到缝，只是在这些证据里没找到。四福音书就是这些篇幅，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说，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我们读的是记下来的那一部分。将来有人从这些经文里读出一道承重的缝，本书照实登记，不辩护。

第三条，刀不替人说话。不替耶稣编一句话，也不替王德生编一句话。王德生口述的原话，书里一字不改，标明出处；他没说过的，书里不借他的名。耶稣的话，只用和合本原文；没有把握一字不差的，就不加引号，老老实实转述。

这三条，是给读者的，也是给刀自己的。一把刀若不知道自己能切什么、不能切什么，迟早切到不该切的地方去。

◆ 七、这本书为谁写

这本书写给普通人。

写给信的人。你读福音书读了很多年，有些地方一直卡着，不敢问，也不知怎么问。这本书不替你的信仰作保，只递给你一把尺子，让你看清那些卡住的地方，多半卡在尺子上，不卡在他身上。

写给不信的人。你不必先信，才能读这本书。你只要肯接受一个条件句：假如福音书所记的都是事实，这个人是怎样的。读完了，信不信，仍是你自己的事。门是开着的，进来看一眼，不收任何东西。当年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只回了一句：“你来看！”（约1:46）耶稣自己对头两个跟着他的人，说的也是这一句：“你们来看。”（约1:39）这本书也只说这一句。

写给半信半疑的人。你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又觉得他的话有时说得太满、太硬、太不近人情。这本书陪你一处一处地看：那些太满、太硬的地方，放回三维里，还是不是那么硬。

写给想学一种看人看事的方法的人。SDE 不是为读耶稣才造的，它读过二十位各行各业的大师，也读过许多普通人的日子。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方法书读，学会了，回头读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单位，也读你自己。

他说过一句话：“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旧的是福音书，读了两千年；新的是一把刀，德麦这几年才磨出来。新旧放在一张桌子上，为的是把旧的看得更清楚一点。刀不是来取代经文的，是跟着经文走的。

也写给教书的人、带孩子的人、带团队的人。你天天在教别人怎样走路，难免把自己最拿手的那一步，当成路的全部。读一个三维一身的人，是一面镜子：看他怎样不把任何一步抬成全部，也就照见自己把哪一步抬高了。

书里用的是大白话。术语第一次出现，先说白话，再把术语放进括号。经文一律用和合本原文，一字不改，后面注明出处。他说过：“学我的样式”（太11:29）。学一个人的样式，先要看清他的样式。这本书只想帮你看清一点。看清一点，就算没有白翻这一页。

> **带走的话**
>
> **前提交给信仰，刀交给方法：信福音书所记，再看这个人在三维上缺不缺、偏不偏、有没有中心。**

导 读

怎样读这本书

>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14:5）

多马问得老实。路在哪里，他不知道；不知道往哪里去，就不知道怎么走。

读一本书也一样。先知道它往哪里去，再决定从哪扇门进。这篇导读就是一张地图：全书七卷怎么排，判词怎么用，随身带哪三个问题，赶时间的人可以抄哪几条近路。

◆ 一、先说全书往哪里去

全书只做一件事：用 SDE 这把刀，读福音书里的耶稣，看他在三维上缺不缺、偏不偏、有没有立一个中心。

刀下出来的，是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全书的判词，前言里说过一次，这里再说一次，一字不改：

> 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
> 所以他无缺、无偏、无中心：九宫不缺一格，方法不缺一式、不偏一路、不断一拍，三视角里不立一个中心。
>
> 福音书的难题，多半是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全书四次说这三句话：前言、导读、第 32 章、结语。四次一字不改，是有意的。一句判词，若每次出场都换几个字，读的人就不知道哪一次算数。它不改，读者才好拿它去对照每一卷，看它在哪一卷站住了，在哪一卷还悬着。

第一句讲“是什么”，第二句讲“所以怎样”，第三句讲“对读者有什么用”。七卷书，就是把这三句话一层一层拆开来验。

◆ 二、随身三问

读每一章，每一段经文，请随身带三个问题：

一问，这一处他在哪一维？

二问，他走的是哪一条路、哪一拍？

三问，我量他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第一问看位置。他这一句话，这一个动作，是在给人看一个样子（S），是在走一条路（D），还是在挪动脚下那片地（E）？三维常常同时在动，但总有一维先起步，一维最显眼。

第二问看走法。三维谁先起步，有六种次序，叫六路径。一件事从憋着到成形再到留下来，有三拍，叫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路怎么一步一步走，有九步，从猜想、动手，一直到分化、重组、升维。第二问问的是：这一处走到了哪里。

第三问最要紧，它问的不是他，是你自己。读到一处觉得别扭，觉得矛盾，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先别忙着下结论，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刻度？只量善，不量真；只量规矩，不量人；只量今天，不量将来。他说过：“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读他，也是在量自己的量器。

拿一段经文试一试。

耶路撒冷羊门旁有个池子，叫毕士大，廊子下躺着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约5:5）。他看见那人躺着，先问了一句：“你要痊愈吗？”（约5:6）那人没有直接回答要不要，只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约5:7）。他接着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约5:8）经上写，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约5:9）。那天是安息日。

一问，他在哪一维？他先没有动手，先问了一句话。这一问问的是那人心里那片地：三十八年了，盼头还在不在，自己还要不要。这是 E 里的自我界。然后才有一句命令，一个站起来的人，一个看得见的样子。

二问，他走的是哪一条路、哪一拍？先进地，再走路，最后长出样子：地→路→显露，六路径里的一种。这是本书的读法，读者可以换一种读，只要说得出理由。三十八年的张力在那里积着，一句话，形状变了。事情也没有到“站起来”就收住。经上写，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一个站起来的人，后面还有一句交代。这是第三拍的影子，卷三会细读。

三问，我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若只拿“安息日不可拿褥子”这一把尺子去量，这件事就只剩一条罪名。经上接着写的，正是有人拿着这把尺子来了：“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约5:10）。

这一段，第 6 章还会从另一面细读。三问走一遍，用不了几分钟。走惯了，读哪一段都会这样走。

这三问在书里会反复出现。每一章末尾的“小账”，问的就是第一问和第三问的变体：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

◆ 三、七卷的走法

全书七卷五十章，前面有前言、导读、导论，后面有结语。七卷是一条路，前一卷给后一卷备料，不是七间并排的屋子。

卷一，方法。用一桌年夜饭讲清 SDE。从备料到开席，再到来年怎么接着办，四章各取这桌饭的一面：料、做法、味道，是三方程；谁先动手，是六路径；憋着、出锅、留下菜谱，是三拍；最后一章讲怎样读一个人，缺式、偏路、断拍三道检查，什么叫中心主义，什么叫反向中心，以及为什么要在信仰的前提下读。卷一几乎不谈耶稣，经文只作点缀，它是给后面六卷磨刀。比如母亲照着电视做红烧肉，做砸了：料、灶、口味，三样她一样没问，只搬了别人的做法。看明白这件小事，后面读他，就知道该问什么。

卷二，无缺。九宫九格，一格一章，再加九宫之外一章、四福音四个切面一章。每一格先问这一格问什么，再摆出他活过的证据，再讲一个日常故事。比如“美”这一格，在第 166 号读过的二十位大师里一直空着，在这里第一次有了样板：一个女人把香膏浇在他头上，门徒嫌浪费，他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

卷三，方法论的完美使用。不缺式，不偏路，不断拍。三方程各取一组经文对照，六路径各找一个场景，九步的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落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上，三拍落在旷野、客西马尼和他亲手设计的回写上。卷三读的是“他怎么走的”。

卷四，无中心。他一次又一次被推向一个中心：有人要强逼他作王，有人只认他的称号，有人只认律法的条文，有人只认手上的活计。每一次，他都退了出来。卷四末尾有一张总表，把各组三视角排开，看他在哪一组里都没有立中心，也没有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去立一个反向中心。

卷五，三维一身。这是全书的内核。“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一句话，三个维度。道路是 D，真理是 S，生命是 E。卷五七章，每章先照录王德生的口述原话，再拿福音书的经文去对。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卷五读的是“他就是”。同一段经文，两卷只有一卷拿它当主例，另一卷一句带过，注明见第几章。

卷六，十六道福音书难题。每章两道，共八章。写法固定：先摆出难题和经文，再说单中心的尺子是哪一把，再换成三维的尺子去解，最后讲一个日常故事。爱仇敌又推翻桌子，使人和睦又说动刀兵，明知犹大要卖他还拣选他，十字架上那一声“为什么离弃我”，都在这一卷。

卷七，结算与读你自己。十六道难题回头看，是同一个来路：尺子的问题。缝不在他身上，在后人的传播里：有人把条文抬成中心，有人把道德抬成中心，有人把情感抬成中心。然后讲怎样学一个无缝的人。对一个有缝的大师，学法是做他的补丁；对一个没有缝的人，不挑一格学，三维一起跟着走。最后一章，把刀转过来，读你自己。

结语回到导论的那个发现，把导论交代的五条判决逐条验收，判词第四次出现，随身三问再说一次。

◆ 四、一页纸的词

路上会遇到一些词。这里先放一页纸，走累了可以回来翻。每个词先说白话，术语在括号里。

脚下那片地（E，特征纠缠）。分三格。第一格是三界：理念、现实、自我，也就是心里认的道理，眼前的人和事，自己这个人。第二格是三种说话的方式：符号、逻辑、数学，也就是一个记号，一番道理，一笔账。第三格是三种劲：内能、动能、势能，也就是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往前冲的热情和干劲，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

走出来的路（D，差异）。也分三格。第一格是为了什么走：创造、自由、幸福。第二格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共九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再到分化、重组、升维。第三格是走得多紧：误差、冗余、损耗，也就是少出错，留余地，别浪费。

长出来的样子（S，显露）。还是三格。第一格是怎么看：对比、变化、分布。第二格是以什么形态出现：粒子、波、场，也就是一个一个的，一阵一阵的，一整片的。第三格是朝什么价值亮起来：真、善、美。

三三得九，这就是九宫。画出来，是一个井字格：三行，一行讲样子，一行讲路，一行讲地，每行三格，每格三个视角，九格一共二十七个视角。卷一末章里，年夜饭的儿媳，初一早上就拿一张纸画过这样一个格子。九宫之外，还有两组常用的：三号位，事外、事中、心里；显露光谱，一锅粥、正在成形、定了型。

三方程，是说三维互相生成：样子由路和地生出来，路由样子和地生出来，地由样子和路生出来。六路径，是说三维谁先起步，有六种次序，换一种次序，就是往前走了一步。三拍，是说一件事怎样转起来：先是张力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形状改变，最后把改出来的东西写回地里去。这第三拍叫回写，最常被人漏掉。

中心主义，是把一组三视角里的一个，抬成了全部。反向中心，是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又立了一个中心。比如从“只讲规矩”跳到“什么规矩都不要”，看着是反了，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中心。

这一页纸不必背。读到哪个词觉得陌生，先放过去，经文在前，术语在后，没有术语，经文照样读得通。卷一会用一桌年夜饭，把它们一样一样做成菜端上来。福音书里也没有记他先发一张词表。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太13:31），又说：“天国好像面酵”（太13:33）。先给一个看得见的东西，道理跟着长出来。

◆ 五、三条近路

不是每个人都有工夫从头读到尾。下面三条近路，各走各的，都走得通。

第一条，只想看难题的。你读福音书，心里一直压着几个疙瘩，想看它们解不解得开。那就这样走：先读前言，知道前提和刀；再读第 4 章，知道单中心的尺子是怎么回事；然后直接进卷六，第 39 章到第 46 章，一道一道看；最后读第 47

章，看十六道难题为什么是同一个来路。中间遇到不懂的术语，回头翻卷一对应的那一章就够了。

第二条，只想看三维一身的。你关心的不是难题，是那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底能读出多深。那就先读导论，知道这本书凭什么说他没有缝；再进卷五，第 32 章到第 38 章，一章不落；最后读结语。卷五里常有“见第 N 章”的指路，愿意多走几步，就顺着指路回卷二、卷三，去看那些主例。

第三条，想学方法的。你想学的是 SDE 这把刀本身，想拿它回去读别的人、读自己的日子。那就从卷一读起，四章一桌年夜饭，把三方程、六路径、三拍、九宫吃透；再读卷三，第 16 章到第 25 章，看这些方法在一个人身上怎样走全；最后读第 49 章和第 50 章，学怎样跟一个人学，怎样读自己。

三条路并不互相拦着。走到半路想换道，翻到目录，换一条接着走就是了，不必回头从第一页读起。

三条路各走各的，可全书有三章是骨头：第 4 章讲尺子，第 32 章讲那一句话，第 47 章讲十六道难题的来路。不管走哪条，这三章最好都读。

◆ 六、日常里：一张县城地图的三条走法

设想一座县城。城不大，一条河从中间穿过去，河北是老街，河南是新区，东头一座老桥，西头一座新修的水泥桥。

设想有三个人，同一个早上，拿着同一张县城地图进了城。

第一个人是来办事的。他要去河南新区的政务大厅补一张证，中午前得办完。他摊开地图，只找两样东西：政务大厅在哪，最近的桥在哪。找到了，手指一划，走西头的水泥桥，二十分钟到。老街，河边，东头那座老桥，他一眼也没看。这不怪他，他是来办事的。

第二个人是回乡的。他小时候在老街长大，二十年没回来。他摊开地图，先找自己家那条巷子，巷口那家早点铺还在不在，小学的操场还在不在。他一路走一路停，在一座老房子前站了很久。他不赶时间，他要的是重新认得这座城。

第三个人是来学看地图的，新调来的规划员。他不急着去哪，先站在城门口，把地图从头到尾看一遍：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老街在河北，新区在河南；为什么东头的桥老，西头的桥新。他要学的是这张图怎么画出来的，往后自己也能画。

同一张地图，三种走法，走的路不一样，看见的城也不一样。可是地图只有一张。河是同一条河，桥是同样两座桥。办事的人没走老街，老街不会因此消失；回乡的人没看规划，城也照样按规划长着。

这本书的三条近路，就是这样的三种走法。想看难题的，是来办事的人，直奔卷六；想看三维一身的，是回乡的人，要的是认得这个人；想学方法的，是规划员，要学这张图是怎么画的。

这张地图里还藏着一层意思。

那三个人，傍晚若在河边碰上了，聊起来，会发现彼此说的像是三座城。办事的说这城路宽、车多、办事快；回乡的说这城巷子窄、老房子多、人情厚；规划员说这城依河而建、南北分区、两桥连通。三个人都没说错，可谁也不能拿自己那一句，去说另外两个人说错了。

读福音书，常常就这样吵起来。有人只走了一条路，就拿那条路上看见的，去量整座城。这正是判词第三句说的：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他也是各说各的。“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太16:14）。他没有跟这些说法争，只回过头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太16:15）这一问，也是问每一个拿着地图进城的人。

◆ 七、三处容易走偏的地方

路上有三处岔口，最容易走偏，先在这里立个牌子。

第一处，把刀当成了神学。读到“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有人会以为这本书要用 S、D、E 去替换圣经的话，或者给教义换一套新

名词。不是这样。D、S、E 是量三维的刻度，不是信条。教会两千年里用自己的话讲他，那些话有它们自己的分量，这本书不动。书里遇到神学上争了很久的地方，只写一句：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刀只在这一层动，不往下切。

第二处，把他当成了又一位大师。这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每一位都找到了一道缝：教的是一样，靠的是另一样。读惯了，手会顺：读他，也想找一道缝，好像不找到就不算读完。导论会讲，这一回刀落下去，第一次没有找到承重的缝。这个结果要接受检验，不要读者先信下。反过来，也不要因为手顺，就硬找一道缝出来。找到了，照实记；没找到，也照实记。两样都是老实。

第三处，把“无中心”读成了“没有立场”。不是的。他在圣殿里推翻过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对假冒为善的做法说过很重的话。无中心，不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站，是不把一组看法里的一个抬成全部。卷四会一章一章讲这个分别。

◆ 八、读的时候的几条约定

最后说几条读的时候用得着的约定。

经文一律用和合本原文，一字不改，紧跟出处。出处用简写，“太”是马太福音，“可”是马可福音，“路”是路加福音，“约”是约翰福音，“太5:3”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没有把握一字不差的地方，书里不加引号，只转述。

王德生口述的原话，一律标“王德生口述”，一字不改。全书的方法、判词和许多读法，都从这些口述里长出来。书里凡是“这是本书的读法”这几个字，指的是执笔者读出来的，不是经文明写的，也不是王德生口述明说的，请读者分开看。

每一章的格式大致一样：开头一节经文，然后是“这一章的问题”，三到五个小节，一个“日常里”的故事，“带走的话”，最后一个“小账”。故事都是设想出来的，用“设想”起头。书里没有执笔者的亲身经历，也不替任何人编话。福音书里没写的细节，他当时的表情，那天的天气，他心里怎样想，书里一概不补。

有些读法是初判，是初判，书里写明“初判”。比如四福音是同一个人的四个切面，比如第 49 章“不做补丁，三维一起学”。初判就是初判，读者可以不同意。

还有一条，给愿意较真的读者。全书的判决都附了推翻条件，导论里会一条一条交代。你若在福音书里找到一处，他把某一个视角抬成了全部，而且再也没有回头，请照实记下来。这本书欢迎这样的读者。

他讲完撒种的比喻，说过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13:9）又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路8:18）。读这本书，也请小心怎样读：不一句一句地信，也不一句一句地驳，一句一句地对。对着经文对，对着自己的日子对。

> **带走的话**
>
> 带着三问进门：他在哪一维？走到哪一步？我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个前提，一把刀 · · · · · iv
导读　怎样读这本书 · · · · · xii

导论　二十道缝之后，一个没有缝的人 · · · · · 1

卷一　方法：用一桌年夜饭讲清 SDE · · · · · 18
第 1 章　料、做法、味道：三方程 · · · · · 19
第 2 章　谁先起步：六路径 · · · · · 29
第 3 章　张力、出锅、留下菜谱：三原理 · · · · · 38
第 4 章　九宫与中心主义：怎样读一个人 · · · · · 48

卷二　无缺：九宫九格，格格有人 · · · · · 58
第 5 章　S1 对比・变化・分布：他怎样看 · · · · · 59
第 6 章　S2 粒子・波・场：他以什么形态出现 · · · · · 66
第 7 章　S3 真・善・美：美这一格第一次有了样板 · · · · · 73
第 8 章　D1 创造・自由・幸福：他为了什么走 · · · · · 80
第 9 章　D2 路径组织：平常日子里的前六步 · · · · · 87
第 10 章　D3 误差・冗余・损耗：够吃、有余、不糟蹋 · · · · · 94
第 11 章　E1 理念・现实・自我：他站在哪片地上 · · · · · 101
第 12 章　E2 符号・逻辑・数学：他用什么说话 · · · · · 108
第 13 章　E3 内能・动能・势能：他个人的三种劲 · · · · · 116
第 14 章　九宫之外：三号位与显露光谱 · · · · · 123
第 15 章　四卷书，一个人：四福音是四个切面 · · · · · 131

卷三　方法论的完美使用：不缺式、不偏路、不断拍 · · · · · 140
第 16 章　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S＝F(D,E) · · · · · 141
第 17 章　先吃饱，再讲生命的粮：D＝G(S,E) · · · · · 148
第 18 章　一张饭桌挪动了界线：E＝H(S,D) · · · · · 155
第 19 章　六路径（上）：先进地，先换路 · · · · · 162
第 20 章　六路径（下）：先排座，先说一句，先弯腰 · · · · · 169
第 21 章　九步之七：分化——十字架，与父分开 · · · · · 175
第 22 章　九步之八：重组——复活 · · · · · 182

第 23 章　九步之九：升维——升天 · · · · · 189
第 24 章　第一拍：张力积累，从旷野到客西马尼 · · · · · 196
第 25 章　第二、三拍：形状改变，与亲手设计的回写 · · · · · 203

卷四　无中心：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了出来 · · · · · 210
第 26 章　不作律法的人，不作王，不留在山上 · · · · · 211
第 27 章　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 · · · · 218
第 28 章　马大与马利亚 · · · · · 224
第 29 章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 · · · · 231
第 30 章　退我后边去 · · · · · 238
第 31 章　反中心不是反向中心 · · · · · 245

卷五　三维一身：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 · · · · 252
第 32 章　一句话，三个维度 · · · · · 253
第 33 章　真理是显露：真是存在的显露 · · · · · 261
第 34 章　道路（一）：意义的路 · · · · · 268
第 35 章　道路（二）：九步与极美 · · · · · 276
第 36 章　生命（一）：三界的纠缠 · · · · · 283
第 37 章　生命（二）：神人互动的符号 · · · · · 290
第 38 章　生命（三）：神人的内能、动能、势能；耶稣是美 · · · · · 297

卷六　十六道福音书难题 · · · · · 304
第 39 章　无缺之难（一） · · · · · 305
第 40 章　无缺之难（二） · · · · · 311
第 41 章　无偏之难（一） · · · · · 317
第 42 章　无偏之难（二） · · · · · 323
第 43 章　无偏之难（三） · · · · · 329
第 44 章　无中心之难（一） · · · · · 335
第 45 章　无中心之难（二） · · · · · 341
第 46 章　分化之难 · · · · · 347

卷七　结算与读你自己 · · · · · 353
第 47 章　十六道难题，一个来路 · · · · · 354
第 48 章　缝在传播层 · · · · · 361
第 49 章　学一个无缝的人：不做补丁，三维一起学 · · · · · 368
第 50 章　读你自己 · · · · · 375

结语　回到道路、真理、生命 · · · · · 382

参考书目 · · · · · 392

附录 · · · · · **394**
附录一　判词与五条判决速查卡 · · · · · 394
附录二　九格证据总表 · · · · · 396
附录三　十六道难题速查卡 · · · · · 398
附录四　九宫术语对照（白话—SDE 术语） · · · · · 401
附录五　“日常里”故事一览 · · · · · 403
附录六　本书自己的读法登记（初判清单） · · · · · 406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 · · · · 409

导 论

二十道缝之后，一个没有缝的人

> “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约19:23）

这一节经文，约翰只是照实记下了一件衣服。经上没有说这件衣服象征什么，本书也不替它加意思。只是读到“原来没有缝儿”这几个字，会停一下。因为这本书要讲的，正是一个“没有缝”的发现。

这个发现，是从另一本书里走出来的。

◆ 一、一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

德麦国际第166号专著，书名叫《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成功秘籍》。那本书用SDE的三维九宫，读了二十位各行各业的大师：教育家蒙台梭利，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护理的南丁格尔，做计算机的图灵，做企业的稻盛和夫，做科技的乔布斯，写诗文的苏轼，教篮球的伍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罗杰斯，孔子，达尔文，李小龙，王阳明，居里夫人，袁隆平，巴菲特，福特，曾国藩，华罗庚。

二十个人，二十个行业，有人拿刻刀，有人拿账本，有人拿球哨，有人拿笔，读出来的却是同一个样子：他教的是A，他靠的是B。

稻盛和夫教人燃烧，靠的是蓄水。巴菲特正相反，教人蓄水，靠的是挑水和守水。罗杰斯教人接纳，靠的是说真话。孔子教人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曾国藩教人结硬寨、打呆仗，靠的却是一次一次的修正。苏轼教人放下，靠的是拿起。蒙台梭利是那本书的起点：她的教学法尽量减少外界给孩子的张力，培养

专注；可她自己这一生，是靠着在现实和理念两头碰壁、一步一步熬出来的韧性走到成功的。

那本书的判词是这样一句话：

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他不是走出了理论的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

◆ 二、缝是怎么来的

第 166 号说得很公道：缝隙不是人品问题，是理论天生的样子。大师没有骗人。

缝的来路，那本书找了五条，这里先取最要紧的两条，其余三条留到后面，拿来对他。

一条是：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人生里。热情、逻辑、细节、温暖，都可以教。被赶出自己创办的公司、被教皇逼着去画天顶，这些没法教，只能遇到。理论写下的是能教的那一半，遇到的那一半留在人生里，没写进去。

另一条是：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家庭、时代、贵人、积累下的名望，一直在底下托着，可很少写进“成功经验”。所以二十道缝里，落在 E 上的最多。九宫九格，那二十道缝把九格都占到了；其中 E1 三界那一格最挤，有六位。

还有一个数，那本书特意登记了下来：三十个视角里（这是第 166 号自己的数法），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的，只剩一个——美。这可能是规律，也可能是选人的偏差，第 166 号把它记进了自己的失效户，等以后来验。

那本书还看见了一件事：缝在传下去的时候会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自己还活在另外两维里；到了学生，宽一些；到了口号和培训课，往往只剩一个视角。罗杰斯是样板：他把“真诚一致”写进了理论，追随者却只学去了“无条件接纳”。

◆ 三、同一把刀，第二十一位

二十位读完，这把刀顺手了。看一个人，先找他写下的理论站在九宫的哪一格，再找他活过的人生另外活在哪几格，缝就在两者之间。

用这把刀，去读福音书里的耶稣。

第一步就卡住了。

刀的第一步，是找“他写下的理论”。可是福音书里，没有记他写过一本书。经上只在一个场合记过他写字：一群人带来一个女人要他定罪，“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约8:6）。写的是什么，经上没有说。他的教训，全是说出来的，也全是活出来的。

那就退一步，把“理论”换成“他教的”。他教了什么，他自己又靠的是什么？两边对一对。

他教门徒爱仇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

他教门徒服事人。他自己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最后那一晚，他离席站起来，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13:5）。洗完了，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13:14）。

他教门徒为朋友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15:13）。他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10:18）。然后，他就舍了。

他教门徒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自己“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可4:38），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进船里，门徒把他叫醒，他原本是睡着的。

这几组对下去，都对上了。教的是 A，靠的也是 A。教什么，就是什么；说出口的，就是做出来的。

这里要格外小心。对上了，不等于刀钝了。刀找不到缝，可能是刀坏了，也可能是看的人手软了。所以这本书把“找不到”写成一个要接受检验的命题，后面七卷，一格一格去验。但在导论里，可以先把这个刀下的第一感说出来：这是第一次，同一把刀落下去，找不到承重的缝。

◆ 四、他自己点破过一道缝

有一处经文，读的时候会让人停下来。

他评说当时一些人的做法：“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太23:3）。

“能说，不能行。”这五个字，说的是言与行之间隔着一道缝。它和第 166 号找的缝，看着像，其实不是一回事。第 166 号说得清楚，大师的缝不是虚伪，不是人品问题：大师做到的，往往比他写下的还多，只是没写进去。这里说的“能说，不能行”，是吩咐别人的，自己做不到。前一种是写窄了，后一种是做空了。

这话经上记着，是对着“众人和门徒”讲的（太23:1），不是背后说的。他点破这道缝的方式很公道：他们吩咐的，照样要守；只是不要学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一个把言行之间的缝看得这样清楚的人，自己身上有没有缝？窄的、空的，都算。

他当众问过一句：“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8:46）这句话，本书不把它读成神学上的宣告，那一层交给教会的传统；本书只读它在三维上的意思，这是本书的读法：他敢把自己的言与行，摆到众人面前，让人来对。

他还说过一句，更直接：“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13:15）。他没有说“照我说的去做”，他说的是“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敢这样说的人，等于把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交出来当教材。

五、什么样的缝才算数

说“找不到缝”之前，要先说清楚，什么样的缝才算数。

第166号找的，不是随便一道缝。衣服上总有些地方针脚密一点、疏一点，那不算。本书把算数的缝叫承重的缝：大师的成功，恰恰靠在他没写下、没教出来的那一半上。抽掉那一半，他就站不住。蒙台梭利若没有那份在现实里碰壁、在理念上较劲的韧性，就没有后来的蒙台梭利。拼缝的地方不吃力，不叫承重；缝开在肩上、腋下，一使劲就绷开，才叫承重。

那本书还把缝分成三种位置。格内的缝：理论和人生落在同一格的不同视角上，比如同在三界那一格，理论站自我界，人生活在现实界和理念界。跨格的缝：理论站在一格，人生靠的是另一格，比如南丁格尔教人收拾病房，胜仗却是把数字摆到大臣面前打下来的。九宫之外的缝：落在三号位、显露光谱、三拍这些三视角上。

所以读他，刀要往三处都下：格内找一遍，跨格找一遍，九宫之外再找一遍。哪一处找到一道承重的缝，就照实登记。

六、三处最像缝的地方

刀下得最用力的，应当是那些一眼看上去最像缝的地方。这里先摆出三处。导论只把它们摆出来，只提问，不下判；判在后面哪一章，各写在每一处的末尾。

第一处，忧虑。

他教人不要忧虑。登山的那一篇里，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可是到了客西马尼，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太26:38）。他把话说在前头，要门徒醒着陪他。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求父叫这杯离开他，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

两处放在一起，问题就出来了：教的是不忧虑，自己却忧伤到几乎要死。若这是一道缝，它落在九宫的哪里？是 E1 三界那一格里的格内缝——教人的话站在一界，自己的那一夜活在另一界？还是根本不在一格上，一个说的是明天的吃穿，一个说的是那一杯？

这里只提问。这一处，判在第 24 章，那一章专读客西马尼，读张力怎样一点一点积到那一夜。客西马尼落在三界哪一界的证据，先在第 11 章摆出来。

第二处，论断。

他教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太7:1）。可是同一卷书里，他对一些人的做法说过很重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太23:13）。那一章里，“有祸了”说了一遍又一遍。

另一边，一个妇人被带到他面前，旁人要拿律法定她的罪，他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约8:11）。

他也说过：“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约12:47）。几段经文摆在一起，问题也出来了：不论断人，和说“有祸了”，是不是两样东西？若是一道缝，它落在 S3 那一格的真与善之间——教的是善，用的是真？还是一个说的是人，一个说的是做法？

这里只提问。这一处，判在第 29 章，那一章读“我也不定你的罪”和“有祸了”怎样出自同一个人。它也是卷六的一道难题，第 41 章换一个角度再解一次。

第三处，吃喝。

他教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可是当时的人说他：“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太11:19）。他自己也说过一句关于吃的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4:34）。经上也确实记着他坐席：“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太9:10）。

问题是这样的：教人舍己，自己却常在席上，这像不像一道缝？若是，它也许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上——教的是一号位的规矩，活的是二号位的饭桌。也许不是缝，要看那张饭桌上舍掉的是什么，坐上去的是谁。

这里只提问。这一处，判在第 18 章，那一章读一张饭桌怎样挪动了界线。

三处都只摆到这里。导论不替它们下判，是因为判必须从证据里出来：每一处都要把经文摆全，把单中心的尺子和三维的尺子各量一遍，才能说它是不是承重的缝。若后面哪一章判出一道承重的缝，本书照实登记，第一条判决在那一处收窄，不改写证据去迁就判词。

◆ 七、五条来路，一条一条对

还可以换一个方向下刀：不从他身上找缝，从缝的来路倒过来查。第 166 号找到的缝有五条来路。一条来路若在他身上走得通，缝就可能在那里；五条都走不通，缝就没有地方落。

第一条，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人生里。他没有写下一套理论。他教的，就是他遇到的；他遇到的，他当场就拿来教。被人厌弃，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太13:57）；被人追着要饼，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遇到和教，中间没有隔着一本书。

第二条，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大师们说自己的成功，多半只讲自己怎么走，不讲脚下是谁托着。他恰恰反过来，一再把托着自己的那片地说出来：“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7:16）；“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5:30）；“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14:10）。他的地，他不藏。

第三条，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不是一生的总结。大师成名之后，往往收拢到一个视角，当作招牌。他没有成名后收拢的那一段。他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3:23），此前那些年里他说过什么，经上没有记。名声最大的时候，他

退到旷野去；人群要强逼他作王，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从开头传道到最后一夜，他用的仍是同一套：说，也做；进人的地，也给人一个样子。

第四条，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大师给别人的，是别人“应该得到”的那一半；留在自己身上的，是他不让别人经历的那一半。罗杰斯给来访者温暖，留给自己的是一次次说“不”。他给门徒的，是他自己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约14:27）；“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约15:11）；“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15:9）。“我的平安”“我的喜乐”——给出去的，就是他自己身上的那一样。

第五条，心疼。吃过苦的人，最不想让别人再吃同样的苦，于是把逼出自己能力的那份张力一刀切掉。蒙台梭利是原型。他也心疼人，经上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太9:36）。可是他没有把张力一刀切掉。他对门徒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他也没有把张力一次压上去，而是按剂量给：“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16:12）。心疼而不切，给而有度——第 166 号劝读者替大师补上的那一块，在他身上初看是在的。

五条来路，一条一条对下来，初看都没有走通。初看只是初看，细验在卷二到卷四。

◆ 八、没有缝，不是没有褶

说他没有缝，容易被听成另一个意思：他是一尊光滑的像，不累，不渴，不哭，不怕。这个意思要先挡住。

福音书写的他，有褶。

他走路会累。在撒玛利亚的井边，“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约4:6）。正午时分，一个走累了的人坐在井旁，向一个来打水的妇人要水喝。

他会哭。拉撒路的坟前，约翰只写了四个字：“耶稣哭了”（约11:35）。

他会忧愁，会挣扎。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12:27）。一句话里，先是求脱离，再是“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本书把这一句话读作一次张力积累到形状改变。

他会开口要人同在。回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太26:40）

他会渴。十字架上，“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约19:28）接着，他尝了那醋，说：“成了！”（约19:30）渴是真渴，这一声“成了”也是真的。

褶和缝不一样。褶是布受了力，弯下去，又回来；布还是一整片。缝是两片布拼在一起，力一大，就从那里裂开。他的累、哭、忧愁，他开口要人同在，他的渴，本书初看都是一整片布上的褶：受了力，弯下去，又回到他走的那条路上。客西马尼的祷告祷完，他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太26:46）弯下去的，又回到了路上。本书在四福音书里，没有读到他因为累了，就把教人的话收回；也没有读到他因为难了，就换一套说法。忧愁那一处最难，前面已经摆出来，判在第24章。

第166号里的大师们，缝常常就出在受力的地方：环境一换，压力一来，写下的那一半撑不住，活着的那一半才露出来。读他，刀要特别往受力最重的地方去：旷野，客西马尼，十字架。这三处，卷三会一处一处地读。经上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到底”两个字，本书读作：受力到了最重，这片布也没有从哪里裂开。这个读法对不对，要到卷三那三处去验。

◆ 九、王德生的话

这本书的起点，是王德生在动笔之前说的一句话。原话是这样：

“耶稣的智慧是典型的SDE智慧，完美地实现了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王德生口述）

这句话里有三个词，后面卷一会一样一样讲，这里先用白话说一遍。

三方程，是说地、路、样子三维互相生成，谁也离不开谁。大多数人只抓住一维，就以为抓住了全部。

六路径，是说三维谁先起步，有六种次序。一个人若总用同一种次序，就叫偏路。他有时先进人的地，再走路；有时先走一步，再显出样子；有时先给一个样子，再挪动地。

三原理，是说一件事怎样转起来：先是张力积累，然后形状改变，最后回写——把改出来的东西写回地里去，让它能传下去、长下去。人最常缺的，是第三拍。

每一样，福音书里都能先举出一个小影子，细读留给后面。

三方程的影子：井边那个正午。他先坐在一口井旁，向一个妇人要水喝，那是进了她的地；话一步一步往前走，那是路；走到后来，她放下水罐进城去，对人说：“你们来看！”（约4:29）——一个新的样子长出来了。地、路、样子，一样都没缺，谁也没有单独当起点。见第 16 章。

六路径的影子：他不总从同一处起步。对撒该，他先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19:5）；对来试探他的人，他先要一个银钱看，再说那句“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对门徒，他先洗他们的脚，再讲道理。三个场景，三种次序。见第 19、20 章。

三原理的影子：最后那一晚，他拿起饼来，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张力一路积累，形状要在十字架上改变；而在改变之前，他先把回写安排好了——一个动作，一句话，让后来的人一次一次重新做。这是第三拍，人最常缺的那一拍，他亲手设计。见第 25 章。

“完美地实现”，是一个很重的词。王德生接着又说，要从三个方面去论证：“没有维度的缺乏”“方法论的完美使用”“没有中心主义”（王德生口述），还要解开所谓福音书的难题，至少十个。这三个方面，就是这本书卷二、卷三、卷四的来由；那些难题，交给卷六。卷五再往下一层，读那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为什么说“没有缝”，和“完美地实现”是一回事？这是本书的读法：缝，就是缺。缺了一维，理论只写下其他两维，缝就出来了；缺了一式，缺了一路，断了一拍，把一个视角抬成了中心——每一种缺，都是一道缝的来路。一个人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上都不缺，缝就没有地方落。

◆ 十、同一把刀，三处不同

读他和读那二十位大师，刀是同一把，可有三处不同，要说在前面。

第一处，材料不同。第 166 号读大师，读的是传记，是史料，史料要一条一条核，核不实的改成“一般认为”“相传”，或登记进失效户。读他，读的是四福音书，前提是这些记载都是事实。这个前提不是刀给的，是信仰给的，前言里已经交代过。前提一立，材料就不能挑着用：最难读的那几节，也得放进来量。

第二处，量的东西不同。读大师，是拿“他写下的理论”对“他活过的人生”。读他，没有一本他写下的书，只能拿“他教的”对“他活的”。这样量，其实更严。写下的理论可以和人生隔着几十年，说的话和做的事却常常隔不了多久。福音书里，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常常落在同一群门徒眼前。

第三处，结果的分量不同。在二十位大师身上找到缝，是常情，找不到才稀奇。所以在他身上找不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读数，要记下，要接受检验。第 166 号给自己立过一条作废条件：连续读十位新大师，有三位以上找不到任何一道缝，它的总判语就要收窄，改说“多数大师”。读到一位找不到缝的，还碰不到这条线。所以本书不说第 166 号错了，只说这一位是例外，例外的来由，要一卷一卷去验。

还有一条读数，也要在他身上验。按第 166 号的数法，三十个视角里，只有“美”这一个，理论和人生两边都空着；那本书说，这“可能是规律，也可能是选人偏差”。若他身上“美”这一格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这条读数就多了一个新数据：美是可以活出来的。至于那二十位为什么都没碰到，是选人的偏差，还是读法看不见美，仍要再验。这一格的证据见第 7 章，更深的一层见第 38 章。

还有一件事要说明。二十道缝的读数，不因为读到了他就作废。那二十位大师，件件是好衣服，照样值得学，照样要做他们的补丁。读到一个没有缝的人，不是为了把有缝的人比下去，是让人看见：缝不是人一定要有的样子。

◆ 十一、这是发现，也是命题

说一个人没有缝，是很大的话。大话最容易变成口号。这本书不想喊口号，所以先把话说成可以验的样子。

下面五条判决，是全书要验的东西。每一条后面写着由哪一卷来验，读完那一卷，就可以回到这里，给那一条打一个勾，或者打一个问号。结语里会一条一条回头验收。

第一条，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格格有他活过的证据。这一条由卷二来验。本书的数法是：九宫九格，每格三个视角，九乘三，二十七个；九宫之外另有三号位、显露光谱两组，单独验。前面引第 166 号说的“三十个视角”，是那本书自己的数法，照它原话。九格各一章，再加九宫之外一章、四福音四个切面一章。尤其是 S3 里“美”这一个视角——第 166 号二十位大师的理论和人生都没碰到的那一个——这里要拿出证据来。

第二条，三方程三式俱全，六路径六种次序各有场景。这一条由卷三的前半来验。每一式找一组经文，每一种次序找一个场景，缺一个都算没验过。

第三条，九步与三拍全部走完，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这一条由卷三的后半来验。九步的后三步是分化、重组、升维，落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上；三拍的最后一拍是回写，要看他是不是亲手把自己写回了门徒中间：饼和杯，磐石，三问彼得，开心窍，保惠师，差派与同在，十字架上托付母亲。

第四条，各组三视角里没有中心，也没有反向中心。这一条由卷四来验。他一次一次被推向一个中心，看他是不是每一次都退了出来，又没有跳到对面去。

第五条，十六道难题，都可以从“单中心的尺子”这个来路解开。这一条由卷六来验，卷七结算。

五条判决，各有推翻的条件。这本书先把它们写在这里：

前提若改成“只取可考史实”，第三条要重判。因为九步的后三步落在复活和升天上，这两件事在信仰的前提下是事实，换了前提，就得另外量。

福音书里若出现他把某一个视角抬成全部、而且不回头的证据，第四条在那一组判负。

有一道难题，用三维的尺子解不开，第五条收窄。

还有一条判读的纪律，管着所有五条：未发现缺维，只表示在这些证据里没发现，不否定将来会发现。福音书就是这些篇幅，约翰说没写下来的还有许多（约20:30）。我们只对记下来的负责。

◆ 十二、缝到哪里去了

读到这里，也许会有一个疑问：福音书读了两千年，各种说法吵了两千年，怎么会没有缝?

有缝。只是缝不在他身上。

第166号看见过，缝在传播中会变宽。大师本人的缝最窄，到追随者那里宽一些，到口号里只剩一个视角。在他这里，本书在起点上没有找到承重的缝，可是传播照样会把一个视角抬成中心：有人只抬条文，有人只抬道德，有人只抬感情。抬起来的那一个视角，就是一道新的缝。这道缝在执行的人身上，不记在他名下。卷七第48章会专门讲这件事。

福音书里许多所谓的难题，也是这样来的。拿一把只有一个刻度的尺子去量他，量不准，就说是他自相矛盾。判词第三句说的正是这个。卷六十六道难题，一道一道换尺子。

一件衣服穿久了，洗得多了，会磨出毛边，起皱缩水。那是穿的人、洗的人留下的，不记在织的人名下。

所以，这本书说“没有缝”，不是说两千年来的争论都是多余的。争论是真的，只是争论的根，多半在尺子上。

◆ 十三、一个可能的疑问

还有一个疑问，会有人当面问出来：信仰的前提一立，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没有缝，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那还量什么？

这一问要正面回答。

第一，前提立下的，是“所记的事都发生过”，不是“所以他在三维上无缺”。前提说他行了神迹，说他复活了；前提没有说他每一句话都落在三维的哪一格，没有说他从不偏一路、从不立一个中心。这些是三维上的事，要一节一节去量。量出什么，是量出来的，不是前提送的。

第二，恰恰因为福音书说他“道成了肉身”（约1:14），这一量才有意思。若只读他在天上的那一面，就无从量他缺不缺地、偏不偏路；一个住在我们中间、会累会渴会哭的人，才会被时代、被身边的人、被名声推来推去，才有可能缺一维、偏一路、立一个中心。福音书写的，正是这样一个被推来推去的人。量他，量的是那个在井边坐下、在船尾睡着、在客西马尼俯伏在地的他。

第三，这一量对读者有用。神学上说他完全，那是教会的话，本书不替它加一个字，也不减一个字。本书说的是另一件事：他的完全，在三维上看得见、学得来。看得见，是因为九宫九格都找得到他活过的证据；学得来，是因为普通人的日子，也在这九格里。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路6:40）。学成的样子是什么样，三维上先看清楚了，学才有个方向。

◆ 十四、日常里：老裁缝的第二十一件衣服

设想县城老街上有一位老裁缝。他做了一辈子衣服，到老了，不大接新活，喜欢给人看旧衣服。

街坊们知道他的本事，常拿家里的好衣服来请他看。他看衣服有个习惯：先不看料子，不看颜色，先翻过来看里子，找缝。

找缝，不是挑毛病。他说，衣服是一片一片拼起来的，拼的地方就有缝。缝在哪里，就知道做衣服的人在哪里用了心、在哪里省了事。一件好衣服，缝都藏在不吃力的地方；一件差衣服，缝开在肩上、腋下，穿两回就绷开。

那几年里，街坊们前前后后拿来了二十件衣服。有师傅做的中山装，有老字号的旗袍，有从大城市买回来的西装，有谁家奶奶亲手缝的棉袄。二十件衣服，件件都好，件件都翻得出缝。有的缝在肩上，有的在袖口，有的在领子底下。每一件，他都能指着那道缝说出来：做衣服的人在前襟上用了十分的力，到后背就松了两分；这件看着是一整块料，其实腰上接过一回。

街坊们服气。他看衣服，没有看不出来的。

后来有一天，有人拿来第二十一件。

那是一件素净的里衣，颜色也不起眼。老裁缝照老习惯，把它翻过来，找缝。他先把衣服对着窗光举起来，光从布里透过去，匀匀的，没有一道暗线。

找了一圈，没找到。他又从领口开始，顺着往下摸，肩上，腋下，两侧，下摆。还是没有。他戴上老花镜，凑到灯底下，一寸一寸地看。他找的是线头——有缝的地方，总有一个起针、一个收针，总有一个线头。

找不到线头。

旁边的人等急了，问他：是不是眼神不行了？

老裁缝没有急着回答。他先想了想，是不是自己老了、手生了。他把前面那二十件里最难找缝的一件拿过来，又翻了一遍，缝还在原处，一眼就找到了。眼神没问题，手也没问题。

他这才说：这件衣服，大概不是拼起来的，是一整片织成的。

旁边有人不服：哪有衣服没有缝的？

老裁缝说：我也没见过。所以我不说它一定没有缝，我只说，我用看了一辈子衣服的法子，在它身上没有找到。你们谁有新法子，拿去再找。找到了，告诉我，我认。

这个故事里有三层意思，对着这本书一一摆出来。

第一层，前二十件是第 166 号。那二十位大师，件件是好衣服，件件找得到缝。找到缝，不是贬低他们。缝是拼出来的东西天生的样子。

第二层，第二十一件是这本书要读的那一位。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同一个法子。法子没换，所以找不到缝这件事，才有分量。若是换了一个更宽松的法子，找不到缝就不稀奇了。

第三层，老裁缝最后那几句话，是这本书的判读纪律。他没有说“这件衣服没有缝”，他说的是“我用这个法子没有找到”。他还说了：谁有新法子，拿去再找，找到了我认。这就是推翻条件。拿新法子来的人，不必是裁缝，卖布的、穿衣的，谁都行。

◆ 十五、为什么现在读

最后说一句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大师，给读者留下一个学法：学一位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理论缺哪一格，你就在那一格上多下功夫。

这个学法，对一个有缝的人是对的。可是若真有一个没有缝的人，这个学法就得改。补丁，就是缺哪一格补哪一格：缺了第三拍的人补第三拍，缺了地的人先去看看脚下的地。可是没有缺格，补丁往哪里打？卷七第 49 章会讲这个改法：不挑一格学，三维一起跟着走。这是初判，读者可以不同意。

他对最初的门徒，说的话很短：“来跟从我”（太4:19）。没有先给一张讲义，没有先讲一套理论，只是叫人跟着走。路加记下他少年时的样子：“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一齐增长，不是一样一样长。

这本书想做的，就是把这“一齐”看清楚一点。看清楚了，读福音书的时候，卡住的地方会少一些；读到井边的正午、船尾的枕头，也多一分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回头看自己的日子，也会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格上拼了缝。

> **带走的话**
>
> 同一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件件有缝；读到他，第一次找不到线头。这是发现，也是要被检验的命题。

卷 一

方法：用一桌年夜饭讲清 SDE

卷 序

卷一四章，一个主例：县城一家人的年夜饭。料、做法、味道，讲三方程；谁先起步，讲六路径；憋着、出锅、留下菜谱，讲三原理；最后一章讲怎样读一个人：缺式、偏路、断拍三道检查，什么叫中心主义，什么叫反向中心，以及为什么要在信仰的前提下读。

卷一几乎不谈耶稣，经文只作点缀。它是给后面六卷磨刀：五条判决要到卷二才开始验。

第 1 章

料、做法、味道：三方程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这一章的问题　一桌年夜饭端上来，人人都说好吃。可是“好吃”是从哪里来的？是料好，是手艺好，还是这一家人本来就好？这一章用一桌饭，讲清 SDE 的第一件工具：三方程。它说的是，料、做法、味道这三样东西，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单独当起点。学会了这一件，后面读福音书，才知道该看什么。

◆ 一、一桌饭的三样东西

设想有这样一家人，住在一座县城里。腊月二十八，儿子从外地回来了。腊月二十九，母亲开始备料。年三十的傍晚，天刚擦黑，一桌饭摆上了桌。

这桌饭，可以拆成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料。冰箱里冻着的一条鱼，菜市场买回的五花肉，院子里晾着的腊肠，奶奶前一天发好的面。料还不只是这些。那口用了十几年的铁锅，那只火力不太稳的灶，那张要拉开两边才坐得下的圆桌，也是料。再往大里说，这一家几口人，谁回来了、谁没回来，谁不吃辣、谁牙口不好，统统都是料。料就是你脚下站着的那片地。SDE 管它叫 E，读作“特征纠缠”。白话说，就是这些东西缠在一起，分不开，你拿起一样，另一样也跟着动。

第二样是做法。先炖哪一锅，后炒哪一盘；鱼是红烧还是清蒸；面是蒸馒头还是包饺子；火候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做法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SDE 管它叫 D，读作“差异”。白话说，路就是一次一次的不一样：这一步和上一步不一样，今年和去年不一样，路就往前走了。

第三样是味道。红烧肉亮不亮，鱼嫩不嫩，饺子咬开有没有汤，一桌饭摆出来好不好看，一家人吃完心里暖不暖。味道是最后长出来的样子。SDE 管它叫 S，读作“显露”。白话说，就是藏在料里、藏在做法里的东西，终于露出来，让人尝得到、看得见。

料是地，做法是路，味道是长出来的样子。记住这三句，就记住了 SDE 的三维。

这里要多说一句地。地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年夜饭为什么非吃鱼不可？因为“年年有余”。为什么要等人齐了才动筷子？因为这是规矩。这些话、这些规矩，不在冰箱里，也不在灶上，可它们和鱼、和灶一样，实实在在决定着这桌饭。母亲心里那份盼头，盼儿子回来，盼老人身体硬朗，也不在灶上，可这份盼头一样在锅里。规矩是一种地，锅灶是一种地，心里的盼头又是一种地。它们缠在一起，拆不开。这就是“纠缠”两个字的意思。

路也不只是手上的动作。母亲哪一年开始不再蒸八宝饭，哪一年开始让儿媳掌勺，这也是路。路有大有小，小的是一道菜的先后，大的是一家人过年的样子一年一年在变。

样子也不只是舌头尝到的。一桌饭摆出来，颜色是红是绿，碗碟摆得齐不齐，这是看得见的样子；吃完一家人坐着不想散，这也是样子，是长在人心里的样子。

福音书里有一句话，正好也是三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道路是 D，真理是 S，生命是 E。这一句是全书的内核，见第 32 章。这里只先把它摆在桌上，像年三十下午先摆好的一副碗筷。

◆ 二、味道从哪里来：第一个方程

先问味道从哪里来。

同样一块五花肉，母亲做和儿子做，味道不一样。这是做法不一样。同样是母亲的手艺，去年用的是本地黑猪肉，今年用的是超市里的冷冻肉，味道也不一样。这是料不一样。所以味道不是哪一样单独给的。它是料和做法一起长出来的。

SDE 把这句话写成一个式子：S＝F(D,E)。读出来就是，显露是差异和特征纠缠的函数。白话说，样子是路和地一起长出来的。

这个式子看着简单，用处却大。它告诉你，看见一个结果的时候，别只盯着结果，要往回看两样东西：脚下是什么地，走的是什么路。

同样一勺糖，放进小火慢炖的汤里，慢慢化开，成了回甘；丢进急火爆炒的锅里，转眼就焦了。糖没有变，路和地变了，味道就跟着变了。

这个式子里还藏着一层意思：味道没有开关。

年三十的灶台前，谁也不能伸手去拧一下“味道”。想让鱼更鲜，只能换一条活鱼，或者少蒸两分钟；想让饺子馅更香，只能多切一把韭菜，或者把肉剁得更细一点。手能碰到的，只有料和做法。味道是跟着来的，它不听人使唤，只听料和做法的。

所以会做饭的人尝一口，从来不只说一句“不好吃”。她会说：有点腥，那是鱼放久了，要回到料上去找；肉发柴，那是火大了，要回到做法上去找；汤咸了，她不怪盐罐，先想是不是收汁收过了头。筷子放下，她的心思已经回到了菜市场和灶台前。一口菜尝下去，舌头在往回认路：这个味道，是哪一片地、哪一段路长出来的。

读一个人也是这样。他身上露出来的样子，好也罢，不好也罢，都不是凭空来的。要懂这个样子，就得像尝菜的人那样，往回认路。一个孩子见了生人就躲，未必天生怕人，也许他搬过三次家，换过四所学校。

福音书里有两段，正好放在一起读。一段是夜里。一位有学问的人来找耶稣，耶稣跟他讲重生，他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约3:4）另一段是正午。一位妇人到井边打水，耶稣先开口：“请你给我水喝。”（约4:7）同一位耶稣，两处讲的都是人怎样得着新的生命，可是一个在夜里，一个在正午；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打水的妇人。地不一样，路也就不一样，最后显露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这两段见第 16 章。这里只记一句：同一个道理，落在不同的地上，走不同的路，长出不同的样子。这正是第一个方程。

◆ 三、做法和料从哪里来：第二、第三个方程

再问做法从哪里来。

母亲定做法，从来不是凭空定。她先想，今年要一桌什么样的饭。老人牙口不好，肉要炖烂；儿子在外面一年没吃上家里的鱼，鱼要红烧，要多放一把葱。这是想要的样子。她再看，手边有什么。只有一口铁锅、一只灶，那就先炖后炒，炖肉的时候把馒头上笼。这是手边的料。做法，就是在想要的样子和手边的料之间，一步一步排出来的。

式子写成：D＝G(S,E)。差异是显露和特征纠缠的函数。白话说，路是照着样子、就着地走出来的。

这个方程提醒人一件事：路不是先定好的。很多人以为，做法是从菜谱上抄来的，照着做就行。可是菜谱上的做法，是写菜谱那个人在他的地上、为他想要的样子排出来的。换了地，换了想要的样子，路就得重排。

福音书里有一段，路是这样排出来的。许多人跟着他来到山上，他问腓力，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门徒安得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约6:9）。手边的料，就这么多。想要的样子，是众人都吃饱。路，就在这两头之间排出来。先吃饱，后来他才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约6:35）这一段见第 17 章。单看这一件：他先给饼，后讲生命的粮，路的次序是照着人眼前的饿、就着手边的五饼二鱼排的。

再问料从哪里来。

这一问最容易被忽略。人们以为，料是现成的，地是给定的，只能接受。其实不是。

母亲想要一道红烧鱼，于是腊月二十六专门去了一趟菜市场，挑了一条活鱼回来。这是想要的样子，改了手边的料。今年要包饺子，奶奶说家里的擀面杖太短，父亲就去邻居家借了一根长的。这是做法，改了手边的料。再往深里说，这一桌饭

吃下来，一家人的座次、话头、谁跟谁近了一点，也都变了。一道菜成了家里的保留节目，明年的菜单就得给它留个位置。明年的地，已经不是今年的地了。

式子写成：E＝H(S,D)。特征纠缠是显露和差异的函数。白话说，地也会被样子和路改过来。

福音书里有一张饭桌，就把地挪动了。他和税吏、罪人一同坐席，有人看见了，就问：“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太9:11）问这话的人，看见的是界线被挪动了。一张饭桌，一种吃法，把谁能和谁同坐的那片地，改了。这一段见第 18 章。这里只记一句：地不是死的，一顿饭就能改它。

◆ 四、三个方程，缺一个就不完整

三个方程摆在一起，是这样的：

样子，是路和地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照着样子、就着地走出来的。 地，又被样子和路改过来。

三维互相生成，哪一维都不能单独当起点。这句话，是整套 SDE 的底。

还有一层，要说透。料、做法、味道，听起来像三件东西，其实是同一桌饭的三面。你指着那盘红烧肉问：哪一块是料，哪一块是做法，哪一块是味道？指不出来。那块肉是料；那一个半钟头的小火，就在肉的颜色里；那颜色，就是味道露在外面的样子。三样东西不是摆在一起，是长在一起。拆开讲，是为了讲得清；真到了桌上，它们是一口，一筷子夹起来，三样都在嘴里。

所以 SDE 说三维，不是说一个东西由三块拼成，而是说一个东西有三面，每一面都牵着另外两面。这一点读耶稣时尤其要紧。经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1:14）。这一句怎样读成三维的纠缠，见第 36 章。这里只先记住：三维不是三块，是一身。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三个方程里漏掉一个。

漏掉第一个方程的人，想直接去拧味道。菜不香，就多倒一勺味精；不够甜，就多撒一把糖。他以为味道是可以单独加上去的，不知道它是料和做法一起长出来的。加来加去，一桌菜一个味儿。

漏掉第二个方程的人，以为做法是现成的。看见别人家一桌好饭，就把菜谱抄回来，一步不改。他忘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自己的灶、自己的家人也和别人不一样，做法得照着自己的样子、就着自己的地重排。

漏掉第三个方程的人，最会说“条件不行”。灶不行，锅不行，钱不够，人不齐。他把地当成定死的，只能等它变好。他没想到，地本身也是可以被一道菜、一个做法改过来的。

三个方程都在，才是一桌完整的饭。少了哪一个，叫“缺式”。这个词，第 4 章还要细讲，它是读一个人时要做的第一道检查。

再说一句福音书。迦拿那场婚宴上，管筵席的尝了一口，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约2:10）经上记着，管筵席的“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约2:9）。他只尝到了味道，酒从哪片地、哪条路来，他一概不知；只尝味道、不问来路，就会像他一样，把功劳夸到新郎头上。这一段见第 37 章。

年三十的饭桌上，一家人夸这桌饭，各有各的夸法。

爷爷夸的是料。他说今年的鱼新鲜，肉是本地的，到底不一样。他一辈子种地，看东西先看料。

儿媳夸的是做法。她说妈这个鱼，先煎后烧，火候拿得真准，她学了三年也没学会。她自己下厨，最知道做法难在哪里。

小孙子什么都不懂，只说一句：好吃。他夸的是味道，是端到嘴边那一口。

三个人说的都对，也都只说了一半。爷爷说料好，可同样的料，换个人做，未必是这个味道。儿媳说手艺好，可同样的手艺，换一条冻鱼，也未必是这个味道。孙子说好吃，可他不知道这一口是从哪里来的。

这三种夸法，后面会变成三种读人的方式。有人读一个人，先看他的出身、处境、时代，这是爷爷的读法。有人先看他怎么做事、一步一步怎么走，这是儿媳的读法。有人只看他做成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名声，这是孙子的读法。三种读法，各抓住一维。

耶稣讲过一个家主，说他“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库里有旧的，是地；拿出来，是路；摆出来给人用，是样子。这是本书的读法。一个好家主，三样都顾得到。一个好读者也是这样：读一个人，三种夸法都要有，还要知道它们是一回事的三面。

他教人祷告，有一句很朴素：“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太6:11）一桌饭再丰盛，也是日用的饮食，是一天一天来的。这句话本书不展开，只借它提醒一件事：年夜饭只是一年里最隆重的一顿，三方程在每一顿家常饭里都在。

◆ 五、三方程怎样当一把尺子用

三方程不只是解释一桌饭。它还是一把尺子，用来读一个人。

读一个人，最省事的办法，是只看他做成了什么。做成了大事，就说他有本事；做砸了，就说他不行。这是只看样子。三方程要你多问两句：他站在什么地上？他走的是什么路？

这两句一问，很多夸和骂都要重来。同样端出一桌好饭的两户人家，一家是请了厨师上门，一家是母亲从腊月二十就开始一样一样备。样子一样，地不一样，路也不一样。只看样子的尺子，把这两桌饭量成一样的饭。

这把尺子还有第二个用处：检查一个人自己说的道理。一个人讲“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往往只讲一维。有人说全凭吃苦，那是讲路；有人说全凭赶上了好时候，那是讲地；有人说全凭那一回一炮打响，那是讲样子。三方程一摆，你就知道，他只讲了一维；另外两维，他也站过、走过，只是没说出来。

本书要用这把尺子去读耶稣。读法是，看他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三个方程是不是都在。他对学者讲的和对妇人讲的不一样，是不是照着各人的地排的路？他给出去的饼，是不是同时改了那一片地？读下去会发现，三个方程在他身上一式不缺。口述一说：“耶稣的智慧是典型的SDE智慧，完美地实现了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王德生口述）这是本书要接受检验的命题，三方程是第一项。逐条的证据见第 16 至 18 章。

为什么这一卷只用一桌年夜饭？因为年夜饭是一年里三维最齐的一顿。平常吃饭，料凑合，做法将就，味道过得去就行。年夜饭不一样：料是提前一个月就在攒的，做法是一家几代人传下来又一年年改的，味道要对得起一桌人一年的盼头。三维都拉满了，才看得清它们怎样缠在一起。福音书里，他也常在饭桌边：迦拿的婚宴，税吏家的席，野地里的五饼二鱼，最后的晚餐，复活以后岸上的炭火。饭桌边，人挨着人坐，料、做法、味道都摆在眼前，哪一样缺了，一筷子就尝得出来。

还要说一句分寸。福音书写的是一个人的言行，不是一本菜谱。我们用年夜饭讲三方程，只是为了让工具好懂。工具好懂了，去读他的时候，要记得经上写了什么就读什么，经上没写的，不补。

◆ 六、日常里：那一年照着电视做的红烧肉

设想这家的母亲，有一年在电视上看到一道红烧肉，颜色红亮，肥而不腻。她拿笔记下来：五花肉一斤，冰糖三十克，生抽两勺，老抽一勺，小火慢炖一个钟头。

年三十那天，她一样一样照着做。冰糖称了，酱油量了，钟也看了。一个钟头到了，揭开锅，肉是熟了，可颜色发暗，汤汁也收不干。端上桌，老人用筷子压了压，咬不动，放下了；孩子嫌甜，吐在碟子边；儿子吃了两块，没说话。

她站在灶边，盯着那盘肉，心里不服气。料是照着买的，做法是照着做的，怎么就不对呢？

饭后，一家人收拾碗筷，父亲把碗往水池里一放，说了一句：“咱家这灶，火本来就小。”奶奶也说：“电视上那是城里的肉，咱这是冻了半个月的。”儿子补了一句：“我是嫌甜。外面吃了一年甜的，回家想吃咸一点的。”

三句话，正好三样东西。父亲说的是灶，奶奶说的是肉，这都是地。儿子说的是想要的口味，是样子。电视上的做法，是在另一片地上、为另一种口味排出来的路。她把路照搬过来，地没换，想要的样子也没问，味道自然对不上。

第二年，她换了个做法，都是自己琢磨的：灶火小，炖一个半钟头；冻肉先焯水，多焯一会儿；冰糖减一半，最后多收一会儿汁。她又去菜市场早早订了一块本地的肉。

那一年的红烧肉，颜色还是没有电视上那么亮。可是老人咬得动了，孩子说不甜了，儿子吃了半碗。

还有一件事是后来才看出来的。那一锅红烧肉做砸之后，父亲开春就请人把灶修了，火旺了不少。儿子第二年回来，头一天就进了厨房，说要跟妈学这道菜。一盘没做好的肉，改了家里的灶，也改了儿子进不进厨房。这是第三个方程：样子和路，回过头来改了地。

又过了一年，隔壁的婶子来要这道菜的做法。母亲把三处改动一样一样说了，末了加一句：“你家是煤气灶，火旺，别炖那么久。肉也看看是哪里的。”她给出去的，已经不是一张抄来的单子，是一句“看你自己的灶”。这句话，比纸上那几行字更要紧。

她没学过三方程这几个字。可是她做了三件事：看清自己的地，问清想要的样子，再把路重排一遍。三个方程，她一个都没落下。

一桌好饭，从来不是照着别人的路走出来的。它是在自己的地上，为自己的样子，一次一次重排出来的。料会被改，做法会被改，味道也会被改。改来改去，三样东西越缠越紧，这桌饭就成了这一家人的饭。

带走的话

味道是料和做法一起长出来的；做法照着味道、就着料来排；料也会被味道和做法改过来。三样缺一样，饭就不完整。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维同时在场；讲的是三方程，即三维谁也离不开谁。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看味道的尺子，会把地不同、路不同的两桌饭量成一样的饭，也会把好饭全记在料或手艺一样东西上，看不见三样东西是互相生成的。

第 2 章

谁先起步：六路径

>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4:28）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说，料、做法、味道三样东西谁也离不开谁。可是一桌饭总得从一样东西动起手来。是先看冰箱里有什么，还是先想今年吃什么，还是先把锅烧热了再说？三样东西，谁先起步，有六种次序。这一章讲这六种次序，叫六路径。还要讲一件更要紧的事：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换一条，就是往前走。

◆ 一、三样东西排先后

还是那一家人，还是那一桌年夜饭。

三方程说，地、路、样子三维互相生成。这句话是对的，可是放到厨房里，总得有个先后。母亲站在灶台前，手只有两只，心思只有一个，她总要先动一样。先动哪一样，后面的两样就跟着排。三样东西排先后，算一算，正好六种。

第一种，先看地，地上长出一个样子，再定路。用 SDE 的话说，地→显露→路。

第二种，先看地，在地上先走一段路，样子最后才露出来。地→路→显露。

第三种，先走一步，走出一个样子，样子再把地改了。路→显露→地。

第四种，先走一步，这一步先把地排好，样子跟着出来。路→地→显露。

第五种，先有一个样子，照着样子走路，路再改了地。显露→路→地。

第六种，先有一个样子，样子先改了地，再走路。显露→地→路。

为什么偏偏是六种？因为三样东西排先后，第一位有三种选法，第二位剩两种，第三位只剩一种，三乘二乘一，正好是六，不多也不少。这不是谁规定的，三维一摆，自然就是这六种。

六种次序，没有哪一种天生就高明。它们都是三方程在灶台前落地的样子。就像经上说庄稼，“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4:28），苗、穗、子粒，次序是有的，可是哪一株都离不开地、离不开日头、离不开时候。这六条路，本书叫六路径。下面用年夜饭一样一样讲。

◆ 二、一桌饭里的六种开头

先说从地起步的两种。

第一种，地→显露→路。腊月二十九，奶奶打开冰箱，里面有一块腊肉，半把蒜苗，一盒豆腐。她站在冰箱前想了一会儿，一道菜就在脑子里露出来了：蒜苗炒腊肉。样子有了，再定做法：腊肉先蒸软，切薄片，蒜苗斜着切。这条路的特点是，样子不是事先定的，是从手边的料里“看”出来的。会过日子的人，大多擅长这一条。

福音书里有一段，像这样从地起步。耶稣经过耶利哥，有一个人个子矮，爬在一棵桑树上。他走到那里，抬头一看，对那人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19:5）先是那棵树、那个人、那条街，这是地；一句话，一个新的样子露出来了；后面那人怎样改变他的路，是接着来的。这一段见第 19 章，这里只点到。

第二种，地→路→显露。奶奶发面，是这一种。面粉、酵子、温水，地摆在那里。她揉面，盖上湿布，放到炕头，等。夜里起来看一回，早上再揉一回。路走得很长，样子迟迟不露。直到年三十早上掀开笼屉，一屉白胖的馒头才出来。这条路急不得：路没走够，样子不肯露面。

福音书里也有这样的长路。经上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3:23）。三十年的地，一段旷野里的路，然后才是开口传道。这一段也见第19章。

再说从路起步的两种。

第三种，路→显露→地。儿子第一次回家包饺子。他不会，先上手再说。捏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有的露馅，有的立不住。可是样子一露出来，一家人都笑了。奶奶拿过一个，教他怎么捏褶子；父亲说，往年包饺子都是女人的事，今年他也来试试。一个歪饺子，改了厨房里谁站在哪儿。先迈出去的那一步，不求对，只求让样子露出来；样子一露，地跟着动。

福音书里有一段，他先走一步，走出一个样子。有人拿纳税的事来试探他，他叫人拿一个银钱来，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太22:20）一句反问是路，银钱上的像是露出来的样子，样子一露，地就分开了。这一段见第19章。

第四种，路→地→显露。母亲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切菜，是把客厅那张圆桌拉开，椅子一把一把摆好，谁坐上首，谁挨着谁，先排定。座次排好了，地就清楚了：几个人、几双筷子、几道菜够。饭的样子是跟着出来的。地整得齐，样子自然有序。

福音书里，五饼二鱼那一回，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可6:39）。先排座，后分饼。经上说，“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可6:40），然后他才“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可6:41）。五千人的地，先被排成了一行一行，饼才有地方落下去。这一段见第20章。

最后是从样子起步的两种。

第五种，显露→路→地。父亲心里一直记着一道菜：他小时候过年，他母亲做的四喜丸子。今年他想吃，心里先有了那个样子。为了这个样子，他打电话问姑姑做法，一步一步试；做着做着，他发现家里的盆太小，就去买了一个大盆，又把每

年腊月二十八剁肉馅这件事，定成了家里的规矩。先有样子，样子带出路，路改了地。

福音书里有一段，他先说出一句话，样子先露出来。有人从房顶上把一个瘫子缒下来，他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可2:5）后面才是那句：“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可2:11）先把话说出来，路是跟着话走的。这一段见第 20 章。

第六种，显露→地→路。母亲心里先有一个样子：今年一家人要坐在一起，不要有人在厨房，有人在客厅。这个样子一定，地就先变了：她提前三天把能做的菜都做好，冻上；年三十只剩热一热、炒两个青菜。地改了，路也就简单了。

福音书里有一段，经上先写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约13:3），然后他起来，“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约13:5）。先是样子；接着他离席，束上手巾，那一屋子人的地跟着变了；然后才是一步一步的洗。这一段也见第 20 章。

六种次序讲完了。有一件事要说清楚：起步只是先推哪一下，不是只推那一下。从冰箱起步的奶奶，看完冰箱，样子露出来了，做法也定了，三维照样都转了一圈。路径说的是三维转起来的先后，不是说哪一维可以不转。一盘蒜苗炒腊肉端上桌，你尝不出它是先看了冰箱还是先想了菜名；可是做饭的人自己知道，那一下是从哪里推起来的。推错了地方，力气就白费；推对了，后面两维顺着就转起来了。

读福音书时，第一步不是急着说他对不对，而是看清他这一次是从哪一维起步的。

◆ 三、怎样认出起步的那一维

六种次序，写在纸上清清楚楚，到了厨房里却常常混在一起。怎样认出一个人这一次是从哪一维起步的？有三个小办法。

第一个办法，看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从地起步的人，第一句问“有什么”：冰箱里有什么，谁回来了，灶好不好使。从路起步的人，第一句问“先干什么”：先剁馅还是先和面，先烧水还是先洗菜。从样子起步的人，第一句问“要什么”：今年想吃什么，要一桌什么样的饭。

第二个办法，看他卡住的时候往哪里找原因。从地起步的人卡住了，说料不够。从路起步的人卡住了，说没做对。从样子起步的人卡住了，说想错了。

第三个办法，看他最先改的是什么。有人一上来先去买菜，有人先挽袖子，有人先拿张纸写菜单。这头一个动作，比一百句话更说得出他的起点。

用这三个办法去读福音书，要守一条规矩：经上写了什么，就从什么认。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经上记了，就从那一句认；他先做的那件事，经上记了，就从那件事认。他心里先想的是什么，经上没写的，不猜。

还要分清一件事。六路径说的是三维谁先起步。第 3 章要讲的三拍，说的是一件事的动力怎样转。卷二、卷三要讲的九步，说的是一条路一步一步怎样走：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再到分化、重组、升维。三样东西，各管一层，不要混在一起。年夜饭里，先看冰箱还是先排座，是六路径；先想、再试、尝一口、改一改，是九步；火候到了、出锅、记下菜谱，是三拍。

在一家人里待久了还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一条走惯了的路。

奶奶永远先看冰箱。她经过苦日子，手边有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浪费一根菜叶。母亲永远先有菜单。她要强，一桌饭在心里过三遍，才肯下锅，连碗碟摆哪一摞，都在脑子里排过。父亲永远先动手。他话少，进了厨房就找活干，剁肉、杀鱼、搬桌子，样子他不太管。

走惯了的路，是长处。奶奶从不缺菜，母亲从不乱，父亲从不闲。可是走惯了的路，也会变成唯一的路。奶奶看见冰箱空了，就慌了。母亲手腕一伤，菜单就成了空单子。父亲一闲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要分清的是，走惯的路不是性格。奶奶先看冰箱，不是她天生如此，是那些年冰箱里常常只有那几样，地逼出来的。母亲先定菜单，是她当了三十年的家，样子

在她心里攒厚了。父亲先动手，是他年轻时在工地上干活，路走熟了。走惯的路，本身也是三方程长出来的：地、路、样子把一个人塑成了只会从某一维起步的人。既然是长出来的，就可以再长。换路，不是改人的脾气，是给三维换一个推的地方。

一条路走惯了，人就以为只有这一条路。这时候，路就成了一个中心。中心主义是什么，第 4 章要细讲。这里先记一句：一个人只会从一维起步，他不是不会走路，而是被一条路拴住了。

本书要用六路径去读耶稣。要看的是，他是不是只有一条走惯了的路。读下去会发现，六种次序在他身上各有场景：对矮个子的税吏，他先看地；对试探他的人，他先走一步；对饥饿的众人，他先排座；对从房顶缒下来的瘫子，他先说一句话。这是本书第二条判决里的一半，逐条证据见第 19、20 章。这里只说一句：一个能随时换路的人，不被任何一条路拴住。

◆ 四、换路即前进

六路径有什么用？最大的用处只有一条：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可以换一条。换路，就是往前走。

很多人以为，路走不通，要么是自己不够用力，要么是条件不够好。于是更用力，或者干脆等。用力和等，都还在同一条路上。六路径告诉你，还有第三个办法：换一个起步的地方。

一个从样子起步的人，心里先有一桌饭，可是料凑不齐，做法也不会，他会卡在那里。他要做的，不是把心里那桌饭想得更清楚，而是换成从地起步：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让样子从料里长出来。

一个从地起步的人，天天看冰箱，看条件，看谁回来了谁没回来，一直在等料齐。他要做的，是换成从路起步：先上手，包一个歪饺子，让样子露出来，让地跟着动。

一个从路起步的人，手脚勤快，从早忙到晚，可是忙得没有方向。他要做的，是换成从样子起步：停下来，问一句，今年到底想要一桌什么样的饭。

这就是“换路即前进”。不是路越走越远叫前进，而是起步的地方换了，三维重新转起来，才叫前进。

经上有一句话，说的正是旧路装不下新东西：“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7）新皮袋就是换一条路。这一句见第 8 章。还有一回，众人都在找他，门徒追上来，他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可1:38）。这一段的主读法见第 26 章。这里只借它看一样东西：他不被一条路拴住。

福音书里，有一回他刚让几千人吃饱，第二天人们又追着找他。他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饼给过了，人却只认饼。他没有再给一回饼，而是换了一条路，从饼讲到生命的粮。这一段的主读法见第 17 章。这里只看换路这一层：对同一群人，昨天他先叫人坐下、分饼，今天他先讲生命的粮：起步的地方，换到了样子上。

换路还有一个好处，常常被忽略：换路的时候，原来那条路上的东西不会丢。母亲换了起步的地方，她那张菜单并没有作废，它成了样子那一维里的一个参照；奶奶看冰箱的本事，也没有作废，它成了地那一维里的一双眼睛。一条路走不通，不是说那条路错了，而是说它一个撑不起三维。换一条路，旧路上的本事都还在，只是排到了后面。

冬天发面发不起来，奶奶不去怪面粉，也不一遍遍用力揉，她把面盆端到炕头，换了个暖和的地方，面就慢慢起来了。换的是起步的地方，用的力气还是原来的力气。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换路不是乱换。今天从地起步，明天从样子起步，后天又从路起步，换来换去，什么也没做成，那不叫前进，叫打转。换路要有一个前提：看清现在这条路卡在哪一维，再从另一维重新起步。卡在样子上，就从地上起；卡在地上，就从路上起；卡在路上，就从样子上起。换的是起步的地方，不是目标。年夜饭还是那桌年夜饭，一家人还是要吃好、吃暖。

还有一个分寸：什么时候该换，什么时候该坚持？发面的奶奶，一夜不见馒头，不能说这条路走不通，明早就改成先上锅蒸。那条路本来就长，样子本来就来得晚。该换的时候，是同一条路上反复用力，同一个地方反复卡住，而且卡住的原因落在另一维上。母亲那十二道菜，卡住的不是儿媳不够用心，是掌勺的手换了，地变了。地一变，从样子起步那条路就撑不住了。看准这一点，再换。

◆ 五、日常里：那一年母亲扭了手腕

设想有一年，腊月二十五，母亲在院子里滑了一跤，扭伤了右手腕。医生说，一个月不能使劲。

这一家的年夜饭，三十年来都是一个走法：母亲心里先有一桌饭，十二道菜，道道有名有讲究。她定菜单，派人买料，自己掌勺。这是从样子起步。可是今年，她拿不了锅铲了。

头两天，一家人都没了主意。父亲说，那就去饭店订一桌吧。母亲不同意：饭店的饭，不是家里的饭。儿媳说，她来做，照着妈往年的菜单做。母亲点头。可是做了两道试菜，母亲尝了，不说话。儿媳夹起来，放下，又夹起来，放下，急得眼圈都红了。

还是走的老路。样子是母亲心里那十二道菜，路是儿媳照着做，地是儿媳的手艺和家里的灶。样子在母亲心里，手在儿媳身上，两头对不上。

腊月二十七晚上，奶奶坐在藤椅上剥蒜，头也没抬，说了一句话：“别照着单子做了。先看看家里有什么，看看你们几个会做什么。”

这一句话，换了路。从样子起步，换成了从地起步。

一家人坐下来数。冰箱里有腊肉、有鱼、有冻饺子。儿媳会做酸菜鱼，那是她娘家的菜。儿子在外面学会了一道蒜蓉粉丝虾。父亲会炖排骨，只是从来没在年三十做过。孙女会拌一盘水果沙拉。

年三十那天，父亲炖排骨炖了三个钟头，守在灶边，连手机也没看一眼；孙女的水果沙拉端出来时，苹果丁上还挂着水珠。一桌饭的样子，就从这些地里长出来

了。十二道菜变成了九道，有一半是这一家从没在年三十吃过的。母亲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上，左手端着茶杯，这个火大了，那个盐少了，嘴上一直没闲着。

酸菜鱼一端上来，热气扑了满桌，母亲先夹了一筷子。她说：“比我做的辣。”停了一下，又说：“明年还做这个。”

第二年，母亲的手好了。年夜饭又回到了她掌勺。可是菜单变了：酸菜鱼留下了，排骨归父亲，虾归儿子。母亲心里那一桌饭的样子，被那一年改了。

还有一样变化，在母亲自己身上。坐在厨房门口那一晚，她看出了一件三十年没看出的事：家里每个人手上，原来都有一道菜。从前她从菜单起步，菜单上只写得下她自己会做的；那一年从地起步，才数出了别人会做的。从那以后，她写菜单之前，先问一圈：今年谁想做什么？菜单还是从样子起步，可是起步之前，她先看一眼地。

回头看，那一年走的是哪一条路？先数家里有什么、谁会做什么，这是地；从这些地里，一桌九道菜的样子露出来了，这是显露；再分派谁做哪一道、几点下锅，这是路。地→显露→路，正是第一种。三十年来走的是从样子起步的老路，那一年换成了第一种。没有哪一种更高明，只是那一年的地，只撑得起第一种。

那一年，没有人更用力，也没有人干等。他们只是换了一个起步的地方。路一换，三样东西重新转起来，饭就往前走了一步。

> 带走的话
>
> 三样东西，六种开头，没有哪一种天生高明。一条路卡住了，看清卡在哪一维，换一个地方起步。换路，就是往前走。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维之间的次序；讲的是六路径，及“换路即前进”。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一种起步次序的尺子，会把别的次序都量成“走错了”，看不见换路正是前进。

第 3 章

张力、出锅、留下菜谱：三原理

>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这一章的问题　前两章讲了三维怎样互相生成、谁先起步。这一章讲一件事是怎样“成”的。一锅汤，火要烧够，汤才会开；开了要出锅；出锅以后，这锅汤的做法要留下来，明年才接得上。这三步，SDE 叫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三拍里，人最常缺的是第三拍。这一章要讲清，为什么缺了第三拍，再好的一桌饭，也只是一年的事。

◆ 一、第一拍和第二拍：火要烧够，锅开了要出锅

还是那一家人。年三十的下午，灶上炖着一锅鸡汤。

鸡是早上杀的，水是凉水下锅，火开得不大。凉水下锅，鲜味才肯一点一点出来；一下锅就用滚水烫，肉面先紧了，味道反被锁在里头。半个钟头过去了，锅里只冒几个小泡。孙子跑进来看了三回，问汤好了没有。母亲说，还早。

这半个钟头里，锅里看上去什么也没发生。其实什么都在发生。水一点一点热起来，鸡肉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往外走。只是还没到那个点，样子不变。

这就是第一拍，张力积累。白话说，就是劲儿在攒。攒的时候，外面看不出来；攒不够，什么也变不了。

年夜饭里，到处都是这一拍。发面要一夜，腊肉要挂一冬，卤味要泡一宿。更大的张力在人身上：儿子在外地干了一年，攒了一年的话；老人盼了一年，攒了一年的念想。这些张力，都在等年三十那一顿饭。

张力不是坏东西。没有张力，什么都不会变。一锅凉水，永远是凉水。可是张力也要有剂量。火太小，汤一夜都不开；火太大，汤烧干了，锅也糊了。

剂量怎样拿？会做汤的人有一个笨办法：守着。不是一直盯着锅，是隔一会儿掀开盖看一眼，听一听锅里的声音，闻一闻味道。火大了，往回拧一点；火小了，往上加一点。张力不是一次给足的，是一边攒，一边看，一边调。人身上的张力也一样。一年到头在外面打拼的儿子，劲儿是要有的，可是一直拧到最紧，人会垮。会过日子的人，知道什么时候松一扣。张力的剂量，在家、在单位、在自己心里，各不一样，见第 50 章。

福音书里，他的一生，有一条张力一直在攒。在迦拿的婚宴上，他母亲说没有酒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后来有人要捉拿他，经上说：“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7:30）这个“时候”，一直在攒。他自己也说过：“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路12:50）“迫切”两个字，正是劲儿攒着的滋味。到了客西马尼，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太26:38）。张力攒到了最满处。这一条线见第 24 章。这里只记一句：张力有它的时候，不到时候不开锅。

半个钟头又过去了。锅里的小泡连成了片，盖子被顶得轻轻跳起来，汤翻起来了。

那一刻，汤变了。颜色变了，香味变了，鸡肉从紧的变成松的。这是第二拍，形状改变。白话说，就是劲儿攒够了，样子一下子变了。

形状改变有两个特点。

一是它常常是一下子的。水是一度一度热的，开锅却是一刹那。面是一夜一夜发的，掀笼屉却是一下。攒是慢的，变是快的。

二是它要人接得住。汤开了，要撇沫，要转小火，要放盐。开了不管，汤就溢出来，浇灭了火。一桌菜做好了，要趁热端上桌。火候到了不出锅，好菜也会变成坏菜。

形状改变还有一种走样，年夜饭桌上最常见。儿子攒了一年的话，老人攒了一年的念想，张力都是真的。可是饭桌上，一句“今年挣了多少”“什么时候结婚”，碗还没放稳，劲儿一下子从不该出的口子出去了。汤溢了锅，火也浇灭了。张力攒够了，样子是会变的，可是往哪里变，要看口子开在哪里。会过年的人家，把口子开在饭桌上：一杯酒、一句“回来就好”、一碗夹到碗里的菜。攒了一年的劲儿，从这里出去，变成的是暖，不是吵。

这一拍里，最要紧的不是变得多大，而是变得对不对路。锅开了，溢出来，也是一种变，可是没人要。出锅出得好，是攒下来的劲儿，全变成了这一锅汤的味道，一点也没白费。

福音书里，他的一生也有一个形状改变的时刻。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约19:30）攒了一生的张力，在那一刻改变了形状。这一段太重，本章不展开，见第 21 章、第 25 章。这里只记一句：攒够了，样子会变；变的那一刻，要接得住。

◆ 二、第三拍：留下菜谱

汤喝完了，年夜饭吃完了，碗筷收了，一家人坐着看电视。

很多人家的年夜饭，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三原理说，还差一拍。

第三拍叫回写。白话说，就是把这一回变出来的东西，写回到地里去，让下一回能接着用。

什么叫写回到地里？今年这锅鸡汤，凉水下锅、小火半个钟头、开锅后转小火再一个钟头，最后放盐，这些记下来，是回写。今年儿子带回来一道新菜，一家人都爱吃，明年还做，是回写。今年孙女第一次帮着包饺子，明年让她接着包，也是回写。回写不一定是纸上的字。它可以是一张菜谱，也可以是一个规矩、一双学会了的手、一个人在家里的新位置。

回写写的是地。第一拍攒的是张力，第二拍变的是样子，第三拍回到地上。回到地上，下一年的年夜饭，就不是从零开始了。

这一拍，就是第 1 章说的第三个方程落了地：地被样子和路改过来。今年变出来的样子、今年走过的路，写回地里，明年的地就厚了一层。厚了一层的地，又会攒起新的张力：孙女今年包了饺子，明年她就会想学擀皮。三拍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圈。第三拍写回去的地，就是下一圈第一拍起步的地方。一个家，一年一年的年夜饭，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出来的。

回写还有一个分寸：要写活，不要写死。写死了，就是一张不许改的单子，明年照抄，后年照抄，抄到地都变了，单子还是那张单子：“炖一个钟头”，换了新灶，一个钟头就炖出一锅老肉。写活了，是把为什么这样做也写进去：为什么凉水下锅，为什么转小火，为什么最后放盐。下一个人懂了为什么，地变了，他知道怎样改。

三拍里，最常缺的是第三拍。原因很简单：第三拍看不见，也不急。

第一拍再慢，大家都知道在等。孙子跑进来三回，问的就是这一拍。第二拍最热闹，开锅了，出锅了，上桌了，一家人都在场。只有第三拍，是在热闹过去以后。碗筷收了，人散了，谁还记得把今年的做法记下来？

缺了第三拍，会怎样？今年那锅汤再好，明年还得从头再试。做汤的人在，还能凭手感找回来；做汤的人不在了，这锅汤就没了。很多人家都有一道“只有奶奶会做”的菜，奶奶一老，这道菜就断了。不是没有张力，也不是没有形状改变，是没有回写。

还有一种缺法更隐蔽：回写了，可是写错了地方。母亲把菜谱写得清清楚楚，锁在抽屉里，没有人看。这是写在纸上，没有写进人手里。回写要写到下一回真正动手的那个人、那片地上，才算写回去了。

缺第三拍的事，不只在厨房。一个人吃了苦，攒了张力，也变了样子，可是不回头想一想，不把学到的东西写回自己的日子里，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还是从头吃一遍苦。一个单位办成了一件大事，庆功会开完了，经验没有人整理，换一拨人，又得从头摸索。

◆ 三、三拍缺一拍，是三种样子

把三拍当成一把尺子，去量一个人、一个家、一件事，会量出三种常见的缺法。

缺第一拍的，是不肯攒。今天想吃红烧肉，明天想学做鱼，后天又换成烤鸭，样样开了个头，样样火候不够。看上去热闹，锅里一直是温水。这样的人常说自己“什么都试过了”，其实哪一样都没烧开过。书架上买了一排食谱，没有一本翻到第二十页。

只有第一拍、缺第二拍的，是攒着不变。劲儿攒了很久，就是不肯出锅。菜早就熟了，还要再炖一会儿，再炖一会儿，等到上桌，肉都烂成了渣。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时候：一句道歉在心里攒了好几年，总说等个合适的时候，等到人都散了，话还在心里。张力一直攒，不变形，最后会把锅烧干。

有第一拍、有第二拍、缺第三拍的，就是上一节说的：热闹过了，什么也没留下。

三种缺法里，前两种自己能觉出来，憋得慌，或者累得慌。只有第三种，自己觉不出来。饭吃得好好的，人笑得好好的，一年也过得好好的。要等到明年、后年，甚至等到做饭的人不在了，才知道少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说，人最常缺的是第三拍。

缺哪一拍，补法就不一样。缺第一拍的，要学守，挑一道菜，守到它烧开，别的先放一放。缺第二拍的，要学放，火候到了就出锅，话到了嘴边就说，不等一个永远不来的“合适时候”。缺第三拍的，要学留，热闹过后多坐一会儿，问一句：今年这桌饭，有什么是明年要接着做的？谁来接？三种补法，都不难，难的是先认出自己缺的是哪一拍。认错了，补错了地方：明明缺的是留，却拼命去守，只会把一锅汤越炖越老。

四、九步与三拍是两层

讲到这里，要分清两样东西。

第 2 章提过九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分化、重组、升维。三拍是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这两样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段事的两层。九步讲路怎么走，三拍讲动力怎么转。

拿这锅鸡汤说。母亲猜想今年要清一点，这是猜想；凉水下锅，这是动手；尝一口，嫌淡，这是评估；孙子说想喝咸一点的，这是反馈；加一撮盐，这是修正；再尝、再调，这是迭代。这六步是路。同一段时间里，锅里的劲儿在攒，这是第一拍；汤开了，这是第二拍；做法记下来，写回地里，这是第三拍。

一个是路，一个是火。路走得再对，火不够，汤不开；火再旺，路不对，汤也是糊的。

所以读一段事，要问两遍。第一遍问路：他这一步是猜想、是动手、是评估，还是修正？第二遍问火：这时候劲儿在攒，在变，还是在往回写？两遍问下来，常常会发现，同一个动作在两层里各有位置。本章末尾的故事里，母亲把奶奶请到灶边：在九步里，这是修正，前两回做砸了，换个办法；在三拍里，这是回写，五十年的手感，从这一刻起往下一个人手里走。一个动作，两层意思，哪一层都不能少看。

读福音书也是这样。一件事，只问路，会把他读成一个很会办事的人；只问火，会把他读成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两层一起问，才看得见那一段事是怎样走、又是怎样转的。

福音书里，九步的后三步是分化、重组、升维。王德生口述七说：“十字架到复活和升天，就是耶稣的道路的九步：分化，聚合，升维。”（王德生口述）后来他改定为“重组”。这三步见第 21 至 23 章。这里只说一句：九步走到最后，和三拍走到第三拍，在他身上是同一段事。

◆ 五、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

读耶稣，第三拍是最要紧的一拍。因为他没有把回写留给后人碰运气。他亲手设计了回写。

最后的晚餐，他拿起饼来，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这是把一顿饭写回到以后每一次的聚会里。他还说，保惠师来了，“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这是把他说过的话写回到门徒心里。复活以后，他在岸边三次问彼得爱不爱他，第一回说的是：“你喂养我的小羊。”（约21:15）这是把一个跌倒过的人，写回到一个新的位置上。

回写的地方，不只这三处。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这是把一群人写回到一个能长久站立的地上。十字架上，他对所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19:27）经上接着写，那门徒从此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是在最后的时刻，还把一个家写回到地里。复活以后，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24:45），这是把旧的经文，写回到门徒新的眼睛里。

这些回写，一处一处的细读见第 25 章。本章只点出一件事：他的回写，是写在人身上、写在以后的日子里的，不是锁在抽屉里的菜谱。

回写有时候要等。洗脚那一夜，彼得不明白，他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回写的约定：今天做的事，写进你心里，到了时候，它自己会长出来。好的回写，不要求当场就懂。就像那一年孙女第一次包饺子，她只觉得好玩；过了很多年，她自己成了家，年三十站在灶边，才知道那一年手上学会的，是什么。

他的回写还有一处，写在离开以前。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这一句的主读法见第 23 章。这里只看一层：菜谱可以留下，做菜的人走了；他留下的不只是做法，还有同在。这是一般人家的回写做不到的，也是本书后面要细读的。

本章开头那一节经文，说的也是这一拍：“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是写回地里。不写回去，永远只是一粒。

◆ 六、日常里：那一道没人会做的扣肉

设想这一家，有一道菜断了好几年。

那是奶奶的扣肉。五花肉先煮，再用针在皮上扎眼，抹上酱油下锅炸，炸到起泡，再切片，码在碗里，铺上梅菜，上笼蒸两个钟头，最后翻扣在盘子里。每年年三十，这道菜都摆在桌子正中间。

奶奶做了五十年。张力有，每年腊月她都念叨；形状改变也有，扣出来那一下，油亮亮的，一桌人都叫好。可是没有人跟她学。母亲忙别的菜，儿媳说太油，孙子们只管吃。

后来奶奶腿脚不好了，站不了那么久，扣肉就从年夜饭上没了。母亲试过两回，一回皮不起泡，一回梅菜咸得发苦。她去问奶奶，奶奶说：“就那么做啊，看着火候就行。”火候是什么，她说不出来。五十年的手感，在她手上，没有写下来，也没有写进别人手里。

有一年腊月，母亲换了个办法。她搬了一把椅子，让奶奶坐在灶边，自己动手，奶奶在旁边看。煮肉的时候，奶奶说再煮一会儿，筷子能扎进去才行。炸的时候，奶奶说听声音，噼啪声小了就差不多。梅菜要用温水泡到水不浑为止，不然发苦。蒸的时候，奶奶说两个钟头不够，咱家的笼屉漏气，得两个半钟头。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手指在半空里比了一下肉片的厚薄：“切到能透出灯光来。”

这一回，三拍才算走全了。前些年，奶奶的张力在，形状改变也在，只缺第三拍。那几年母亲自己试，又是只有第一拍：攒着劲儿去做，做不成。直到她把奶奶请到灶边，第三拍才接上。

这些话，母亲一句一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她没有只记斤两，她记的是“筷子能扎进去”“听声音”“咱家笼屉漏气”。这些是奶奶的地，是只有这一家才有的地。

那一年，扣肉又回到了桌子正中间。皮起泡了，梅菜不咸了。奶奶尝了一口，说：“差不多了。”

第二年，母亲让儿媳站在灶边，自己坐在旁边看。小本子从她手里，到了儿媳手里。儿媳又在后面添了一行：“笼屉换了新的，不漏气了，蒸两个钟头就够。”

这一回，扣肉才算真正写回去了。不是写在本子上，是写进了下一个人的手里，而且下一个人可以接着改。

回头数一数，这道扣肉断掉又接上，三拍各在哪里。奶奶每年腊月的念叨、母亲那两回没做成的不甘心，是攒着的张力。扣出来那一下，油亮亮地翻在盘子里，是形状改变。灶边那把椅子、那个小本子、从母亲手里递到儿媳手里的那一下，是回写。三拍里，前两拍奶奶五十年年年都有；断，就断在第三拍。接，也是接在第三拍。

那个小本子，后来又添过好几页。哪一年肉贵，改用了前腿肉；哪一年孙女说想吃辣，梅菜里加了一点干辣椒。奶奶的扣肉，一年比一年不像奶奶做的，可它还在桌子正中间。写活了的回写，就是这样：样子会变，根还在。那个小本子的封皮，后来被油渍染成了褐色，翻开的那几页，边角卷得像一片干叶子。

> **带走的话**
>
> 火要烧够，锅开了要出锅，出锅以后要把做法写回到下一个人手里。缺了第三拍，再好的一桌饭，也只是一年的事。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原理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重心在第三拍；与 D2 九步是同一段事的两层。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看出锅那一刻的尺子，会把热闹当成全部，看不见张力的剂量，也看不见回写有没有写回地里。

第 4 章

九宫与中心主义：怎样读一个人

>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7:24）

这一章的问题　前三章，把三方程、六路径、三拍一样一样做成了菜。这一章要把桌子整个看一遍：一桌饭有九个角落，看漏一个，就会说错这桌饭。然后讲怎样读一个人：三道检查，缺式、偏路、断拍；一个最常见的毛病，中心主义，和它的影子，反向中心。最后还要交代两件事：为什么本书在信仰的前提下读；这套读法在什么情况下要认输。

◆ 一、一桌饭的九个角落

年三十晚上，菜上齐了，人还没坐下。设想你站在门口，看这一桌。

只说一句“好吃”，是站在一个角落看。要看全，得绕着桌子走一圈。SDE 把三维各分成三格，一共九格，叫九宫。九宫是一张地图，读一桌饭用它，读一个人也用它。九格不必一样细看，有的一眼就过，有的要站住多看一会儿。这一圈分三段走：先看桌面上的，再看厨房里的，最后看桌子底下的。

先看桌面上的，这是样子（S，显露）。

站在门口，第一眼看到的是满。比去年多了两道菜，少了一碗八宝饭；凉菜围在外圈，热菜摆在中间，红的绿的隔开放。哪里多了，哪里变了，摆得匀不匀，这一格叫 S1 规范维，问的是怎么看：对比、变化、分布。

人落了座，桌上就动起来了。一盘一盘的菜，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粒子；上菜一波接一波，笑声一阵高一阵低，这是波；满屋子的热气和年味，说不清在哪一盘里，可人一进门就闻到了，这是场。这一格叫 S2 模态维，问的是以什么形态出现。

第三格，要站住多看一会儿。S3 价值维，问的是朝什么亮起来：真、善、美。鱼是活鱼，肉是本地的，不掺假，这是真。给牙口不好的爷爷先夹一块炖烂的肉，给还在路上的亲戚盛一碗热的扣着，这是善。美最容易被看漏。夸年夜饭，人们说好吃、说丰盛、说热闹，很少有人说一句“真美”。可是美就在那里：小孙女两只手捧着一碗汤，一步一步走到爷爷跟前，一滴没洒。那一下，满桌的人都停了筷子。美不是摆盘摆出来的花样，是料、做法、心意刚好对上的时候，桌上亮起来的那一下。读耶稣时，这一格要特别看，见第 7 章。

再看厨房里的，这是路（D，差异）。厨房里的东西，桌上看不见，要开口问。

问这桌饭为了什么，是 D1 意义目标。今年添了一道新菜，这是创造；不再非蒸八宝饭不可，这是自由；一家人吃得欢喜，这是幸福。

问一步一步怎么走，是 D2 路径组织。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再到分化、重组、升维，这九步，第 3 章拿一锅鸡汤走过前六步，这里不再走一遍。

问走得紧不紧，是 D3 优化约束。这一格的东西，都放在不显眼的地方。桌角多摆着一副碗筷，没有人坐，是留给万一敲门的人的，这是冗余。盐罐里搁着一把小勺，母亲每回只舀半勺，尝了再添，这是管误差。灶台下一只空盆，等着装剩下的汤，明早下面条，这是管损耗。

最后看桌子底下的，这是地（E，特征纠缠）。蹲下来看，托着这桌饭的，不只是四条桌腿。

E1 三界。桌上那条鱼，一家人只动了半边，另一半留着，因为“年年有余”，这是理念界，是讲究和念想。灶、锅、今年涨了价的肉，是现实界。母亲心里盼了一年的那份念想，盼儿子回来，盼老人硬朗，是自我界。三片地，缠在同一条鱼上。

E2 信息三模态。鱼代表“有余”，这是符号；先上凉菜、后上热菜，前一道给后一道让出口味，这是逻辑；几口人摆几双筷子，几点下锅才赶得上开席，这是数学。

E3 能量三状态。母亲忙了一整天，手不抖，心不乱，这是内能，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年轻人进进出出，端菜、添饭、收碗，这是动能，往前冲的热情和干劲。邻居路过窗下，说一句“这家的年过得好”，这是势能，几十年攒下的位置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平时不显，用的时候才知道深。

一圈走完，九格，每格三个视角，九个三，二十七个视角。九宫之外，还有两组常用的。一组是三号位：一号位站在事外，看条文、看规矩；二号位站在事中，看你来我往；三号位站在自己心里。另一组是显露光谱：混沌态，一锅粥，什么都没定；介生态，正在成形；秩序态，定型了。

这一圈有快有慢。桌面上的，一眼就看到；厨房里的，要开口问；桌子底下的，要蹲下来。人最常看漏的，恰恰是要蹲下来才看得到的那几格。

还要提醒一件事：九宫是看的次序，不是拆的次序。九个角落是同一张桌子。绕一圈看下来，最后还要坐回桌边，把它当一桌饭吃。读人也一样，九格看完，要记得他是一个人。他教门徒看庄稼，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约 4:35）。举目，就是不只盯着脚前那一垄。

卷二要绕着耶稣走这一圈，一格一章，见第 5 至 15 章。

◆ 二、三道检查：缺式、偏路、断拍

绕桌子走一圈，看的是有没有缺维，哪一格空着。方法上还要做三道检查，对应前三章。

第一道，查缺式。三方程，三个式子，少了哪一个？想直接往菜里拧味道的人，缺“料和做法长出味道”这一式；照抄别人菜谱的人，缺“照着样子、就着料排做法”这一式；只会说条件不行的人，缺“味道和做法改了料”这一式。查法是

问三句：这个样子是从什么地、什么路长出来的？这条路是照着什么样子、就着什么地排的？这片地被什么样子、什么路改过？三句都答得上，才算三式俱全。

第二道，查偏路。六种起步的次序，他是不是永远只用一种？母亲三十年只从菜单起步，手一伤，全家没了主意，这是偏路。查法是数一数：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上，起步的那一维换不换得过来？

第三道，查断拍。三拍里，缺了哪一拍？奶奶的扣肉，有张力、有出锅，没有回写，五十年的手艺差一点断了。查法是追到热闹过去以后：这件事变出来的东西，写回到下一个人、下一年的地里了没有？

三道检查各查一层，不能互相顶替。三式俱全的人，可能偏路：母亲三个方程样样都顾到了，可她三十年只从菜单起步。不偏路的人，可能断拍：父亲什么活都肯从头干，可他干完从不留下一句话。三拍走全的人，也可能缺式：一家人年年把做法记下来、传下去，三拍一拍不缺；可要是只记做法，从不问家里人今年想吃什么，那就缺了“照着样子排做法”这一式。所以三道检查要一道一道过，过完一道，不等于过了下一道。

还有一个次序上的讲究：先查缺维，再做三道检查。一格空着，方法再全也补不上那一格；方法再全，也是在九格里转。好比一桌饭，九个角落先看齐了，再看做法有没有缺式、有没有偏路、有没有断拍。

三道检查，加上绕九宫一圈查缺维，就是本书读耶稣的四个动作。卷二绕九宫，卷三做三道检查。王德生口述三说，要从三个方面论证：“1. 没有维度的缺乏 2. 方法论的完美使用 3. 没有中心主义”（王德生口述）。前两样，就是这四个动作。第三样，要单讲。

◆ 三、中心主义与反向中心：把一个角落当成整桌饭

中心主义，就是把一组三视角里的一个视角，抬成了全部。

年夜饭桌上，最常见的是这几种。有的人家只认“菜多”，十八道菜摆不下，叠着放，吃不完也要摆，这是把 D3 里的冗余抬成了全部。有的人家只认“规

矩”，谁坐上首、谁先动筷、谁敬第一杯酒，一样都错不得，菜好不好倒在其次，这是把 E1 里的理念界抬成了全部。有的人家只认“面子”，饭要在最好的饭店订，要请有头有脸的亲戚，这是把 E3 里的势能抬成了全部。

中心主义不是坏心眼。被抬起来的那个视角，往往是真的、要紧的。菜多是真的热闹，规矩是真的有序，面子是真的有用。毛病不在抬错了一个，而在只剩一个。只剩一个，另外两个就被压没了：菜多压没了“不糟蹋”和“咸淡合适”；规矩压没了灶上的实情和各人心里的盼头；面子压没了自家的底气和一家人动手的那股热乎劲。

中心主义还有一个后果：它会变成一把尺子。只认菜多的人，去别人家吃饭，回来只说一句“才八个菜”。他量的是菜的数目，量不出那八个菜里有一道是女儿第一次做的。这就是判词第三句说的：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经上有一句话，正说这把尺子：“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还有一句，说尺子只认一处时人会看漏什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7:3）只盯着刺，就是一个中心。

中心主义有一个影子，叫反向中心。就是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又立一个中心。

设想那户只认“菜多”的人家，有一年吃坏了胃，又倒了半桶剩菜，一家人痛下决心：明年一个菜都不许剩。第二年，年夜饭只有四道菜，一人一碗，量得刚刚好。晚到的表弟进门，没有他的碗筷，站在那里很尴尬。这一家从冗余中心，跳到了损耗中心。看上去是改了，其实还是一个中心，只是换了对面那一个。

反向中心最难认，因为它看上去像觉悟。从“只讲规矩”跳到“什么规矩都不要”，像是解放；从“只顾面子”跳到“谁也不请”，像是清醒。可是三视角还是只剩一个。

反向中心为什么常见？因为人吃了一个中心的亏，最先想到的是它的对面。吃了菜多的亏，就想菜少；吃了规矩的亏，就想不要规矩。对面看上去最远，好像最安全。可是对面和原来那一头，是同一组三视角里的两个点，第三个视角还是没人看。从冗余跳到损耗，误差那一格还是空着：菜少了，可是咸了淡了，照样没人管。

不立中心，不是站在两头中间，各打五十大板。是三个视角都在，哪一个该在前，看这一回的地。今年客人多，冗余就往前站一站；今年手头紧，损耗就往前站一站。站前站后会换，哪一个都不当全部。

福音书里，他一次一次被人推向一个中心。有人要“强逼他作王”（约6:15），有人只认他的称号，有人只认律法的条文，有人只认手上的活计。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路10:41）。他每一次都退了出来，又没有跳到对面去。安息日的事，他说过一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规矩是要的，只是不能当全部。这些是卷四的事，见第 26 至 31 章。还有一处，他自己点破了两把单中心的尺子。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太11:18-19）。吃也不对，不吃也不对。尺子只有一个刻度，量谁都量出毛病来。

把这一章收成三句话，就是本书的随身三问。一问，这一处他在哪一维？二问，他走的是哪一条路、哪一拍？三问，我量他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第一问是绕九宫，第二问是三道检查，第三问是先查自己手里的尺子。三问里，第三问最容易忘。因为人总以为，毛病在被量的那个人身上，很少想到毛病可能在尺子上。年夜饭桌上，挑剔“才八个菜”的那位亲戚，真该问的不是这家人做了几个菜，而是自己为什么只会数菜。

◆ 四、为什么在信仰的前提下读

读一个人，先要定拿什么当证据。本书拿四福音书的记载当证据，而且当作事实。

这是王德生口述二所立：“你要有个假设啊，即福音书的记载都是事实，这是信仰啊。”（王德生口述）

福音书自己也说了它为什么写下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1）写的人是为了信而写的。读的人，若一面拿它当证据，一面又处处怀疑它，就会读出一本处处是窟窿的书。本书不这样读。

为什么要这样定？从方法上说，有两层道理。

第一层，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不判信仰。前提是信仰的事，SDE 不判它的真假。SDE 只判一件事：在这个前提下，他的言与行，是不是缺维、缺式、偏路、断拍、立中心。

还拿初一早上回看年夜饭的儿媳说。她回看的，是昨晚真摆过的那一桌：哪几道菜上了桌，谁坐在哪里，婆婆一晚上在不在灶边。这些她不去怀疑。她若一边回看，一边嘀咕“那盆酸菜鱼说不定没上过”“婆婆也许中间坐下过”，这一回看就没法做了。九个角落还没绕一圈，桌子先被她自己拆掉了一半。她要看的，是这桌饭齐不齐、哪一格空着；桌上有过什么，是她看的起点，不是她要审的案子。

本书读福音书，也是这样站位。经上记了什么，就当桌上真摆过什么。SDE 的活，是绕着这张桌子走一圈，看九格齐不齐，看三方程、六路径、三拍有没有缺、有没有偏、有没有断。至于这桌上摆的是不是真的，那是信的事，不归这把尺子量。这把尺子量的是齐不齐，不是有没有。

第二层，前提让读法更难，不是更容易。

回看年夜饭，最省事的做法，是只挑顺眼的几道菜说。那盆倒掉的剩菜，不提；婆婆没坐下，不提。这样看下来，一桌饭处处都好，可这样的回看，什么也看不出来。儿媳把那盆剩菜和婆婆那一格都写上了，回看才有了用处。

只取“可考史实”的人，遇到难读的经文，也可以这样放到一边：这一段大概是后来加的，那一段大概记错了。本书不能。前提一立，所有记下的都得接住，包括最硬、最难、最不顺的那几段：推翻桌子，咒无花果树，“为什么离弃我”。哪

一段接不住，判决就在那里收窄，不许挪开桌上那一盘。卷六的十六道难题，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前提不是给本书开方便门，是给本书立一道更高的门槛。

神学上有争议的地方，比如神人二性、排他、预定，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本书不替教会下判断，也不替信仰加一个字、减一个字。

◆ 五、失效条件：这套读法在什么情况下认输

一把尺子，要写明自己在哪里会量错。本书要验的五条判决，导论已经交代，这里只说它们在什么情况下要改判。

第一，前提改成“只取可考史实”，判决三，九步与三拍走完、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要重判。因为复活、升天、保惠师这些，正落在前提里。

第二，福音书里出现他把某一视角抬成全部、而且不回头的证据，判决四在那一组判负。读者若找到这样一处，本书照登，不删。

第三，十六道难题里，有一道用三维的尺子解不开，判决五收窄。

这三条，都要具体到一段经文、一组三视角，才算数。说一句“他也有缺点吧”，不算推翻；指出某一段经文里，他把哪一个视角抬成了全部、此后再没回头，才算。本书欢迎这样的指认，登记进失效户，照实改判。

还有一条判读纪律，要记牢：没有发现缺维，只表示在这些证据里没有发现，不否定将来会发现。

最后，这套读法本身也有一种常见的错，叫强行塞格：为了凑满九宫，把一段经文硬塞进一格。比如一段只讲饭桌的经文，硬说它讲的是“数学”那一格，就是塞。纠正的办法只有一个：证据弱，就写证据弱，不硬说。

◆ 六、日常里：初一早上，把昨晚那桌饭再看一遍

设想这家的儿媳，那天早上真的拿了一张纸，画了一个井字格，九个格子。

她手边只有一截孩子写作业剩下的铅笔头，本来只想记一句“今年的饭挺好”。可是一格一格填下去，就不是这一句了。

样子那一行，她填得最快。菜比去年多了两道，摆得匀；上菜的时候一阵一阵，热热闹闹；酸菜鱼那盆端上来，满桌人“哇”了一声。这三格都不空。

路那一行，她停了一会儿。为了什么做这桌饭？她写：让爸妈高兴。写完觉得不对，又添了一句：也让我自己高兴，今年那两道蒸菜是我掌的勺。九步那一格，她想起那锅汤，尝了三回才咸淡合适。走得紧不紧那一格，她写：剩菜太多，倒了一盆。

地那一行，她填得最慢。规矩她填了：长辈先动筷。灶和钱她填了：今年肉贵。可是自我界那一格，她咬着笔想了很久，最后写：婆婆一晚上都在厨房，没坐下吃几口。

九格填完，她看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走得紧的那一格：多备是好的，可是多到倒掉一盆，就是只顾了冗余，忘了损耗。另一样是婆婆那一格：一桌饭再好，做饭的人没坐下，这桌饭就缺了一角。

她没有拿这张纸去说谁，只把它折了两折，压在糖罐底下。初二晚上，她只跟婆婆说了一句：“明年那几道蒸菜，头天就蒸好吧，年三十您坐着。”

婆婆说：“那哪行，年三十不在灶边，我心里不踏实。”

儿媳没有再劝。她知道，婆婆不是在立规矩，是那一格的地本来就是这样：灶边就是她心里的位置。她把纸上那一行改成：“婆婆在灶边是她的福气，但要给她留一把椅子。”

这张纸后来被她夹在了那个记扣肉的小本子里。第二年腊月，她翻出来，照着九个格子又看了一遍。

回头看，那张纸上她做了四件事。绕九格走了一圈，找出剩菜和婆婆两处，这是查缺。看出多备变成了倒掉，是认出了一个中心。想劝婆婆坐下，差一点从“婆婆一直在灶边”跳到“婆婆一点都不许进厨房”，这就是反向中心的边上；她停住了。最后把那一行改了，夹进小本子里，第二年还拿出来看，这是回写。

一桌饭九个角落，没有哪一个是全部。看全了，才知道该补哪里，也才知道哪里不该乱补。

带走的话

读一桌饭、读一个人，绕九个角落走一圈，查缺式、偏路、断拍，再问一句：我量他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维九宫全图，及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与显露光谱；方法上的三道检查与中心主义。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量一个角落的尺子，会把一个视角的长处当成整桌饭，也会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误当成改好了。

卷 二

无缺：九宫九格，格格有人

卷 序

卷二十一章：九宫九格，一格一章（第 5—13 章），再加九宫之外一章（第 14 章）、四福音四个切面一章（第 15 章）。每一格先问这一格问什么，再摆出他活过的证据，再讲一个日常故事。

这一卷验第一条判决：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格格有他活过的证据。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

第 5 章

S1 对比·变化·分布：他怎样看

>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

这一章的问题　九宫的第一格，问的是一个人怎样看。看世界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比，把这个和那个放在一起，看出高低、轻重、里外（对比）；二是追，看一件东西从哪里来、往哪里长（变化）；三是摆，站远一点，看每样东西各在什么位置，整片是什么格局（分布）。许多老师只擅长其中一种。这一章要问：福音书里的他，最关键的几次判断，是怎样看出来的？三种看法，他缺不缺哪一种，又有没有把哪一种抬成全部？

◆ 一、对比：“只是我告诉你们”

登山宝训里有一段话，节奏很整齐。经上说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太5:1），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接下来是六组对比，每一组都是同一个句式：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再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第一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太5:21），接着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太5:22）。第二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太5:27），接着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5:28）。往下是休妻、起誓。第五组说的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太5:38）“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太5:39）最后一组，“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太5:43），落在本章开头那一句：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这六组对比，比的不是谁高谁低。他没有把古人比下去，也没有把听的人分成好人坏人。他比的是同一件事的两层：手上做出来的，和心里起的头。杀人在手上，动怒在心里；奸淫在身上，淫念起在看的那一眼，落在心里。一对比，界线就从外面挪到了里面。

他也把这把尺子转向听的人自己。“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太5:46）这是拿你和最普通的人比，比出来的不是骄傲，是不够。还有一句更近：“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7:3）刺和梁木一比，比的人先要低头看自己。

对比还用在两种秩序之间。西庇太儿子的母亲来求，要两个儿子在他国里一左一右地坐，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他把他们叫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太20:25）这是一边。另一边是：“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太20:26）。一边是往上管，一边是往下服事。他没有骂那一边，只是摆在一起让人看。看清了两样，路就分开了。

这几处对比有一个共同点：比完了，都留给听的人一件可以做的事。动怒了，就“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5:24）；看见了梁木，就先去掉；想为大，就去作用人。比，不是为了排名次，是为了让人往前挪一步。挪不挪，由听的人自己。

至于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律法在他那片地上的位置，见第 11 章。这里只记一件事：对比这种看法，他用得很满，而且用得很准。

◆ 二、变化：一粒种，一块酵

只会对比的人，看见的是一张定格的照片。他还会看一件东西怎么长。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太

13:31-32）这句话里有时间。最小的，会变成最大的；今天看不见的，明天有鸟落在上面。

紧跟着是面酵：“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13:33）这是另一种变化。种子是从小长大，面酵是从一点渗到全团。一个往高处长，一个往四周发。一个看得见，一个藏在里面。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变化的两种样子都有了。

他也责备看不见变化的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要神迹，他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太16:2）又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太16:3）看天色是看变化，人人都会；看“这时候”也是看变化，却少有人看。他又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太24:32）一根树枝，一片新叶，他教人从这里读出季节：叶子一嫩，夏天就在门口了，不用谁来通知。

在井边，他对门徒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4:35）门徒口里说的是“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约4:35）。他看见的是田已经熟了。同一片田，一个人照日历看，一个人照田看。

看变化，还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往回看，还是往前看。路上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9:2）门徒是往回追，要找出一个起因。他的回答把方向掉过来：“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3）同一个人，往回看是一笔旧账，往前看是一件将要发生的事。他看变化，多半是往前看的。

◆ 三、分布：凯撒的，神的

第三种看法是摆。不比高低，也不追来路，只问：这样东西在哪里，该归哪里。

有人来问他纳税的事，问题是一个陷阱：说可以，得罪百姓；说不可以，得罪罗马。他没有在两头里挑一头。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太22:19）钱拿来了，他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太22:20）他们说是凯撒的。他就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被他摆成了一张地图：钱在手里，像在钱上，钱上有谁的像，就归谁。什么是“神的物”，他没有往下说。经上记着，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太22:22）。这一回他走的是哪一条路，见第 19 章。

麦子和稗子也是分布。稗子是仇敌趁人睡觉撒进来的，苗还小的时候看不出来，“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太13:26）。仆人要去拔稗子，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太13:29）又说：“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太13:30）这片田里，好种和坏种长在一处，拔一棵，就会带起另一棵。看懂了分布，就不急着动手。这里先不细讲，这片田怎样从一锅粥慢慢分出样子来，见第 14 章。

分布的看法里还有一种宽。“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日头不挑地方照，雨不挑地方落。这是天的分布。他把这一句放在爱仇敌的后面，作那一组对比的底。

一盏灯放在哪里，也是分布。“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太5:15）灯还是那盏灯，油还是那些油，放在斗底下和放在灯台上，照出来的是两样光景。他讲这一句，讲的不是灯好不好，是灯摆在哪里。光有多少，在灯；光照得到谁，在摆。灯再多，摆在门后，进门的人还是摸黑。

分布这种看法，最怕的是只摆不动：把每样东西放进格子里，就以为事情完了。他摆完了，总接着一句可以去做的话。钱归凯撒，那么神的物呢？“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半句是留给听的人回家去想的。灯放上灯台，那么“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太5:16）。摆，是为了让人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

◆ 四、一个银库前面，三种看法都在

三种看法，他不是分开用的。有一回，“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可12:41）。他坐的位置，正对着整个银库，看的是全场，这是分布。有好些财主投了许多。“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可12:42）他叫门徒来，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可12:43）这是对比。可是他比的尺子换了：“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12:44）数目不看了，看的是投之前和投之后：财主投完，手里仍旧有余；寡妇投完，手里什么也没有了。一投之下，一个人的光景改了多少，这是变化。

坐着看全场，一比，再看投前投后。一个判断里，三种看法都在。这样分开来读，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写他当时怎样想，只写了他看、他说。从他说的话里，看得出他怎样看。

◆ 五、只会一种看法的人，怎样量他

有一段话，他说的是别人怎样看他。“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太11:18-19）

这两句话里，看的人手上只有一把尺子：拿吃喝来比。约翰不吃不喝，比出来是怪；他也吃也喝，比出来是贪。不管来的人怎样，那把尺子都能量出一个毛病。他说这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太11:16），吹笛不跳，举哀不哭，怎么做都不对。

这就是单一中心的尺子。只会比的人，看不见变化：约翰是预备的时候，他是新郎在的时候，时候不同，吃法就不同。只会比的人，也看不见分布：约翰在旷野，他在饭桌边，各在各的位置上。三种看法缺了两种，剩下的那一种再精，也会量错。

他的回答很短：“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太11:19）和合本在这一句旁边另注了一种译法，意思是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照这个意思，智慧要从做出来的事上看，不从一把尺子上看。这本书后面读福音书的难题，常要回到这一段，见第 47 章。

◆ 六、日常里：菜市场里挑菜

设想一位常去菜市场的老人。她手里提着旧布袋，走进那条长长的过道，鞋底踩着早市留下的湿菜叶。

刚学会买菜的人，多半只会比价。这家青菜两块，那家一块八，就买那家。比价没有错，可是只会比价，就会在冬天买回一把没有味道的反季西红柿，只因为它比另一家便宜了两毛。

再熟一点的人会看时令。开春看笋，入夏看豆角，秋后看萝卜。看时令就是看变化。可是只看时令，也会吃亏：新上市的头一茬，往往最贵，量也少。

这位老人还会看摊位。她知道哪一排是自家种菜的老乡，早上七点就收摊；哪一排是从批发市场拉货的，晚上也有。她知道靠门口的摊子租金贵，菜价跟着高；最里头那家，菜不好看，可是早上刚从地里拔的。这是分布：每一样东西在整个市场里的位置。

她挑一把菠菜，三样都用上。先看季节对不对，再看是哪一排的摊子，最后才比价。三样看完，她买到的那一把，不一定是最便宜的，却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最该买的。回到家，她把菠菜泡进盆里，根上还带着红，水洗到清了才捞起来。

有一天下了一夜的雨。她进市场，先不看价钱，先看哪几家老乡的摊子还摆着。雨天路不好走，城外的人来得少，来了的那几家，菜是冒着雨从地里拔的，叶子上还带着泥。她心里有数：今天这几家的菜最新鲜，价钱会高一点，也值。等到下午，批发来的菜会跟着涨。她上午就买够了两天的量。这一回，三样看法排了个次序：先看分布，再看变化，最后才比。换一天，次序又会不同。

如果只抬一种看法，就会出岔子。只比价的，买回反季节的菜；只看时令的，花冤枉钱抢头茬；只看摊位的，认准一家，哪天那家的菜不好了也不知道。会挑菜的人，不是哪一样看得最精，而是三样都不缺，又不让哪一样单独说了算。

带走的话

看一件事，要比一比，要看它怎样变，还要看它在整片里的位置。三样他都用，哪一样都没有抬成全部。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S1 规范维：对比、变化、分布三项俱全；对比用在“只是我告诉你们”，变化用在芥菜种与面酵，分布用在凯撒的银钱与麦子稗子。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对比”这一把尺子量，会以为他在把律法比下去、另立一套更严的条文；只拿“分布”这一把量，会把“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读成两边都不得罪的圆滑；只拿“变化”这一把量，会把芥菜种读成只等将来、不看眼前。

第 6 章

S2 粒子·波·场：他以什么形态出现

>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

这一章的问题　九宫的第二格，问的是一个人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世上。一种是一颗一颗的，分明，有边，找得到、叫得出名字（粒子）；一种是一阵一阵的，起来、涌过去、退下去（波）；一种是一整片的，看不见边，却人人都在里面（场）。有的人只会一对一，到了人群里就散了；有的人只会掀起一阵热潮，潮退了什么也不剩；有的人只会营造气氛，却叫不出身边一个人的名字。这一章要问：福音书里的他，这三种形态，缺哪一种？

◆ 一、粒子：在人群里叫出一个名字

耶利哥城里，人挤着人。有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路19:3）。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路19:4）。

画面是这样的：街上是一大片人，树上是一个人。“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19:5）

在一整条街的人里，他叫出了一个名字。不是“那位先生”，不是“树上的人”，是“撒该”。这就是粒子：一个一个的人，在他眼里有边、有名字。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路19:6）。这一回他走的次序，先进地，再显露，见第 19 章；这里只看形态，他是对着一个人说话的。他讲牧人，说的也是这件事：“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约10:3）羊是一只一只叫出来的。

另一回在耶利哥城外，路旁坐着一个讨饭的瞎子，叫巴底买。他喊，许多人责备他，“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哪，可怜我吧！’”（可10:48）人群在往前走，喊声被盖住了。经上只有四个字：“耶稣就站住”（可10:49）。一大队人里，他一个人停了下来，然后问：“要我为你做什么？”（可10:51）这一问是对一个人问的，问的是这个人要什么，不是众人要什么。

毕士大池边躺着许多病人。他看见其中一个，“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约5:6）那人病了三十八年。满廊子的病人里，他认出了这一个。

他认人，有时隔着很远。拿但业还没走到跟前，他就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约1:47）拿但业吃了一惊，问他从哪里知道。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约1:48）一棵无花果树底下坐着的一个人，他看见了，还说出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粒子这种形态，不只是叫得出名字，还认得出这一个和别的不一样在哪里。

◆ 二、粒子：在拥挤里认出一只手

还有一回更细。睚鲁的女儿快要死了，他跟着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可5:24）。人群里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可5:25-26）。

她不敢上前。她“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可5:27）。她心里的打算，经上记得清楚：“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可5:28）她想的是，在一片人里，做一件没人知道的事，然后走开。

可是他停了。他“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可5:30）门徒觉得这一问没有道理：“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可5:31）门徒看见的是一片人，是挤；他要找的是一个人，是那一只手。“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可5:32）

她出来了，“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可5:33）。他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可5:34）她心里打算的，是摸一下就走，不让人知道。他停下来，周围观看，一直等到她自己出来。经上没有写他为什么非找到她不可，只记下了结果：病已经在身上好了，她还得了一个称呼，“女儿”，是当着众人叫的。那只没人看见的手，到这时有了名分，是一个被当众叫出来的人。

◆ 三、波：人潮的涌来与退去

可是他不只是一对一。他的身边常有人潮，一阵涌来，一阵退去。

马可记过一次大潮：“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可3:7）不止加利利，还有从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泰尔、西顿来的。人太多了，他“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可3:9）。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可3:10）。

一只小船泊在岸边，岸上是涌过来的人。这只小船是他对这一阵波的安排：浪来了，他不被浪卷走，也不躲开浪。另一回，人多到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可4:1），他就在船上教训人。隔一点水，照样讲。

人为什么跟着来，各有各的缘故。约翰记过一种：“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约6:2）

在迦百农，“天晚日落的时候”（可1:32），人把病人都带来，“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可1:33）。这是一个浪头。第二天，“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可1:35）。门徒找到他，说：“众人都找你。”（可1:37）他说的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可1:38）。浪头最高的时候，他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他不追着浪，也不被浪推着。他为什么在这时候退开，那是不让人潮成为中心的事，见第 26 章。

潮也有退的时候。他在迦百农讲完生命的粮，许多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约6:60）接着是很冷的一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6:66）

人退了。他没有改口去追，也没有降低那句话的分量。他问留下的十二个人：“你们也要去吗？”（约6:67）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浪退下去，留在原地的是这十二个人。一个只会掀起热潮的人，潮退了就慌；他看得见潮来，也看得见潮去，这两样都在他的形态里。

◆ 四、场：两三个人当中

第三种形态最难看见，因为它没有边。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18:19）紧跟着就是本章开头那一句：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

这里没有说他坐在哪一个位子上，也没有说他站在谁的旁边。他在“中间”。这个“中间”不是一个点。本书把它读成那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时生出来的一片地方，这是本书的读法。这就是场：不是一颗一颗，不是一阵一阵，是一整片，在里面的人都被它包着。

他也这样说跟从他的人：“你们是世上的盐。”（太5:13）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盐放进一锅汤，找不到它在哪一处，整锅汤都咸了。光照进一间屋子，没有哪一个角落单独亮，点上一盏灯，连墙角的影子也退了，整间屋子都亮了。盐和光，都是场的样子。

值得留意的是那个数目：两三个人。场不靠人多。几万人挤在一处，可以只是一阵浪，浪过去就散了；两三个人坐在一起，却可以生出一片地方来。人多，是波的事；有没有那一片“中间”，是场的事。他把场放在最小的数目上，这就把场和波分开了。

盐也是一样。“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太5:13）盐的量再多，失了味，就不成场了。一锅汤咸不咸，不看放进去多少把盐，看盐还有没有味。他说这话，是把场的分量放在里面那一点真东西上，不放在外面的声势上。

◆ 五、三种形态，在同一天里

这三种形态，常在同一天里交替。他们坐船往旷野去歇一歇，“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可6:33）。这是一阵波，人从各城涌来。“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可6:34）。他看见的是一整片人的光景，像一群散了的羊，这是场。接下来他开口教训他们，到傍晚，他吩咐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可6:39）。一整片人，又分成了一帮一帮。这一回的坐法从哪一维起步，见第 20 章。

在那片拥挤的人里，他能认出一只手；在一个人家里，他又能让整条街都议论起来。他在粒子、波、场之间来回，不停在哪一种上。

有时三种形态是一层一层传开的。撒该那一天，起头是一个人，树上的那一个。他一进撒该的家，街上就起了一阵议论：“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路19:7）这是一阵波，从一个人的门口荡开去。到了最后，他说的是：“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19:9）。不是“到了这个人”，是“到了这家”。一个人起了变化，一家人都在这变化里了，这是场。从一个人，到一阵声音，到一整家，这三步都在同一天里，他两次说的都是“今天”。

另一回，“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路12:1）。这是很大的一个浪。可是经上接着写：“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路12:1）。几万人挤在一起的时候，他先转向身边那几个人。把这一句读成“在波里面先找粒子”，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写他心里怎样分配这三种，只写了他怎样出现。

◆ 六、日常里：一个合唱团

设想一个社区合唱团，三四十个人，每周四晚上在文化站的礼堂排练，暖气片一响一响，像是在打拍子。

团里有位老团员，唱男低音。他有一个本事：能在四十个人里，听出是谁那半拍抢早了。指挥一停，他小声跟旁边的人说：“你刚才那个音高了一点。”他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听，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这是粒子。

团里还有一位年轻的伴奏，琴盖上总压着一支铅笔，谱子上画满了圈。她最懂一段旋律怎样起、怎样落。哪里该渐强，哪里该收，她的手在琴上先带着走，大家跟着她的起伏，像水推着走。这是波。

指挥最在乎的，是整个礼堂的气氛。演出那天，灯一暗，台下坐满了人，第一个和弦响起来，台上台下好像都在一口气里。那一刻听不出哪一个声部、哪一段旋律，只有一整片声音。这是场。

一个合唱团要唱好，三样都缺不得。只抠个别音准的，唱出来干巴巴的，每个音都对，可是不动人。只顾旋律起伏的，声部会糊，高音和低音搅在一起。只要气氛的，排练时就容易糊弄过去，到了台上，一个声部掉了链子，气氛立刻就碎了。

最好的指挥，三样都管，又不停在一样上。排练的时候，他会叫停，单独让女高音唱两小节；接着让全团从头走一遍，看那段旋律顺不顺；最后一遍，他放下指挥棒，让大家闭上眼睛唱，听整个屋子的声音。一个晚上，从一个人，到一阵声，到一整片，再回到一个人。

合唱团也有人来人往。办第一场演出的那年，报名的一下子来了六十多人，礼堂坐不下。过了半年，走了一半。有人嫌排练太累，有人嫌曲子太难。指挥没有为了留人把曲子改简单，他只是在散场时问剩下的人：下一季还唱这一首，来不来？留下来的二十几个人，后来成了团里的底子。往后每年演出，最后一排总坐着几位当年走掉的人，听完了，也跟着鼓掌。

带走的话

能在人群里叫出一个名字，也能在人潮里站得住，还能让两三个人当中生出一片地方——三种形态都在，才不偏。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S2 模态维：粒子（撒该、巴底买、血漏的妇人）、波（海边的人潮、门徒多有退去的）、场（两三个人当中、盐与光）三种形态俱全。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粒子”量，会把他读成只做个别关怀的好心人；只拿“波”量，会把他读成一场群众运动的领袖，数人头定成败；只拿“场”量，会把他读成一种弥漫的气氛，忘了他在人群里停下来叫出的那一个名字。

第 7 章

S3 真·善·美：美这一格第一次有了样板

>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

这一章的问题　九宫的第三格，问的是一个人朝哪一种价值亮起来。真，是对不对、实不实；善，是好不好、帮没帮到人；美，是这件事做得配不配、到不到位、叫不叫人心里一动。许多老师的理论只讲一样：讲真的，冷；讲善的，软；讲美的，飘。第 166 号读过的二十位大师里，“美”这一格一直是空的，没有一位的人生能拿来当样板。这一章要问：福音书里的他，三样缺不缺？美这一格，有没有人站上去？

◆ 一、真：话说到底

他说话，常常直。直到让听的人站不住。

对坐在摩西位上的人，他先说了一句公道话：“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太23:3）他没有把他们教的东西一笔抹掉。紧接着才是那一刀：“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太23:3）这一句是真：说的和做的对不上，他就照实说出来。

往下一层一层剥。“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太23:4）“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太23:5）。他说他们把薄荷、茴香、芹菜都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太23:23）。他给了一个人人都画得出来的画面：“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太23:24）又一个画面：“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太23:25）

这一章里的“假冒为善”，说的是一种做法：外面一层，里面另一层。他说的是“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太23:28）。这种做法，哪一个时代、哪一群人里都有。他自己按律法长大，他批评的是律法里面被掏空的那一块，不是律法，也不是哪一个民族。

真在他那里，是表里要对上。他教人说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5:37）。站在彼拉多面前，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问完就出去了，没有等回答。真理在他身上是怎样显露的，那是本体一层的事，见第 33 章。这一章只记：真这一样，他不缺，而且是说到底的。

还要看这一章是怎样收尾的。七个“有祸了”说完，他没有拂袖而去。他说的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23:37）一只母鸡张开翅膀，底下是小鸡。最硬的一章，落在最软的一个画面上。真话说到底，底下垫着的不是恨，是一次一次没有被接受的聚集。这一层，下一节接着讲。

◆ 二、善：路边那个人

可是只会说真话的人，很容易变成一把刀子。路加记下的一段话里，他把善讲得一样满。

一个律法师问他：“谁是我的邻舍呢？”（路10:29）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路10:30）一个祭司来了，“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路10:31）。一个利未人来了，也照样过去了。

然后是一个撒马利亚人。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路10:33-34）。这一串动作，一个接一个，没有一句空话：上前，倒油倒酒，包裹，扶上牲口，带到店里，照应。第二天，他还拿出二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路10:35）

善在这里，是落在伤口上的。不是一句“愿你平安”，是油和酒，是二钱银子，是“我回来必还你”这一句把账也揽了过去。故事讲完，他只说一句：“你去照样行吧。”（路10:37）

他自己的善，也是这个样子。有人带小孩子来，门徒责备那些人，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太19:14），然后给他们按手。经上引先知的话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太12:20）。一根快断的芦苇，一盏快灭的灯，他的手是轻的。

善和真在他那里不打架。一个有钱的年轻人跑来问永生的事，说诫命他从小都遵守了。马可记了一句别处没有的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可10:21）先是“看着他”，再是“爱他”，然后才是那一句最难听进去的真话。爱没有让他把话说软，真话也没有让他把爱收回。善在前面，真跟在后面，两样是一口气说出来的。

那位律法师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他最后问的却换了方向。这一换，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上，见第 14 章。

◆ 三、美：一瓶打破的香膏

现在到了最难的一格。

伯大尼，一个长大痲疯的人叫西门，家里摆了席。“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太26:7）马可记得更细：她“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可14:3）。瓶是打破的，不是打开的。倒出去，就收不回来了。约翰记伯大尼的抹膏，写了一句画得出来的话：“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约12:3）

门徒看了，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赒济穷人。”（太26:8-9）马可连价钱都记下了：“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赒济穷

人。”（可14:5）这话有道理。拿善的尺子量，三十多两银子换成饭，能喂饱好些人。拿真的尺子量，这也是实话：香膏确实贵，确实卖得出钱。

经上说他看出了他们的意思。他没有说他们算错了账。他说的是：“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

和合本在这里用的是“美事”两个字，马太、马可两卷一样（可14:6）。本书照和合本读。他没有顺着门徒去比哪样更有用，也没有去辩这笔钱该不该花。门徒手里是真和善两把尺子，他拿出来的是第三把。

这件事美在哪里？他自己接着说了三句。第一句说时候：“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可14:7）留心中间那半句，行善随时都可以。他没有把善放低，只是把善和美放进了时间里：善，哪一天都能做；这一件，过了这几天就做不成了。第二句说分寸：“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可14:8）。她能做的，她做了，不多也不少。第三句说意思：“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太26:12）别人还在算钱，她先做了一件只在这时候才有意思的事。

三句合起来，美，就是时候、分寸、意思凑在一处，合上了。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给美下定义；可是这三句都是他自己说的，读法有根。

这件事还有两处硬的地方。一处是他的嘱咐：“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太26:13）一件美事，被他亲口定为要传下去的事。另一处是马太紧接着写的：“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太26:14），问出卖他能得多少，“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太26:15）。一个人把一瓶极贵的香膏倒空在他头上；紧挨着，另一个人去问他值多少钱。马太没有说为什么这样排，两件事并排放着，读的人自己看得见。犹大的事，见第 46 章。

◆ 四、美：野地里的百合花

美这一样，他不只在一个晚上认出来。他平常就看得见。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6:28-29）

先看这句话是在讲什么的时候说的。它前面紧挨着的半句是：“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太6:28）讲的是穿。穿得体面，人人在意。他就在穿这件事上，拿人能做到的最讲究的，所罗门的穿戴，放在一朵野花旁边，说比不上。

再看画面。野地，不是花园；一朵，不是一片。“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是说这份好看不是织出来的，也不是挣出来的。

下一句更硬：“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太6:30）今天开着，明天就当柴烧了。它不耐用，也不值钱，他却说，神还给它妆饰。美在他那里，不跟着用处走，也不跟着长短走。一样明天就进炉子的东西，今天照样穿得比所罗门好。路加也记了这一句（路12:27），两卷书都留着这朵花。

他用的字是“想”。不是看一眼就走，是停下来，想它怎么长起来。只讲真的人，会问它叫什么；只讲善的人，会问它有什么用。他先叫人看它长起来的样子。这段话的落点是不要忧虑，可是要人放下忧虑，他先指给人看一朵花，再讲道理。

为什么说这一格“第一次有了样板”？第166号读二十位大师，每一位都过一遍九格，读到S3，美这一格一直空着。美很难当证据，它太容易被说成趣味，说成个人的偏好。

福音书里不一样。这里的美有三样硬东西可以查：一件具体的事，是那一瓶香膏；一句他亲口下的判语，是“一件美事”；一道他定下的嘱咐，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事、判语、传下去，三样齐了，美就不只是一种感觉，是一格可以落笔的证据。百合花那一句又说明，这不是一个晚上的偶然。

◆ 五、三样一同出现

真、善、美，有时在同一件事里一同出现。路加记过一回：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城里一个女人进来，“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路7:38）。他对主人把实情一句一句摆出来：“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路7:44）这是真。他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路7:48）这是善。至于美，这一段原文里没有这个字；说她那一番举动也是一件到位的事，是本书的读法，不是经上的话。这一回和伯大尼那一回，本书分开读。

三样都在，哪一样都没有被他抬成全部。他为什么就是美，那是比证据更深的一层，见第 38 章。

◆ 六、日常里：县城的修鞋铺

设想县城老街拐角有一间修鞋铺，门脸只有两米宽，师傅五十来岁，在这儿坐了二十多年，鞋油盒里那把小刷子，毛都磨秃了。

街坊说他好，说的是三件事。头一件，他实在。鞋拿来，他翻过来看一眼，说：“鞋底还能用，换个跟就行，十五块。”能补的不叫你换，不能补的也不哄你。有人拿来一双快散架的皮鞋，求他修，他说：“修得了，可是走不了一个月，你别花这个钱。”这是真。

第二件，他心善。附近工地上的工人，鞋开了口子，晚上收工才来，他就晚一点关门，灯留着，工人的鞋只收个线钱。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好，他上门去取鞋，修好了再送回去，不多收钱。这是善。

第三件，很少有人说出口，可是人人都觉得出来：他的针脚好看。一双鞋缝过的地方，线走得匀，一针一针一样长，收口的地方压得平平的，穿上看不出补过。有一回，一个姑娘拿来她过世的外婆做的一双布鞋，鞋帮破了，想留着。他没有用机器，一针一针地手缝，配的线是找了三家店才找到的那种旧蓝。那双布鞋，按说

不值得修：鞋底薄了，往后也不会再有人穿。换一位师傅，多半劝她扔了，这话也不算错。他没有劝。这双鞋要的不是还能穿，是还能留，他就照着能留的样子修：不换底，不上胶，只把破了的地方一针一针收拢。姑娘来取鞋，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没说话。这是美。

这三样里，缺哪一样，这间铺子都开不长。只实在不心善，人家说他硬；只心善不实在，人家说他糊涂；针脚再好看，要是哄人，好看也没用。可是三样都有的时候，人记得最久的，往往是那一双针脚。

> 带走的话
>
> 把实情说对，是真；把人接住，是善；在对的时候、尽自己所能把一件事做到位，是美。三样他都有，美这一格，在他那里第一次有了样板。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S3 价值维：真（对表里不一的直言）、善（好撒马利亚人与他自己的手）、美（“一件美事”与野地的百合花）三样俱全；美这一格是本书第一次给出的样板。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善”量，会跟着门徒说那瓶香膏是“枉费”；只拿“真”量，会把太23读成一篇骂人的话，看不见“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只拿“美”量，会把他读成一位只讲情调的诗人，忘了油、酒和二钱银子。

第 8 章

D1 创造·自由·幸福：他为了什么走

>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

这一章的问题　从这一章起，读的是 D，也就是走出来的路。D 的第一格问的是：为了什么走（意义目标）。人往前走，大致为三样：造出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创造）；不被捆住，能照自己该走的方向走（自由）；心里安稳、欢喜（幸福）。只为创造的人，常把自己和身边的人累垮；只为自由的人，常走成一个人的流浪；只为幸福的人，常守着一个小院子不再动。这一章要问：福音书里的他，一路走下去，为的是哪一样？三样缺不缺？

◆ 一、创造：新命令，新皮袋

先看他造出了什么新东西。

最后那一晚，他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叫人相爱，并不是新话，律法里早就写着“要爱人如己”（利19:18）。新在后半句：“我怎样爱你们”。以前的尺子是自己，这一回尺子换成了他自己走过的样子。一条命令，把量爱的那把尺子换掉了，这是创造。他还说了这条命令的用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一样新东西造出来，还要能被人认出来。

新东西要有新的盛法。约翰的门徒来问，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他先说了一句眼前的话：新郎还在，陪伴的人怎么哀恸？然后打了两个比方。“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太9:16）“也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7）

这两个比方，讲的是创造的分寸。新酒要新皮袋，可是他最后一句是“两样就都保全了”。他不要新的把旧的撑破，也不要旧的把新的憋死。他还说过：受教作天国门徒的文士，“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一个家主的库里，新的旧的都在，各有各的用处。他的创造，不是把旧屋推倒，是在旧屋旁边，造出一间能盛新酒的屋子。他打的比方也总是这样：衣服，皮袋，库房，都是旧东西里添新东西。

约翰记他行的头一件神迹，也是一件新事，而且是在一场喜事上。迦拿娶亲，“酒用尽了”（约2:3）。屋里摆着“六口石缸”，是“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约2:6）用的。那六口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约2:6）。他叫用人把缸倒满水，用人“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约2:7）。舀出来送去，管筵席的尝了，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约2:10）

旧规矩的缸，盛出了新酒。缸没有打碎，里面的东西换了。而且好的放在后头。这一件事里，创造和欢喜是连在一起的：一场酒用尽了的婚宴，又有了酒，还是好酒。

人们对他的第一个反应，也落在这一个字上。在迦百农的会堂里，众人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可1:27）

◆ 二、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再看他放出了什么。

在拿撒勒的会堂里，他打开以赛亚的书，念了一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4:18）。念完，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4:21）

这是他自己定下的方向，关键字就是“自由”。

自由在他那里有两层。头一层是从外面捆住人的东西里出来。安息日，会堂里有一个女人，“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路13:11）。他叫她过来，按手在她身上，“她立刻直起腰来”（路13:13）。管会堂的人不高兴，说安息日不可治病。他回答得很具体：你们安息日也解开牛和驴，牵去饮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路13:16）一个弯了十八年的腰，直起来了。这是能看得见的自由。

第二层更深，是从里面捆住人的东西里出来。他对信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听的人不服：“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约8:33）他们以为自由就是身上没有锁链。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8:34）一个人可以哪里都去得了，心却被一样东西牵着走。这一层的锁，在里面。

牵着人走的东西，他点过名。一样是钱：“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12:15）一样是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太6:25）贪心和忧虑，一个往外抓，一个往里缩，都是把人拴在一根桩子上。他给的出路也具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先后一换，桩子就松了。他并没有说饭不要吃、衣不要穿，只是不让它们来当主人。他又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6）

自由也不是一个人走远。格拉森那个被鬼附过的人好了，“恳求和耶稣同在”（可5:18）。他不许，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可5:19）一个刚得自由的人，被他送回家去。自由的去处，不是离开所有人，是回到该在的地方。

◆ 三、幸福：有福了

第三样，是欢喜和安稳。

登山宝训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有福了”，人们叫它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3）“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5:4）“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5:5）往下，“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5:6）“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5:8）还有怜恤人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

这一串话，第一眼看去很怪。哀恸的，怎么是有福的？被逼迫的，怎么是有福的？可是它们是一个整齐的句式：前半句说眼下，后半句多半说将要，“必得安慰”“必得饱足”“必蒙怜恤”。头一句和末一句却不一样，两处都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3；太5:10），说的是现在。将要的有，现在的也有。他说的幸福，不是一种眼下的舒服，是脚下已经站着一点，前面还有人接住的一条路。最后一句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2）

他自己也是欢喜的人。七十人回来那一天，“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路10:21）。他讲失羊的比喻，找着的那一刻，牧人请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路15:6）浪子回家，父亲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路15:23）。他讲的天国，常常是一场宴席，有人回来，大家就快乐起来。

最后一晚，他把幸福说得最清楚：“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15:11）他说的喜乐，是能存在心里的；又说，“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约16:22）。同一个晚上，他还把平安留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14:27）

他也给劳苦的人一个落脚的地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30）。安息，是幸福里最安静的那一样。

可是他的幸福从来不躲开难处。那一回讲新皮袋之前，他说的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太9:15）欢喜的时候，他已经说出了离开的日子。最后一晚说“我的喜乐”，也正是他要被交出去的那一晚。他的欢喜，是知道前面有什么，还欢喜。这和只求眼前舒服的幸福，不是一回事。

◆ 四、三样拧成一股：得的更丰盛

这三样，在他那里不是三个方向，是一股绳。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偷窃、杀害、毁坏，是三样减法；生命和丰盛，是加法。把“丰盛”拆成三样来读，是本书的读法：多出来的，是创造；不被偷走、不被毁坏的，是自由；满满当当的，是幸福。

看那个弯腰的女人。腰直起来了，这是自由；她“就归荣耀与神”（路13:13），在场的“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路13:17），这是欢喜；他还在安息日讲出一个新的道理，牛驴可以解开，人更当解开，这是创造。一件事里，三样都在。十个长大癞疯的人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路17:15）。他问：“那九个在哪里呢？”（路17:17）好了的，是十个；回来欢喜的，只有一个。他问的不是病，是那一份回来。

他为了什么走？经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这一章只读他活出来的意义目标。至于“我是道路”这一句里，道路本身就是创造、自由、幸福，那是本体一层，见第 34 章。

◆ 五、日常里：退休后学画画的老人

设想一位退休的老人，在单位里做了一辈子会计，六十岁那年报了老年大学的国画班。

起初是为了打发时间，头半年，他画的柿子树像一团乱麻。可是学了两年，他画出了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他画老家门口的那棵柿子树，用的不是书上教的画法，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枝干用会计记账时练出来的那一手细笔，一根一根地勾，果子用一团一团的淡红点上去。班上的老师看了半天，问他这是跟谁学的。他说：“跟账本学的。”老师说这个画法以前没见过。这是创造。

他也觉得松快了。上班那些年，每天八点打卡，月底对账，一分钱对不上就睡不着。现在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早上画就早上画。有一回他背着画板，坐了两个钟头的车，去山里画一座塌了一半的老庙，回来裤脚上全是草籽，跟老伴说，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日子是自己的。这是自由。

他心里也欢喜。每画完一张，他就挂在客厅里，挂在老伴说光线最好的那面墙上。孙子来了，指着问这是哪里，他就讲起老家，讲起小时候爬那棵柿子树。这是幸福。

这三样，他缺了哪一样都画不长。只为画出新东西，会把自己逼得太紧，画画又成了打卡；只为自由，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什么也画不成；只为欢喜，画来画去只画一张熟悉的柿子树，几年不动。他的好，是三样拧在一起：画出新东西，所以欢喜；欢喜，所以愿意一早起来去画；日子是自己的，所以敢画别人没画过的。

后来班上有几个同学跟他学那种勾枝干的笔法。他也不藏，一笔一笔地教，教完了说：“你们别学成我这样，学成你们自己的。”有一个老太太用这个笔法画她家阳台上的葡萄藤，画得比他还好。他拿回家给老伴看，比自己画成了还高兴。一个人的欢喜，到了这里，变成了大家的。

> **带走的话**
>
> **他走，不是为了一样。造出新的，放出被捆的，叫人欢喜——三样拧成一股，就是“得的更丰盛”。**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1 意义目标：创造（新命令、新皮袋）、自由（拿撒勒的宣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弯腰的女人）、幸福（八福、“我的喜乐”）三样俱全，合在“得的更丰盛”一句里。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创造”量，会把他读成一个推倒旧制度的改革家，看不见“两样就都保全了”；只拿“自由”量，会把他读成一个解放者，忘了他把得自由的人送回家去；只拿“幸福”量，会把八福读成心灵鸡汤，看不见“为义受逼迫”那一句。

第 9 章

D2 路径组织：平常日子里的前六步

>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可8:29）

这一章的问题　D 的第二格，问的是路怎样一步一步走（路径组织）。路有九步：先有一个想法（猜想），动手去做（执行），看做得怎样（评估），把结果带回来（反馈），改（修正），再来一轮（迭代）；走到深处，还有分化、重组、升维三步。许多人只会其中一两步：有的人想得多做得少，有的人埋头做从不回头看，有的人改来改去不再往前。这一章只读平常日子里的前六步：在加利利的路上、在饭桌边、在湖边，他是怎样一步一步带人走的？后三步是十字架、复活、升天，留给第 21—23 章。

◆ 一、猜想：先问一句

去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路上，他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可8:27）

门徒七嘴八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可8:28）这是外面的猜。他听完，又问了一句：“你们说我是谁？”

两问之间，有一道转弯。第一问问的是别人，答起来不费力，转述就行。第二问问的是你自己。他没有先告诉他们答案，而是让他们先猜。彼得说：“你是基督。”从路的走法上看，这是门徒自己说出口的第一个答案，本书把这一步记作猜想。这不是说彼得的话只是猜；马太记着，他随即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17）。

猜想这一步，在他那里，常常是用问题打开的。他问律法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路10:26）他问瞎子：“要我为你做什么？”（可

10:51）他在五千人面前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约6:5）约翰紧接着交代了他问的用意：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本知道要怎样行（约6:6）。他自己知道，却先问。答案不从他嘴里先出来，从听的人心里先长出来。

这一回彼得的猜想猜对了。可是对了之后，路还很长。

◆ 二、动手：离席，束腰，倒水

他的猜想不停在嘴上。最清楚的一回，是在最后那一晚。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13:4-5）

这一句经文里，几乎全是动词：离席、站起来、脱、拿、束、倒、洗、擦干。一个一个动作，画得出来：桌边站起一个人，外衣搭在一旁，腰里系着一条手巾，盆里倒了水，一双脚一双脚地洗过去，洗完一双，用腰里那条手巾擦干。

这是动手（执行）。他没有讲一篇关于谦卑的道理，他直接端起了盆。等洗完了，他才问：“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约13:12）先做，后讲。这一段里他从哪一维起步，走的是哪一条路，见第 20 章。这里只记一件事：他的路里，动手这一步，是实实在在走过的，而且是用一盆水、一条手巾走的。

他也让门徒动手。他“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可6:7）。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可6:12）。他不是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他让别人去做。他交代七十人时，也把动手的样子说得很实：“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路10:2）先看见要做的事有多大，再承认手不够，然后才差人出去。动手在他那里，不是一头扎进去，是看清了地，才下手。

◆ 三、评估与反馈：七十人回来那一天

做完了，要看结果，还要把结果带回来。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路10:1）。他交代得很细：带什么，不带什么；进了谁家先

说什么；人家不接待怎么办。他也说了实话：“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路10:3）

后来，“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路10:17）

这是反馈：做事的人回来，把发生的事说出来。十二个人那一回也是这样，“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可6:30）。他让人回来，让人说。说完了，他先让人歇：“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6:31）

接着是评估。他先肯定了结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路10:19）。然后，他把欢喜的地方挪了一下：“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10:20）

这一句是评估里最要紧的一刀。七十人看的是战果：鬼服了。他看的是战果底下的那个东西。不是说战果不好，是说欢喜不要落在战果上。战果是这一趟的，名字记在天上，是一直在的。这样评，回来的人不会因为一次成就飘起来，也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垮下去。

失败的时候，也有评估。有一回门徒赶不出一个鬼，“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太17:19）他答：“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太17:20）门徒自己来问，他照实答。做得好，回来说；做不好，也回来问。反馈的路是通的。

◆ 四、修正：退我后边去

彼得说出“你是基督”之后，故事并没有在掌声里结束。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16:21）彼得听不进去，“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16:22）

他的回答，是福音书里最重的一句修正：“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16:23）

前一刻，彼得的猜想是对的；这一刻，彼得从那个对的猜想里推出了一个错的结论：既然是基督，就不该受苦。他修正的，不是那个猜想，是那个结论。经上写他“转过来，对彼得说”（太16:23）。这一句为什么要说得这么重，牵涉到称号怎样被抬成中心，见第 30 章。这里只看路径：猜想之后，有修正；而且修正来得快，就在同一段路上。

修正在他那里，常常是很短的。雅各、约翰要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那不接待他们的村庄，他“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9:55）彼得不肯让他洗脚，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约13:8）彼得一下子转过来，要连手和头也洗；他又修正一次：“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约13:10）往左偏了，拉回来；往右偏了，又拉回来。修正不是一次定终身，是一路上随时扶一下。

◆ 五、迭代：同一件事，讲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看迭代：同一件事，换个法子，再来一轮。

马太第十三章，几乎是一整章的迭代。天国是什么？他先讲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13:8）。门徒来问，他就把撒种的比喻再讲一遍，一样一样解开（太13:18-23）。

然后，换一个比方。麦子和稗子。再换：芥菜种。再换：面酵。再换：“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太13:44）再换：“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太13:45）。再换：“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太13:47）。

种子、稗子、芥菜、面酵、宝贝、珠子、网。七个画面，讲的是同一件事。每一轮都从不同的地方进去：撒种的人、揉面的妇人、在田里遇见宝贝的人、寻珠子

的商人、撒网的人。种地的认得种子，揉面的认得面酵，打鱼的认得网。马可说他“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可4:33）。“照他们所能听的”，就是迭代的分寸：每一轮，都按听的人走到了哪里，再往前推一点。到了最后一晚，他对门徒还是这样：“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16:12）说不完的，留给下一轮。

迭代不只在人前，也在人后。马可说他对众人用比喻，“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可4:34）。人前讲一轮，人后再讲一轮。门徒听不懂，会自己来要：“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太15:15）他也照实说他们：“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太15:16）说完，还是再讲一遍。不明白，就再来；再来，不是原样重复，是换一个进去的门。

讲完了，他问：“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太13:51）一轮迭代，又回到了评估。他接着说的，正是第 8 章引过的那位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迭代转到最后，是要让听的人自己也有一个库，自己也能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讲给别人听。

◆ 六、六步连成一条路

把这六步放在一起，就看出它们是一圈一圈转的。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先问，是猜想；彼得答，也是猜想；他接着讲受苦，彼得拦阻，他修正。七十人那一回，差遣是动手，回来是反馈，他那一句话是评估，也是修正：把欢喜的地方挪一挪，下一回出去，心就放对了地方。比喻一个接一个，是迭代；每讲完一轮就问明白没有，又是评估。

六步里，最容易被省掉的是评估和反馈：做完就走，不回头问。他差十二个人、差七十个人，一回一回都叫人回来说。经上没有写他心里怎样排这六步，可是走出来的路，六步都在，没有哪一步被他抬成全部。他不是只会想，也不是只会做；他不是只管改，也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 七、日常里：孩子学骑自行车

设想一个八岁的孩子，夏天的傍晚，在小区的空地上学骑自行车。

他先猜。看着别的孩子骑，他心里想：好像只要踩得快就不会倒。这是一个猜想。

那辆车是表哥骑剩下的，座子调到最低，脚尖刚够着地。他骑上去，踩。车子往前蹿了两米，一歪，倒了。膝盖蹭破一块皮。这是动手。

他坐在地上，看着车，想了一会儿：刚才是往左边倒的，那时候车把往右拐了。这是评估。

爸爸没有扶后座，只在旁边小跑着。孩子问：“我是不是车把拐反了？”爸爸说：“往哪边倒，车把就往哪边轻轻带一下。”这是反馈：结果被带出去，又带回来一句话。

再骑。这一次，车子往左歪的时候，他把车把往左带了一下，车子正了。可是带过了头，又往右歪。他再往右带一点。这是修正，一点一点地扶。

然后是一遍又一遍。一个傍晚，他绕着空地骑了几十圈。第十圈和第一圈，已经不一样了。第三十圈，天都快黑了，他敢一只手扶车把，回头冲爸爸笑。这是迭代。

学骑车的孩子，缺哪一步都学不会。只猜不骑的，永远不会；只骑不想的，摔一百次也还是那样摔；只问大人、不自己上车的，听懂了也不会骑；改得太猛的，左一下右一下，摔得更厉害；骑了三圈就不骑了的，第二天又从头摔起。他会骑，不是因为哪一步走得特别好，是六步一步也没少，一圈一圈地转。

爸爸在这一个傍晚里，做的事也值得看。孩子刚上车，他没有先讲一大套平衡的道理，只说“你骑骑看”。孩子摔了，他没有马上扶，等孩子自己坐着想了一会儿，问了，他才说一句。孩子骑稳了，他也没有说“你真棒”就收工，他说：“明天试试拐弯。”先让孩子猜，让孩子动手，等孩子来问，答一句，再给下一圈出一道题。一个会教骑车的爸爸，自己也走着这六步。

带走的话

先问一句，动手去做，回来说说，看清楚，扶一下，再来一遍——平常日子里的路，他六步都走了。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2 路径组织的前六步：猜想（“你们说我是谁”）、动手（洗脚）、反馈与评估（七十人回来）、修正（“退我后边去”）、迭代（马太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后三步见第 21—23 章。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动手”量，会把他读成只做不讲的实干家，看不见他先问的那一句；只拿“修正”量，会把“撒但，退我后边去”读成一时的严厉，看不见前后连着的那一圈；只拿“迭代”量，会以为他反复讲比喻是因为门徒笨，看不见“照他们所能听的”。

第 10 章

D3 误差·冗余·损耗：够吃、有余、不糟蹋

>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6:12）

这一章的问题 D 的第三格，问的是一条路走得多紧（优化约束）。拧紧，有三个方向：少出错（误差），留余地（冗余），别浪费（损耗）。三样常常互相打架：要少出错，就得多备一些，可是多备了，又容易浪费；要不浪费，就得算得精，可是算得太精，又没了余地。只拧一个方向的人，会走歪：只抠误差的，变成吹毛求疵；只讲冗余的，变成大手大脚；只砍损耗的，变成小气。这一章要问：福音书里的他，这三样怎样拿捏？

◆ 一、误差：一点一画

先看他对“少出错”的要求有多细。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紧跟着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

一点一画，是一个字里最小的笔画。天地是最大的东西，一点一画是最小的东西。他把最大的和最小的放在一句话里，说大的废了，小的也不废。这是对误差的要求：最小的地方，也不能差。

他还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太5:19）最小的一条，也算数。

这种细，在他别的话里也有。“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16:10）小事上的误差，会一路带到大事

上。他也说过：“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太12:36）。一句闲话，也是一个误差，都要被数到。

他说麻雀：“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太10:29-30）连头发都被数过，这是一个没有漏算的世界。

可是这里要留心：他讲误差要小，讲的不是条文的字面越抠越死。太23里，他正是责备那些在薄荷、茴香上一丝不差，却把“公义、怜悯、信实”丢了的人（见第 7 章）。一点一画不能废，是说该成全的一样不能漏，不是说只盯着最小的那一样。误差要小，而且要小在对的地方。

小在对的地方，有时是小到一杯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太10:42）一杯凉水，是最不起眼的善事。他说它不会被漏掉。误差小，不只是错的不放过，对的、小的、没人看见的，也一样不落下。

◆ 二、冗余：七十个七次，同走二里

如果只有一点一画，他就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可是他在同一篇讲论里，就给出了大得出奇的余地。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太5:41）。被逼着走的那一里，是该付的；多走的那一里，是多出来的。这就是冗余：不是刚刚够，是多留一份。同一段里还有：“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太5:40）。“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太5:42）每一句都比该给的，多给一些。

饶恕也有余地。彼得来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太18:21）七次，在彼得看来已经很宽了。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太18:22）

七十个七次，不是让人去数到四百九十次。是把那个数目撑大到没人数得完。路加记的是另一种说法：“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路17:4）一天七次，那是一整天都在饶恕。可是路加在这一句前面还有一句：“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路17:3）余地很大，可余地里面，先有劝戒。冗余不是糊涂。

这一点，他用一个故事讲透了。一个仆人欠王一千万银子，王“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太18:27）。这个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太18:28）一千万和十两，一个是天大的余地，一个是一点余地也不给。王知道了，说：“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太18:33）故事末了，他说的是：“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太18:35）冗余是要往下传的，而且要从心里传。得了大余地的人，不给别人留小余地，这是最不配的一种。

冗余还有一种，是打在地底下的。登山宝训的末了，他讲了两座房子。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25）。另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同样的雨，同样的风，“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7:27）。

晴天里，两座房子看不出分别。路加记的是那人“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路6:48）。挖得深，费工夫，费力气，平常日子里看起来是多余的。可是这一份“多余”，是给那一场雨留的。冗余的用处，常常要等到坏天气才看得见。他说盖在磐石上的，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太7:24）。前面那些同走二里、连外衣也给，本书读作往深处挖的地基。

◆ 三、损耗：十二个篮子

第三样是别浪费。最清楚的画面，在一片草地上。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太14:19）接着一句：“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太14:20）

约翰把他的话记了下来：“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一句里，有两件事。头一件，剩下了。不是刚刚够，是吃饱了还有余，这是冗余。第二件，剩下的不扔，一块一块捡起来，这是不损耗。

五千人吃完，草地上落着零碎。一个能用五个饼喂饱五千人的人，还要门徒去收拾这些零碎。多得出奇的，和一点不糟蹋的，在同一顿饭里。这一顿饭怎样先叫人吃饱，再讲生命的粮，见第 17 章。

后来他还专门问门徒记不记得。门徒在船上为忘了带饼议论，他说：“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可8:19）“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可8:20）他要门徒记住的，不只是饼变多了，还有剩了多少、收了多少。数目他问得很清楚。

四千人那一回，还多了一层算计。那次的起头，是他自己先开口：“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太15:32）他算的不只是眼下这一顿，还有散了以后的那一段路。饿着回去，路上会困乏。这是把冗余留在了后头：吃饱，不只是为了此刻不饿，是为了够走回家。那一回，“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太15:37）。够吃，有余，又一块不扔，三样在两顿饭里各出现了一次。

不损耗也在算计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路14:28）不然，“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路14:29）。开了工盖不成，前面花的全白费了。先坐下算，是为了不糟蹋。

他差门徒出去时，叫他们轻装：“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太10:9-10）。这是砍掉路上不需要的东西，别背着累赘走。可是同一句话的后半截是：“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太10:10）轻装不是苦行，该吃的饭照吃，只是不必自己背着走。砍掉的是累赘，留下的是路上真要用的。他还交代，进了一城，“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太10:11）。不挪来挪去，也是一种不耗。

◆ 四、三样同时拧，又不拧死

把三样放在一起看，就看见他的分寸。

误差要小，可是小在对的地方，不小在薄荷茴香上。冗余要大，可是大里面有劝戒，有“从心里”这三个字。损耗要少，可是少不是吝啬：同一个人，在伯大尼被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头上，门徒说“枉费”，他说那是一件美事（见第 7 章）。那一晚，他没有用“别浪费”的尺子去量。

三样里，哪一样都没有被他拧到底。一点一画不废，可他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条文要守，条文是为人的；饶恕七十个七次，却说先劝戒；剩下的零碎要捡，香膏却可以浇尽。

还有一个数目，最能看出他的拧法。在最后一晚的祷告里，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约17:12）。他被拿的那一夜，经上记着应验了他从前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约18:9）那一夜，来拿他的人到了，他说的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约18:8）一个也不失落，这是对误差最紧的要求，也是对损耗最紧的要求；他拿来换这一条的，是他自己。约17:12 的下半句记着一个例外，就是那灭亡之子，见第 46 章。

这种拿捏到了极处，王德生口述里叫它“极美的实现”，那是本体一层，见第 35 章。

◆ 五、日常里：母亲给孩子收拾书包

设想一个上三年级的孩子，每天晚上九点，母亲帮他收拾第二天的书包。

头一件，不落东西。母亲照着贴在墙上的课表，一本一本对：明天有语文、数学、科学、美术。语文书、数学书、科学书，还有美术课要的水彩笔。作业本、铅笔盒，铅笔都削好了，一支一支笔尖朝上立着，还有红领巾。她对着课表，一样一样放进去，放一样，在心里勾一样。这是管误差：最小的东西，一支橡皮，也不能落。落一支橡皮，孩子明天考试就得跟同桌借。

第二件，多带一件雨衣。天气预报说明天多云，没说下雨。她还是把那件黄雨衣折成巴掌大，塞进书包侧袋。孩子说用不着，她说放着吧。这是冗余：不是刚刚够，是多留一份。可她也不是天天塞。连着晴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侧袋就空出来，放一只水杯。到了下午放学，真下了一阵雨，别的孩子在校门口等家长，他自己披上雨衣走回来了。

第三件，不背太重。孩子想把一整套漫画书也带上，下课看。母亲拿出来，放回书架。“明天没有阅读课，带一本就够了。”他的书包本来就沉，九岁的肩膀，背不了那么多。这是管损耗：别让孩子的力气耗在没用的东西上。

三样里，哪一样拧过头都不行。只管不落东西的母亲，会把所有的书都塞进去，怕万一，孩子的书包就重得背不动；只讲多备的母亲，会塞两件雨衣、三瓶水，书包成了行李箱；只怕孩子累的母亲，会把该带的作业本也拿出来。会收拾书包的母亲，三样同时想，又不让哪一样说了算。

有一天，孩子自己会收拾了。他照着课表放书，往侧袋里塞了雨衣，又把那套漫画书放回了书架。母亲在门口看着，没说话。三样拿捏，从母亲手里，到了孩子手里。

带走的话

最小的地方不差，该给的多给一份，剩下的一块也不糟蹋——三样同时拧，又哪一样都不拧死。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3 优化约束：误差（一点一画、头发都被数过）、冗余（同走二里、七十个七次）、损耗（十二篮零碎、盖楼先算）三样俱全，而且三样互相拿捏。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误差”量，会把“一点一画”读成条文主义，和他责备薄荷茴香的话对不上；只拿“冗余”量，会把“七十个七次”读成无原则的纵容，看不见“就劝戒他”；只拿“损耗”量，会和门徒一起说那瓶香膏是枉费。

第 11 章

E1 理念·现实·自我：他站在哪片地上

>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

这一章的问题　每个人脚下都有一片地。有人站在想法里，一辈子为一个道理活；有人站在环境里，事情逼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有人站在自己心里，外面怎样，都先回头问问自己。这三片地，SDE 叫作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E1）。第 166 号读二十位大师，二十道缝里，落在三界这一格的最多，有六位：理论站在一界，人生却靠着另外的地。这一章问：耶稣站在哪一片地上？答案要从他活过的日子里找，不从后人替他做的概括里找。

◆ 一、理念界：律法和国度

这一格读一个人，问两句。一句问他嘴上把事情放在哪片地上：放在想法里，放在环境里，还是放在自己心里。另一句问他活过的日子：把他推过一道道关口的，是观念之争、现实的逼迫，还是内心的挣扎。第 166 号的大师，前一句的答案和后一句的答案常常不在同一片地上，缝就从那里裂开。读耶稣，也照这两句问。

先看想法这一片地。他生在一个有经书、有律法、有会堂的民族里，是按律法长大的犹太人。路加记下他回到拿撒勒的一个安息日：他“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4:16）。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递给他，他打开，找到那一处，念完，“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路4:20）。满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4:21）

这一幕里，经书是他脚下的地，不是手里的道具。“照他平常的规矩”，说的是一年又一年的安息日。他念的是旧的字，说出来的是今天的事。

在山上，他对门徒说得更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太5:17）后面一句，把标准抬得比谁都高：“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

理念界里还有一样更大的东西：国度。他开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他教门徒祷告，也把这片地写进了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如果只看这些，可以说他站在理念界。可是这句祷告的后半句已经露出了底：旨意要“行在地上”。他的理念不悬在半空，它要落地。

◆ 二、现实界：税关、病人、银钱、银库

再看现实这一片地。马太这样写自己被叫的那一天：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太9:9）税关是一张桌子、一本账、一个路口。他没有在会堂里等马太，他走到了税关前面。

接着那顿饭上，有人问门徒，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他答的是一句医生的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9:12）那张饭桌怎样挪动了人和人之间的界线，见第 18 章。这里只看他脚下的地：病人、税吏、街口、饭桌，都是现实。

马太还留下一个总的画面。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9:36）。他看见的，是一群人具体的处境，不是一个概念。

钱，是现实界里最硬的东西。有人拿纳税的事来试他，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太22:19）钱递上来，他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太22:20）一个关于原则的大问题，他先让它落在一枚银钱上，让人低头看钱上的像。这一问怎样换了路，见第 19 章。

街上给他起的外号，也出在饭桌上：“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太11:19）这个外号取自饭桌，不取自讲台。

还有圣殿的银库。马可写他“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可12:41）。财主投了不少。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钱。他把门徒叫过来，说她“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12:44）。他坐在那里，看钱从谁的手里投进去、投进去以后那只手里还剩什么。这是一双落在现实界的眼睛。

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太17:24）他先讲了一番儿子可以免税的道理，然后说：“但恐怕触犯他们”（太17:27），叫彼得到海边去钓鱼，把税交了。有道理，也交税。理念和现实，在一件小事里同时站着。

他对现实界的熟悉，不是从书上来的。拿撒勒的乡亲认得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可6:3）经上没有写他做木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只看得见，后来他讲道，满口是撒种、补衣、雇工、借贷、找羊，都是手上摸过、眼里见过的东西。他走路传道的日子，也没有替自己留一处安稳的屋子。有人说要跟从他，他答：“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话里有狐狸和飞鸟，说的却是他实实在在的处境：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 三、自我界：旷野四十天，客西马尼一夜

第三片地，是他自己。

马太写他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太4:1）。“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太4:2）一个“饿”字，写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试探人开口的第一句就冲着他自己来：“你若是神的儿子……”（太4:3）三次试探，问的都是同一件事：你是谁，你要怎样用你自己。他回答的第一句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饿着肚子，他拿一句经回话。三次都用“经上记着说”开头，最后一次说：“撒但，退去吧！”（太4:10）

这一场在哪一片地上打？在他自己里面。旷野里没有会堂，没有群众，没有税关，只有他，和要他换一种方式做自己的那个声音。

客西马尼是另一场。他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往前走，“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太26:37）。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太26:38）然后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

经上没有写他当时怎样想，只写了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三次祷告，三次回来，门徒三次睡着。第一次回来，他对彼得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太26:40）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26:41）忧伤也好，软弱也好，他都照实说了。“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两样都在祷告里说出了口。他没有把心里的忧伤藏起来，也没有让忧伤做主。第三次祷告以后，他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太26:46）

路加记这一夜，多写了一笔：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22:44）。约翰没有写客西马尼的祷告，却在前几天记下了他相近的一句话：“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12:27）三卷书，三种写法，记下的是同一片地：一个人在自己里面，把最难的那件事从头到尾过了一遍。他不是没有挣扎，是挣扎过了，还站着。

旷野在开头，客西马尼在结尾。这两场张力怎样一步步积累，见第 24 章；这里只认一件：他有一片自己的地。旷野里只有他一个人；客西马尼，跟去的三个门徒睡着了。两处都是他一个人站着，站完了，起来往前走。

◆ 四、三片地，同时站着

把三片地放在一起看，就看出他和第 166 号里那些只站一界的大师不一样。

拿旷野这一场说：饿是现实界；“经上记着说”是理念界；“你若是神的儿子”逼问的是自我界。三片地在同一场试探里同时出现，他哪一片都没有让出去。拿客西马尼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是自我界；“只要照你的意思”是理念界；他说“看哪，卖我的人近了”（太26:46），话还没说完，犹大已经带着拿刀棒的人到了（太26:47），这是现实界。又是三片地一起在场。

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少年。父母找了三天，在殿里找到他，他“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路2:46）。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这句话里，有理念，也有他对自己是谁的认定。下一节紧跟着：“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2:51）他回到那个小镇，回到家里，回到一天一天的日子。三片地，在一个少年身上已经都在了。路加接着写：“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智慧、身量、神和人的喜爱，是“一齐”长的，没有哪一样先长、哪一样等着。

再看他快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刻。路加写：“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路19:41）。他看见的是一座真实的城，他说到城里的“儿女”，说到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路19:44），这是现实界；他哭，眼泪是他自己的，这是自我界；他说这城“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19:44），说的是一个关乎神的判断，这是理念界。城、眼泪、那一句判断，三样在同一刻出现。

他也把这种站法交给了门徒。离世前那一夜，他为他们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17:15）不离开世界，是不躲现实；脱离那恶者，是不被现实吞掉。他又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17:16）人在世上，却有一块地不归世界管。接着一句：“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17:18）他自己怎样站，就照样差他们怎样站。

所以，在 E1 这一格，他活过的证据里，没有发现只站一界的样子。说他只是一位“守律法的教师”，税关、银库和客西马尼就漏了；说他只是一位“走进街巷的行动者”，旷野四十天和会堂里那卷书就漏了；说他只是一位“向内用功的修行人”，那枚银钱和那两个小钱就漏了。每一种说法都量对了一段，量错了整个人。

至于三界在他身上为什么能同时站着，是不是他本身就是三界的纠缠，那是本体一层的问题，见第 36 章。

◆ 五、日常里：刚到县城上班的年轻人

设想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考进县城一个单位，管档案。

第一个月，他心里装着一个想法：把几十年的纸质档案整理成电子目录，谁要查，几分钟就能找到。这是他的理念界。单位的现实摆在眼前：一台开机要等两分钟的旧电脑，几十个拉开就吱呀响的铁皮柜，翻一份旧卷，手上落一层灰；经费要等明年，老同事说“这些年都是这么查的”。这是他的现实界。还有他自己：晚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想家，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有时候也想，干脆跟大家一样，按点上班、按点下班算了。这是他的自我界。

这三片地，他可以只站一片。

只站理念界，他会连夜写一份漂亮的方案，交上去，被搁在抽屉里。他会觉得这个县城配不上他的想法，一年后辞职走人，方案一个字也没落地。

只站现实界，他会很快学会老同事的那一套，查档靠记性，记不住就翻一下午。三年后，他已经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觉得这件事该改。

只站自我界，他会天天问自己喜不喜欢、值不值得。今天觉得档案室闷，明天想调去办公室，后年又想考研。心是照顾到了，地却一直没有落下。

还有第四种站法。方案他留着，不急着交，先从一个科室的旧卷开始，下班后自己录二十条。老同事翻了一上午没翻到，他打开电脑，两分钟找出来，把纸条递过去，不多说一句话。累了，他就承认累，周末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这里的事，周一照常来录。

第二年开春，科长来问那份目录还缺多少。经费批下来，他手里已经有一份能用的底稿。

这第四种站法，不是在三片地中间挑一片站得最舒服的，是三片地同时踩着：想法没丢，现实没躲，自己的心也没有被晾在一边。

> **带走的话**
>
> 只站一片地的人，走得快，也容易走窄。理念、现实、自己的心同时踩着，脚下才稳。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 特征纠缠，E1 三界。理念界（会堂的经卷、律法与国度）、现实界（税关、病人、银钱、银库、丁税）、自我界（旷野四十天、客西马尼一夜），三界都有他活过的证据，而且常在同一件事里同时在场。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用理念界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律法教师；用现实界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社会行动者；用自我界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修行人。每一把都量对一段，量错整个人。

第 12 章

E2 符号·逻辑·数学：他用什么说话

>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太13:34）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要把心里的东西交到别人手里，大致有三种办法。一种是给一个画面、一个动作、一件东西，让人一看就记住，这是符号。一种是把道理一步一步推出来，让人不得不点头，这是逻辑。一种是摆出数目、比出多少、算清账，这是数学。SDE 把这三样叫作信息三模态（E2）。第 166 号里，图灵信逻辑，打赢那一仗靠的却是读懂符号；南丁格尔讲环境，胜仗靠的是数字。这一章问：耶稣用什么说话？他是不是也只信一种，靠的却是另一种？

◆ 一、先问两句

这一格也问两句。一句问他嘴上信什么：说服人、成事，是靠讲故事和形象，靠讲道理，还是靠数字。另一句问他打赢的那几场，用的是哪一种。

先说一个容易下的判断：他是讲比喻的人。马太说得很满：“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太13:34）马可补了一句分寸：他“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可4:33）。照这样看，他像是站在符号这一边。

可是读下去，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他讲比喻，也辩论；他给画面，也算账。下面一样一样看。

◆ 二、符号：一块饼，一盆水，一个孩子

最后的晚餐上，他没有讲一篇长道理。路加写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

念我。’”（路22:19）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22:20）

一块饼，一只杯，几句话。他还加了一句吩咐：“你们也应当如此行”（路22:19）。有了这一句，饼和杯就不只属于那一个晚上，可以一次一次再拿在手里。这饼和杯怎样成了他亲手设计的回写，见第 25 章。

同一个晚上，他起身，拿一盆水，给门徒洗脚。轮到彼得，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约13:6）他答：“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13:8）洗完了，他穿上衣服，坐下，问他们：“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约13:12）

这一问很要紧。他先做，后问。一个动作摆在那里，意思要等人自己去明白。洗脚作为一步“动手”，见第 9 章；作为一条路径的次序，见第 20 章。这里只看它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不用字，用一盆水、一条手巾和他自己的一双手。

还有那个孩子。门徒争论谁为大，他“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可9:36），然后才开口。先让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再说话。话还没出口，画面已经立住了。

他讲的那些比喻，也都是画得出来的东西：“你们是世上的盐。”（太5:13）“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盐、灯、城、种子、面酵、迷羊、浪子，个个画得出来，个个是听的人家里、田里、路上见过的东西。还有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一粒对许多子粒，画面里已经藏着数目。

他也教人读符号。有人来求他显个神迹，他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太16:2）“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太16:3）看天色是农人和渔夫天天做的功课，他拿这件人人会的事，指给人看另一种该读而没有读的记号。会读天色的人，不一定会读时候。

至于他本人是不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符号，那是本体一层的问题，见第 37 章。

◆ 三、逻辑：一国自相纷争

有人说他靠着鬼王赶鬼。这一回他没有讲故事，推了一个道理：“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太12:25-26）

这是一条干净的推理。先立一个人人都认的前提：内斗的国、内斗的家，站不住。再把对方的说法放进去：如果是撒但赶撒但，那就是撒但在内斗。结论自己出来：这个说法站不住。他接着又反问一句：“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太12:27）同一把尺子，你们自己的人也要量。

他常用一种推法：从小推到大。“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牠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太12:11-12）羊尚且如此，何况人。天上的飞鸟，一幅抬头就看得见的画面，也被他拿来推：“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6:26）“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太7:9）接着一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7:11）一个“何况”，把听的人从自家的饭桌，推到了天上的父。

他也会反过来，用一个问题把人逼到推理的尽头。在圣殿里，他问法利赛人：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答：是大卫的子孙。他就引大卫的诗，问：“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太22:45）马太记下了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太22:46）

他还有一种推法，是把结论交给听的人自己去下。他讲两个儿子：父亲叫大儿子去葡萄园，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懊悔，去了；叫小儿子，小儿子说“父啊，我去”，却没有去。讲完，他问：“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太21:31）答案是听的人说出来的。他讲好撒马利亚人，也是这样收

尾：“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10:36）那个律法师自己答：“是怜悯他的。”（路10:37）这一问怎样把人从事外拉进事中，见第14章。这里只看它的推理形状：前提由他摆，结论由你下，下完了，你就没有地方退了。

这些都不是比喻。是一步一步的推理，前提清楚，结论逼人。

◆ 四、数学：九十九与一，五千二千一千

再看数目。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太18:12）一百、九十九、一，这是一道算术。按账面算，九十九比一多得多；他偏偏让那个“一”重过了九十九。接下来一句更要紧：“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太18:13）他用数目，正是为了让人看见数目以外的分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太18:14）

这道题的妙处在于，他没有改数。一百还是一百，九十九还是九十九。他只问了一句“你们的意思如何”（太18:12），让听的人自己去掂：丢了的那一只，在牧羊人心里有多重。数目摆得清清楚楚，分量却不由数目大小来定。

才干的比喻，是一道更细的账。主人要往外国去，“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太25:15）。不是平均分，是按各人能担的分。

账往下算。“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太25:16）“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太25:17）一个翻了一倍，另一个也翻了一倍。本钱差得远，倍数一样。

主人回来算账，对领五千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太25:21）。对领二千的，说的是一模一

样的话（太25:23），一个字都没有少。五千和二千，数目不同；两句夸奖，字字相同。他用一笔账告诉人：看的是倍数，是忠心，不是本钱的大小。

账的末尾还有一笔：“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太25:28）那有一万的，就是起初领五千、又赚了五千的人。五千加五千，正好一万。这个比喻里的数，前后对得上，一笔也不乱。

他也教人动手之前先坐下算。盖楼先算花费（路14:28），第 10 章已经拿它讲过损耗；紧跟着的一句，是一个王要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路14:31）

撒种的比喻里也有一组数。种子落在路旁、石头地、荆棘里，都没有收成；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13:8）。他没有说一律一百倍。同是好土，收成有三档。一个只会讲漂亮画面的人，大概会说“结出满满的果子”；他偏偏给了三个不一样的数。这三个数让听的人放下心：不必人人一百倍，三十倍也是好土。

还有一些小数目，藏在他随口的话里。头发是数得最细的一样：“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太10:30）麻雀也在数里。路加记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路12:6）。马太记的是另一个价：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见第 10 章）。两处放在一起，本书读出一道集市上的算术：一分钱两只，两分钱本该四只，买的人却拿走了五只，第五只像是添头。要说明白，这是本书的读法，经文本身没有这样算。经上明写的只有一句：五只里头，“一个也不忘记”。

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的比喻，他问西门哪一个更爱债主，西门答对了，他说：“你断的不错。”（路7:43）这里有一笔账，也有一层推理。至于原谅要到几次，他答的那个数目，见第 10 章。

◆ 五、三样同时在用

把三样摆在一起，就看出他不是只信一种。三样常常在同一个场景里同时出现。九十九与一，是数学；一只迷路的羊，是一个画面，是符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太18:14），是从羊推到人，是逻辑。才干的比喻也是三样一起：五千、二千、一千，是数学；一个人去掘开地，把银子埋起来，是一个画面；主人回他的那句“你既知道……”（太25:26），是拿仆人自己说的话当前提，推出他该做而没做的事，是逻辑（这个仆人为什么不会算，见第 45 章）。在银钱一事上，“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太22:20）是读一个符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是一条推理，而它的起点，是一枚可以数、可以称的钱。

所以，在 E2 这一格，他活过的证据里，没有发现只用一种的样子。说他只是一位“讲故事的人”，“凡一国自相纷争”和“大卫既称他为主”就漏了；说他只是一位“辩论家”，饼和杯、洗脚那盆水就漏了；说他不碰数字，九十九与一、五千二千一千就漏了。

他换用哪一样，看的是对面站着谁。对着满山的众人，多是画面，因为画面走得远，能带回家；对着来挑错的人，多是推理，因为推理堵得住退路；对着要做事、要付代价的门徒，常有一笔账，因为账算清了，脚才迈得稳。马可那句“照他们所能听的”（可4:33），说的正是这个分寸。

这与第 166 号的大师不同。那里常见的是信一种、靠另一种，嘴上的信和手上的靠之间有一道缝。在他身上，嘴上用什么，手上靠什么，三样都对得上。

◆ 六、日常里：一张菜谱的三种写法

设想有这样一位奶奶，会做一道红烧鱼，全家都爱吃。孙女要去外地读书，想把这道菜学走。

第一种写法，是一张图。孙女拿手机拍下奶奶做菜的样子：鱼下锅前擦干，煎到两面金黄，酱汁浇上去，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这是符号。看一眼就知道成品该是什么样子，颜色、火候、出锅时的样子都在里面。可是只有图，到了宿舍的小锅里，她不知道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第二种写法，是一串步骤。先擦干鱼，再热锅凉油，再下鱼不要翻，再放姜葱，再烹酒，再加酱，再收汁。每一步都有个“为什么”：擦干是怕溅油，不翻是怕破皮，先姜葱是去腥。这是逻辑。有了这一串，她知道哪一步错了会怎样。可是只有步骤，她仍然不知道酱油放多少。

第三种写法，是一个配比。一斤鱼，两勺生抽，半勺老抽，一勺糖，一勺醋，小火收汁八分钟。这是数学。照着配比做，味道能稳住。可是只有配比，鱼换了大小，锅换了薄厚，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改。

奶奶没有挑一种。厨房里油烟还没散，她就让孙女掏出手机。她让孙女拍了照片，自己口述了步骤，又站在锅边，一样一样量给她看。孙女走的那天，带走的是一张图、一串步骤、一个配比。

学期末她回来，做了一盘给奶奶吃。鱼比家里的小，她把糖减了一点，火候多看了两眼。图告诉她该做成什么样，步骤告诉她错在哪一步，配比告诉她差了多少。三样少一样，她就只能照着做；三样都在手里，她才知道怎样改。

> **带走的话**
>
> 画面让人记住，道理让人信服，数目让人做准。三样一起用，话才落得下地。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 特征纠缠，E2 信息三模态。符号（饼和杯、洗脚、领来的孩子、盐与光）、逻辑（一国自相纷争、从羊推到人、大卫称他为主）、数学（九十九与一、五千二千一千与两个“翻一倍”、一万兵对两万兵），三样都有他活过的证据，而且常在同一个比喻里同时在用。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用符号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讲故事的人；用逻辑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辩士；用数学的尺子量，他的“一重过九十九”会被算成一笔糊涂账。每一把都量对一段，量错整个人。

第 13 章

E3 内能·动能·势能：他个人的三种劲

>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5:16）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把事做成，要靠劲。劲有三种。一种藏在里面，是底气和定力，事情来了不慌（内能）。一种往外冲，是热情和干劲，该动手时一下子就动了（动能）。一种是积累下来的，是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平时看不出，一开闸就有力量（势能）。第 166 号里，稻盛和夫教燃烧，靠的是蓄水；巴菲特教蓄水，靠的是挑水和守水。这一章问：耶稣身上，这三种劲各在哪里？他是不是也只看重一种？

这一章只读他个人的劲，读他活过的日子。神与人之间的三种能量，是本体一层的事，见第 38 章。

◆ 一、内能：退到旷野，船尾安睡

先看藏在里面的那一种。

路加有两节经文，前后挨着：“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路5:15）下一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5:16）一个“却”字，转得很硬。人越多，他越往人少的地方去。名声越大越退，这一层见第 27 章。这里只看“退”这个动作本身：它在福音书里一再出现。

这不是一次两次。他喂饱了五千人，“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太14:23）。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前一夜，他“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路6:12）。门徒忙得“连吃饭也没有工

夫”，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6:31）他不只给自己留，也给跟他的人留。

内能最清楚的画面，是一条船。马可写：“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可4:37）下一句：“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可4:38）船尾、枕头、睡着的人，水一阵一阵地打进来。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可4:38）

经上没有写他当时怎样想，只写他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可4:39）。睡着与斥风，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条船上。这道难题——人性与神性怎样在一个人身上——见第 39 章。这里只看睡这一头：风浪里能睡着，是里面有底。

还有一种内能，是不开口。他被带到彼拉多面前，“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太27:12）。彼拉多问他，你没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希奇。”（太27:14）不辩，是因为里面已经定了。

他也说过自己里面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柔和谦卑，是他对自己里面的描述；安息，是他要给人的东西。一个自己里面没有安息的人，给不出安息。他里面也有欢乐。路加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路10:21），随后是一句向父的感谢。底气足的人，既站得住，也笑得出。

◆ 二、动能：推倒桌子，在前头走

再看往外冲的那一种。

他进了圣殿，马可写得一连串的动词：“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可11:15）；还“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可11:16）。桌子倒了，凳子翻了。约翰记在他传道之初的一次，写得更重：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

们的桌子”（约2:15）。这一幕作为回写的小样，见第 25 章；作为“爱仇敌又推倒桌子”的难题，见第 41 章。这里只看劲：这是动能，是一下子冲出去、把一件事的形状掀翻的力量。

约翰在那一次旁边，记下门徒想起的一句经文：“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2:17）火烧，是热情，也是急。他也说过这股劲从哪里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4:34）干活的劲，他当饭吃。对挑他毛病的人，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5:17）父不歇，他也不歇。

他也说过自己心里那团火。“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路12:49）接着是：“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路12:50）迫切，就是动能。

还有一条路。路加写：“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9:51）。马可写在路上的样子：“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希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可10:32）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头，朝着一个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地方。后面的人在害怕，前面的人没有停。这股往前的劲，在一步一步走向“时候”的路上，最显明。

有人来报信，说希律要杀他，劝他离开。他让人带回一句话：“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路13:32）下一句是：“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路13:33）。今天、明天、后天，日子一天一天数着，脚一步一步往前。这里的动能不是一阵冲动，是数着日子的往前。拉撒路病了，他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约11:7），门徒拦他：“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约11:8）他还是去了。

动能也在他的话里。众人听他讲道，“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可1:22）。连来抓他的差役回去也只会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7:46）一句话出口就有分量，这是说话里的冲劲。

◆ 三、势能：三十年，名声传遍

第三种，是积累下来的。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3:23）从他回到拿撒勒长大，到三十岁，福音书几乎没有写。只有路加留下两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2:40）和十二岁那一回之后的那一句，“智慧和身量”一齐增长（见第 11 章）。乡亲记得的是：“这不是那木匠吗？”（可6:3）三十年，是一个在拿撒勒做工、守安息日、进会堂的人，一天一天攒下来的。这三十年作为一条路径“地→路→显露”的起点，见第 19 章。

一开讲，蓄了三十年的水就开了闸。“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4:14）“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路4:15）马可也写：“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可1:28）

名声是势能，信用也是。路加写他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路5:1），挤得他只好上了西门的船，稍微离岸，从船上教训众人（路5:3）。人多得没有站的地方，湖水倒成了他的讲台。

信用也在那些敢出手的人身上。马可写四个人抬着一个瘫子，挤不进门，就“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可2:4）。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心里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可5:28）后来，“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可6:56）。街市上一排一排放着病人，等他经过。人敢拆别人的房顶，敢在人堆里伸手，是因为信他。这份信，是他走过一个村、又一个村，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势能也会招来压力。人聚得太多，“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可3:20），他的亲属听说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可3:21）。名声越大，伸过来要拉住他的手也越多，连家里人也在其中。

可是势能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在最熟悉他的地方，它最弱。他回到家乡，乡亲先是希奇，接着就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太13:55）然后“他们就厌弃

他”（太13:57）。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太13:57）马太只再记了一句：“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太13:58）他没有在家乡硬显一回，好叫乡亲认他。他的势能，他不硬用。

旷野里的第二次试探，是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让使者用手托着（见第 11 章）。本书的读法是：这也是在叫他提前动用势能。经上没有写会有谁看见，只是一个从殿顶上落下而不伤的人，名声会来得很快。这条路，他没有走。三十年蓄下的水，他不拿来给自己造声势，只在该开闸的地方开闸：给病人，给饥饿的人，给迷路的人。

◆ 四、三种劲同时在场

把三种劲放在一起看，有四件事要说。

第一，三种都有，而且都不少。他能整夜祷告，能推倒桌子，能让名声传遍四方；少一样，上面哪一幕都立不起来。

第二，它们常常在同一个场景里同时出现。拿撒勒那一回，会堂里的人“都怒气满胸”（路4:28），把他带到山崖要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路4:30）直行，是动能，不躲不跑；从一群要推他下崖的人中间直着走过去，里面得有底，这是内能；一个刚刚被全加利利称赞的人，在家乡被推到崖边，他没有动用名声去压人，这是势能的分寸。被捉拿那一夜也是这样。约翰写，来抓他的人拿着“灯笼、火把、兵器”（约18:3），他迎上去问：“你们找谁？”（约18:4）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就是！”（约18:5）约翰记下：“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约18:6）上前对他们说话，是动能；一句“我就是”，是里面定了的内能。接着他又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约18:8）来的人是冲着他的，他自己站出来应，放跟他的人走。这时候他手里的势能，用在了护住门徒上。

第三，三种劲有节律。把福音书里几件大事前后摆开，看得出一个来回：先退，后进，进完再退。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是一整夜的祷告（路6:12）；喂饱五

千人之后，是独自上山（太14:23）；被捉拿之前，是客西马尼的三次祷告（见第11章）。每一次往外大用一回劲，前后都有一段往里收的时候。一个只会往外冲的人，冲到第三回就空了；一个只会往里收的人，收到最后，事情还在原地。他的劲一收一放，像人的呼吸。

第四，三种劲彼此接力。退到旷野，是在给内能充电；三十年的预备，是在给势能蓄水；到了定意上耶路撒冷的那些日子，“在前头走”（可10:32）的动能，是前两种劲托着往前推的。没有里面的定，那一步迈不出去；没有三十年攒下的那份信，跟在后面的人早就散了。

所以在 E3 这一格，他活过的证据里，没有发现只有一种劲的样子。只看动能，他像一位烈性子的改革者；只看内能，他像一位隐修的人；只看势能，他像一位有名望的拉比。三把尺子，各量对一段。

◆ 五、日常里：爬山

设想有这样一家三口，周末去爬县城边上的一座山。

儿子十几岁，一到山脚就往上冲。台阶两级一跨，十分钟后已经看不见爸妈。这是动能。可是爬到一半，他坐在石头上喘气，腿发软，说再也不想走了。冲劲用完了，后面没有东西接上。

爸爸平时坐办公室，不爱运动，嘴上却最有把握。他说自己年轻时爬过这座山三回，路都认得。这是势能，是以前攒下的经验和名声。可是那几回是二十年前的事，到了半山腰，他也喘了，路也走错了一段。攒下的东西，不常添，会慢慢漏掉。

妈妈走得不快，一步一步，按自己的呼吸来。到了陡坡，她不急；有人超过去，她也不跟。这是内能，是底气和定力。可是她一直这样不快不慢，太阳快落了，离山顶还有一大截，再不加一把劲，就得摸黑下山。

最后是三个人一起上去的。半山腰有个补给站，妈妈让大家坐下来，喝水，吃点东西，歇十分钟。这是给内能充电。爸爸拿出手机，把那条认错的路标出来，跟

儿子说，下回从左边上，近一半。这是把经验重新攒一遍，给势能蓄水。最后那段陡坡，儿子又冲在前面，回头拉妈妈一把。这是动能，用在了最该用的地方。

站在山顶上，儿子说，原来不是冲得快就能到。爸爸说，原来以前的经验也会旧。妈妈什么也没说，把剩下的半瓶水递给他们。

一种劲，能走一段。三种劲一起，才走得到顶。

> **带走的话**
>
> 冲劲走得快，底气走得稳，积累走得远。三种劲接得上，人才走得到头。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 特征纠缠，E3 能量三状态，只读他个人的劲。内能（退到旷野、整夜祷告、船尾安睡、在彼拉多面前不答）、动能（推倒桌子、心里焦急如火烧、定意向耶路撒冷、在前头走、说话有权柄）、势能（三十年的预备、名声传遍四方、人敢为他拆房顶、街市上排着等他的病人），三种都有他活过的证据，常在同一场景里同时在场。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用动能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烈性的改革者；用内能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隐修的人；用势能的尺子量，他只是一位有名望的教师。每一把都量对一段，量错整个人。

第 14 章

九宫之外：三号位与显露光谱

>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10:36）

这一章的问题　九宫有九格，读一个人却不止九种看法。SDE 在九宫之外，还有两组常用的三视角。一组叫三号位，问你站在哪个位置上看事：一号位站在事外，看客体、看条文；二号位站在事中，看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三号位站回自己，看自己心里。另一组叫显露光谱，问一件事长到了哪一段：混沌态，是一锅粥，还看不出样子；介生态，是正在成形；秩序态，是定了型。读人时常见的偏差，是只认一个位置，只认定了型的东西。这一章问：耶稣站在哪个位置上说话？他认不认还没长成的东西？

◆ 一、一号位：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先看一段对话的头一句。路加写：“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路10:25）

他没有直接答，反问了两句：“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路10:26）

这两句问得很细。前一句问“写的”，是一号位，是条文，是摆在事外、人人可查的东西。后一句问“你念的”，已经往三号位挪了一步：同一段经文，你自己是怎样读的？律法师答得很好，答的是爱神和爱人如己。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路10:28）

事情本可以到此为止。可是律法师又问了一句：“谁是我的邻舍呢？”（路10:29）路加在这句前面加了一个注：“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这一问，是典型的一号位。站在事外，要一个定义：邻舍的范围划到哪里？划清了，圈里的人我去爱，圈外的人与我无关。问题本身没有错，错在它让问的人一直站在圈外，手里拿着尺子量别人。

条文是可以查的，他也不拦人去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5:39）经书替他作见证。可是他接着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5:40）只守着条文，不走到人面前来，条文也就成了一道墙。

◆ 二、二号位：哪一个是邻舍

他没有给定义，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路上被打个半死，祭司和利未人都过去了，一个撒马利亚人停了下来。这个故事怎样把善做到了实处，第 7 章已经讲过。这里只看故事讲完以后，他怎样问。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10:36）

问题换了方向。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主语是“我”，邻舍是被量的对象。他问回去的是“哪一个是……的邻舍”，邻舍成了一个要去做出来的位置。不是先划好一个圈，再看谁在圈里；是在路上，在那个被打伤的人跟前，谁停下来，谁就成了他的邻舍。这是二号位：事中，人和人之间。

律法师答：“是怜悯他的。”最后一句，他把人推回三号位：“你去照样行吧。”（路10:37）

故事里那个撒马利亚人，自己也把三个位置走了一遍。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路10:33），这是心里的那一动，三号位。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路10:34），这是人和人之间，二号位。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路10:35）这是一笔账、一个说定了的约，落在事外也查得清，是一号位。怜悯不停在心里一动，也不停在扶上牲口；它走到店主的柜台前，变成了一笔说得清的钱。

一段对话，三个位置走了一遍。从“写的是什么”，到“哪一个是邻舍”，到“你去照样行”。他没有否定条文，律法师引的经文他说“你回答的是”；他也没有停在条文上。

◆ 三、三号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三号位，是把眼睛转回自己。他有一个画面，人人都记得：“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7:3）接着是一句吩咐：“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5）先自己，后弟兄。先三号位，后二号位。他没有说别人眼里的刺不用管，只是排了一个次序。

献礼物也排次序：“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5:23-24）祭坛，是条文上的礼，一号位；“想起”，是心里的一动，三号位；“弟兄”，是人和人之间，二号位。三个位置，在一句话里排好了先后。

洁净的事也是这样。当时有一套关于饮食洁净的规矩，是一号位上的事。他把众人叫来，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可7:15）后来又对门徒解释：“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可7:21）。他把人的眼光，从盘子里，挪到了心里。

有一回，人群里有人喊：“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路12:13）他答：“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路12:14）他不肯站到一号位上去当断事官。接着，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12:15）家业怎么分是一号位的事，贪心是三号位的事。他把话头放在后面那一处。

还有两个人上殿里祷告。一个站着，数自己做到的条目：“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路18:12）一个“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18:13）一个在数条文、比别人，一个在看自己。他说，后一个人回家去，倒算为义了。

复活以后，在提比哩亚海边，彼得看见约翰，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约21:21）他答：“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21:22）一句话，把一个正在看别人的人，拉回到自己的路上。

◆ 四、三个位置都站过

读到这里，容易下一个结论：他是站三号位的人，一切都往心里收。这又是一把单中心的尺子。

他也站一号位。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见第 10 章），他也纳丁税（见第 11 章）。他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吩咐那人“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太8:4），照规矩走完手续。他尊重写下来的东西。

最能看出分寸的，是他对那些把十分之一献得极细的人说的话。他说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紧接着一句：“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23:23）公义、怜悯、信实，要从人心里、从人和人之间行出来；薄荷茴香的十分之一，是条文上的一项。他没有说条文那一项可以丢，只说不能拿它顶替更重的。两头都要，次序分明。

他也站二号位，而且站得最多。福音书记下的他传道的日子，大半在饭桌边、井边、路上、船上，在人和人之间。他不肯当分家业的断事官，却一次又一次走进别人家里。他问的话，也多是二号位上的问话。耶利哥路边一个讨饭的瞎子一直喊他，众人叫瞎子住口，他却站住，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路18:41）一个瞎眼的人要什么，旁人都猜得到；他还是问，等那人自己说出来。这样的话不是从事外丢过来的，是面对面说的，等着对方开口。

他也站三号位：梁木、从里面出来的、“你跟从我吧”，前面都看过了。

三个位置他都站过，也都没有守住其中一个不走。好撒马利亚人那一段最清楚：同一场对话里，一号位起头，二号位翻转，三号位收尾。

◆ 五、显露光谱：麦子和稗子先不拔

再看另一组三视角。一件事从一锅粥，到正在成形，再到定型，他认不认前两段?

他讲过一块田（这块田在第 5 章读的是分布，这里读它长到了哪一段）。主人撒了好种，“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太13:25）“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太13:26）仆人急了，要去拔。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太13:29）

这块田在长苗的时候，就是一锅粥，是混沌态。好的坏的长在一起，根缠着根。急着把它整理成秩序，会连好的一起毁掉。主人的办法是：“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太13:30）到收割的时候，秩序自己显出来，那时再分。

他又讲过一粒种子：“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4:26-27）接下来那一句，正好排出一条显露光谱：“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4:28）。苗、穗、子粒，一段一段长。撒种的人不用每天去拔一拔看长了没有，他“不晓得如何这样”，也不必晓得。

面酵也是。他说面酵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13:33）。面酵这个比喻在第 5 章读的是变化的样子；放在这里，要看的是“直等”两个字。发面的那一段，就是介生态：还不是面包，已经不是死面。

撒种的比喻，他自己解释过落在好土里的那一份：“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路8:15）“忍耐着结实”，说的正是介生态里的人该有的样子。种子已经下了地，果子还没有挂上枝，中间这一段，要忍耐。

比喻是他讲的，他自己也这样做。

伯赛大有人带来一个瞎子。他拉着瞎子的手，领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问他：“你看见什么了？”（可8:23）瞎子抬头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可8:24）这是一个看到一半的人。人像树，树会走，一切

模模糊糊。马可接着写：“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可8:25）福音书里，这是唯一一次分两回才完全的医治。经上没有写他为什么这样做，只记下了这个次序：先问，先看到一半，再看清。

他看人，也看那人正在成为的样子。安得烈第一次领他哥哥来，他看着这个打鱼的人，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约1:42）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是石头。那时的西门还不是石头。后来这块“石头”冒失过，害怕过，在院子里三次说不认得他。就在那一夜之前，他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你回头以后”，他已经把跌倒算在里面了。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定了型的好人或坏人，是一个还在长的人。彼得后来怎样被三问、被接回来，见第 25 章。

门徒的明白，也是这样一段一段来的。他在最后一夜对他们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16:12）他没有把一切一口气倒给他们。下一句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担不了的，留着；到了时候，一步一步引。他知道他们还在成形。

马太引先知的话来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太12:20）。压伤的芦苇，不是好芦苇，也还不是死芦苇；将残的灯火，不是亮堂堂的灯，也还没灭。这些都是正在成形、或者正在消散的东西。他不催，也不灭。

可是他也认秩序态。那粒种子长到最后：“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可4:29）麦子稗子到了收割，也要分开。他不是只认混沌，不是一味等着；是知道一件事在哪一段，就按那一段的样子对待它。

◆ 六、日常里：小区里的一块公共菜地

设想有这样一个老小区，楼后面空着一块地，十几户人家商量着，开成了公共菜地。

头一年开春，地里乱成一锅粥。这家种了葱，那家撒了菜籽，有人插了几根辣椒苗，也有人什么都没种，只是来看看。野草和菜苗一起冒出来，分不清哪是哪。有位老人看不下去，扛起锄头，要把“不像菜的”都铲掉。一位阿姨拦住他：先别铲，等长高了才认得出。到初夏，菜苗长出了样子，野草也露了相，那时再拔，一棵菜都没伤。

到了第二年，菜地有了点样子。谁家种哪几垄，大家心里有数了，可还没写下来，常常为了一垄地说上几句。这是正在成形的时候。有人提议贴一张表，每家几垄，谁浇水，一一写清楚。表贴出来了，菜地进了秩序。

可是表一贴，又有新的事。有一户楼上的老太太腿脚不好，表上她那两垄天天干着。照表办事，这是她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这是站在一号位上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

那位阿姨又站了出来。她没有去改表，只是每天浇自家菜的时候，顺手把老太太那两垄也浇了。这是二号位：在菜地里，人和人之间，谁顺手浇了那一垄，谁就成了那位老太太的邻舍。后来别人也跟着浇。到了秋天，老太太把收下的青菜分成十几小把，挂在每家的门把手上。

再后来，有人在表的末尾加了一行：哪一户不方便，大家轮流帮忙。这一行是谁加的，没人记得。

> **带走的话**
>
> 先别急着划圈，先问自己能不能停下来；先别急着拔草，先看清它长到了哪一段。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九宫之外的两组三视角。三号位：一号位（“律法上写的是什么”、纳丁税）、二号位（“哪一个是……的邻舍”、饭桌与路上）、三号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从里面出来的”、“你跟从我吧”），三个位置他都站过，常在同一场对话里走一遍。显露光谱：混沌态（麦子稗子一齐长）、介生态（先发苗后长穗、瞎子看见人像树木、“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秩序态（谷熟了就用镰刀），三段他都认。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一号位，会把“谁是我的邻舍”当成一道定义题；只认三号位，会以为他只讲内心，看不见他纳的税和他坐过的饭桌；只认秩序态，会急着拔掉麦子中间的稗子，连麦子一起拔出来。

第 15 章

四卷书，一个人：四福音是四个切面

>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 1:3）

这一章的问题　前面十章，读的是一个人的九格和九宫之外。证据来自四卷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同一个人，四个人写，写法不一样。有人因此说四福音彼此不合，这一道难题在第 39 章解。这一章先做另一件事：把四卷书各自偏重的那一面看出来。本书的初判是：四福音是同一个三维体的四个切面，马太偏理念界，马可偏动能与动手，路加偏现实界，约翰偏自我界。这是初判，是本书自己的读法，经文没有明说。读完这一章，卷二九格的落点要结一次账。

◆ 一、两份家谱，两个方向

先看两卷书怎样开头。

马太的第一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太 1:1）。接下来一代一代往下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太1:2），一直写到“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太1:16）。写完，他还算了一笔：“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太1:17）

这份家谱，是从一个应许往下走。亚伯拉罕领受应许，大卫领受王位，一路传下来，落在一个人身上。三个十四代，排得整整齐齐。

路加的家谱，放在他三十岁开讲的时候，方向正好反过来：“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路3:23），一代一代往上数，数过大卫，数过

亚伯拉罕，一直数到最上面：“塞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路3:38）

一个往下，从应许落到他身上；一个往上，从他身上追到全人类的第一个人。经上没有说两位作者为什么这样排。本书从方向上读：马太看重的，是他成全了那一条线；路加看重的，是他属于每一个亚当的子孙。

◆ 二、马太：要应验，要成全

马太偏理念界。理念界，是想法、律法、经书、应许那一片地。

马太写事，常停下来加一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太1:22）。“应验”这个词，在和合本马太福音里出现了十来次。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马太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太21:4）；他用比喻讲道，马太也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太13:35）。马太的眼睛，常在经书与眼前的事之间来回看。

他记下的讲论最集中。登山宝训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开头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太5:1）。结尾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太7:28）。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见第 10 章），“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都在这卷书里。连全书的收尾，也是一座山、一个吩咐：“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太28:16）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

马太的光，打在他与经书、应许、教训相连的那一层。

◆ 三、马可：立刻

马可偏动能与动手。

马可开头只有一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1:1）没有家谱，没有降生，几节经文讲完施洗的约翰，他已经从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洗

（可1:9）。受洗以后，“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可1:12）。一个“催”字，就是马可的笔调。

“立刻”“随即”“即时”“立时”，在和合本马可福音里近二十处。他叫打鱼的人，“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可1:18）；他又叫另外两个，“耶稣随即招呼他们”（可1:20）。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大痲疯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可1:42）。瘫子“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可2:12）。

马可写他的手。彼得的岳母发热，他“进前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可1:31）；对长大麻风的人，他“就伸手摸他”（可1:41）。马可也写他一天里的节奏：天不亮，他已经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可1:35）；人多得门徒“连吃饭也没有工夫”（可6:31）。这卷书最短，讲论少，动作多。他在这卷书里说过自己的来意：“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10:45）。服事，是一个动手的词。

马可的光，打在往前走、伸手做的那一股劲上。

◆ 四、路加：按着次序，写给每一个人

路加偏现实界。现实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具体的钱和饭。

路加一开头就说明了自己怎样写：“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1:3）。考察、次序，这是一个落在现实里的写法。他降生的那一夜，路加写得最实：“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2:7）

路加笔下站满了被忽略的人。穷人：他读以赛亚书，开口就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4:18）；马太写“虚心的人有福了”，路加记的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路6:20）。妇女：路加特意写下，跟他周游各城各乡的，除了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她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路8:2-3）。税吏：“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

他讲道”（路15:1）；撒该那一家，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19:9）。外邦人：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只有一个回来道谢，路加在句末加了一句：“这人是撒马利亚人。”（路17:16）

连复活以后，路加也写得最实。他让门徒摸他的手脚，然后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路24:41）他们给了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路24:43）。

路加的光，打在他走进的那一片现实上：马槽、饭桌、税关、路边。

◆ 五、约翰：“我是”

约翰偏自我界。这里的自我界，说的是他对自己是谁的认定，和他与父之间最里面的那一层。

约翰的开头不是家谱，也不是约旦河，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他从最里面写起。

约翰记下了七个“我是”。“我就是生命的粮。”（约6:35）“我是世界的光。”（约8:12）“我就是门”（约10:9）。“我是好牧人”（约10:11）。拉撒路死后，他对出来迎接他的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11:25）最后一夜：“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我是真葡萄树”（约15:1）。

这里要交代一处字面。第五句，和合本原文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不是“我是……”的句式；通常说约翰的七个“我是”，是把这一句也算在里面，本书照这个通常的数法列入。七句话，都是他在说他自己。这七句在本体一层怎样读，见第 32 章和第 37 章，这里只看一件事：在四卷书里，只有约翰这样密地记下了他对自己的宣告。

约翰也记他心里的动静。“我现在心里忧愁”（见第 11 章）；“耶稣哭了”（约11:35），只有四个字，在约翰这里。最后一夜，约翰用了整整五章，记他对门徒说的话和他的祷告。开头一句是：“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

约翰的光，打在他与父、与自己、与所爱的人之间最里面的那一层。

◆ 六、四个切面，一个人

把四卷书摆在一起，要防两种错。

一种错，是拿一卷书当全部。只读马太，他像一位律法的成全者；只读马可，他像一位行动的人；只读路加，他像一位走进穷人中间的人；只读约翰，他像一位向内宣告自己的人。每一卷都对，每一卷单拿出来都不够。

另一种错，是把四卷书说成四个人。其实四卷书互相渗着：马太也写他伸手摸长大麻风的人，马可也记他的教训，路加也记他在橄榄山上那一夜的祷告，约翰也写提比哩亚海边岸上的炭火和炭火上的鱼。所谓“偏”，是光打在哪一面更亮，不是只有那一面。

约翰自己说过一句很公道的话：“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20:30）又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每一卷书都是挑过的。挑法不同，切面就不同。

本书把四卷书读成同一个三维体的四个切面。这是初判，不是定论。

这个初判有一处不齐，要坦白说出来。马太、路加、约翰配的，都是三界里的一界，同在 E1 这一组三视角里；马可配的却是动能与动手，动能在 E3，动手在 D2，不在同一组。照九宫的规矩，四个切面最好落在同一组里，才好比较。暂时这样读，是因为马可这卷书写律法、写处境、写心里，都不比别的三卷多，最显眼的是两样：一个接一个的“立刻”，和一次又一次伸出去的手。硬把它塞进三界的某一界，反而读歪了。往后要改，大概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三卷配三界，马可不配一界，单列为贯穿三界的那股劲；一种是四卷不配同一组，各取最显眼的那一个视角，明说是跨组的读法。改与不改，要看后面的证据；这一章先照现在的读法走。

这个初判有一个用处：福音书里的许多难题，是拿一卷书的切面，去量另一卷书的切面，量出来“不合”。一个立体的东西，从四面照，影子当然不同。

◆ 七、日常里：一场婚礼，四个亲戚讲给你听

设想有这样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人，没赶上表妹的婚礼。过年回老家，四个亲戚先后跟他讲那一天。

大舅讲得最郑重。他从两家的来历讲起：男方祖上是哪里人，女方这一支传了几代，当年两家老人就有过交情，这门亲事算是续上了。他讲证婚人念的那段话，讲新人当众说的那几句誓言，一字一句都记得。听大舅讲，这是一件许了很久、终于成了的事。

表弟讲得最快。他说那天一大早接亲的车坏在半路，新郎跳下车就跑，跑了两条街拦了一辆三轮，西装都汗透了。进门时堵门的姐妹出了三道题，新郎一道接一道，答完就冲进去。表弟讲的全是动作，一口气讲完，听的人跟着喘。

二姨讲得最细。谁坐哪一桌，哪一桌是厂里的老同事，哪一桌是村里的老邻居；那位腿脚不便的老邻居没收到请帖，也来了，新娘亲自过去，把她扶到主桌。酒席是哪个厨师掌的勺，一共多少桌，红包怎么收、怎么记。听二姨讲，这场婚礼是一桌一桌、一个人一个人摆出来的。

奶奶讲得最少。她只说，那天早上，新娘在屋里坐着，对着镜子，叫了她一声“奶奶”，说了一句话。奶奶没有告诉他是哪一句，只说听完那句话，她就放心了。

四个人讲的，像四场婚礼，其实是同一场。大舅讲的是这门亲事背后的那一层道理，表弟讲的是那一天的劲头，二姨讲的是那一天的人和账，奶奶讲的是新娘心里的那一句。哪一个讲得都不假，哪一个单独讲都不全。他把四段话合在一起，那一天才立起来。

◆ 八、卷二结算：九格与九宫之外的落点

卷二从第 5 章读到这里，九格逐格过了一遍，又加了九宫之外两组三视角。每一格问两句：他写下的（说过的）落在哪一个视角，他活过的落在哪一个视角。下面这张表，只记他活过的证据，各举其要，详见各章。

格	三个视角	他活过的证据（各举其要）	见
S1 规范维	对比・变化・分布	“只是我告诉你们”的六组对比；芥菜种与面酵；凯撒的物、神的物	第 5 章
S2 模态维	粒子・波・场	撒该与血漏的妇人；人潮的涌来与退去；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	第 6 章
S3 价值维	真・善・美	对假冒为善的直言；好撒马利亚人；伯大尼的香膏、野地的百合花	第 7 章
D1 意义目标	创造・自由・幸福	新命令、新皮袋；“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八福	第 8 章
D2 路径组织（前六步）	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	“你们说我是谁”；洗脚；七十人回来；“退我后边去”；马太十三章的比喻	第 9 章
D3 优化约束	误差・冗余・损耗	一点一画；七十个七次、同走二里；十二篮零碎	第 10 章
E1 三界	理念・现实・自我	会堂里的经卷；税关、银库、丁税；旷野四十天与客西马尼	第 11 章
E2 信息三模态	符号・逻辑・数学	饼和杯、洗脚的水；“一国自相纷争”；九十九与一、盖楼先算	第 12 章
E3 能量三状态	内能・动能・势能	退到旷野、船尾安睡；推倒桌子、在前头走；三十年与名声传遍	第 13 章
九宫之外・三号位	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哪一个是邻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第 14 章
九宫之外・显露光谱	混沌态・介生态・秩序态	麦子稗子一齐长；先发苗后长穗；谷熟了就用镰刀	第 14 章

账面上有三件事。

第一，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每一个都找到了他活过的证据；九宫之外另有三号位、显露光谱两组，六个视角也都找到了。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一个空着的。这是导论第一条判决的验收。照判读纪律，这只说明在这些证据里没有发现缺维，不否定将来会发现。D2 的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不在本卷，要到卷三第 21—23 章去验。

第二，“美”这一格第一次被填上。第 166 号读二十位大师，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的视角，只剩美这一个。这一卷在第 7 章拿出了证据：一件具体的事，伯大尼那一瓶打破的香膏；一句他亲口下的判语，“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一种平常就有的眼光，“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太6:28）。这是证据一层；他本身为什么就是美，见第 38 章。

第三，各格不只是“有”，而且常常在同一件事里同时在场。旷野里，三界同在；九十九与一里，符号、逻辑、数学同在；拿撒勒的山崖边，三种劲同在；好撒马利亚人一段，三个号位走了一遍。第 166 号的大师，常是理论站一格、人生活另一格；读他，没有找到这样一道承重的缝。为什么能这样，是卷五要回答的事。

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下一卷读他怎样走：三方程、六路径、九步与三拍。

> 带走的话
>
> 四卷书从四面照同一个人。拿一面当全部，就量错了；四面合起来，他才立起来。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1 三界，加上 E3 的动能与 D2 的动手，作为四卷书的四个切面：马太偏理念界（家谱往下、十来次“应验”、登山宝训），马可偏动能与动手（近二十处“立刻”“随即”、伸手），路加偏现实界（家谱往上到亚当、马槽、穷人妇女税吏外邦人），约翰偏自我界（七个“我是”、最后一夜的五章）。初判，是本书的读法；马可一卷跨组，已在正文说明。卷二结算：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九宫之外另有三号位、显露光谱两组，均有他活过的证据；美这一格第一次被填上。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拿一卷书当全部，会把他量成律法家、行动者、社会关怀者或内省者中的一个；拿一卷书的切面去量另一卷，会把四个切面量成四个互相打架的人。

卷 三

方法论的完美使用：不缺式、不偏路、不断拍

卷 序

卷三十章：三方程各一章（第 16—18 章），六路径两章（第 19、20 章），九步的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三章（第 21—23 章），三拍两章（第 24、25 章）。

这一卷验第二、第三两条判决：三式俱全、六种次序各有场景；九步与三拍走完，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卷三读的是“他怎么走的”。

第 16 章

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S＝F(D,E)

>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3:8）

这一章的问题　卷二一格一格地读，读的是他活过的九格，格格有人。卷三换一个问法：格子都在，他用得怎样？王德生口述：“耶稣的智慧是典型的SDE智慧，完美地实现了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这一卷就照这句话一样一样验收：三方程是不是一式不缺，六路径是不是一路不偏，三拍是不是一拍不断。先验第一式：S＝F(D,E)。白话说，长出来的样子（显露），是走的那条路（差异）和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一起长出来的，少了哪一个都长不成。约翰福音把两场谈话前后挨着放：第三章，一位学者夜里来；第四章，一位妇人正午去打水。他要给两个人的，是同一份东西：从上头来的新生命。可是两场谈话走得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身上长出来的也完全不一样。这一章要回答：这不一样，是不是他前后不一？还是恰恰是方法的完全?

◆ 一、两片地：一盏夜灯，一口正午的井

先看地。约翰写第一个人，只用了两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约3:1）“这人夜里来见耶稣”（约3:2）。经上没有写他为什么选在夜里，我们也不替他补。只读写下来的：一个夜晚，一位官，一位读经的人。

他开口第一句，是一句客气的判断：“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约3:2）。注意这个“我们知道”。他是带着一整套知道来的。后面耶稣叫他“以色列人的先生”（约3:10），这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地。他脚下这片地，最厚的一层是理念界：律法、先知、教导、判断。

再看第二个人。约翰先写时辰：“那时约有午正。”（约4:6）再写人：“有一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约4:7）一口井，一个水罐，一段来回的路。她脚下最先露出来的，是现实界：渴，水，井深，日头。

这片地里还埋着两层。一层是隔开两族的老界线，经上说：“原来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约4:9）一层是她自己的日子，后面才会翻出来。她也有她的理念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约4:12），“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约4:20）。只是这一层不在面上，在底下。

两片地，一片从理念界露头，一片从现实界露头。夜和正午，约翰都记下了：一个人带着“我们知道”来，一个人带着水罐来。

◆ 二、两条路：从“重生”起步，从“给我水喝”起步

再看路。对尼哥底母，他没有顺着那句客气话往下说，第一步就是一句断言：“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对一位以色列人的先生，这是一道题。题出来，对方果然照字面去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3:4）

他没有收回那句断言，只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约3:7）他不退，换一个画面往前走：风。“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约3:8）。尼哥底母又问：“怎能有这事呢？”（约3:9）他再换一步，从对方自己的经卷里取一个故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3:14）。断言，对辩，画面，经上的故事。这条路每一步都踩在理念界上，是给一位读经的人铺的路。路上他把要给的东西说得最白：“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对井边的妇人，第一步完全相反。他不出题，先开口要一样东西：“请你给我水喝。”（约4:7）起步的不是他知道的，而是他缺的；不是一句道理，而是他的渴和她的水罐。界线马上浮上来，她问：“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约4:9）

他顺着水往前走：活水。她也照字面去解：“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约4:11）他再往前一步：“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约4:13）。接着是他要给的那一份：“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4:14）同是永生，对学者说的是“信”，对妇人说的是“水”。她听到这里，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约4:15）走到这里，路一拐：“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约4:16）从现实界拐进了她自己的日子。她再一拐，拐到理念界，问山上与耶路撒冷。他接住，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4:23）。最后一步：“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4:26）

把两条路并排放，有一处很像：两个人都照字面听，一个问母腹，一个问打水的器具。误会的样子一模一样。他接下来走的，却各是各的路。对学者，他留在理念界里一步步往深处走；对妇人，他从现实界起步，穿过自我界，走到理念界，三界走了一圈。路是照着地铺的。

◆ 三、两种长法：一盏慢慢亮的灯，一只留在井边的水罐

最后看长出来的样子。尼哥底母那一夜，经上没有记他怎样回答。谈话收在一句话上：“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3:21）夜里来的人，听见的最后几句，讲的都是光。

他的显露，要隔好几章才看得见。一次是在议会里，众人要定耶稣的罪，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约7:51）他开口用的还是律法，是他自己那片地上的话。再一次是在十字架之后：“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约19:39）经上特意记着“先前夜里”四个字。夜里来的那个人，最后带着一百斤香料来了。慢，而且是照着他的地长的。

妇人的显露，快得多。“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约4:28）。来打水的人，把打水的家什留下了。她对众人说的，也是她那片地上的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

4:29）她不讲山上与耶路撒冷，她讲“我素来所行的”。再往下，一城的人都动了，最后他们对她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约4:42）。

这一城人的长法，又是第三种。他们先是听了妇人的话出城；接着，经上记他们求他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约4:40）。两天，是给这一城人自己走的路。一开始，是妇人的话把他们带出城门；两天以后，他们说的是“亲自听见”。妇人的显露，成了一城人的起步；一城人自己的路，再长出他们自己的显露。一个长成的样子，又成了下一个人脚下的地。显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往外长的，不是一张纸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

一个慢，一个快；一个在议会里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一个在城里喊一声“你们来看”。同一份新生命，长成了两个样子。这就是S＝F(D,E)：显露不是现成摆在那里、递过去就成的东西，是路和地一起长出来的。地不同，路就要不同；路和地都不同，长出来的样子当然不同。两种长法，没有哪一种低一等。

◆ 四、他自己也站在地上，也走在路上

这两场谈话里，还有一个人的地和路，容易被读漏：他自己的。

先看路。第四章开头交代他为什么到井边：“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马利亚”（约4:3-4）。“必须”两个字，经上没有解释。我们只读它摆在哪里：他不是绕开那片老界线走，是穿过去走。井边那场谈话，是从这条路上长出来的。

再看地。他到井边时，经上写得很朴素：“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约4:6）那句“请你给我水喝”，前面紧挨着的就是这一句“困乏”。经上没有把它写成一句开场白，写成的是一个走累了的人向人要水。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约4:27），那道老界线又在他们眼里露了一回头。他们没有开口问他。门徒买了食物回来，说：“拉比，请吃。”（约4:31）他的回答把自己这片地翻了出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

工。”（约4:34）门徒手里是饭，他说的是另一种食物。走累了的身子，和差他来的那一位的旨意，在他身上是同时在场的：现实界和理念界，一个不缺。

对尼哥底母，他也把自己的地亮出来：“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约3:11）。这是在说他自己站在哪里。

所以这一式要读成双份。妇人的显露，是她的地加上他铺的路；他的话能长成那个样子，又是他自己的地加上他自己的路。他不是站在地外头，往别人的地里撒一把种子。他是两只脚都踩在地上的人：一路走得困乏，坐在井边，向一个人要水喝，然后把活水讲给她听。这一点卷五要从“生命”一层读，见第 36 章；这里只记下：在第一式里，他自己的 D 和 E 也一个不缺。

◆ 五、单中心的尺子：为什么不把同一句话说两遍

拿一把只认显露的尺子来量，这两章就成了难题。这把尺子把真理看成一句现成的话，像一张条文，递给谁都一样。照这把尺子，他就该问：为什么对一位以色列人的先生绕来绕去，讲风讲蛇；却对一个撒马利亚妇人直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把对学者都没说透的话，说给一个井边的妇人？尺子量出来的，是“前后不一”。

尺子错在把三方程拆成了一维。显露不能单独当起点，它是 F(D,E)，里面有两个变量。只盯着显露，就看不见他每一步都在看地、都在换路。他自己说过一句很能说明这件事的话：“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3:12）这是在量地。在井边，门徒请他吃饭，他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约4:35）。这也是在看地。

还有反过来的偏。若只看地，就会以为他对学者讲学问、对妇人讲家常，是看人说话、迁就对方。可他对学者并不讨好，那句“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约3:10）说得很重；对妇人也不回避，那句“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约4:18）说得很直。路是照着地铺的，路却不由地说了算。两个变量都在，一个不缺，这才叫一式俱全。

◆ 六、日常里：走一夜的路，煮一碗面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同一个星期里，要安慰两个人。他的心意只有一份：让对方重新站起来。

头一个是失恋的朋友，半夜十二点多打来电话，说睡不着。他没有在电话里讲道理。他穿上外套出门，陪朋友沿着河堤走。朋友说一段，停很久，再说一段。他多半在听，偶尔接一句。走到天快亮，朋友说回去睡一觉。那一夜什么也没解决。过了两三个月，朋友才在一次吃饭时提起：那晚你没说什么，可我记得那条河堤。

第二个是自己的孩子，期中考砸了，进门不说话，书包往地上一放。他也没有讲道理，进厨房煮了一碗面，卧了一个鸡蛋，端到孩子面前。孩子拿起筷子，吃到一半，眼泪掉进碗里，然后开口说哪几道题错了，错在哪里。吃完，孩子自己把卷子从书包里拿出来摊在桌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就是这一章。心意是同一份。地不一样：一个是成年人的夜，心里压着一段过去；一个是孩子的傍晚，肚子是空的。路就不一样：一个是陪着走，一个是先吃饭。长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一个慢，几个月后才露出来；一个快，一碗面的工夫。

要是把两样换过来，就看得清了：给失恋的朋友煮一碗面，说“吃了就好了”；半夜拉着考砸的孩子去河堤上走，一路讲学习方法。心意没变，地和路对不上，什么也长不出来。真正的心意，要落在对的地上，走对的路，才长得成样子。

> 带走的话
>
> 同一份心意，换了地，就要换路。长出来的样子不一样，不是心意变了，是方法全了。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第一式 S＝F(D,E)：显露由路与地一起长出；夜与正午是两片地，“重生”与“给我水喝”是两条路，慢灯与水罐是两种显露。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把显露当成一句递过去就成的条文（显露中心），就会量出他对学者绕、对妇人直，“前后不一”；只看地，又会量成“看人说话”。

第 17 章

先吃饱，再讲生命的粮：D＝G(S,E)

>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6:35）

这一章的问题　第二式是 D＝G(S,E)。白话说：下一步怎么走（差异），要看已经长出来的样子（显露）和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路不是出门前画死在纸上的，是一边走、一边照着长出来的和脚下踩着的，一步一步定出来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这一式最完整的一段：头一天，在山边的草地上，五千人吃饱了；第二天，在迦百农的会堂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许多人听了退去。从吃饱到退去，看上去像是先赢后输。这一章要回答：这条路是走歪了，还是每一步都在照着第二式走？

◆ 一、那片地：逾越节前，山边的草地

先把地看清楚。约翰写得细：“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约6:2）人是因为看见了什么才来的，这是他们心里的地。接着一句像是闲笔：“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约6:4）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逾越节连着出埃及，出埃及连着旷野，旷野连着天上降下来的吗哪。这一句埋下的是理念界的一层，到第二天才翻出来。

现实界的一层就在眼前。“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约6:5）。这是一大群走了路、要吃饭的人。手头有什么？安得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6:9）一个孩子的一顿饭，摆在几千人面前。还有脚下的地，字面上的地：“原来那地方的草多”（约6:10）。

还有一层是门徒自己。他先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约6:5）约翰随即补了一句：他问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约6:6）。腓力算的是钱：“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约6:7）这是门徒脚下的地：一本账，一个算不过来的数。

◆ 二、头一段路：从肚子起步

在这片地上，他第一步走的，不是讲道，是吃饭。“你们叫众人坐下。”（约6:10）这一句是整段路的起点。人怎样坐、按什么次序坐，那是另一章的主例，见第 20 章；这里只读这一步是照着什么定的。人是饿的，地是草地，手上有五个饼两条鱼，一边是一本算不过来的账。路就从最底下那一层起步：先叫人吃上。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约6:11）“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八个字是这一段路的分寸。不是人人一份定量，是照着各人的饿。吃完收拾零碎、“免得有糟蹋的”那一句，是第 10 章的主例，这里不再展开。

还要留意他从哪里起手。经上没有写饼从空中降下来，写的是“那五个大麦饼”（约6:13），就是那个孩子带来的、安得烈说“还算什么呢”的那一点。路的第一步，是从地里现成有的东西起手的：一个孩子的饭，一片草地，一群饿着的人。门徒看这片地，看见的是不够；他看这片地，看见的是起点。同一片地，看法不同，路就不同。腓力那本账没有错，二十两银子确实不够；错在只看了地的一层，就以为路走不通。

这一步走完，地上长出了第一个样子。众人吃饱了，十二个篮子装满了，然后人开口：“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6:14）这是显露，长在众人心里的样子。它是真的，也是半截的：他们看见了饼，读出了先知，可是读到哪里为止，还要看下一步。

◆ 三、同样是喂饱众人，路不止一种走法

要看清路是照着什么定的，最好把几次相近的场面并排放。

马可也记了这一顿饭，次序却不一样。“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可6:34）他先讲，讲到“天已经晚了”（可6:35），门徒来请他叫人散去，才转到吃饭。为什么那一回先讲？经上写的理由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看见的那片地，最先露出来的是没有牧人，不是饿。等到天晚了，饿才露出来，路就跟着转过去。马太另记一笔：“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太14:14）同一片草地，先露出来的又是病。

马可还记了另一次，喂饱四千人。这一回他自己先开口，说的全是地：“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可8:2-3）三天，没有吃的，回家的路远。这三样都是脚下的地，一样一样被他点出来，然后才是饼。

三回并排看，起步的东西不一样：一回从饿起步，一回从“没有牧人”起步，一回从三天和远路起步。可是同一件事贯穿三回：他先看地，再定路。路不是一份死菜单，同一个厨子，看见不同的客人，先上的菜就不同。这就是 G 的意思：路是一个函数，里面有变量。

◆ 四、显露一出来，路就转弯

第二式的要紧处在这里：显露一出来，下一步就要照着它重新定。

众人心里长出来的那个样子，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要拥他作王。经上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这一步在第26 章是主例，这里只记它在第二式里的位置：众人的显露往哪里长，他的路就往哪里转。显露若是长歪了，他不顺着走。

第二天，众人追到迦百农。他第一句话，就是把他们心里长出来的那个样子说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这不是责备，是照实说。昨天那一顿饭，在他们心里长成了什么，他看得清清楚楚：饱。于是路就从“饱”转过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约6:27）。

众人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约6:28）他答：“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6:29）他们问的是做什么，他把话从“做”转到“信”。众人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约6:30），话头一转，又亮出了他们自己的地，正是那一句逾越节埋下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约6:31）他不绕开这片地，就踩着它往前走：“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约6:32）众人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约6:34）这时他才说出这一章的那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约6:35）

把这一路排开看，是一级一级的台阶，一级比一级高。饿，吃饱；饱，转到存到永生的食物；吗哪，转到天上来的真粮；真粮，转到“我就是”。每一级台阶，都是踩着上一步长出来的样子，又踩着他们自己的地，才搭上去的。没有昨天那一顿饭，“生命的粮”这几个字落不了地；没有他们心里那一段吗哪，“从天上来”这几个字也找不到地方落脚。

◆ 五、路往深处走，有人转身

路再往下走，就有人跟不上了。先是众人私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约6:42）连门徒里也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约6:60）随后就是许多人退去，那一幕在第 6 章读过，这里只看他接下来的一步。他对十二个人说：“你们也要去吗？”（约6:67）彼得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

在说出那句问话之前，他其实又走了一步。门徒议论这话甚难，他没有收回，也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接着门徒长出来的这个“难”，再往前铺一级：“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约6:61-62）然后点明这一整段话该怎样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门徒听成了肉，他就把灵指给他们。显露是“难”，下一步就照着“难”来铺。只是这一级台阶，有人肯上，有人不肯上。

这两天中间，约翰还夹着一个夜晚。门徒自己上了船过海，“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约6:17）风大浪起，他们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害怕。他那一夜的话，经上只记了短短一句：“是我，不要怕！”（约6:20）“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约6:21）一句话，一船人从怕里出来。对一船害怕的人，他不讲粮，也不讲吗哪。地是黑夜、风浪和怕，路就只走这一步。白天对众人铺一整段台阶，夜里对一船人只说一句话。路的长短，也是照着地定的。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路照着显露和地来定，不等于路由显露和地说了算。众人心里长出“作王”，他不顺着走；门徒心里长出“这话甚难”，他也不把话收回来。他自己说过这条路的方向：“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6:38）路有两层。一层是往哪里去（意义目标，D1），这一层他说得明明白白，第 34 章细读；一层是一步一步怎么走（路径组织，D2），这一层就是本章看见的：每一步都由刚长出来的样子和脚下的地一起定下来。第二式在这一章露得最清楚的，是后一层。

◆ 六、单中心的尺子：只认一张路线图

拿一把只认路的尺子来量，这一章会量出两样错。

一样是把路看成一张出门前就画死的路线图。照这把尺子，他第一天就该讲生命的粮，何必先管饭？管饭，是不是在讨好人？可是没有那一顿饭，第二天那一整段台阶就没有第一级。先吃饱，不是绕道，是起步。

另一样恰好相反：把路交给显露去定。照这把尺子，昨天五千人吃饱了、还要拥他作王，这是成功；今天把话说深了、许多人退去，这是失败。他就该再分一次饼，把人留住。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是“先赢后输”。可是照第二式读，昨天长出来的“饱”和“作王”，正是今天这一步要转弯的理由。若顺着它走，路就被显露牵着鼻子走了。

两种错，都是把三方程拆成了一个变量。一种只看路自己，一种只看长出来的样子。他每一步都同时看着三样：已经长出来的，脚下踩着的，和要去的地方。

◆ 七、日常里：一碗热汤，然后坐下来谈

设想有一位社区志愿者，冬天去探访一户独居的老人。社区派他去，是为了一件正事：老人住的房子旧了，电线要换，换线要签字，还要搬两天东西。前两个去的人，进门就拿出表格，讲安全，讲政策，老人一句没听进去，门关上了。

他去的那天是傍晚。进门看见灶是冷的，桌上半个馒头。他没有拿表格，先去楼下小店端了一碗热汤上来，放在老人面前。老人捧着碗，一口一口喝着，话就多了，说起老伴，说起这房子是哪一年分的，墙上那根线是谁拉的。他听着，没有插话。

汤喝完，老人自己问：你们那个换线，是怎么回事？这时他才把表格拿出来。他也没有照着表格念，而是顺着老人刚才说的讲：您说那根线是老伴当年拉的，用了三十年了，这回换的，就是这一根。老人想了一会儿，签了字。

这一路就是第二式。路不是出门时定死的：他兜里揣着表格，第一步却是一碗汤，因为他看见的地是一个冷灶、半个馒头。汤喝下去，长出来的是老人的话匣子；他就照着这个样子走下一步，先听。听出来的，又是老人自己的地：老伴，三十年，那一根线。他就踩着这片地，把正事讲完。

正事没有变，从头到尾就是换线。变的是一步一步怎么走。前两个人的路线图很清楚，只是那张图上，没有那个冷灶，也没有那根线。

> **带走的话**
>
> 要去哪里，心里是定的；下一步怎么走，看刚长出来的，看脚下踩着的。先吃饱，不是绕道，是起步。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第二式 D=G(S,E)：吃饱（显露）与逾越节、吗哪、草地、一个孩子的饭（地），一步一步定出从饼到“生命的粮”的路。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路线图（路中心），会量出“先管饭是讨好”；把路交给显露，又会量出“先赢后输”，以为他该再分一次饼把人留住。

第 18 章

一张饭桌挪动了界线：E＝H(S,D)

>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15:2）

这一章的问题　第三式是 E＝H(S,D)。白话说：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也不是天生就在那里、一成不变的；它是长出来的样子（显露）和走过的路（差异）一起改出来的。前两式里，地是起点，是要看清、要顺着走的东西。到了第三式，地自己也要动。人和人之间的界线、谁跟谁同桌、谁跟谁算一伙，都是地。这一章读两件事：一张饭桌，一份名单。他在税吏家里坐席，有人看见就议论；他上山叫了十二个人，名单里坐着一个税吏，也坐着一个奋锐党人。这一章要回答：他是只在地上走，还是连地也一并改了？他又是怎样改的？

◆ 一、那片地：一道看得见的界线

先看那片地原来的样子。福音书里，“税吏”和“罪人”常常连在一起说，好像是一个词：“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太9:11）这一连，界线就画出来了：一边是守洁净、守规矩的人，一边是坐在税关上收钱的人、被人看作不洁的人。

这道界线最看得见的地方，是饭桌。和谁同桌，就是和谁算一伙。路加第十五章的头两节，把这片地画成了一幅站位图。一边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路15:1）一边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15:2）一群人挨近来听，一群人私下议论。议论的人不说他讲了什么，说他跟谁吃饭。他自己也引过别人给他起的外号：“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路7:34）一张饭桌，一个外号，都是这片地的样子。

还要记一笔：画这道界线的人，守的是律法，护的是洁净，这是他们那片地上的好东西。本书写的是一种做法，不是一群人。这一章看的是界线怎样挪动，不是谁该被骂。

◆ 二、先走一步路：走到税关前面

界线是怎样挪动的？第一步，是一条路。马太这样记自己被叫的那一天：“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太9:9）税关在现实界里是个什么位置，第 11 章读过；这里只看“他就起来”在第三式里的分量：一个坐在界线那一边的人，站起来，走到了这一边。

路加把下一步写得更大：“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路5:29）马可把这一桌写得最细。先写谁坐在桌边：“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可2:15）。留心“并门徒”三个字：坐下的不只他一个，跟他的人也都坐下了。再写谁站在桌外：“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可2:16）他们是“看见”了才问的，问的对象是门徒。坐席的是一群人，看见的是另一群人，问话从看见的人那里递到门徒耳边。界线就在这一递之间，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路：他往前走，看见一个人；那个人起来；那个人家里摆开一张桌子；问题自己找上门来。

◆ 三、再长出一个样子：医生的话，一只找回来的羊

路走到饭桌边，就有人问。他的回答，让这张桌子长出了一个新的样子，叫人看得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9:12）他把饭桌说成了诊室。坐在这里的人，不是同伙，是病人；他坐在这里，不是同流，是行医。

他还给这个样子找了一个更老的根：“‘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太9:13）这句出在何西阿书。他不另立一套，就从对方那片地最深的一层取出一句话来。

路加那一回，经上紧接着议论写：“耶稣就用比喻说”（路15:3）。下面三个故事，是回答那一句“又同他们吃饭”的。先看三个故事怎样开头。

头一个：“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路15:4）开口就是“你们中间谁”。他不先讲罪人，先请听的人站到牧人的位置上：你丢了一只羊，找不找？

第二个，换成一间屋子里的妇人：“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路15:8）一盏灯，一把扫帚，一块钱。从旷野收到屋里，画面越来越近。两个故事都收在请朋友邻舍来：“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路15:6）

第三个，开头只一句：“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路15:11）这一回丢的不是羊，不是钱，是一个儿子。故事讲到快完，又多出一个人：大儿子从田里回来，听见作乐的声音，“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路15:28）这个站在门外、不肯进去的大儿子，和那些站在桌外议论的人，站的是同一个位置。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点明，只是把议论和比喻前后挨着放。

医生、羊、灯和扫帚、一个“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路15:20）的父亲，这些都是显露。饭桌是路走出来的；这些话，叫人看懂这张饭桌在做什么。

◆ 四、地就动了：从“罪人”到“失丧的”

路和显露都到了，地就动了。动在名字上。原来那片地上，这些人的名字是“罪人”。罪人是一类人，一道墙那边的人。他讲完羊和钱，名字换了：是“失去的”，是“失落的”。失去的羊还是那一百只里的一只，失落的钱还是那十块钱里的一块。他也没有把“罪人”两个字藏起来，两个故事收在两句相近的话上，第

二句是：“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15:10）名字还在，站的地方换了：从墙那边，挪回到了“我们”里面，只是走丢了。

第三个故事里，这一挪就发生在两句话之间。大儿子对父亲说的是：“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路15:30）。他说“你这个儿子”，不说“我弟弟”，把人推回了墙那边。父亲回他的是：“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路15:32）。一个说“你这个儿子”，一个说“你这个兄弟”。地，就在这两个称呼之间挪动。父亲也没有把大儿子推出去，他先说的是：“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15:31）。小儿子，他跑出去迎；大儿子，他出来劝。两个儿子，他都走出门去见。故事停在这里，经上没有写大儿子后来进没进去。

撒该那一回也是这样挪的：众人说他是“罪人”，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路19:9）。那一回的次序见第 19 章。

还要看清，他挪的是界线，不是把墙推倒。他没有说税关上的事都对，也没有说罪人不必悔改。路加记的那一句是：“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医生坐到病人旁边，不是说病不是病，是说病人是可以好的。地动了，但地上的是非没有被抹平。这一层分寸，第 29 章还要读，见第 29 章。

◆ 五、一份名单：同桌，也同路

饭桌是一时的，名单是长久的。马可这样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可3:13）接着：“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可3:14）。

把这份名单一个一个读下来，就看得见他把什么样的地搭在了一起。有打鱼的兄弟，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可3:17）；马太的名单里写着“税吏马太”（太10:3），紧接着又写着“奋锐党的西门”（太10:4）。经上没有写这两个人当初怎样相处，也没有写“奋锐党”这个名号在西门身上具体指什么，我们都不补。只读名单本身：一个在税关上替官府收税的人，一个名号里带着“奋锐”两个字的人。照这两个名号的一般读法，他们原本站在不一样的地方，

未必坐得到一张桌上。这只是对名号的一般读法，不是经上记的两个人的事。经上记下的只有一件：两个名字，写在同一张名单上，相隔不过一行。

“常和自己同在”，这是在造一片新的地。原来的地，按职业、按洁净、按立场分成一块一块；这十二个人的地，是按“和他同在”这一条纠缠在一起的。这片新地还长出了新名字：他给西门起名叫彼得，又给雅各和约翰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3:16-17）。起名，是显露；叫人上山、同吃同走，是路；两样一起，搭出了一片原来没有的地。它后来积成多大的势能，见第 38 章。

“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这一句有前后两半。前一半是搭地，后一半是出路。后来他果然“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可6:7）。地是路和样子改出来的；改好的地，又生出新的路。三式首尾相接，没有哪一式是终点。

名单的最后一个，经上直写：“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可3:19）为什么拣选他，是第 46 章的难题，见第 46 章。

◆ 六、他也坐另一张桌子

还要补上一笔，不然这一章会被读偏。他坐税吏的桌子，也坐法利赛人的桌子。路加记得清楚：“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路7:36）又一回：“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路14:1）席上有人窥探他，他还是坐在那张桌边。

这一笔很要紧。若他只坐税吏的桌子、不坐法利赛人的桌子，那他就是把墙从这边搬到了那边：原来罪人在墙外，现在守规矩的人在墙外。这正是反向中心。他两张桌子都坐，就像故事里那个父亲，先跑去抱住小儿子，又出来劝大儿子。墙不是搬了个位置，是开了门。坐在哪一张桌边，他都是同一个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找回失去的。

◆ 七、接力的次序：路在前，样子在中，地在后

把这一章的几件事按先后排一排，三维的接力就清楚了。先是路：他往前走，走到税关前面，说一句“你跟从我来”，坐上一张桌子。然后是样子：医生和病人，一只羊，一块钱，一个出门迎接的父亲，一个新起的名字。最后才是地：“罪人”变成“失丧的”，“你这个儿子”变成“你这个兄弟”，“税吏”和“奋锐党”写进同一份名单。

次序不能倒。先宣布“从今天起没有界线”，只是一句口号，地不会动。只坐桌子、不说一句医生的话，只会多一个“贪食好酒”的外号。路和样子都到了，地才挪得动。这就是 E＝H(S,D)：地是两样东西一起改出来的，缺一样都改不成。

◆ 八、单中心的尺子：只看地，只认墙

拿一把只认地的尺子来量，这一章会量出两种错。

一种把地当成天生的、不能动的。照这把尺子，税吏就是税吏，罪人就是罪人，同桌就是越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一问，就是这把尺子量出来的。尺子错在不知道地是 H(S,D)：路走过去，样子长出来，地就会跟着动。

另一种是反过来的：既然地能动，就把墙全推倒。照这把尺子，他坐上税吏的桌子，就是说税关上的事都无所谓。这是从“墙中心”跳到“无墙中心”，反向中心。可是他说的是医生和病人；病要治，羊要回家。地动了，方向没有丢。

◆ 九、日常里：家里添了一副碗筷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三口人，吃饭的位置坐了十几年：父亲坐靠窗那头，母亲坐靠厨房那边，儿子坐对面。碗是三只一样的，筷子是三双。规矩也是老的：晚饭七点，吃饭不看手机，周末回奶奶家。

这一年儿子结婚了，儿媳搬进来。头一顿饭，母亲多拿了一只碗，是家里招待客人才用的那种，花色不一样，筷子也是另找的一双。儿媳坐在儿子旁边，挤着桌角。谁也没说什么，可那只不一样的碗摆在那里，就是一道线：你是客人。

变化是一点一点来的。先是路：母亲带着儿媳去菜场，两个人一起做了几顿饭；有一回饭后儿媳收拾碗筷，母亲没有拦，只说，放左边那格。再是样子：有一天母亲买回来四只一样的碗。桌子挪了挪，靠厨房那边空出一个位置，椅子是从阳台搬来的，母亲说，你坐这里，拿菜方便。规矩也松了一点：有一个周末，没回奶奶家，去了亲家。

这一家人没有开过会，没有人宣布“从今天起你是家里人”。一起买菜做饭这条路，加上四只一样的碗、一个挪出来的座位，一起把家里这片地改了。老的那些也没有全丢：晚饭还是七点，吃饭还是不看手机。线挪了，家没有散。

> 带走的话
>
> 地不是天生的。一起走过的路，加上看得见的样子，能把一道界线挪过来，又不推倒一个家。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第三式 E＝H(S,D)：走到税关前、在税吏家坐席（路），医生、羊与钱、“你这个兄弟”、起名（显露），一起挪动了界线，搭出“常和自己同在”的新地。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把地当成天生不动的（地中心），会量出“越界坏规矩”；跳到另一头以为什么界线都不要（反向中心），又会量出“是非无所谓”。

第 19 章

六路径（上）：先进地，先换路

>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19:5）

这一章的问题　三方程说的是三维互相生成，谁也离不开谁。可是一件事总得有个起头：先动哪一维，再动哪一维，最后落在哪一维？三维排先后，一共有六种次序，叫六路径。先说明一次：本书在每个场景后面标的“地→显露→路”这类次序，是本书用 SDE 读福音书的读法，不是经上原有的标签；经上写的是事，次序是我们照着事一步一步读出来的。一个人若总用一种次序，不管面对的是谁，就叫偏路；换一种次序，就是往前走了一步。这一章和下一章，各读三种次序，看他六种是不是都走过。这一章读两种“先进地”的走法和一种“先走路”的走法：撒该那一天，三十年到开讲，还有凯撒的那枚银钱。

◆ 一、撒该：先进他的地，样子自己长出来，路随后跟上（地→显露→路）

耶利哥城里，人挤着人。一个税吏长“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路19:3），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路19:4）。树上那一个人怎样被他在一街人里叫出名字，第 6 章读过，见第 6 章。这里只读次序。

先看他原本的路。路加开头一句是：“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路19:1）。撒该爬树，也是算准了“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照原来的路，他是穿城而过的。到了那棵树下，他停了，路改了：不是经过，是住下。换路的那一刻，就是这一章要读的那一刻。

第一步落在哪一维？落在地上。他抬头说的是：“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19:5）他没有先讲一句道理，也没有先叫撒该做一件事。他先说要进

门：进撒该的家，坐撒该的桌，在撒该那片地上过一夜。那片地是什么样子，众人一句话就说出来了：“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路19:7）一个被全城叫作“罪人”的人家，他先踏进去了。经上没有记他进门以前先问撒该过去收了多少、讹了谁。地是什么样子，他是看得见的；他还是先进了这片地。

第二步，是显露。经上写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路19:6）。然后，“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19:8）留心经上的次序：他先进门，撒该后开口。经上没有写他在撒该家里讲了什么，我们也不补；只读写下来的：撒该这句话，是在他进门之后长出来的。撒该站着，当众说出了自己要变成的样子。经上没有记谁叫他这样说。

第三步，是路。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9-10）这一句把一个下午的事，接到了一条长路上。撒该那一边，路也铺开了：一半给穷人，四倍还人，这些都是明天以后要一步一步去做的事。

地→显露→路。若把次序倒过来，先在街上对撒该讲一番“你当悔改、你当退赔”，那是先给路。路也许没错，可撒该还在树上，在众人的议论里，那条路落不了地。先进了他的地，样子才长得出来；样子长出来了，路才有人走。

路加把这一段放在另一件事之后不远。上一章里，有一个官问他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叫那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人听了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路18:18-23；那一段是第 45 章的题，见第 45 章）。一个是先被指了一条路的人，经上只记他忧愁；一个是先被进了家门的人，自己把路说了出来。两个人都和钱有关，他走的次序却不一样。经上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把两件事挨着放。

◆ 二、三十年到开讲：先在地上，再走路，最后才亮出来（地→路→显露）

第二个场景要从很远的地方读起。先说明一句：这一个场景，经上没有写在一处。它散在路加和马太的几章里，本书把它们按先后拼起来读。下面每一步都标出

经文，读的人可以一处一处对照。三十年作为他个人的势能，第 13 章读过，见第 13 章；这里只读次序。

第一步是地，对照路2:51-52。十二岁那年，他在殿里，人已经“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路2:47）。可是接下来，经上写的不是他留在殿里开讲，而是：“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2:51）下一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然后经上就静了，一直静到他约三十岁。乡亲后来记得的是：“这不是那木匠吗？”（可6:3）一个家，一个手艺，一座会堂，一个小城。这片地是一年一年住出来的。

第二步是路，对照路3:21-23 与太4:1-11。路加先记受洗：“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路3:21）。紧接着就是那一句：“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3:23）三十年的地，在这里接上了路。马太记下路上最紧的一段：“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太4:1）试探人说，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食物；他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三次试探，他三次都拿“经上记着”的话回答，三次都没有照着试探人说的去做。那四十天作为他自己的那片地，第 11 章读过；作为张力积累的第一拍，是第 24 章的主例。这里只看它是路上的一段。再往下，“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太4:12），又“往迦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太4:13）。受洗，旷野，回加利利，住到迦百农，一步接一步。

第三步才是显露，对照太4:17。路加在受洗那一处，记了天上来的声音；那是从天上来的显露，不是他自己向众人开口。他自己向众人亮出的第一句，马太记得清楚：“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从那时候”四个字，是一道分水线。马可写同一刻，用的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可1:15）一个说“从那时候”，一个说“日期满了”，指着同一件事：这一句话，是等前面的地和路都满了，才说出来的。开讲以后，他对这个“时候”也不抢，对母亲说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

他回到拿撒勒的会堂，“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路4:22）称赞的话里，还带着三十年的旧称呼：那片地一直都在。

地→路→显露，最难的是耐得住前两步。十二岁就有人希奇他的应对，可经上记下的下一步，是回家，顺从，增长。

◆ 三、凯撒的银钱：先走一步，样子自己露出来，地跟着重画（路→显露→地）

第三个场景，起步的是路。

这一回是别人先来设局。“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太22:15），打发人来，先说一串好话，再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太22:17）这个问题是一块现成的地，地上只画了两条线：可以，或不可以。站上哪一条，都掉进坑里。分布的看法在这一处怎样把东西各归其位，第 5 章读过，见第 5 章；这里只读他先动哪一维。

他先动的是路，一个动作：“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太22:19）他不答，先叫人做一件事。这一步把对方从他们画好的两条线里拉了出来。对方原本要他说话，他却叫对方掏钱。

这一步还有一层很细的地方。来问的人开口先夸他：“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太22:16）他接着做的事，偏偏是叫人看一张脸：钱上的那个像。他们说他不看人的外貌，他就请他们看一看钱的外貌。人他不看外貌，钱他要看外貌；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这本身就是一次分清。马可还记着，他“知道他们的假意”，当面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可12:15）可他没有停在点破上，接着走他那一步。

第二步，样子露出来。“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太22:20）一枚钱托在手心，上面有一个像，有一行字。他不必告诉谁这钱是谁的，那个像自己会说话。对方只好自己读出来：“他们说：‘是凯撒的。’”（太22:21）

第三步，地被重新画过：“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原来那块地上只有一道“可以或不可以”的线；现在地上分出了两片：一片属凯撒，一片属神。神的物是哪些，他没有一样一样列出来，留给听的人自己去想。经上记着结果：“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太22:22）路加另记一笔：他们“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希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路20:26）。设局的人手里一个把柄也没拿到。

路→显露→地。在这一个设好的局里，这一种次序最合用。局是一块现成的地，在那块地上怎么站都是输；先走一步，把一样东西拿到眼前，让它自己显出样子，地就跟着变了。

◆ 四、为什么同一个人要换路

三个场景摆在一起，就看得出换路的道理。

对撒该，地是“罪人的家”，这片地最缺的是有人肯进来，所以他先进地。对开讲，地是三十年的小城生活，这片地要住透、路要走实，所以他先在地上，再走路，最后开口。对银钱的局，地是别人画好的陷阱，在那块地上起步就是输，所以他先走一步路。起步的那一维，都是照着那一天、那一个人、那一块地选的。

还有一层，三个场景里都看得见：他换的不只是自己的路，也带着别人换路。撒该原来的路是坐在税关上收钱，那一天以后，是“一半给穷人”。设局的人原来的路是“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那一天这条路没有走通，他们“离开他走了”；马太接着记，撒都该人来问，法利赛人又来问，到最后“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太22:46）。他自己原来的路是拿撒勒的木匠铺，那一年以后，是加利利的海边。换路即前进，这三处都看得见。

六种次序也不是六个技巧，各用各的。三个场景里，他要去的地方是同一个，本书读作：叫人回到神那里。撒该是被寻回的，开讲是向众人发出的召，银钱那一问留给人的，也是“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半句。去处是定的，起步是活的。这和第17章读的第二式是一回事：往哪里去，心里是定的；从哪一维起步，要看那一天的地。

拿一把只认一种次序的尺子来量，三处都会量错。只认“先讲道理”的，会说他对撒该太松，进门前该先叫他认罪；只认“先做事”的，会说他三十年太慢，十二岁就该出来；只认“先打动人心”的，会说他对设局的人太冷，没有先讲一番爱。每一把尺子都只认一个起点。他不偏路，所以哪一把尺子都量不全他。

◆ 五、日常里：先去坐坐；学三年才出师

设想一栋老楼，两户邻居为了楼道里一个鞋柜吵翻了。一家嫌另一家占地方，一家嫌那一家说话难听，见面不说话，门关得山响。楼长是位退休的老人，他没有把两家叫到楼道里评理。他先提了一袋橘子，去其中一家坐坐。坐下来，不提鞋柜，听那家人说孩子上学的事，说老人的腰。过两天，又去另一家坐坐。几次以后，有一天，那一家自己说起来：那个鞋柜，其实可以往里挪一挪。楼长这才说：那我去跟对门讲。这是先进地，样子自己长出来，路随后跟上。

再设想一个学木工的年轻人，在师傅的铺子里待了三年。头一年扫地、递工具、看师傅刨木头；第二年才上手，做的是凳子腿、抽屉板；第三年，师傅让他独自做一张小桌子，做坏了，拆了重来。三年满了，有一天来了个客人要打一个书柜，师傅说：你来。那个书柜，就是他出师的第一件活。客人问是谁做的，他第一次说：我。三年是地，那一路的凳子腿、抽屉板、拆了重来是路，那个书柜和那一声“我”，是最后才亮出来的样子。

两件事，次序不一样。楼长若照学徒的次序来，先住三年再去劝，邻居早搬走了；学徒若照楼长的次序来，第一天就去给客人做书柜，书柜一定是歪的。起步的那一维选对了，事才走得通。

> **带走的话**
>
> 先动哪一维，要看那一天的地。会换起步的人，才不会被一种走法困住。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六路径之三：撒该（地→显露→路）、三十年到开讲（地→路→显露）、凯撒的银钱（路→显露→地）。另外三种见第 20 章。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一种起步次序（偏路），会量出他对撒该“太松”、三十年“太慢”、对设局的人“太冷”。

第 20 章

六路径（下）：先排座，先说一句，先弯腰

>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13:14）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读了三种次序：先进地的两种，先走路的一种。这一章读剩下的三种：另一种先走路的，和两种先给样子的。一种是“路→地→显露”：先安排一件事，地跟着重新排好，样子最后长出来。一种是“显露→路→地”：先说一句话，叫人看见一个样子，再走一步，最后地变了。一种是“显露→地→路”：先亮出他是谁，再挪动脚下的地，最后给出一条往后走的路。三个场景是：山边草地上一排一排坐下的五千人，从房顶缒下来的瘫子，逾越节前那一盆水。读完这一章，六种次序就都有了场景。这一章要回答：剩下的三种，他是不是也都走过？走的时候，三维怎样一棒一棒交接？

◆ 一、一排一排坐下：先安排，地跟着排好，样子最后长出来（路→地→显露）

天晚了，门徒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可6:35-36）门徒的路，是叫人散。这一顿饭在约翰笔下怎样从吃饱一路讲到“生命的粮”，是第 17 章的主例；十二个篮子和“免得有糟蹋的”，是第 10 章的主例。这里只读马可记下的次序。

第一步是路，一连三个吩咐。“你们给他们吃吧。”（可6:37）门徒算钱，他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可6:38）门徒数回来：五个饼，两条鱼。然后第三个吩咐：“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可6:39）三步，都是在安排事，还没有一个饼分出去。

第二步是地。“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可6:40）这一句是这一场的要害。这些人是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可6:33）的，到这时，经上还没有写他们怎样站、怎样坐。一个吩咐下去，地就重新排过了：坐下，成排，一百一排，五十一排。人还是那些人，草地还是那片草地，可是这片地的样子已经不一样了，有了行，有了列，成了看得清数目的地。路加记的数目是另一种：“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路9:14）两卷书的数目不同，排的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第三步才是显露。“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可6:41）。“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可6:42）吃饱这个样子，是长在排好的地上的。若是没有先坐成排，五个饼两条鱼递出去，前面的人一抢，后面的人够不着，长出来的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路→地→显露。先做的是安排，安排把地排好，排好的地上才长出那个人人都够得着的样子。门徒原本的路是“请叫众人散开”；他的路是“叫众人坐下”。一个是让地散掉，一个是让地排好。

还有一处容易读漏：分饼的手，是门徒的手。经上写的是“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可6:41）。门徒先说“请叫众人散开”，又说“二十两银子的饼”；到了这一步，饼是经他们的手，才摆到众人面前的。排好的地，也给门徒铺了一条他们原来没想到的路。一个安排，排好的不只是众人，也是门徒。

◆ 二、从房顶缒下来的人：先说一句，再叫他走，地最后变了（显露→路→地）

迦百农的一间房子里挤满了人，“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可2:2）。四个人抬着一个瘫子，进不去，就拆了房顶，把人连褥子缒下来。这四个人的信，作为他的信用和势能，第 13 章读过，见第 13 章。这里只读他对这个人先动哪一维。

经上在这句话前面先写了一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可2:5）。他先看了地。看地，是他每一回都有的；六路径读的不是他先看什么，是他先动哪一维。这一回，他先动的是显露，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可2:5）留心，这时那人还躺在褥子上。他先说出来的，是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样子：罪赦了。这句话一

出口，屋里就有人议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可2:7）这句话叫人看见的，不只是那人的样子，也是说话的这一位是谁。

第二步是路。他接着那些议论往前走，先问一句：“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可2:9）他接着说明为什么这样问：“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2:10）然后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可2:11）“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可2:12）。一个躺着被缒下来的人，自己拿着褥子，从人群当中走出了门。这是路，脚底下实实在在的一段路。

第三步是地。两样地都变了。一样是屋里众人心里的那片地，原来有一条“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的界线，现在“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2:12）马太记得更明白：众人“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太9:8）他们心里关于“谁能赦罪”的那片地，挪动了。另一样是那人自己的地：吩咐里说的是“回家去吧”，一个要人抬来的人，自己走回家去。路加记下了这一段：那人“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路5:25）屋里的地变了，他自己的那片地也变了。

显露→路→地。为什么先说一句？因为那人最要紧的样子，眼睛看不见。他若先叫那人起来，众人看见的只是一个病好了的人；先说一句“你的罪赦了”，再叫他起来走，众人就从一双走路的腿，看见了那句话。那一句在先，后面那一段路，才成了那句话的凭据。

◆ 三、一盆水：先亮出他是谁，再挪地，最后给路（显露→地→路）

逾越节以前，最后的晚饭。洗脚这一件事，本书不止一处要读：作为九步里的“动手”，是第 9 章的主例；作为门徒往后的“学法”，是第 49 章的主例。这里只读它在六路径里的次序。

第一步是显露。约翰没有直接写他站起来，先写了他知道的事：“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约13:3）。万有在手里，从神出来，归到神那里去。要说清楚：这一层不是他当众宣

布的，是约翰写给读的人看的；他当着门徒说出口，要到洗完以后：“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约13:13）所以这里的“先”，是约翰笔下的先：他是谁，这一层在先；下面那双手，在后。本书照约翰的次序读。

第二步是地。“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13:4-5）一张饭桌，原来有它的次序：谁坐着，谁伺候，谁的脚该由谁来洗。他一站起来、一束上手巾，这片地的次序就翻过来了。坐着的成了被伺候的，夫子拿起了手巾和盆。彼得不肯：“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13:8）彼得守的，正是原来那片地。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约13:8）地挪过去了，彼得也跟着挪了过去，而且转得很快：“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约13:9）他答：“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约13:10）该洗的，他一样不多洗，也一样不少洗。经上还记着一句很沉的话：“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约13:11）他知道，还是一双一双洗过去。经上没有写他洗到那一双脚时怎样想，我们不补。只读这一层：他翻过来的这片地，没有把哪一个人先划出去。那一层难题，在第 46 章。

第三步是路。洗完了，“就穿上衣服，又坐下”（约13:12），然后才讲：“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13:14）“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13:15）“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13:17）接着他把这条路的分寸也交了底：“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约13:16）这是一条往后的路，交到门徒手里。

显露→地→路。次序在这里有分量：先有“万有交在他手里”，再拿起手巾和盆，这一洗才有分量。若是一个仆人来洗脚，桌上的次序一点也不会变；“从神出来的”那一位来洗，桌上的地才会被翻过来。地翻过来了，他才给出那条“彼此洗脚”的路。若一开始就讲“你们要彼此洗脚”，那只是一条规矩；先有样子、再有翻过来的地，那条路才走得下去。

◆ 四、六种次序，合起来看

两章读下来，六种次序都有了场景：撒该那一天是地→显露→路；三十年到开讲是地→路→显露；凯撒的银钱是路→显露→地；草地上一排一排坐下是路→地→显露；房顶缒下来的人是显露→路→地；那一盆水是显露→地→路。这是本书的读法，六处场景，各配一种次序，没有空着的。

更要紧的，是他每一回选的起步，都和那一天的事对得上。草地上，要排的是地，可地要靠一个安排去排，所以先动路。房子里，最要紧的样子眼睛看不见，所以先说一句。饭桌上，要翻的是一片人人习惯了的次序，所以先亮出他是谁。偏路的人只有一种起步；他是看着那一天，选那一天的起步。

两章合看，还有一条线索。先给样子的两种次序，房顶缒下来的人和那一盆水，都是“他是谁”这一层排在最前面的时候：一回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2:10），一回是约翰写在洗脚前面的那一句“从神出来的”。先进地的两种，撒该和三十年，都是他走进别人或自己的日子里去的时候。先走路的两种，银钱和草地，都是一群人、一个局摆在面前、需要先动一步的时候。这是本书的归纳，不当作规律去套。只是它提醒一件事：起步的那一维，跟那一天要成的事，是对着的。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也会量错。只认“先做后说”的，会说他对瘫子说得太早，先治病再讲赦罪才稳当；只认“先讲道理”的，会说他在草地上光管排座，不讲一句道；只认“身份要摆出来”的，又会说他洗脚降了身份。三把尺子各量对一处，量错两处。

◆ 五、日常里：搬家那天，先排好队

设想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楼，五楼一户人家要搬走，东西多，搬家公司只来了两个人。楼里几位邻居说，搭把手。头一回，七八个人一起涌上楼，有人扛柜子，有人抱纸箱，楼道窄，上的和下的堵在一起，一只箱子在三楼转角磕坏了，半个小时没搬下几样。

后来住二楼的一位大姐说，先别动，咱们排一排。她让年轻力壮的两个守在五楼门口，专管把东西递出门；每一层楼梯转角站一个人，东西一层一层往下传，不用一个人从五楼扛到一楼；楼下留两个人，按搬家公司说的次序往车上码。谁站哪一层，说清楚了，才开始。

楼道里的样子一下子就变了。东西不再在转角堵着，是一件一件顺着往下走。一个钟头不到，五楼搬空了，楼道里只剩下几道纸箱蹭出的灰印。最后一只纸箱上车，几个人站在楼下喘气，那户人家的老人从兜里掏出烟，一个一个递过去。

这件事的次序，就是这一章的第一种。先是一个安排：别动，排一排。安排下去，楼道这片地就排好了：每一层有人，各管一段。地排好了，才长出那个样子：东西顺着走，一个钟头搬完，楼下站着一排喘气的人。若是不排，人越多越堵；排好了，同样这几个人，长出来的是另一个样子。

> **带走的话**
>
> 先排好座，饼才分得到每个人手里；先亮出是谁，弯腰才翻得动一张桌子。起步不同，都是为了走到同一个地方。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六路径之后三种：一排一排坐下（路→地→显露）、房顶缒下的瘫子（显露→路→地）、一盆水（显露→地→路）。合上一章，六种次序各有场景。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一种起步（偏路），会量出他对瘫子“说早了”、在草地上“只排座不讲道”、洗脚“降了身份”。

第 21 章

九步之七：分化——十字架，与父分开

>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这一章的问题　王德生口述七：“十字架到复活和升天，就是耶稣的道路的九步：分化，聚合，升维。”后来他改定为“重组”。王德生口述九：“用重组比聚合好，耶稣十字架是与父分开。”九步的前六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他在平常的日子里一步一步走过，见第 9 章。后三步不在平常的日子里，只在最后那几天走完：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一章读第七步，分化。白话说，分化就是原来连在一起的，分开了。要回答三件事：在十字架上，分开的是什么？这分开，是被人扯断的，还是他自己走进去的？分开了，是不是就断了？第 21 到 23 章读路怎么走；同一段事里劲怎么转，是第 24、25 章的事。

◆ 一、分化是什么：先分开，样子才看得清

前六步，事情都在原来的格局里做。他在前头走，门徒在后头跟；他讲，他们听；他们做错了，他当面改。一遍一遍做，一遍一遍改，格局还是那一个：一位夫子，一群跟着走的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在当中。

第七步不一样。原来连在一起的东西要分开。分开以后，各自的样子才看得清，后面的重组才有东西可接。不分开，就只能在旧格局里修修补补；分开了，格局才换得动。

分化和前面的“修正”不一样。修正是在原来的格局里改一处：彼得说错了一句话，他当面纠正，彼得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跟着走。分化是格局本身要换：不是改哪一个人的哪一句话，是那一种跟法要结束。门徒跟着一个看得见的人在加利利走

了三年，这种跟法再好，也只能在一处、一时、一群人里面。要换成另一种跟法，旧的那一种得先松开。

还有一层：分化的时候，最像失败。修正时人还会说“他教得对”；分化时人只看见散，看见空，看见一个人被挂在那里。九步之中，这一步最容易被读错。

所以分化不是路走坏了，是路走到了这一步。这是本书照口述九的读法：九步里，第七步本来就是分开。

他的分化，经上记了两处，前后只隔一夜：牧人与羊分开，子与父分开。前一处在园子里、院子里，后一处在十字架上。

◆ 二、牧人与羊：一层一层地分开

最后的晚餐以后，往橄榄山去的路上，他先把话说在前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太26:31）彼得不信，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太26:35）经上接着写：“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太26:35）

那一夜，话应验了。在园子里，拿他的人来了。马太写：“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太26:56）马可也只用一句：“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可14:50）这是第一层分开，一群人跑散。

彼得还跟着，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有人认出他来，他三次说不是。第三次，他“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太26:74）一个说过“同死”的人，这时说“不认得”。这是第二层分开，分在最靠前的那一个人的口里。鸡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太26:75）

再往后，到了十字架那里，路加写：“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路23:49）“远远地”三个字，是第三层。她们没有走，可是也近不了身。

一群人跑散，一个人说不认得，熟识的人远远站着。一层比一层近，一层比一层深。羊是这样分散的。

◆ 三、不是被扯断的：他自己走进去

这一段有一处不能读漏：这分开，不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被人扯断的。

晚餐时他就说过，门徒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约16:32）。他知道。到了园子里，拿他的人来了，“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约18:4）等他们答了，他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约18:8）门徒的散，有一份是他亲口放走的。约翰随即写下这是为应验他从前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约18:9）放他们走，是为了不失落他们。分开，在这里是一种护着。对彼得也是这样。早在晚餐的席上，他就说过：“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散，他是预先护着的。

有人拔刀，他说：“收刀入鞘吧！”（太26:52）又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太26:53）路是可以不这样走的，他选了这样走。他早先说过一句话，这时候读，分量全在里面：“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10:18）

所以本书记下的第一件事是：分化这一步，是他走进去的，不是落到他头上的。客西马尼那一夜怎样把这一步攒到最满，是第 24 章的主例；这里只读那一夜之后。他从祷告里起来，出来见那些人，把门徒放开。

◆ 四、最深的一层：与父分开

然后是十字架。

马太写：“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太27:45）“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太27:46）马太和马可都把

他喊的原话留了下来，又翻出来，两卷书记的是同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可15:34）

这就是口述九说的“与父分开”。门徒散了，是羊离开牧人；这一喊，是子与父分开。就在前一夜，他还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16:32）到了十字架上，连这一层也分开了。九步的第七步，在这里走到了底。

可是这一喊的字，还要再细读一遍。他喊的是“我的神”，一连两次。分开了，称呼还在；“为什么”这一问，是对着那一位问的，不是对着空处说的。路加又记下他临终的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23:46）约翰记的是另一句：“成了！”（约19:30）分到最深的地方，交托还在。

这里有一道难题：神的儿子说“离弃我”，是神离弃了神吗？这道题留给第46章，用口述九去解。神性与人性怎样在这一刻同在，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读的是路怎样走：九步走到第七步，分开的是最深的那一层连接，而那一层连接，在分开的喊声里仍然被呼唤着。

◆ 五、分开的那一刻，样子看清了

前面说，分开以后，各自的样子才看得清。十字架上，这件事是当场发生的。

先看他自己。分开到最深处，他还在对人说话。对钉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对同钉的一个强盗，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43）对站在旁边的母亲和所爱的门徒，他也留了话，那一处是他亲手设计的回写，见第25章。分开的是一层层的连接；他对人说的话，一样没有断。

再看他身边的地。马太写，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太27:51）。马可也记了这一句：“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可15:38）幔子是圣殿里隔开内外的那一层。经上没有解释它为什么裂，只记下它裂的方向：从上到下。这一刻，隔开的东西分开了。本书只读到这一步：十字架上的

分化，不只分在他和门徒之间、他和父之间，也分在那一道隔着的幔子上。这层意思怎样讲，由教会的传统回答。

最后看一个旁人。守着十字架的百夫长，经上没有记他是跟着耶稣的人。马太写，百夫长和同他看守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太27:54）马可写得更近：百夫长“对面站着”，看见他这样断气。门徒散了，一个外人却在这时候认出他是谁。

这就是分化的样子。原来的格局拆开了，样子反而第一次在一个没想到的人眼里显露出来。彼得在他身边三年，说过“你是基督”，转头就劝他别走这条路，见第 30 章；百夫长只看了这一场，说出了相近的一句。

◆ 六、十字架下的尺子

十字架下站着的人，手里也有尺子。经过的人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太27:40）祭司长和文士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太27:42）这把尺子只量一样：连着，才算赢；分开了，就是输。照这把尺子，十字架是一个人的失败，那一声喊是失败的凭据。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在旷野里也听见过，见第 24 章。旷野里，是叫他提前绕过这条路；十字架下，是叫他半路退出这一步。

九步的尺子不这样量。第七步本来就是分开；不分开，后面的重组和升维无从走起。门徒若一直在他身边，就一直只是跟着走的人；一位夫子若一直在眼前，就一直只能在一处、一时。分化把这些都拆开了。拆开的东西怎样重新接上，接成什么样子，是下一章的事，见第 22 章。在往橄榄山去的路上，他其实已经说过下一步：“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太26:32）分散的话和重聚的地方，是在同一口气里说出来的。

◆ 七、日常里：第一次住校

设想一个孩子，十二岁，小学毕业，考进了县城里一所要住校的初中。家在镇上，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暑假里，家里就在说这件事。母亲舍不得，说走读也行，每天坐一个钟头的车。父亲说，让他去住。两个人商量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定下来：去住。母亲把一床新被子拆了又缝，缝了又拆，嫌厚，又嫌薄。

开学那天，父母把他送到宿舍楼下，帮他铺好床，挂好蚊帐，把饭卡塞进他手里，又在他的柜子里放了一卷卫生纸、一罐腐乳。宿管阿姨说，家长该走了。母亲还想上楼再看一眼，父亲轻轻拉了她一下。两个人走出校门，谁也没有回头。

头一个星期，孩子每天晚上借宿管的电话打回家。第一天说菜咸，第二天说同学打呼噜。第三天，他在电话里哭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母亲在这头听着，没有答应去接他。她只说：“周五就来接你。被子晚上要盖好。”放下电话，她在灯下坐了很久，第二天一早，还是照常去上班。

这一周，孩子身上分开了好几样东西。被子要自己叠，饭要自己排队打，钱要自己算着花，衣服要自己拿去水房洗，夜里想家，要自己睡着。从前这些都连在母亲手上，现在一样一样分到了他自己手里。分开的那几天，他最难受；也是那几天，他才知道哪些事原来是母亲替他做的。

周五，父亲去接。孩子上车，第一句话不是哭，是说：“我们宿舍有个同学，被子是我教他叠的。”晚饭桌上，他把一个星期的事从头讲到尾，讲到谁的饭卡丢了、他借了五块钱给人家。母亲听着，一筷子一筷子往他碗里夹菜。

这件事只取一层，不拿来比十字架的分量：分开是真的，疼也是真的，可那一周的分开不是断，是一个孩子自己的样子正在长出来。父母那一头的松手，是商量了好几个晚上、想好了才松的；电话那一头的话，也一天没有断。

带走的话

分开不是断。第七步是分开，路还在往前走；连喊“为什么”的时候，喊的还是“我的神”。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 差异，D2 路径组织九步之七：分化。三层分开（门徒逃走、彼得说不认得、熟识的人远远站着），最深一层是与父分开（太27:46；可15:34）。分化是他自己走进去的。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连着才算赢”，会把十字架量成失败，把那一声喊量成被弃的凭据；看不见第七步后面还有重组和升维。

第 22 章

九步之八：重组——复活

>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路24:31）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读第七步，分化：羊分散了，子与父分开。这一章读第八步，重组。王德生口述九：“用重组比聚合好，耶稣十字架是与父分开。”白话说，重组就是分开的重新接上，散了的人重新聚拢；可是接上以后，不是原来的样子，是一个新的样子。复活那一日和以后的几次显现，经上记得很细：坟墓边的妇女，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人，关着门的屋子，提比哩亚的海边。这一章要回答：接上的是什么？是怎样一个一个接上的？接成的新样子，和原来的有什么不同？复活在三拍里是哪一拍，见第 25 章；这里只读路怎样走。

◆ 一、重组不是复原

先把一个容易混的地方分清：重组不是复原。

复原，是碎了的碗用胶粘回去，还是那只碗，只是多了几道缝。重组不是这样。分开以后再接上，接的人还是那些人，接法变了，位置变了，彼此的称呼也变了。

复活以后，最先让人吃惊的，正是这个“变了”。他站在马利亚面前，“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约20:15）。他和两个门徒走了一路，“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路24:16）他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约21:4）三处都是近在眼前，认不出来。经上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补。只读这一层：重组以后，不是照着从前的样子一眼就能认回去的。

可又分明是他。路加记他对惊慌的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路24:39）他还要了一片烧鱼，“在他们面前吃了。”（路24:43）同一个他，新的样子。重组读的，就是这两样同时在。

还有一处，重组的地点早就定好了。分散的那一夜，他说的是“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见第 21 章；复活那一早，天使和他自己说的，还是加利利。散之前，聚的地方已经说出口了。重组不是事后临时想出来的补救，是这条路本来就有的第八步。

◆ 二、先接上的是谁：坟墓边的妇女

第一个接上的，不是使徒。

“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太28:1）十字架下远远站着的，是她们；天快亮来坟墓的，也是她们。天使对她们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太28:6）经上写她们的心是两样的：“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太28:8）。

然后是他自己遇见她们，对她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太28:10）这一句里有两处新。一处是次序：消息先到妇女，再由妇女带给使徒。一处是称呼：前一夜逃走的那些人，他叫他们“我的弟兄”。散了的人，不是被追回来问罪，是被叫作弟兄接回来。

马可还多记了三个字。天使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可16:7）。门徒之外，单单把彼得的名字点出来。那个在院子里说“不认得”的人，名字被单独叫了一遍。他怎样在海边被接回原来的位置，再往前一步，见第 25 章。

约翰写马利亚，写得最近。她站在坟墓外面哭，他问她：“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约20:15）她没认出来。他只叫了她的名字：“马利亚。”（约20:16）她就转过来了。没有讲道理，没有显神迹，一个名字，就接上了。他接着对她说的那一句“我要升上去”，是第 23 章的主例。

◆ 三、二十五里路：以马忤斯

同一日，有两个门徒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路24:13）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往外走的。散，还在散着。

他走近他们，同行。问他们谈论什么，“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路24:17）其中一个叫革流巴的，把这几天的事讲了一遍，讲到最痛处，是一句：“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24:21）“素来所盼望的”，是旧的格局。旧格局断了，他们就往外走。

他没有先亮出自己。他先讲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24:27）这是一段路上的重组：同样那些经文，他们本来就读过，现在一节一节重新排过，排出一个他们没见过的次序。

到了村口，“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路24:28）。是他们自己留他：“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路24:29）重组不是硬接上去的，要那一头自己伸出手来。

接上的那一刻，是一顿饭。“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路24:30）就在这时，“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路24:31）他们回头想起：“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24:32）

接下来那一句，是整段的转弯：“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路24:33）。时候已经晚了，二十五里路，往回走。来时是散，回去是聚。他们回到聚集的地方，把“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路24:35）一路往外走的两个人，变成了往回报信的两个人。

◆ 四、关着的门：从跟着的人，到被差的人

那日晚上，门徒聚在一处，“门都关了”（约20:19）。他来，站在当中，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约20:19）经上记下的头一句是平安，没有记他问

起那一夜的事。他又“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20:20）

紧接着，他把这群人的位置换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20:21）三年里，他们是跟着走的人；从这一句起，他们是被差出去的人。人还是那十一个，围着他坐的样子，换成了从他这里往外走的样子。他还“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20:22）这就是重组：散掉的点重新连起来，连成了另一种形状。

那天多马不在。门徒告诉他，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20:25）过了八日，他又来，单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20:27）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约20:28）

这里有一处要停下来看：重组以后的他，身上还带着钉痕。分化留下的伤，没有被抹掉，被收进了新的样子里，成了认出他来的凭据。重组不是假装没有分开过。

◆ 五、海边：又是一堆炭火

后来，几个门徒回到加利利。彼得说：“我打鱼去。”（约21:3）几个人跟他去，一夜没打着什么。三年前，他们就是从这片海边、从这样的网旁边被叫走的。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约21:4）。他先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约21:5）他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网满了，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约21:7）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约21:9）他说：“你们来吃早饭。”（约21:12）饼和鱼，是他亲手拿给他们的。“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约21:13）

经上在彼得说“我不是”的那一夜，也写了炭火：“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约18:18）两处都是炭火，这是本书留意到的一处；经上没有把两处连起来说，我们只把它们并排放着。

一堆炭火旁，彼得分开了；一堆炭火旁，他被叫去吃早饭。吃完早饭的那三问，是他亲手设计的回写，主例在第 25 章。

◆ 六、接上的是哪几条线

把这几处并排放，重组接上的，不是一条线，是好几条。

第一条，人和他。一个名字，一次擘饼，一句“愿你们平安”，一顿早饭。每一处接法都不一样：对哭着的人，叫名字；对往外走的人，先同行、再擘饼；对关着门的人，先说平安；对一夜空网的人，先给吃的。接法照着各人的地走，这和第 16 章读过的那一式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条，人和人。散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散的：这个跑了，那个说不认得，两个往乡下去。聚的时候，是彼此带回来的：妇女告诉门徒，马利亚告诉门徒，两个人当晚回城告诉十一个，十一个告诉多马。消息在人和人之间走了一圈，人就重新连成了一群。他自己去见每一处的人，也让消息在他们彼此之间走。

第三条，人和经。以马忤斯路上，“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讲解明白了；那晚在城里，他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24:44）旧的经文没有丢，重新排了次序。他怎样“开他们的心窍”，那是他设计的一处回写，见第 25 章。

还有第四条，子和父。十字架上分开的那一层，在复活的早晨，他对马利亚说出了一句接上的话。那一句是升天的话，留给第 23 章。

四条线，在复活那几日里一条一条接上。这是本书的数法，经上没有这样分；分开来看，只为看清：分化分开的有几层，重组就接上几层，一层也没漏。

◆ 七、单中心的尺子：只认原样，或只认看见

拿一把只认“原样”的尺子来量，重组处处是破绽：既然复活了，为什么熟人认不出？为什么还带着伤？为什么不回到从前，照旧在前头走，门徒照旧在后头跟？这把尺子把重组当复原，量出来的全是“不像”。

另一把尺子只认“看见”。多马起初拿的就是这一把。他对多马说的最后一句，把这把尺子放宽了：“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20:29）重组接上的，不只是那一日屋子里看见他的人；接法已经在往更远处伸。往多远处伸，怎样伸，是第九步，见第 23 章。

◆ 八、日常里：寒假回来，座位不一样了

设想一个在外省读大一的男孩，九月走的，腊月回来。家里一张圆桌，从小他坐父亲左手边，妹妹坐右手边，母亲靠着厨房门坐，方便起身添饭。

他走的这几个月，家里变了几样。秋天，奶奶膝盖不好，从乡下接来同住，睡了他那间屋，他的书和旧球鞋装进两个纸箱，搁在柜顶上。妹妹上了初三，个子蹿了一截，嗓子也粗了。母亲在电话里都提过，可是提过和看见，是两回事。他这几个月也变了：学会了自己交电费，跟室友吵过一回又和好，冬天头一次见着下雪。

回来那天晚上，妹妹去车站接的他，抢过箱子就走，一句话也没多说。到家，一桌人重新坐下。父亲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奶奶，挪到了侧边。他原来的座位上搁着奶奶的保温杯。他愣了一下，在奶奶旁边坐下了。

饭吃到一半，事情自己排开了。奶奶牙口不好，青菜嚼不动，他拿筷子把菜一根一根夹成小段，放进奶奶碗里。从前这样的事，都是母亲替他做。妹妹吃完，没人叫，自己起身去盛汤，先给奶奶盛了一碗。母亲还是靠着厨房门坐，可是起身的次数少了。父亲说，你奶奶这几个月，天天问你哪天到。

这一桌饭，人一个没少，还多了一个；可是谁挨着谁、谁给谁夹菜、谁先起身，全换过了。没有人安排，是分开那几个月，各人身上都长了一点什么，回来一坐，就排成了一个新样子。若是他一进门就要回自己的老位子，奶奶的保温杯就得挪走，夹菜的人也还是母亲。那就是复原，不是重组。

这个故事只取“散了的再坐回一桌，坐成新的样子”这一层。

带走的话

重新接上，不是照原样粘回去。人还是那些人，伤也还在，坐法变了，连他们自己也变了。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 差异，D2 路径组织九步之八：重组。妇女被叫去告诉“我的弟兄”，以马忤斯在擘饼时认出、连夜回城，关门的屋里从“跟着的人”换成“被差的人”，海边又一堆炭火；钉痕被收进新样子。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原样（把重组当复原），会量出“认不出”“还带着伤”“不回到从前”都是破绽；只认看见，又把重组只量到屋子里那几个人为止。

第 23 章

九步之九：升维——升天

>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路24:51）

这一章的问题　九步走到最后一步：升维。白话说，升维就是同一件事，换到更高的一层去做；原来只在一处、一时做得成的，到了这一层，处处、时时都做得成。分化把旧格局拆开，见第 21 章；重组把散了的人接成一个新样子，见第 22 章；升维，是让这个新样子不再只靠一个看得见的人站在当中。福音书里，这一步就是升天。这一章要回答：他走了，为什么说“是与你们有益的”？离开的那一刻，留下的是什么？“常与你们同在”和“升上去见我的父”，两句话怎样同时是真的?

◆ 一、升维是什么：从一处，到处处

九步里的前八步，都在同一层上走。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一遍一遍做；分化和重组，是在最后几天里把格局拆开、再接上。到了第八步，新的样子已经有了：一群被差的人，一张接上的网。可是这张网还靠着一个看得见的人站在当中。他在哪一间屋子里，网就在哪一间屋子里。

升维，就是把这一层抬上去。不是把事情做得更多，是换一个层面做同一件事。就像一个人自己种好一块地，是一层；他把种法教给全村，让别人也种好，是更高的一层。人没变，事没变，能到的地方变了。

福音书里，这一步他说在前头，做在后头。说，是在最后那一晚；做，是在伯大尼的对面。

◆ 二、他先说透：“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最后那一晚，他一连几次讲要走。门徒听了，“就满心忧愁”（约16:6）。经上把这份忧愁记得很实：他说“等不多时”，几个门徒就彼此问：“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约16:18）

他没有收回这句话，反而说得更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16:7）

他又先给了他们一样东西：“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14:27）人要走了，先留下的是平安。

这是升维最要紧的一句。他在，门徒有一位看得见的夫子；他去，门徒得着的是另一样东西。他说那一位“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14:16），又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14:17）从“同在”到“在里面”，从“与你们”到“永远”，这就是升了一层。保惠师怎样成了他设计的回写，主例在第25章；这里只读这一层：走，是为了让同在换一种方式，换到更高的一层。

他还说了一句更叫人吃惊的话：“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12）一个人做的事，到了下一层，由许多人做，做得更大。这句话的末尾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升维和他的离开，是同一件事。

他也没有回避门徒的痛。他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约16:20）又用了一个画面：“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16:21）生产的痛是真的，痛过以后，世上多了一个人。升维前的那份忧愁，也是这样。他接着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约16:22）

◆ 三、这一步，路早就指着

升天不是临了才添上的一笔。路加写他转向耶路撒冷的那一刻，用的就是这个字：“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9:51）。那时离十字架还远，经上已经把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被接上升”。这股往前的劲，第 13 章读过；这里只读那一句的末尾指着哪里。

他自己也说过方向。门徒中有好些人听了“生命的粮”那番话，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约6:60）他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约6:62）最后那一晚，他把整条路一口气说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约16:28）从父出来，是来；到了世界，是走在人中间；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是这第九步。

他还说了往那里去做什么：“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14:2）又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14:3）他往上去，不是一个人上去；是先上去，把门徒也算在那一层里面。九步走到这里，路的尽头一开始就是对着的。

那一晚的最后，他为门徒祷告，祷告里也有这一层往外伸的意思：“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约17:20）。眼前这十一个人之外，还有将来许多因他们的话信的人。升维以后能到的地方，他在走以前，已经在祷告里算进去了。

◆ 四、先改一个称呼：“也是你们的父”

复活那天早晨，马利亚认出他来，他对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是升维的话：“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约20:17）

细读这句话的次序。先是“我的父”，然后是“也是你们的父”。三年里，门徒听他叫“我父”，听了很多回。到这里，他把同一个称呼，分给了他们。上一章

读过，他叫散了的门徒“我的弟兄”（太28:10）；这里说的是，弟兄们有同一位父。

十字架上，他喊“我的神，我的神”，那是分开到最深的一刻，见第 21 章。复活的早晨，他说“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同一个“我的神”，分化时是一声呼喊，升维时是一份交出去的称呼。他和父之间的那一层连接，不只接上了，还向上抬到门徒也站得进去的一层。这是本书照口述九往下读出来的一层，经上没有用这些字。

◆ 五、伯大尼的对面：在祝福里离开

然后是那一天。路加写得很短：“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路24:50）“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路24:51）

有两处要停下来读。一处是“领”。到了最后一步，他还是走在前头的那一位，领着他们走到伯大尼的对面。另一处是“正祝福的时候”。他不是讲完了、祝福完了，再告别；离开发生在祝福当中。手举着，祝福正在进行，人就被带上去了。所以门徒最后看见的他，是一个正在祝福的样子。

马可也记了这一刻：“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可16:19）马可记的是他去了哪里；路加记的是他怎样离开。两卷书合起来看，一面是往上去，一面是在祝福里去。

◆ 六、留下的人：不是站着望，是回城欢喜

最该细读的，是他走了以后，门徒的样子。

路加写：“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路24:52）。最后那一晚，他说要走，他们满心忧愁；如今他真走了，他们大大地欢喜。走之前忧愁，走之后欢喜，这两样放在一处，是本书读升维时最看重的一处。若升天只是失去，留下的人应当比那一晚更忧愁才对。

走之前，他还交代过一件事：“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24:49）所以他们回城，是奉了吩咐回去等的。他们去哪里？“常在殿里称颂神。”（路24:53）路加福音是从圣殿开头的，也在圣殿收尾。他升上去了，门徒却回到地上那座殿里，回到人中间。升维不是把地上的事丢下，往天上去；是那件事在地上换了一种做法，换到许多人手里接着做。马可也是这样收尾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可16:20）。他坐在神的右边，又同他们一起做工。一处，变成了处处。

所以升维也不是一种反向中心。不是从“只在地上”跳到“只在天上”。他上去了，门徒还在地上；他在天上，也和他们同工。两层都在，一层不丢。他在那一晚说的结语，就是这个意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

◆ 七、“常与你们同在”

马太福音没有记升天的那一刻，它的最后一句，停在一句应许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

这一句和路加的升天放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矛盾：一卷说他离开了，一卷说他常同在。照单中心的尺子，只能二选一。可九步的尺子正好读得通：离开的是一种同在，换来的是更高一层的同在。从前，他在迦百农，就不在耶路撒冷；他在船上，就不在岸上。升维以后，“常”字和“直到世界的末了”，说的是不再受一处、一时的限制。差派与同在作为他亲手设计的回写，见第 25 章；这里只读“同在”升了一层。

他自己在最后那一晚，也把两样放在同一口气里说过：“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约14:28）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14:18）去和来，在他这里不是两件互相抵消的事。

◆ 八、单中心的尺子：只认看得见

拿一把只认“看得见”的尺子来量，升天是九步里最难懂的一步：一个人好不容易复活了，重新聚拢了门徒，为什么又要走？在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见；走了，看不见了，岂不是少了？

这把尺子量的是在一处的同在。在一处的同在，最多只能在一处。九步的第九步，要的正好是把这一处的限制拿掉。他留下的不是一个空座位，是一群被祝福过、往外走的人，和一句“常与你们同在”。

另一把尺子反过来，只认“天上”，把升天读成他从此离了地上的事。路加的最后两节就把这把尺子放下了：门徒拜完了，回城，进殿，大大地欢喜。

◆ 九、日常里：老店主退到后面

设想县城老街上一间五金店，开了快三十年。店主是一位老师傅，螺丝、水管接头、门锁、电线，哪一样放在哪一格抽屉，他闭着眼都摸得到。街坊修什么东西，都是先来问他，他说用哪个，就用哪个。

儿子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回来了。老师傅没有让他先当家，先让他在柜台边站了两年，看、问、搬货、算账。第三年开春，老师傅说，柜台你来站，我到后面去。

后面是一间小库房，一张桌子。老师傅每天还来，坐在那里理货，把那些抽屉里的东西一格一格写在一个本子上：什么型号、配什么用、哪家的货靠得住。有街坊进门找他，儿子说在后面，街坊进去问，他问清楚了，又说：“你去跟他说，他知道。”

头几个月，有老顾客不放心，说还是老的靠得住。有一回儿子配错了一个水龙头的接头，人家拿回来退，当着一屋子人说了几句难听的。老师傅在后面听见了，没有出来。等人走了，他拿着本子出来，翻到那一页，指给儿子看，又说：明天你自己送一个对的上门去。第二天儿子去了，那家人后来成了店里的老主顾。慢慢

地，来的人习惯了先问儿子。儿子懂的东西，老师傅那一套全在里面，又多了几样他自己的：加了微信，街坊拍张照片发过来就知道要什么；周末开着小三轮，往附近几个村子送货。

两三年后，店还是那一间门面，可来买东西的，从一条街，变成了半个县城和好几个村子。老师傅还坐在后面那张桌子边，有人认得他，进门喊一声，他抬头应一句。

这个故事只取一层：他退到后面，店里的本事没有走，反而从一个人身上，到了更多人够得着的地方。老师傅退得有次序：先领着站了两年，再交柜台，交的时候把本子留下了，人也还在后面。

> 带走的话
>
> 他是在祝福里离开的。走了的人，大大地欢喜，回城去了；离开的是一处的同在，换来的是常常同在。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 差异，D2 路径组织九步之九：升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约16:7）；“也是你们的父”（约20:17）；“正祝福的时候……被带到天上去了”（路24:51）；“常与你们同在”（太28:20）。从一处、一时，到处处、时时。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看得见，会把升天量成失去，把“离开”和“常同在”量成矛盾；反过来只认天上，又会量成他从此离了地上的事。

第 24 章

第一拍：张力积累，从旷野到客西马尼

>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12:27）

这一章的问题　第 21 到 23 章读了九步的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那是在读路怎么走。从这一章起，同一段事再读一遍，换一层读：劲怎么转。三原理，白话说就是三拍：先攒劲（张力积累），劲攒够了样子一下子变（形状改变），变完了把新样子写回日子里去（回写）。卷一用一锅汤讲过，见第 3 章。这一章读第一拍。他的张力从哪里起头？怎样一步一步攒起来？攒的时候，他怎样不让它提前泄掉，也不让它把人压垮？主场景两个：开头的旷野，结尾的客西马尼。

◆ 一、旷野：三条近路，三次不走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太4:1）这一场作为他自己那片地，第 11 章读过；这里只读劲。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太4:2）张力在这里第一次有了形状：一个饿着的身体，和一条还没有开始的路。

试探人说的三句话，形状都一样。第一句：“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太4:3）第二句，带他到殿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太4:6）。第三句，指着万国的荣华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4:9）

三句话，给的都是一条近路。饿了，现在就有饼；要人信，现在就有一个神迹；要国度，现在就有。每一条近路，都是叫张力当场泄掉：不等，不走，直接拿。

他三次都不走。第一次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第二次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太4:7）第三次，“撒但，退去吧！”（太4:10）

旷野的意思，在三拍里读，是这样：张力不是靠多拿什么攒起来的，是靠不提前拿攒起来的。饼，后来他给了，给的方式全不一样：五千人在草地上一排一排坐下吃饱，那是他自己的时候，见第 20 章。在旷野里，他不提前拿。

路加在这一场的末尾，写了一句很要紧的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路4:13）“暂时”两个字，是说这股张力没有了结，只是存起来了。开头的这一场，在结尾还要再来一次。

◆ 二、“时候还没有到”：一条一直攒着的线

从旷野出来，福音书里有一条线，一直往前攒，就是“时候”。

第一次在迦拿的婚宴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后来他的弟兄劝他上耶路撒冷去显扬自己，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约7:6）别人的时候随时都行，他的时候要等。

接下来几次，是别人想下手：“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7:30）又一次在殿里的库房：“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8:20）

然后线一转。希腊人来求见，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12:23）随即讲了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劲要攒到落进土里，才有收成。接着，他说了本章开头那一句：“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12:27）到最后那一晚，约翰写：“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13:1）他举目望天：“父啊，时候到了”（约17:1）。

从“还没有到”，到“到了”，这条线拉了好几年。线一直绷着，没有一次是松的；也没有一次被扯断。这就是张力积累：劲一直在，一直往上加，只是不到时候不出口。

◆ 三、冲突一层一层加码

另一条线，是外面的冲突。也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

很早，在加利利，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治好了枯干一只手的人，“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可3:6）这是第一层：商议。到了耶路撒冷，约翰写：“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约5:18）。第二层：想杀。再往后，在殿里，“他们拿石头要打他”（约8:59），又一次，“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约10:31）第三层：动手。拉撒路的事以后，公会聚在一起，“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约11:53）第四层：定了案。最后在大祭司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太26:4）；十二个里的一个也去了，“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太26:16）第五层：有了内应。

商议，想杀，动手，定案，内应。一层比一层近，一层比一层实。

他自己也把这条线一次一次说在前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可8:31）。后来又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可9:31）第三次，说得最细：“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可10:33）。三次预告，一次比一次具体。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可9:32）张力在他身上越攒越满，在门徒身上，还是空的。

◆ 四、攒劲的剂量：不提前，不泄掉，不压垮

攒劲最难的，是剂量。他在这一段路上有三样做法，都是在拿剂量。

一是不提前。人要推他下山崖，“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路4:30）公会定了案，他“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约11:54）。时候没到，他就避开，不让事情提前开锅。该进城的那一天，他进了城，在前头走，见第13 章。

二是不泄掉。有人想用别的口子把这股劲放出去：彼得拉着他劝，叫他别说受苦的事，那一幕是第 30 章的主例；众人要强逼他作王，那一幕是第 26 章的主例。这里只记一层：两回都是要把攒着的劲，从一个不对的口子放掉，他两回都没有放。

三是不压垮。张力最满的时候，他不硬撑，也不装作没事。他退到一边，带着人，开口说出来。这就是客西马尼。

◆ 五、客西马尼：攒到最满的那一夜

晚饭以后，“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太26:36）。他带着三个人往前走，“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太26:37）。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太26:38）这一夜作为他自己里面的那片地，第 11 章读过；这里读劲。

旷野里，他说话用的是“经上记着说”。客西马尼，他说的是自己的话：“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两个“意思”都说出了口，两样都是真的。张力攒到最满，就是这个样子：两样都摆在明处。

他回来，门徒睡着了。他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太26:40）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26:41）

然后是第二次。马太把第二次祷告的话单独记了下来，和第一次不一样：“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太26:42）第一次是“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第二次是“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

同一个祷告，第二遍已经往前挪了一步。第三次，“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太26:44）

三次以后，他对门徒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太26:45）又说：“起来！我们走吧。”（太26:46）从“时候还没有到”攒起的那一条线，在这一句里到了头。这句话他在楼上也说过一遍，那时是对着满屋子的人，说得平稳：“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同一句“起来，我们走吧”，一回是在桌边，一回是在园子里，中间隔着三次祷告。

旷野在开头，客西马尼在结尾。两场他都是一个人面对，都是一个“你若”或“倘若”摆在面前，都有天使：旷野里，“有天使来伺候他”（太4:11）；客西马尼，“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路22:43）不同的是，旷野里，他拒绝的是近路；客西马尼，他接过来的是那一杯。路加说的“暂时离开”，到这一夜，攒满了。

攒满以后，劲怎样转成形状，是下一拍，见第 25 章。

◆ 六、单中心的尺子：只认平安，或只认冲

拿一把只认“平安”的尺子来量，这一段处处不对：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忧伤得几乎要死？为什么求这杯离开？照这把尺子，真有定力的人应当一点不难过。可是一点不难过，就没有张力；没有张力，就没有后面那一拍。

反过来，拿一把只认“冲”的尺子来量，又会嫌他退得太多：人要推他下山，为什么不当场显出能力？公会定了案，为什么退到靠近旷野的以法莲？照这把尺子，劲要一直往外冲才算有劲。可是一直往外冲，劲就提前泄掉了。

三拍的尺子量的是剂量和时候：攒得满，不提前出口，最满的时候说得出来，说完了站得起来。

还有一处要分清：九步的尺子在这一段量的是路，旷野和客西马尼都只是路上的两站；三拍的尺子在这一段量的是劲，旷野和客西马尼是这股劲的起头和顶点。

同一段事，两把尺子都不缺，读出来的是两层，不打架。第 21 章读客西马尼之后门徒怎样散，这一章读客西马尼之前劲怎样满；两章挨着，正好接上。

◆ 七、日常里：高考前的那一年

设想一个县城高中的男孩，高三。家在城郊，父亲开货车，母亲在超市上班。

高二暑假，他就知道这一年不好过。开学第一周，班主任在黑板右上角写了一个数字，每天早上擦掉一个，改小一点。教室后墙贴满了往届的分数线。

头几个月，他攒劲的法子很笨：多做。早上六点起来背单词，中午不回家，在教室趴二十分钟就起来做题。可是心里总想有一条近路。有同学说某个辅导班能押题，一个暑假就提五十分，他犹豫了好几天，问了母亲学费，最后没去，还是每天晚自习做完当天的卷子，错的题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也有同学劝他，最后半年只做选择题，大题放弃。他也没有听。

到了冬天，劲开始往别处漏。有一阵他晚上偷偷看手机，看到一两点，第二天上课打瞌睡。他母亲发现了，没有骂，只是那天晚饭时说：你要是累了，周末就睡一天。他睡了一天，周一把手机交给了母亲。

开春以后，压力一天比一天重。一模考得不好，他在操场上走了很多圈。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跟父亲说实话：我怕考不上。父亲说：怕就说出来，说出来了，明天还去上学。第二天他照常去了，还是先翻那个错题本。

五月最后一次模考前，他把错题本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本子已经很厚，前面几页的字都磨得看不清了。

这个故事只取一层：一年的劲，是一天一天攒的；不走近路，不让它漏在手机上，最怕的时候说出来，说完了还站起来。他父母那一头也在拿剂量：发现了手机不骂，听见“我怕”不说“别怕”。考得怎样，是下一拍的事。

带走的话

劲不是靠提前拿攒起来的，是靠不提前拿。攒到最满的那一夜，他把“我的意思”说出了口，又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旷野三条近路三次不走、“暂时离开”（路4:13）；“时候”从“还没有到”到“到了”；冲突五层加码与三次预告；客西马尼三次祷告，第二次往前挪了一步。与第 21 章是同一段事的另一层：那里读路，这里读劲。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平安，会把客西马尼的忧伤量成“没有定力”；只认冲，会把避开、退到以法莲量成“没有劲”。两把尺子都看不见剂量和时候。

第 25 章

第二、三拍：形状改变，与亲手设计的回写

>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读第一拍：劲从旷野攒起，到客西马尼攒满，见第 24 章。这一章读后两拍。第二拍，形状改变：劲攒够了，样子一下子变了。第三拍，回写：变出来的新样子，要写回日子里去，让后来的人一次一次接着用；卷一说过，人最常缺的就是这一拍，见第 3 章。这一章要回答两件事：他的形状在哪里改变？改变以后，他靠什么让新样子不随着他离开而散掉？本章的回答是：回写不是留给后人去碰运气，是他亲手一处一处设计好的。先看一个小样，再看七处大设计。

◆ 一、一个小样：圣殿里的桌子

先看一件早一点的事，它把三拍走了一遍，是整段大事的小样。

“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可11:15）。这一下推出去的劲，作为他的动能，第 13 章读过；作为“爱仇敌又推倒桌子”的难题，见第 41 章。这里只读三拍。

第一拍在前头：前一天，他已经进过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可11:11），天色已晚才出城。第二拍是那一下：桌子倒了，殿里的样子变了。可是他没有停在推倒上，马可接着写：“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可11:17）推倒之后，他马上把这件事写回一句经文里。桌子可以摆回来；这句话已经说出了口。

约翰记这件事，还多了一层回写。有人问他凭什么，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2:19）当时没人懂。约翰写：“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2:22）一句话，当场没人懂，到了复活以后，门徒才想起来。这就是回写的样子：不求当场懂，求到时候想得起。

◆ 二、第二拍：“成了！”

整段大事的第二拍，在十字架上。

约翰记的一句，只有两个字：“成了！”（约19:30）马太、马可记的是那一声“为什么离弃我”，第 21 章读过，那是九步里的分化，是路分开的那一层。约翰记的这一句，是三拍里的那一层：攒了一生的劲，在这一刻改了形状。

“成了”是一个了结的字。从迦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客西马尼的“时候到了”，到十字架上的“成了”，那条线一路攒上来，在这里落地。他不是被拖到终点的；约翰在前一节写：“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约19:28）。

形状改变在三日后又往前走了一步：坟墓空了，他活着站在人中间。九步读那几日，读的是散了的人怎样重新接上，见第 22 章。三拍读那几日，读的是另一件事：这个新形状，要怎样留下来。他马上就要升上去了，见第 23 章。一个不再在一处站着的人，靠什么让新样子留在地上？靠回写。而回写，他很早就在设计了。

◆ 三、设计一：一块饼，一只杯

最后那一晚，他拿起饼来，说的末一句是：“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22:20）

这是七处里最显眼的一处。他留下的，除了话，还有一个动作：拿起来，擘开，递过去，吃，喝。动作比讲章好传：不识字的人会，小孩看着也会；在哪里都

能做，每做一次，那一晚就回来一次。洗脚那一回，他也是这样交代的：“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13:15）榜样，就是让人照着做得出来的东西。“如此行”三个字，把回写交到了门徒自己的手里。饼和杯作为神人互动的符号，见第 37 章；这里只读它是回写。

以马忤斯那一晚，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两个门徒就认出了他，见第 22 章。动作还是那一晚的动作。这是本书的读法：这一处回写的头一次回响，就在复活的当天。

◆ 四、设计二：一块磐石

更早一些，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他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太16:15）彼得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16:16）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

这一处回写，写的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长久站得住的地方。一群跟着走的人，迟早要散；一座建在磐石上的家，能一代一代住下去。磐石与教会的神学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读的是他怎样写：他把新样子写进了一个会留下来的组织里，不只写在一时的跟随里。这一群人怎样作为他的势能，见第 38 章。

◆ 五、设计三：三问彼得

在提比哩亚海边吃完了早饭，他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21:15）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约21:15）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约21:15）第二次问，答一样，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约21:16）第三次，彼得忧愁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约21:17）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17）

三次不认，三次问爱。经上没有把两个“三”连起来说，这是本书的读法。可有一处是经上写明的：他在那一夜之前就说过，“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跌倒还没发生，回来以后的位置已经留好了。海边这三问，是把那一句兑现。一个跌倒过的人，被写回到一个新的位置上：从打鱼的，到喂羊

的。末了他说：“你跟从我吧！”（约21:19）三年前在海边叫他的，说的也是“跟从我”（太4:19）。

◆ 六、设计四、五：开心窍，保惠师

复活那晚，在城里，“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24:45）。经文还是那些经文，变的是读的人：经上写的是“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再往前，最后那一晚，他讲到保惠师：“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这一处设计得最深。前面那些回写，都要有人去记、去做；这一处，是连“记得起来”这件事都安排好了。他说过：“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约16:4）“想起”这件事，经上在复活的早晨已有一例。天使对坟墓边的妇女说：“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路24:6）；经上接着写：“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路24:8）。话是早就说过的，到了那一刻才被想起。那一次是天使提醒的；他应许的保惠师，是把“想起”本身写进了以后的日子。保惠师作为升维的一层，第 23 章读过；这里只读它是回写。

◆ 七、设计六、七：差派与同在，托付母亲

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他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然后对十一个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前一句叫他们往外走，后一句叫他们把听过的再教给别人。一个回写，接着生出下一个回写，一层一层往外传。这一句后面紧跟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一层是升维，见第 23 章。

最后一处，最小，也最近。十字架上，他看见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约19:26）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

亲！”（约19:27）经上接着写：“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7）分化到最深的那一刻，他还在安排一个家。新样子要写回去的，不只是一群人、一座教会，也是一位母亲往后的日子。

◆ 八、七处合起来看

饼和杯，写进一个动作；磐石，写进一个长久的家；三问，写回一个跌倒的人；开心窍，写进读法；保惠师，写进“想得起来”；差派与同在，写进一代一代的传；托付母亲，写进一户人家。动作、组织、个人、读法、记忆、传承、家，七处各写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没有两处重样。

时间上也有讲究。有的写在很早（磐石），有的写在最后那一晚（饼杯、保惠师），有的写在十字架上（母亲），有的写在复活以后（开心窍、三问、差派）。形状改变之前，他已经写好了一半；改变之后，又补齐了另一半。这是本书据七处经文排出的读法：回写不是在事后补的，是从头就织在路里的。

◆ 九、单中心的尺子：只认那一下

拿一把只认“那一下”的尺子来量，十字架和复活就是全部：最惊天动地的那一刻有了，事情就完了。照这把尺子，饼杯、磐石、三问都只是零碎的小事。

可三拍的尺子说，第二拍再大，没有第三拍，样子会散。锅开了不出锅，好汤也会熬干。他的形状改变是最大的一次，他在回写上花的心思，也最细。

还有一把尺子只认“讲章”：以为一个人要留下东西，就该留下一部写好的书。他没有亲手写下一卷书。他留下的是一个动作、一个家、一个被接回来的人、一个会被想起来的应许。这些都比一卷书更能走进日子里去。

日常里：老师傅退休前

设想县城一家农机厂，车间里有一位车工老师傅，干了三十多年，明年开春退休。厂里给他派了一个徒弟，二十出头，技校刚毕业。

最后这一年，老师傅没有急着把本事一股脑倒给徒弟。头几个月，他只让徒弟在旁边看，看他怎样上料、对刀、听声音。徒弟问为什么，他说，先看。

徒弟起初嫌慢，跟同学打电话说，师傅什么也不教。老师傅听说了，也不解释，第二天照旧让他看。看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机床声音不对，徒弟先叫了一声，老师傅停了车，一查，刀尖崩了个小口。他点点头，没说什么。

到了夏天，他把一些话变成了口诀。“先量后车，车完再量。”“声音发尖，退刀看看。”“下班前，铁屑扫净，刀架擦干。”每一句都短，徒弟一边干活一边就能念。他说，以后忘了我说过什么不要紧，口诀记得就行。念口诀的时候，手里是要有活的：话在嘴上过一遍，手在刀上过一遍，两样对上了，才算记住。

秋天，徒弟车坏了一根轴，报废了。车间主任要扣钱，老师傅说算我的。第二天他让徒弟把那根轴重新车一遍，从头到尾自己来，他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车完了，徒弟拿卡尺量，正好。老师傅只说了一句：这台车床，以后你来开。

临走那一天，他把自己用了几十年的一套量具留在工具箱里，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一页一页记着哪种料吃多深的刀、哪台机床有什么脾气。他交代车间主任，以后厂里再来新人，先跟着这个徒弟学。

开春，老师傅退了。车间里那台车床还在转，徒弟一边干一边念：“先量后车，车完再量。”

这个故事只取“回写”这一层：老师傅的本事，没有锁在他自己手上，写进了口诀、量具、本子，写进一个车坏过轴又被叫回机床前的人，还写进“以后新人先跟他学”这一句里。

> **带走的话**
>
> 劲攒满了，形状一下子变；可要让变出来的样子留下来，得一处一处写回去。他写进了一块饼、一个家、一个跌倒过的人。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原理第二、三拍：形状改变（“成了！”约19:30）；回写（洁净圣殿为小样，约2:22 门徒复活以后“想起”；七处大设计：饼杯、磐石、三问彼得、开心窍、保惠师、差派与同在、托付母亲）。与第 22、23 章是同一段事的另一层。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那一下”，会把十字架与复活当作全部，把饼杯、三问量成零碎小事；只认“讲章”，又会嫌他没有亲手留下一卷书，看不见回写写在了动作、组织、人和记忆里。

卷　四

无中心：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了出来

卷　序

卷四六章：他一次又一次被推向一个中心——有人要强逼他作王，有人只认他的称号，有人只认律法的条文，有人只认手上的活计——每一次，他都退了出来（第 26—30 章）。第 31 章一张总表，把各组三视角排开，看他在哪一组里都没有立中心，也没有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去立一个反向中心。

这一卷验第四条判决。

第 26 章

不作律法的人，不作王，不留在山上

>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可1:38）

这一章的问题　卷二绕着他走了一圈，九格都有人。卷三看他的方法，不缺式，不偏路，不断拍。卷四要看第三样：王德生口述三里的“没有中心主义”。看法只有一个动作，六章里反复出现：别人把他推向一个中心，他退出来，而且不在对面另立一个中心。这一章先看脚下那片地，三界。三界各有一个中心，等着人去站：理念界的中心是条文，现实界的中心是王座，自我界的中心是山上。三处他都被推过，三处他都退了出来。

◆ 一、三片地，三个中心

先用白话说一遍。E1 三界，是一个人脚下的三片地。理念界，是想法、道理、规矩；现实界，是饭、钱、权、人群；自我界，是自己心里那一处，独处、祷告、静下来的地方。

每一片地，都可以被抬成全部。把规矩抬成全部，人就成了条文的看守；把人群和饭碗抬成全部，人就成了众人的王；把心里那一处抬成全部，人就上了山，不再下来。规矩是要的，饭是要吃的，山也是要上的，三样都不是坏东西。毛病只在一样：只剩一个。

第 11 章读过，他三片地都站过，这是“有”。这一章读的是“不立”：三片地，他哪一片都没有让它压过另外两片。

◆ 二、麦地里，会堂里：不作律法的人

安息日，他从麦地经过，门徒“掐了麦穗”（可2:23）。有人立刻来问：“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可2:24）

问的人，站在理念界的正中间。条文写着安息日不可做工，掐麦穗算做工，事情就判完了。麦地是谁的，这一天对人是什么，都不在这把尺子上。

他没有说条文不算数。他先回到经上：“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可2:25）他用经文回答经文，站在同一片地上说话。然后才是那一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这一句里的律法学问，是第 44 章的主论。这里只读一层：规矩放回了人中间，不再站在人头上。马太记他还多说了一句：“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12:7）

同一个安息日的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可3:1）。众人在看，“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可3:2）。他叫那人：“起来，站在当中。”（可3:3）然后问：“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可3:4）经上接着写：“他们都不作声。”（可3:4）

这一问，把问题从条文挪回了人身上。站在当中的，不再是一条规矩，是一只枯干的手。他“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可3:5），怒的、忧愁的都是一种做法：把规矩看得比眼前这个人还重。

要紧的是另一面。他没有从“条文中心”跳到“无条文中心”。路加记他回到拿撒勒，“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路4:16）。照他平常的规矩，就是说，安息日进会堂，是他一向的习惯。他守安息日，也在安息日治病；他引律法，也把律法交还给人。规矩没有被推倒，只是不再坐在正中间。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对规矩的分寸。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他叮嘱那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可1:44）病是他治好的，可他还是把人送回到律法的程序里

去，让祭司看，照摩西的吩咐献礼物。一个只想推倒条文的人，不会多这一步；一个只认条文的人，又不会伸手去摸那个人。两样他都做了。

所以理念界这一片地，他站得很稳，只是站法不同：他不站在条文后面挡人，也不站在条文对面砸它，他站在条文和人之间，让条文回去做它本来该做的事。

◆ 三、饼和王冠：不作王

再看现实界。

五千人吃饱了。众人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6:14）下一句很短：“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

“强逼”两个字，写出了推的力量。众人要的东西很实在：一个能叫饼不断的王。饭碗、人群、权柄，现实界里最重的三样，一齐压过来，往一个座位上推。他退了。这一夜在卷三读过它的路（见第 17 章），这里只看这个“退”字。

他也没有跳到对面去，变成一个看不起饭碗的人。饼是他亲手分的，分完了还说要把零碎收起来。他知道人要吃饭，也知道人不只要吃饭。

到了最后，彼拉多当面问他是不是王。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约18:36）他没有否认国，也没有拿起刀去争这世界的座位。彼拉多再问，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他要的是作见证，不是坐座位。进耶路撒冷那一天，众人喊他为王，约翰记他“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约12:14）。王的称呼他受了，坐的是一头驴驹。王座这个中心，他退了；王这个字，他没有扔。

◆ 四、天未亮的旷野：不留在山上

最后看自我界。这一处最容易看漏，因为上山祷告，看上去只有好处。

在迦百农，天晚日落的时候，人把病人都带到门前，合城的人都聚在那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可1:35）门徒追来，说：“众人都找你。”（可1:37）

这里有两个中心在拉他。一个是人群：回去吧，众人都在等。路加写得更直，众人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路4:42）。另一个是旷野本身：天未亮的安静，一个人的祷告。

他两边都没有留。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可1:38）。路加记他的话是：“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4:43）旷野里祷告完，他下来了；下来以后，也没有回到那一扇热闹的门前，而是往别处去。

喂饱五千人那一晚，也是这样。他退到山上，可是马可接着写：“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可6:47）。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可6:48），就往他们那里去。马太记那一晚：“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太14:23）山上是他的，海上的船也是他的。登山变像那一回，彼得说要在山上“搭三座棚”（太17:4）；经上紧接着写“下山的时候”（太17:9）。那座山的主读法，见第 33 章。

所以他也没有走到反面，变成一个不上山的人。门徒忙得“连吃饭也没有工夫”，他就叫他们“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6:31）。山要上，只是不住在上面。

路加记过一个整夜。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路6:12）。下一节是：“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路6:13）。再往下，“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路6:17），平地上挤满了要听道、要治病的人。山上一夜，天亮拣人，下山站到平地上。三节经文，把自我界和现实界接成了一条路。山上的那一夜，是为了平地上的那一天。

◆ 五、他凭什么退得出来

退，说起来容易。真到了那一步，三处都难退。

条文难退，因为条文给人一种踏实：照着做，就不会错。王座难退，因为王座底下站着的，是一群刚刚吃饱的人；推开他们，像是辜负。山上难退，因为那里的安静是真的。三处拉人的，都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被坏东西拉住，人还会挣；被好东西拉住，人往往连挣都不挣。

他凭什么退得出来？经上给的答案，都落在一句话上。在旷野，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可1:38）路加记作：“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4:43）对要他在安息日停手的人，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5:17）

用 SDE 的话说，这是三方程在起作用。E＝H(S,D)：脚下的地，是显露和路一起改出来、又一起托住的。一个人若只认地，地就成了起点，也成了终点，他就被钉在那一片上。他的路有方向，“为这事出来”；他要显露出来的，是神国，不是一张条文、一个王座、一座山。路和显露都在，地就松得动。所以每一片地他都能站上去，也都能走下来。

这是本书的读法：他不立中心，不是靠一时的定力，是因为三维在他身上本来就互相托着。三维的本体一层，见第 32 章。

◆ 六、退出来，没有跳过去

把三处并排看。

理念界里，条文要坐正中，他请人站到正中；可他自己照常进会堂。现实界里，众人要推他上王座，他退到山上；可他照样分饼，照样受“王”这个称呼。自我界里，山上的安静要留住他，他下山往别处去；可他照样一次一次上山。

每一处，都是两个动作连在一起：退出来，不跳过去。只做第一个，是反向中心，从守条文跳到不要条文，从要作王跳到不管人吃饭，从住在山上跳到永远不上山。两个动作一起做，三片地才都还在他脚下，哪一片也没有压过另外两片。

这就是本卷说的反中心。它不是站在三处的正中间，各分三分之一；是三片地都在，这一回哪一片该站前面，看眼前的人和事。站麦地里，就让“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一句往前站；站会堂里的一只手，就让人往前站；站天未亮的旷野，就让祷告往前站。站前站后，都会换回来。

◆ 七、日常里：一位乡村医生的三把尺子

设想有这样一位乡村医生，在一个村卫生室里坐了十几年。

他手边有一本诊疗指南，翻得卷了边。头几年，他照本办事，一条一条不差。有一回，一位老人发烧，指南上说这种情况先观察，他就让老人回家喝水。夜里老人烧得厉害，家里人打着手电来敲门。他看着那本书，书上写得没错，可是书上没有写这一户住在山坳里，夜里叫不到车。从那以后，他还是看指南，但看完了，还要问一句：这一家离镇上多远？

后来村里人摸透了他的脾气，都来找他要吊瓶。感冒要吊，咳嗽要吊，不吊就说他不肯用心。有一阵子，他差点顺了大家。顺着走，人人说他好，卫生室门口天天排队。可他知道，不该吊的瓶，吊多了伤人。他还是开药，还是一个一个地讲为什么不吊，有的人听了，有的人去了镇上。

再后来，他出过一次差错，自己难受了很久。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想，一连几天不愿见人。门口那块“暂停接诊”的纸条，是他自己写的，用的是一张药盒的硬纸板。那几天想清楚了不少事。可是第四天早上，隔壁的孩子摔破了头，被抱到门口，他开了门。

那天他给孩子清创、缝针，孩子的母亲在旁边一直道谢。他没有多说话。等她们走了，他回屋把那几天写下的几页纸收进抽屉，又把门口那块“暂停接诊”的纸条撕了。

十几年下来，他手里有三把尺子：书上的条文，眼前这户人家的日子，自己心里的那一点清醒。他哪一把都没扔，哪一把也不让它说了算。书他照看，可人家的

路要算进去；人家的要求他照听，可伤人的事他不做；自己关起门来想的事他照想，可门还是要开。

村里人说他有点倔，可夜里有事，还是先来敲他的门。他的卫生室里，指南还搁在桌角，翻得卷了边的那一页，夹着一张写满字的处方笺。

> 带走的话
>
> 规矩、饭碗、心里的安静，三样都要。哪一样坐到正中，就请它往旁边挪一挪；挪开了，也别把它扔出门。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1 三界的三个中心：理念界（安息日的条文）、现实界（强逼他作王）、自我界（天未亮的旷野、山上）。三处他都退了出来，又都没有跳到对面。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条文的，会量出他“犯了安息日”；只认现实的，会量出他“放着王不作，错失时机”；只认心灵的，会量出他“祷告完了又往人堆里去，不够清静”。

第 27 章

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约2:24）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看的是脚下那片地。这一章看一种劲：势能。白话说，势能是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名声起来的时候，人最容易把它抬成中心：做什么都先问会不会更有名，怕什么都先怕名声掉下来。他的名声来得很快，也很大。这一章问：名声越大的时候，他往哪里走？他是不是又走到了对面，躲起来，什么都不让人知道？

◆ 一、一节经文里的“却”

约翰写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约2:23）这是好事。多少人等着这样一天：人多了，信的人多了，名字传开了。

下一节，约翰用了一个“却”字：“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约2:24）。再下一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2:25）

这三节经文，很短，可是把势能的事说透了。众人信的，是“他的名”；他们信，是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名声在涨，可这名声是长在神迹上的。经上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不交托，只写了一句“因他知道万人”。他没有把自己交给这股潮水。

“交托”这两个字要看清。不交托，不是不要他们，也不是不让他们信。经上没有写他赶人，也没有写他叫人不要信。他只是不把自己的路，交给众人的热度去定。人群信他，他接着；人群要拿这份信来驾驭他，他不让。

约翰紧接着写的，正好是从这群人里走出来的一个。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夜里来见他，开口就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3:2）这正是众人信他的那个理由。他没有顺着这份名声往下谈，而是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重生上。那一夜的谈话，第 16 章读过。这里只看一层：对一群人的热度，他不交托；对一个人的追问，他一句一句地接。不交托的是名声，不是人。

◆ 二、名声越大，越往旷野退

路加有两节经文，前后挨着：“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路5:15）“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5:16）这两节在第 13 章读过他内里的那股定力，这里读的是它和名声的关系。

又是一个“却”字。名声越响，他越往没有名声的地方去。旷野里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排队，也没有人传他的名。他在那里祷告，跟名声不相干的那一处，他一次一次回去。

这不是一次两次。他得知法利赛人听说他收的门徒比约翰还多，约翰就写：“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约4:3）经上写在法利赛人听说之后，他换了地方。在毕士大池边治好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那人回头连是谁治的都说不出，“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约5:13）。

名声有时也不由他。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没听嘱咐，四处去说，马可写：“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可1:45）这一节很有意思。名声把他挤出了城，他就在城外；人从各处来，他就在旷野里接着。名声改了他站的地方，没有写他改了他做的事。经上没有写他去争回城门口的位置，也没有写他再往深处躲。只写：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马可还记过一回，他到了外邦的地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可7:24）。不愿意人知道，是他的意思；隐藏不住，是名声的力量。经上把两样并排写着，没有写他为此烦恼，也没有写他索性出来张扬。下一件事，一个外邦的母亲找上门来，他和她说了话，那一段见第 42 章。名声推着人来，他接的是人，不是名声。

他还一再嘱咐人别传。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可1:44）。马太写他治好了许多人，“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太12:16）。马太接着引了以赛亚的话来说他：“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太12:19）这几处的嘱咐，作为难题，第 40 章还要专门解。这里只看一层：他不让名声跑在路的前面。名声大到连对头也在算：法利赛人彼此说，“世人都随从他去了”（约12:19）。他们数的是人头；经上没有写他数过。

◆ 三、弟兄的建议：显扬名声

把势能中心说得最直白的，不是外人，是他自家的弟兄。

住棚节近了，他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约7:3）理由是：“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约7:4）

这番话，听上去很通情理。有本事，就该让人看见；做了事，就该让名声替你说话。今天的人听了，大概也会点头。可这番话的底子，是把名声当成做事的目的，这是本书的读法。做事是为了“显扬”，地方要挑人最多的，时候要挑最热闹的。

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是要紧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约7:6）他的弟兄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他的路，由“时候”定，不由名声的时间表定。“时候”这条线怎样一路攒着，见第 24 章。这里只看他怎样拒绝了一条以名声为中心的路。

◆ 四、没有跳到对面：躲开，又明明地说

读到这里，容易下一个结论：他是一个躲着名声的人，越隐越好。这就跳到了反面，从名声中心跳到了隐身中心。经上不是这样写的。

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约7:10）。暗去，这是不随名声的拍子走。可到了节期当中，“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约7:14）。殿里，是节期里人聚集的地方。他不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是不按名声的时间表去。

最后被审问的时候，大祭司问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他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约18:20）一个一再退到旷野的人，说自己“从来是明明地”说话。两句都是真的。退，是退出名声的牵引；明明地说，是不把该说的话藏起来。

他教门徒也是这样两头都说。一头是：“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太5:15）。另一头是：“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太6:1）。灯要放在灯台上，可不是为了让人看灯；善事要做，可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前一句防的是躲，后一句防的是显。

他自己也接住过名声带来的东西。路加记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4:14）。名声来了，人来了，他就在各会堂里教训他们。路加说，“众人都称赞他”（路4:15）。势能他不扔，水库里的水，该放的时候他放。他扔掉的只有一样：让水库来定他往哪里走。

马太写登山宝训的开头，有一个小细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太5:1）。看见许多人，他上了山；可上了山，他坐下来开口教训。那一篇讲完，经上写“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太7:28）。人多是一个事实，他没有被这个事实推着走，也没有被它吓跑。他上了山，坐下，开口教训。名声、人群、讲论，三样在同一座山上，谁也没有压住谁。

◆ 五、他把荣耀放在哪里

他说过一句很干脆的话：“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约5:41）接着他说出了名声中心的根：“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约5:44）

互相受荣耀，就是名声在人与人之间转圈：你夸我，我夸你，大家都在一个圈里看谁名气更大。这个圈一转起来，人的路就被它定了。他在平原上对门徒说过一句反着的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路6:26）满街的好话，他不当作福气。约翰在后面还记过一些人，心里信他，却不敢说出来，“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约12:43）。

他也这样教门徒。七十个人出去传道，回来欢欢喜喜地报告，连鬼都服了他们。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10:20）这一段的评估与反馈，第 9 章读过。这里只看名字放在哪里：不放在众人的嘴上，放在天上。门徒的名声刚冒头，他就先替他们把这个中心拆了。

他把荣耀放在别处，放在差他来的那一位那里。这一放，名声就不再是中心了。名声来，他接着；名声去，他也不追。在迦百农讲完生命的粮，“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约6:66），名声一下子掉了一大截。他问十二个人：“你们也要去吗？”（约6:67）经上记的只是这一问，没有挽留的话。回答的是彼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名声涨的时候他不交托，名声跌的时候他也不着急，这两样，其实是同一件事。

用 SDE 的话说，这是 E3 能量三状态里的势能，没有被抬成中心。内能、动能、势能三样，他都有，第 13 章读过。这里看清的是：势能他用，可他的路不由势能来排。名声是蓄着的水，不是开渠的人。

◆ 六、日常里：小吃店突然出名之后

设想县城一条老街上，有一家卖米粉的小吃店，开了十几年。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早上五点生火熬汤，七点前后，来吃的多是附近的老住户和上早班的人。

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拍了一段视频，配了几句话，说这碗粉“二十年不变的味道”。视频一下子传开了。第二个周末，店门口排到了街拐角，有人开车从市里来，举着手机先拍再吃。

接下来的两个月，夫妻俩被一样东西推着走。有人劝他们涨价，说排这么长的队，涨两块钱没人在乎。有人劝他们挂一块大牌子，写上“网红米粉”。有一家公司来谈，说可以帮他们做成连锁。每一条建议都有道理，每一条都在说同一件事：趁着名气，把店往名气的方向推。灶上的汤锅还是那一口，案板上的粉，一天还是那几十斤，可是电话比粉卖得还勤。

丈夫有一阵子心动了，连牌子的样子都画好了。妻子说，先别挂。她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排队的人是冲着视频来的，视频过一阵子就没人看了；每天早上七点来的那些人，是冲着这碗粉来的。

他们没有涨价，也没有挂牌子。可他们也没有关门躲起来。外地来的人照样接待，汤照样熬，只是多做了一件事：每天早上七点以前，留出靠里的那两张桌子，给老街坊。有人问为什么，妻子说，他们吃了十几年，不能因为排队的人多，他们就吃不上了。

三个月以后，视频的热度过去了，门口的队伍短了。有几位从市里来过一次的客人，后来又专程来了几回。早上七点那两张桌子，一直有人坐。

后来丈夫说，那阵子最难的，不是忙，是心里老想着下一个周末会不会还有那么多人。妻子说，汤熬好了就行，人多人少，都是来吃粉的。

> 带走的话
>
> 名声来了，接着；名声走了，不追。别把自己交给热度，也别把门关上。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3 能量三状态里的势能：名声、人气、众人的信。他不将自己交托众人（约2:24），名声越大越退到旷野（路5:15-16），拒绝弟兄“显扬名声”的建议（约7:3-6）；又照样在殿里明明地教训人（约18:20），没有跳到隐身这一头。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名声的，会量出他“不会经营自己，白白放走了好时机”；跳到对面只认隐退的，会量出他“又躲又显，前后不一”。

第 28 章

马大与马利亚

>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路10:41-42）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看的是路这一维里的一步：动手（执行）。动手是好事，饭要人做，客要人招待，活要有人干。可动手也会被抬成中心：只认手上的活，忙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子，谁不忙谁就不对。伯大尼有一户人家，姐姐忙，妹妹坐。姐姐来告状，他替妹妹说了话。这句话常被读成“坐着比忙着好”，那就是从动手中心跳到了它的反面。这一章要读清楚：他到底退出了哪个中心，有没有另立一个。

◆ 一、一个村庄，一间屋子

路加写得很简单。“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路10:38）

先看这一句的主语。接他进门的是马大。门是她开的，家是她的，客是她请的。她是这家里出手最快的人。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路10:39）

一间屋子，两个人，两个位置。一个在灶边，一个在脚前。经上没有写屋子多大，没有写灶在哪里，也没有写当时还有谁在。只写了这两个位置。

然后是马大的话：“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路10:40）

这句话里有两层。一层是活：伺候的事多，一个人忙不过来。这一层是实情。另一层是心：“心里忙乱”，还有一句“你不在意吗”。忙到这个地步，她要的已经不只是一双手，她要他来判一判，谁对谁不对。判的尺子，就是手上的活。

◆ 二、“马大！马大！”

他的回答，开头叫了两遍她的名字：“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路10:41）。

叫两遍名字，这是对一个人说话，不是对一件事下判决。经上没有写他的语气。只看字面：他先叫的是人，后说的是事。

接着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10:42）

要看清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别做饭了”，没有说“伺候是错的”，也没有说“马大，你也坐下来，别管厨房了”。他说的是“思虑烦扰”。他指出的是那一层“心里忙乱”，不是那一层“伺候的事多”。

他也没有答应马大的请求。马大请他“吩咐她来帮助我”，要他用一句话，把马利亚从脚前叫回灶边。他不吩咐。马利亚选的那一份，“是不能夺去的”。

这一句是在两头之间划了一道线。一头，他不让动手成为判一切的尺子，所以马利亚坐着，不算错。另一头，他也没有反过来说马大错了，没有拿“坐着听”来压“忙着做”。他只是把马大从那一层烦乱里叫出来。

把两条他没有走的路摆出来，就看得出这一道线划得有多准。一条是照马大的请求，吩咐马利亚起身去厨房，那是顺着马大的尺子，把动手抬成了中心：在这个家里，手不动就不算数。另一条是反过来，叫马大也放下活坐过来，那是跳到了对面：听才算数，做饭是俗事。一屋子人那天总要吃饭，饭总得有人做。两种答法，都会让这一家少掉一样东西。他两种都没有说。

他点出的“思虑烦扰”，在他别处的话里也有回声。他教人：“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说的不是

明天不用干活，是不要让还没来的事把今天压垮。马大压在心上的，不是灶上的那几样菜，是“许多的事”。

◆ 三、马大后来怎样

马大不是这一句话里的反面人物。约翰把这一家又记了两次，马大都在。

拉撒路死了，“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约11:20）。又是马大先动。她迎上去，第一句话是“你若早在这里”，后面接着是信：“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约11:21）接着是：“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约11:22）

然后是福音书里很重的一句认信，是马大说的：“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约11:27）一个“伺候的事多”的人，说出了这一句。说完，她没有站着不动，“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约11:28）手还是勤的，这一回，勤在叫人来见他。动手的人，也在听。她不是只会做饭的人，她的认信是在路上、在迎出去的那一步里说出来的。到了坟前，他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不放心，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约11:39）他回她：“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约11:40）有话直说，有话直答；一个肯在主面前实话实说的人，他也肯一句一句同她说下去。约翰还特地写了一句：“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约11:5）三个名字，马大排在第一。

再后来，逾越节前六日，伯大尼又摆了一桌。约翰写：“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约12:2）。马大还在伺候。经上只写“马大伺候”。同一桌上，“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约12:3）。一个伺候，一个抹膏，同一个晚上，同一间屋子。这一次，经上没有记马大的抱怨。

这是本书的读法：从路加十章到约翰十二章，马大没有变成马利亚，马利亚也没有变成马大。变了的是那一层“思虑烦扰”。她还在忙，只是忙不再是她拿来量妹妹的尺子。

四、他自己系上手巾

如果只读路加十章，容易下一个结论：他看重听，看轻做。这又是一把单中心的尺子，从动手中心跳到了“静听中心”。他自己的样子，正好把这把尺子拆了。

最后一夜，“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约13:4），“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13:5）。这一段的路径次序，第 20 章读过。这里只看一件事：这是做家务的人做的活，是伯大尼那间屋子里马大做的那一类活。他自己做了，而且是在最后一夜，在最要紧的时候做的。

他说得很明白：“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路22:27）服事人的，就是伺候的。他把自己放在马大的位置上。

他讲过一个比喻，把这件事翻过来讲。仆人等主人回来，主人回来了，看见仆人醒着。按常理，该是仆人起来伺候主人。他说的却是：“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路12:37）束上带，就是把衣服束起来好干活。在他讲的国里，主人倒来伺候。这一个画面，后来在最后一夜，他自己做了出来。

复活以后，在提比哩亚的海边，门徒打了一夜鱼，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约21:9）。经上没有写火是谁生的；门徒上岸时，炭火已经在那里，鱼和饼已经在火上。他说：“你们来吃早饭。”（约21:12）然后“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约21:13）。那一个早晨在重组一步里的位置，见第 22 章。这里只看他的手：复活了的主，在岸上招呼人吃早饭，亲手把饼和鱼递过去。

所以他从来不是一个只坐着讲道、让别人忙厨房的人。他坐着讲，马利亚在脚前听；他起来洗脚，他在岸边的炭火旁递饼递鱼。听和做，在他身上是同一个人的两样事。

◆ 五、他的话里，两头都堵上

他的教训里，这两头也都说过，而且说得一样重。

一头，是只做不听。他说到将来那一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太7:22）传道、赶鬼、行异能，一样一样都是做出来的事，而且是大事。他的回答却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太7:23）。他说“从来不认识”，经上没有再解释，本书不补。只记这一层：手上满满的，也可以是动手中心走到了头。

另一头，是只听不做。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路6:46）叫得亲，听得熟，可脚不动。他接着讲了磐石上的房子，“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路6:47），才算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是反过来的那一头：听了，却不去行。

有人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约6:28）问的人，想要一张活计的清单。他答：“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6:29）他没有给清单，把“做”接回到了“信”上。可他也没有说信了就不用做，他自己说过：“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4:34）做成，是手上的事。

两头都堵上，中间不是一块空地，是一条路。听了去做，做的时候不忘了为什么做。

◆ 六、不可少的那一件

那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哪一件？

经上没有写明。本书不替他补。只说从经文上能看见的：这一句话的对面，是“许多的事”。许多的事，散在灶边、桌上、碗里，一件拉着一件，人就被扯碎了。那一件，是把人收拢回来的东西。这是本书的读法：马利亚坐在脚前，是收拢；马大后来迎出去说“我信”，也是收拢。

用 SDE 的话说，动手是 D2 里的一步，九步里的第二步。九步要一步一步走，哪一步都不能当全部。只剩动手，没有猜想，没有评估，没有回头看，手就停不下来，心就忙乱。只剩坐着听，没有动手，听来的东西落不了地。他自己说过：“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13:17）知道，是听；去行，是做。两头他都要。

他对马大的那一声“马大！马大！”，不是叫她放下手里的活，是叫她别让手里的活压住了心。

后人读这一段，常常读成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默想的，好像要人在两条路里选一条，再把选中的那一条抬高。这种读法从哪里来、怎样成了一种中心，是传播层的事，见第 48 章。在伯大尼那间屋子里，他没有分这两种人。他爱马大，也爱马利亚；他坐着讲，也起来做。两条路在他那里，是同一条路上的两步。

◆ 七、日常里：家里来了客人

设想周末，家里来了一位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男主人和她是大学同学，二十年没见了，这回出差路过，特地来家里吃顿饭。

女主人一早就去了菜场，回来洗菜、切肉、炖汤。客人到的时候，她在厨房里应了一声，围裙都没解。男主人泡了茶，陪客人坐在客厅里，一坐就是一个多钟头，说上学时的事，说这些年各自的日子。

厨房里的油烟机响着。女主人一个人切、一个人炒、一个人端。有一回她探出头来，说汤还要等一会儿；又有一回，她端着一盘凉菜出来，放下就进去了，男主人还在说话，没起身。

到第四个菜下锅，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放，走到客厅门口，说了一句：“你就光坐着啊？”声音不大，可客人听见了，站起来要去帮忙。

这时候男主人站了起来。他没有说“我陪客人呢”，也没有说“你别忙了，随便吃点”。他先让客人坐下，说今天是专门来看你的，哪能让你下厨。然后进了厨房，接过锅铲，说：“剩下两个我来炒，你去坐一会儿，她一直在问你。”

女主人愣了一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解了围裙出去了。客人跟她说，这一屋子的菜香，在外面跑了一年都没闻到过。她笑了，说本来想再做个鱼的。

后来饭桌上，三个人说了很多话。散了以后，女主人说，她那会儿其实不是累，是觉得这顿饭只有她一个人在当回事。男主人说，他也是，光顾着说话，忘了这顿饭是两个人一起请的。

第二年那位同学又路过，男主人一早跟她一起去了菜场。

> 带走的话
>
> 忙不是错，坐也不是错。错的是让手里的活成了量人的尺子，也错在从此只坐不动。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2 路径组织里的“动手”一步，被抬成中心（马大的“心里忙乱”）与它的反面（只听不做）。他不吩咐马利亚起来（路10:42），也不叫马大停手；他自己洗脚、在岸上的炭火旁拿饼和鱼给门徒（约13:4-5；约21:9-13），听与做在他身上同在。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动手的，会量出马利亚“偷懒”、他“偏心”；跳到对面只认静听的，会量出马大“俗”、伺候“低一等”，看不见他自己系上了手巾。

第 29 章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看 S3 价值维里的善。善也会被抬成中心，而且有两种抬法。一种是“定罪的善”：把是非分得清清楚楚，然后拿它去量人、去砸人。另一种是它的反面，“不问是非的善”：只要宽容，什么都不说，好像说一句“不对”就是不善。导论留下过一个问题：他教人不要论断人，自己又说“有祸了”；他对一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几样是不是两样东西，是不是一道缝？这一章来回答。

◆ 一、清早的殿里

约翰写，那天他“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约8:2）。

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约8:3）。他们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8:5）

经上把这件事的用意写在下一句：“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约8:6）这一回来的人，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把一个人当成一道题，把律法当成一块石头，把是非当成一个陷阱。这里说的是这一群人那天的做法，不是一个族群。

这道题设得很紧。他若说“打死”，就和他与罪人同席的做法对不上；他若说“放了”，就站到了他们所引的那条律法的对面。这是本书对这道题的读法：题目里只给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定罪，一个是不管是非，两个答案各是一个中心。

◆ 二、弯腰，直腰

他没有接这道题。“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约8:6）写的是什么，经上没有说，本书也不猜。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直起腰来，说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说完，“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约8:8）

这一句话，没有说律法错了。石头照样可以扔，只是扔的人要先看看自己。它把站在一号位、事外拿着条文的人，一个一个推回到三号位，推回到自己心里。白话说，就是叫审人的人先回家照照镜子。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约8:9）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没有人被骂走，也没有人被赶走，是各人带着自己的石头，自己走的。定罪的那个中心，就这样散了。

经上有一个词，在这一段里出现了两次：“当中”。来的人“叫她站在当中”（约8:3），人都走了，她“仍然站在当中”（约8:9）。这让人想起另一个安息日，会堂里，他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可3:3）同样是站在当中，那一回，他让一个人站到中间，是为了叫他的手复原；这一回，别人让一个人站到中间，是为了拿石头。两处并读，是本书的读法：被放在当中的，可以是一个要被医治的人，也可以是一个要被定罪的人，要看放她的人手里拿的是什么。

◆ 三、两句话，一句也不少

然后，他第二次直起腰来，对她说话。他问：“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约8:10）她说：“主啊，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

这是一句话，可里面有两个分句。前半句，“我也不定你的罪”；后半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只读前半句，他就成了一个不问是非的人：没事了，回去吧。这是从定罪中心跳到了它的对面，宽容中心。只读后半句，他就成了另一个拿着条文的人：你犯了罪，以后不许了。这又回到了定罪那一头，只是换了个温和的口气。

他两句都说了，一句也不少，而且次序不能倒。先不定罪，人才站得起来；站起来了，才有“从此”可走。“去吧”两个字夹在中间，是一条路。前面是没有人扔的石头，后面是往前的路。

说“罪”，是真。他没有把那件事说成不是罪，没有改一个字。不定她的罪，是善。他没有拿那件事去压一个被人叫站在当中的人。真和善在同一句话里，谁也没有压过谁。

◆ 四、他别处也这样说

这不是一次的事。约翰记他在毕士大池边治好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后来他在殿里遇见那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先是痊愈，然后是“不要再犯罪”。还是这个次序。

他说自己来是为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17）又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约12:47）可他也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不定罪，是为了救；救，就要悔改。两样分不开。第 18 章读过他和罪人同席时那一层分寸，这里是同一个分寸，落在一句话里。

还有两处，人们拿着“罪”去量别人的不幸，他也是两头都不站。

一处在路上。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9:2）问题里只有两个答案，都是定罪。他答：“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3）他把一个被当成“罪的结果”的人，从那道题里领了出来。

另一处，有人把一件惨事告诉他：彼拉多杀了几个加利利人。他问：“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路13:2）答案是：“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路13:3）这是不定受害的人的罪。可他接下去还有半句：“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3）这是不让听的人轻轻放过自己。说完，他又举了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的事，同样两句，一字不改地再说一遍（路13:4-5）。

这两句放在一起，也是殿里那一句的样子。前半句，不拿别人的不幸给别人定罪；后半句，叫每一个听的人回头看自己。只有前半句，就成了“谁都没错”；只有后半句，又成了拿灾祸吓人。他两句都说，而且说了两遍。

◆ 五、先回答“论断”：他禁的是哪一种

导论留下的问题是：他教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太7:1），自己却说“有祸了”。缝若有，是落在 S3 真与善之间，教的是善、用的是真？还是一个说的是人，一个说的是做法？

答案先说在前面：是后一种，不是缝。要看清，得先看“论断”在他口里指的是哪一种。经上没有给“论断”下定义，但给了几处线索，本书把它们并起来读。

第一处，就在太7:1 的下面。“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论断，是拿一把量器去量人。接着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5）这一段的落点，不在“不许看”，在“才能看得清楚”。他要人看清，只是先回到自己。这正是殿里那一句的另一种说法：站在一号位拿条文量人的，先回到三号位。

第二处，他对众人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7:24）这一句不是“不要断定”，是“总要按公平断定”。断定他要，按外貌断，他不要。

第三处，就在殿里那一段的同一章：“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约8:15）紧接着：“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约8:16）。他不判断的，是“以外貌”的那一种；真到判断的时候，他的判断不打折扣。

还有一处，教人怎样认：“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认出来，看的是做法，是果子。

四处并读，“论断”是这样一件事：站在事外，凭外貌，拿一把现成的量器，不先照自己，然后把一个人定死。他禁的是这一种。看做法、认果子、按公平断定是非，他不禁，他自己也做。

◆ 六、“有祸了”：对做法，不对人

回到“有祸了”。先看他说的时候，对的是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太23:13）他说的是一种做法：关门。自己不进，还挡着别人。那一章里一条一条数下来的，也都是做法：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肩上，薄荷茴香一丝不差、公义怜悯反倒不行。这些做法的样子，第 7 章读过。

再看殿里那一群人做的是什么。他们带着一个人，叫她站在当中，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这正是太23里说的那种做法：把律法当成重担，搁在别人身上；把门关上，不让人进。

所以“有祸了”和“我也不定你的罪”，不是两样东西，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他护着那个被叫站在当中的人，也就对叫人站在当中的那种做法不让。对人，他不定罪；对那种拿是非砸人的做法，他说重话。这是导论那道题的答案：这里没有承重的缝。

还要看清那一章的末尾。一连串“有祸了”说完，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23:37）对做法再重的话，他说的末了一句，仍是愿意聚集。那一章作为“无偏之难”的读法，见第 41 章；这里只读它在善与真之间站的位置。

◆ 七、善中心的两种样子

把这一章摆开看，善中心有两种样子，他都退了出来。

第一种，是殿里那一群人带来的：只认是非，拿是非砸人。这种善，看上去是善，因为它维护律法，它分得清对错。可它把对错变成了石头。他用一句话，让拿石头的人自己放下。

第二种，是读这一段的人最容易跳过去的：只认宽容，什么都不说。这种善，看上去也是善，因为它温和，它不伤人。可它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半句吞掉了，人被放回去，却没有被指一条路。他把这半句说了出来。

这两种，第 4 章说过，一个是中心，一个是反向中心。从定罪跳到不问是非，像是一种觉悟，其实是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他两头都不站。

用 SDE 的话说，这是 S3 价值维里真与善的分寸：真不压善，善不吞真。美在这里也有一点光：那个清早，一个一个的人走开，只剩地上的字，和两句话。本书不多说。

◆ 八、日常里：借出去的那笔钱

设想有这样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在同一座县城里成了家。

有一年，一个人的店里周转不开，找另一个人借了一笔钱，说好年底还。年底没还，第二年也没还。打电话，他说再等等；后来电话打过去，他不太接了。借钱的那一家，日子也不宽裕，妻子提起这事就叹气。

有一阵子，借出钱的这个人心里只剩一个念头：他欠我的。见到共同的朋友，就说起这件事；朋友聚会，他不去，因为那个人可能会在。有人劝他去法院，他想过；有人劝他算了，就当没借过，他也想过。两条路，一条是把人当成一笔账，一条是把账当成没有过。

后来他想了很久，选了第三种。他约那个人出来，在两人小时候常去的一家小馆子里，要了两碗面，坐了一回。他先说的是：这几年你不容易，我知道。然后

说：这笔钱，我不逼你一下子还上，可是我们得说清楚，什么时候还、一个月还多少，写下来。还有一句，他也说了：你后来不接我电话，这一样比钱更伤人，以后别这样了。

那个人低着头，半天没说话。最后说，店确实垮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两个人当场写了一张纸，一个月还一点。

后来那笔钱，还了三年才还完，每次都是那个人自己把钱送到店门口。中间有两个月没按时，那个人主动打电话来，说晚几天。第二年过年，两家人又坐在了一张桌上。

他原谅了，也说清楚了。原谅是不把那个人钉在那笔账上；说清楚，是不把那笔账当成没有过。两样他都要。

> 带走的话
>
> 先放下石头，再指一条路。不定人的罪，也不吞掉“从此”那半句话。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S3 价值维里的善被抬成中心的两种样子：定罪的善（殿里那一群人的做法）与不问是非的善（只读“我也不定你的罪”）。他一句话里两头都说（约8:11），对做法说“有祸了”、对人不定罪（太23:13；约3:17），真与善不互相吞掉。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是非的，会量出他“包庇”；只认宽容的，会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读成多余的一句；只拿“不论断”一条去量，会把太23读成他自己犯了自己的戒，看不见那里说的是做法。

第 30 章

退我后边去

>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8:33）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看一个最容易被抬成中心的东西：称号。称号是一个名字，一顶帽子，戴上了，人就照着帽子来看你，不再看帽子底下那个人的脚往哪里走。称号对了，也会出问题：人认了称号，就照着自己心里对这个称号的想法，替戴帽子的人规定路怎么走。彼得认出了他是基督，这是对的；紧接着，彼得就要拉住他，不许他去受苦。他说了一句福音书里极重的话。这一章问：他退出的是哪个中心？他是不是也走到了对面，干脆不要这个称号？

◆ 一、路上的一问

马可写，他们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可8:27）

门徒报了一串名字：“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可8:28）这是众人给他的称号，一顶一顶，都是从前的人。众人用旧帽子来认他。

他又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可8:29）马太记得更全：“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16:16）

这一问一答，作为猜想那一步，第 9 章读过。这里接着往下读，看称号出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 二、称号刚出口，他先拦住

下一句很短：“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可8:30）

称号刚说对，他第一件事是不让它传出去。这和名声那一章（见第 27 章）是一路的：他不让一个名字跑在路的前面。经上没有写他为什么禁戒，本书只看他紧接着做的第二件事：往这个称号里放进受苦。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可8:31）马可还特地加了一句：“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可8:32）。

路加记这件事，把两样接得更紧。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路9:20）下一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路9:21）。再下一节，不另起头，用的是一个“又”字：“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路9:22）不可告诉人，又说受苦，在路加笔下是一口气说完的。三卷书写同一件事，次序一样：称号，禁戒，受苦。

一前一后，只隔一句。称号刚落地，他就讲受苦。这个次序，是他亲手排的。他不让“基督”这两个字单独站着，一出口就把十字架接了上去。

◆ 三、彼得拉住他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可8:32）马太记了彼得劝的话：“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16:22）

彼得刚说完“你是基督”，紧接着就劝。劝的话是：“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是本书的读法：在彼得那里，称号已经定下了路，基督不该被弃绝、被杀。

这就是称号中心。称号被抬成了全部，它开始替人决定路怎么走。经上没有写彼得是出于什么心。只看他手里拿的，是一把只有一个刻度的尺子：凡是配不上“基督”这个称号的事，都不该发生。

◆ 四、退我后边去

他的回答，马可是这样写的：“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8:33）

几个细节要看。他“转过来”，他“看着门徒”。马太记的话里，多一句：“你是绊我脚的”（太16:23）。绊脚石，是躺在路上的东西；彼得把自己摆到了路上。责备的是彼得，可经上写他“看着门徒”，这句话门徒都听见了。

“撒但”两个字很重。这两个字，在旷野里也出现过。魔鬼把世上的万国指给他看，说只要俯伏一拜，就都给他。他说：“撒但，退去吧！”（太4:10）那一回，是一条不经过十字架就得到国度的近路。这一回，彼得劝他的，也是一条不经过十字架的路。两处并读，是本书的读法：同一条近路，第一次从旷野里来，第二次从最亲近的学生嘴里来。他用的是同一种回答。

“退我后边去”，不是“离开我”。后边，是跟从的位置。他没有把彼得赶走，是把彼得放回到他身后，放回到学生该站的地方。彼得刚才拉住他，要替他定路。本书读作：他叫彼得退回来，跟着走。

然后，他马上把这个称号的路，讲给所有人听：“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8:34）路加记这句话，多了两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他接着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8:35）又问：“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可8:36）称号的路是十字架，跟称号的人，路也是十字架。这一层从此成了跟从的门槛。

◆ 五、没有跳到对面：这个称号，他是认的

读到这里，又容易下一个结论：他不喜欢称号，越少人知道他是谁越好。这是从称号中心跳到了“无称号中心”。经上不是这样写的。

马太记彼得说完那句话，他先叫了彼得的全名，说的是：“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17）他认了，而且说这是父指示的。称号本身是对的，他不推。

最后一夜，洗完了脚，他对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约13:13）夫子、主，这两个称呼他都受了。可紧接着一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13:14）称号还在，只是称号里装的东西换了：主是洗脚的那一位。

到了大祭司面前，问题直接摆出来：“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可14:61-62）在最要命的时候，他把这个称号认了。早先他禁戒门徒不要说，这时候他自己说了。经上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这一次开口。本书只记：前面是禁戒，这里是直说，两处都在同一条路上，路的尽头是十字架。

彼拉多问他是不是王。他先反问：“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约18:34）然后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他不躲这个字，也不让彼拉多用他自己的意思去定这个字。最后，这个称号被写在一块牌子上，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19:19）称号和十字架，到底钉在了一处。

◆ 六、称号周围的几回

他退出称号中心，不只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一回。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叫他“良善的夫子”。他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可10:18）一个好听的称呼刚递过来，他先不接，把它指回到神那里去。

雅各、约翰来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可10:37）他们要的是称号旁边的位子。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可10:38）他把荣耀接回到杯上，跟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一回，是同一个动作。

门徒自己也为称号争过。回到迦百农，他在屋里问：“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可9:33）“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可9:34）谁为大，就是谁的称号更高。他坐下，叫十二个人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可9:35）首先、末后、用人，三个位子，他一句话把次序倒了过来。

他也嘱咐门徒，不要去争称号：“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太23:8）还有一句更直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7:21）叫得对，不等于走得对。称号是嘴上的，路是脚下的。

◆ 七、为什么称号最容易成中心

称号这东西，好处是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一个人。坏处也在这里：一句话说清楚了，人就不再去看这个人本身，只看帽子。帽子底下的人往哪里走，人们拿帽子去推算。

用 SDE 的话说，称号是 E2 信息三模态里的一个符号。符号是要的，没有名字，人没法认他、说他、传他。可一个符号被抬成全部，它就从“指向他的记号”，变成了“替他定路的条文”。彼得的那一拉，就是符号在替人定路。他的回答，是把符号放回到路的后面：先有路，再有名字；名字照着路来解，不是路照着名字来走。

这也是一个人最难退出来的中心，因为称号常常是对的。错的称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对的称号，人会把它当成全部，还觉得自己忠心。彼得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话最重。

彼得后来的事，正好让人看见称号中心会怎样塌。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他说“你是基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十字架真的来了。这个说过“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可14:29）的人，说的是：“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可14:71）从最高的称号，一下子跳到连名字都不认。这是反向中心：称号撑不住十字架，人就从“他是基督”跳到“我不认得他”。两头都只看称号，一头抬起来，一头扔下去。

他自己没有这样跳过。称号他认，十字架他也走，两样从头到尾在一处。他早就对彼得说过那一夜的事：“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彼得当时回的是：“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路22:33）“退我后边去”和“你回头以后”，本书读作同一个方向：回到后面，回到跟从的位置上，再往前走。

◆ 八、日常里：被人叫惯了“学霸”的孩子

设想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老师叫他“小学霸”，亲戚过年见面，第一句话也是“我们家的学霸来了”。

这个称呼他一开始很喜欢。后来慢慢地，事情变了。上初中以后，有一回数学考了第五名，他回家不吃晚饭，把卷子塞在书包最底下。班上搞科技小组，他想报，又怕做不好丢人，最后没报。有一个他很喜欢的老师，讲了一道很难的题，问谁愿意上来试试，他没举手。他心里想：学霸不能在黑板上做错。

“学霸”这两个字，已经开始替他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有一天，他的外公跟他一起去河边钓鱼，一下午，桶底只躺着两条巴掌大的鲫鱼，外公也不急。回来的路上，外公说，你知道我年轻时在厂里，大家叫我什么？叫“八级工”。后来厂里来了新机器，我不会，又不好意思问年轻人，硬撑了半年，差点出事。外公说，名字是人家给的，你得自己走路。

那个周末，孩子去报了科技小组。第一次做的东西没成，在组里被同学笑了几句。他回家说起这事，脸还红着，晚饭吃了两碗，可没再把东西塞进书包底下。

后来亲戚们还叫他学霸，他听了也笑，也不推辞。只是有一回，表弟问他一道题，他说：“这道我也不会，我们一起看。”

> **带走的话**
>
> 名字是对的，也别让名字替你走路。帽子可以戴着，路要自己往前走。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2 信息三模态里的符号（称号），被抬成中心：彼得认出“基督”，又拿这个称号替他定路（可8:29-32）。他先禁戒，再讲受苦，再说“退我后边去”（可8:30-33）；又在大祭司面前认“我是”（可14:62），称号与十字架连在一起，没有跳到“不要称号”这一头。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称号的，会和彼得一样量出“基督不该受苦”；跳到对面只认无名的，会量出他“又禁戒人说，又自己认了”，前后不一。

第 31 章

反中心不是反向中心

> “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7）

这一章的问题　卷四五章，看的是同一个动作：别人把他推向一个中心，他退出来，而且不在对面另立一个中心。这一章结账。先把卷二、卷四读过的各组三视角排成一张总表，一组一组看：别人推他去的中心是哪一个，对面的那个中心是哪一个，他怎样站。再回答一个问题：这么多中心里，为什么称号和条文最容易被抬起来。最后，对照导论交代的判决四，看这一卷交出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 一、五章，一个动作

先把五章的动作排一遍，只记落点。

第 26 章，脚下那片地：条文、王座、山上，他三处都退了，又照常进会堂、分饼、上山。第 27 章，名声：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约2:24），也没有躲起来，照样在殿里明明地说话。第 28 章，手上的活：马大要他吩咐妹妹起来，他不吩咐；可他自己系上手巾洗脚。第 29 章，善：人带着一个妇人来要他定罪，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还有后半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第 30 章，称号：彼得拿“基督”替他定路，他说“退我后边去”；到了大祭司面前，他说“我是”（可14:62）。

五章，五个中心，每一章都是两个动作：退出来，没有跳过去。少了第二个动作，就是反向中心。

◆ 二、总表：各组三视角，有没有中心

把卷二读过的九格，加上九宫之外的两组，一共十一组，排在一起。第一栏是组；第二栏是别人最常推他去的那个中心；第三栏是对面那个中心，就是退得太猛会跳过去的地方；第四栏是他实际的站法；最后一栏注明主读在哪一章。

组	被推向的中心	对面的中心	他的站法	见
S1 对比・变化・分布	只认对比，另立一套更严的条文	只认分布，读成两边都不得罪的圆滑	对比之后说“成全”（太5:17），分布里说“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第 5 章
S2 粒子・波・场	只认波，追着人潮	只认粒子，躲开人群	浪头最高时往别处去，人群里停下来叫出一个名字	第 6、26 章
S3 真・善・美	定罪的善	不问是非的宽容	不定罪，也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做法说重话	第 7、29 章
D1 创造・自由・幸福	只认创造，读成推倒旧制度的改革家	只认自由，放人出去就不管	新酒装新皮袋，“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7）；得自由的人，他送回家去（可5:19）	第 8 章
D2 九步	只认动手	只坐着听	坐着讲，也起来洗脚、在岸上递饼和鱼	第 9、28 章
D3 误差・冗余・损耗	只认误差，一点一画抠成条文	只认冗余，七十个七次读成无原则的纵容	一点一画在先（太5:18），七十个七次之前先有“就劝戒他”（路17:3）	第 10 章
E1 理念・现实・自我	条文、王座、山上	不要条文、不管饭碗、不上山	照常进会堂，照常分饼，上山又下山	第 11、26 章
E2 符号・逻辑・数学	只认称号	不要称号	先禁戒，再讲受苦，时候到了认“我是”	第 12、30 章
E3 内能・动能・势能	只认名声	只认隐退	不交托众人，又明明地对世人说话	第 13、27 章

组	被推向的中心	对面的中心	他的站法	见
三号位	只站一号位，看条文	只站三号位，只讲内心	一场对话里，三个位置走一遍	第 14 章
显露光谱	只认秩序态，急着拔稗子	只认混沌态，什么都不定	容两样一齐长，到收割再分	第 14 章

◆ 三、怎样读这张表

表要横着读，一行一行读。每一行，第二栏和第三栏是同一组三视角里的两个点。一个人吃了第二栏的亏，最先想到的就是第三栏。第 4 章说过，对面看上去最远，好像最安全，可那还是一个中心，第三个视角照样没人看。

再看第四栏。第四栏不是第二栏和第三栏的中间。他不是对条文守一半、扔一半，不是名声要一半、躲一半。第四栏里的每一句，都是三个视角同时在场：守安息日，也在安息日治病，也把规矩放回人中间；不交托众人，也在殿里明明地说，也在旷野里祷告。三样都在，这一回哪一样往前站，看眼前的人和事。他说过：“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路12:57）这句话原是说辨认时势，本书借来说：审量，就是不拿一把现成的尺子，每一回都看一看。

还要竖着读最后一栏。卷四的五章，主读 E1、E3、D2、S3、E2 五组，S2 也带到一处。S1、D1、D3 三行，前两栏取自第 5、8、10 章小账里的单中心尺子，站法一栏的经文，在这三章里都读过。

一组里被抬起来的，从来不是一个错的视角。反中心不是去找哪个视角错了，是去看哪个视角被当成了全部。

◆ 四、反中心自己，也会被抬成中心

结账时要说破一个陷阱：“不立中心”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被抬成中心。

一个人读完这一卷，若得出一条规矩：“凡事都不能站定，凡事都要两头说”，他就又立了一个中心，叫“不站定”。照这条规矩，他什么都不敢说重话，

什么都不敢定下来，遇事先找对面，找到了就各说一半。这不是第四栏，这是把第四栏抄成了一条新的条文。

他自己不是这样。该站定的时候，他站得极定。“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9:51），这一步没有两头。对彼得那一句“退我后边去”，没有一半一半。殿里的石头面前，他只说了一句话，让拿石头的人自己放下。反中心不是不站定，是站定的那一处，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处，而是因为这一回该站在这里。

他讲过一句关于酒的话，正好说中人为什么爱守一个中心：“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路5:39）人守着一个中心，常常不是因为想清楚了，是因为喝惯了。从陈酒跳到“凡酒都不喝”，也只是换一种惯。新皮袋的意思，是每一回都重新装，装得下，两样就都保全了。

◆ 五、为什么称号和条文最容易被抬成中心

十一组里，有两样被推得最狠：条文和称号。安息日的事、殿里那一群人的石头，都是条文；凯撒利亚·腓立比的那一拉、众人要强逼他作王，都是称号。为什么偏偏是这两样？

这是本书的读法。第一个原因，它们都能离开人单独存在。条文写在纸上，称号挂在嘴上。人不在场，条文照样可以引，称号照样可以喊。一样东西一旦能离开人单独存在，就能被人拿走，拿去量别人。手上的活、心里的安静、眼前的那一个人，都离不开当下；条文和称号离得开。

第二个原因，它们都能拿来查对。一个人是不是守了安息日，翻开条文对一下就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基督，看他像不像心里那个样子就知道。能查对，就让人踏实。踏实的东西，最容易被抬成全部。他说过的那句话，正对着这种踏实：“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7:24）

第三个原因，它们常常是对的。错的条文、错的称号，人一眼就能推开；对的条文、对的称号，人会把它当成全部，还觉得自己忠心。他责备过一种做法：“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可7:8）。

用 SDE 的话说，条文是理念界里长出来的显露，称号是 E2 里的符号。两样都是三维缠在一起时长出来的样子，是要的。毛病出在把长出来的样子，当成了起点和终点。三方程说，哪一维都不能单独当起点。条文和称号被抬成中心，就是把一个显露当成了全部，地和路都不看了。

福音书里有一个结局，把这两样摆在了一处。审他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约19:7）。这是条文。后来又喊：“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约19:12）到最后：“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约19:15）这是称号。两个被抬到最高的中心，在十字架前碰到了一起。经上没有替这一幕下评语，本书也只把它们并排放着：他一生退出的两个中心，最后一齐压在他身上。

◆ 六、判决四的验收

导论交代过五条判决，第四条是：各组三视角里没有中心，也没有反向中心。推翻条件也写明了：福音书里出现他把某一视角抬成全部、而且不回头的证据，判决四在那一组判负。

这一卷交出的，是十一组的落点。每一组，都找到了他被推向一个中心的经文，也找到了他没有跳到对面的经文。在这些证据里，没有发现他把某一视角抬成全部而不回头的一处。

这里要照第 4 章的纪律说一句：没有发现，只表示在这些证据里没有发现。福音书里还有许多段落，本卷没有逐一读到。读者若找到一处，指得出是哪一段经文、哪一组三视角、他抬起了哪一个、此后再没回头，本书照登，那一组判负。还有一层要留着：卷六里有几道难题，看上去正像是他偏到了一头，比如推倒桌子、说“有祸了”、对迦南妇人的那几句话。它们是不是反例，要到卷六一道一道解开才算数，见第 41、42 章。

◆ 七、日常里：从“只盯成绩”到“只管玩”

设想一位母亲，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头几年，她眼里只有一样东西：分数。每天晚上检查作业，错一道题就重做三遍；周末排满了补习班；考试回来，先看分，再看人。家里的空气，跟着分数一起涨落。

四年级下学期，孩子开始不说话了。吃饭低着头，问什么都说“还行”。有一回，班主任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学校哭了一场，因为一次小测验没考好，怕回家。

这一下，母亲吓着了。她看了很多文章，听了几个讲座，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管成绩了。补习班全退，作业不检查，考试不问分。她跟孩子说，你开心就好，想玩就玩。

头一个月，孩子确实高兴。第二个月，作业开始拖到半夜，有几次干脆没写。到了期末，有一门课不及格，孩子拿着卷子回来，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她已经说过“不管成绩了”。

这时候她才看出来，自己是从一头跳到了另一头。原来只认分数，现在只认开心。分数那一头压坏了孩子的心，开心那一头又把孩子扔在了半路上。两头都只看一样，都没看孩子。

第三个学期，她换了一种做法。作业还是要写，可她不再坐在旁边盯着，只是晚上九点问一句：今天哪道题最难？考试的分数她也看，看完了，先问孩子觉得自己哪里没弄明白。周末留出一整天，什么班都不上，一家人去公园，去乡下。

孩子的成绩没有一下子回到从前，也没有掉下去。有一天吃饭，孩子主动说起一道应用题，说他用了一个新办法。母亲没有夸他聪明，只问他：那你教教我？

她后来想，那一年最难的，不是重新开始管，是承认当初那个“再也不管”，看上去是醒悟，其实是换了个方向的老毛病。

带走的话

吃了一头的亏，别急着跑到另一头。三样都留着，看这一回该让哪一样站前面。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卷四结算：九宫九格与九宫之外两组，共十一组三视角，各组均找到“被推向中心—退出来—不跳到对面”的经文落点；条文（E1 理念界的显露）与称号（E2 的符号）最容易被抬成中心，最后在十字架前一齐压在他身上（约19:7；约19:15）。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把反中心当成“两头各打五十大板”，会把他读成一个折中的人；把反中心当成“处处反着来”，会把他读成一个专门推翻的人。两种都是一把尺子：前一种只认中间，后一种只认对面。

卷　五

三维一身：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卷　序

卷五七章，是全书的内核。“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一句话，三个维度。道路是 D，真理是 S，生命是 E。第 32 章总说，第 33 章讲真理，第 34、35 章讲道路，第 36—38 章讲生命。每章先照录王德生的口述原话，再拿福音书的经文去对。

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卷五读的是“他就是”。同一段经文，两卷只有一卷拿它当主例，另一卷只一句带过，写明见第几章。

第 32 章

一句话，三个维度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这一章的问题　卷二到卷四，读的是他活过的：九宫九格，格格有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一式不缺；一组一组的三视角，没有一个被抬成中心。读到这里，会冒出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人凭什么能这样？卷五换一个读法，不再读“他活过的”，读“他就是”。起点是最后那一夜他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章要回答两件事：这句话里的三个名词，是他讲的三样道理，还是他本人的三个维度？紧跟着的那半句“若不藉着我”，又该怎样读？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说，我是道路，这是D，我的真理，这是S，我是生命，这是E。耶稣的D，就是意义的D：创造，自由，幸福，这是D1。耶稣的道路，就是D2：六步到九步；耶稣的D3：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王德生口述）

这段口述有两层。前一层是三个短句：道路是 D，真理是 S，生命是 E。后一层把 D 拆开，D1、D2、D3 各有落处，那是第 34、35 章的事。这一章只读前一层。

三个短句，说得很平，分量却很重。SDE 三维，在别人那里是一把读人的刀；读到他这里，刀和被读的人对上了。道路是走出来的路（D），真理是显露出来的样子（S），生命是脚下那一片缠在一起的地（E）。他说“我就是”，等于说：这三样不在我外面，就是我。

◆ 二、那一夜，有人问路

这句话不是在山上对众人讲的，是在一张饭桌边，对十一个门徒说的。

那一夜，犹大已经出去了。他对剩下的人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约13:33）彼得问：“主往哪里去？”（约13:36）

人要分别的时候，最先问的就是这一句：你去哪里？我们怎么办？

他先安他们的心：“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14:1）又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14:2）。然后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约14:4）

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14:5）

这一问很朴素，像出远门前问人：去哪儿？怎么走？照常理，回答该是一个地名、一条路线。他的回答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

细看多马的话，里面压着三件事：去哪里，怎么走，怎么知道走得对。三个名词，正好一样接一样。“怎么走”，他答道路；“怎么知道走得对”，他答真理，看清是谁在领路，就知道路对不对；“去哪里”，他答生命，去处不是远处的一块地方，是父的家，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一份活着。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这样逐句对开。可是这样一对，就看得出他的答话没有绕开多马，是比多马问得还全。

多马问的是路，他答的是三样。没有人问真理，没有人问生命，为什么多给两样？因为这条路不能单给。单给一条路，路就成了一张地图；人揣着地图走，走的仍是自己的路。他给的路连着真理，连着生命，三样拆不开。

◆ 三、三个名词，三个维度

先一个一个看。

道路，是 D。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这一夜的话，约翰记了好几章；第十四章从“那条路”问起，末了一句是：“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从问路开始，在“我们走吧”里收住。路在他那里不是比方，是一个要动身的人。

真理，是 S。真理在这里不是一条说对了的话，是一个人显露出来的样子。他紧接着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14:7）认识一个看得见的人，就认识了那看不见的一位。真理怎样是显露，见第 33 章。

生命，是 E。生命不是一样拿在手里送人的东西，是托住人的那一片地。同一夜他还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14:19）他活着，就是他们站立的地。约翰在书的开头写过：“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1:4）生命在他里头，不在他手里。

这三样，在福音书里常常连着出现。在迦百农，许多门徒退去了，他问十二个人，你们也要去吗？彼得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道”是他说的话，“永生”是生命，“归从谁”是一条要走的路。彼得那一刻说不出三维，可是他说出了一件事：他们要找的不是一套话，是一个可以跟的人。他自己也说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话和生命，在他那里不分家。

◆ 四、七个“我是”里，只有这一句是三样

约翰记下了七个“我是”（见第 15 章）。放在一起看，有一处很显眼。

另外六句，每句只有一个画面。“我就是生命的粮。”（约6:48）“我是世界的光。”（约8:12）“我就是门”（约10:9）。“我是好牧人”（约10:11）。在拉撒路的坟前，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11:25）还有“我是真葡萄树”（约15:1）。粮、光、门、牧人、复活、葡萄树，每一样都是一个可以拿在手里、看在眼里的东西，各说他的一面。这些画面怎样是神人之间的符号，见第 37 章。

只有约14:6 这一句，不给画面，一口气说了三样。而且三样不是三个比方，是三个最大的名词：道路、真理、生命。别的六句像六扇窗，各开向一面；这一句像站在屋子当中，把整间屋子说出来。

还要留心这一句说在什么时候。别的几句，好些是说在众人面前，说在辩论里，说在神迹的旁边；这一句说在最后一夜，听的只有十一个门徒，他刚说过自己不多的时候就要离开。人临走时留下的话，分量最重。他没有再给一个画面，他把自己整个交出来：我就是。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七个“我是”不是七样并排的东西。六个画面，是一个人的六个侧面；约14:6，是这个人本身。读六个画面的时候，要记得它们都长在这一句的三维里。读粮，不要忘了路；读光，不要忘了生命；读门和牧人，不要忘了真理。

◆ 五、不是他讲的内容，是他本人

别的老师也讲道路、讲真理、讲生命。分别在一个“是”字上。

一位好老师会说：我指给你一条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我教你怎样活。路、道理、活法，都在老师外面，老师是那个指路的人，像路口的指路牌：人看懂了，就往前走，牌子留在原地。学生学成了，可以离开老师，带着路、道理和活法上路。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天下的好老师大多是这样。

他不这样说。他对查考圣经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5:39）下一句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5:40）经卷是真的，他从不轻看。可是他说，生命不停在经卷的字里，在“到我这里来”。书指着人，人才是生命。

这就是判词第一句说的：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拿三方程来对，看得更清楚。三方程说：显露由路和地生成，路由显露和地生成，地由显露和路生成，哪一维都不能单独当起点。卷三读过，他怎样一式一式地用这三个方程对待别人（见第 16—18 章）：对夜里的学者和正午的妇人，铺不一

样的路；先给饼，再讲生命的粮；一张饭桌，挪动了一片地。卷五要说的是另一层：在他自己身上，三个方程不是一种用法，是他的样子。像一棵树：根扎在地里，枝叶伸在风里，落下的叶子又把地养肥。哪一样是起点？问不出来。他显露的（真理），从他走的路和他站的地长出来；他走的路（道路），照着他显露的和他站的地走；他就是那一片地（生命），这片地又被他的显露和他的路养着。三个方程在他身上同时成立，所以他能说“我就是”，不必说“我有”。

◆ 六、若不藉着我：三维不可拆

现在读那后半句：“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半句话，教会历来读得很重，读出过许多层意思。其中争得最多的一层，是它排不排他。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读的是三维在这句话里怎样接在一起。作为一道难题，它在第 45 章还会出现。这里只读三维的接法。

这半句紧跟在三个名词后面。“藉着我”的“我”，就是刚刚说过的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我。这是本书的读法：藉着他，就是三维一起藉着，不能只取一维。

试一试拆开会怎样。

只取道路，不要真理和生命，他就成了一套方法、一种修身的程序。人照着做，做得越熟，越以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跟他本人不相干。这是把 D 抬成了中心。

只取真理，不要道路和生命，他就成了一套教义、一堆可以背的条文。人把条文背得一字不差，却从来没有动身。这是把 S 抬成了中心。

只取生命，不要道路和真理，他就成了一种感受，一阵心里的暖。人守着那一阵暖，不问往哪里走，也不问自己看见的对不对。这是把 E 抬成了中心。

三种拆法，各取了他的一维，也各立了一个中心。卷四读过，他一次又一次从别人推给他的中心里退出来（见第 26—31 章）。这半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要到父那里去，只能三维一起走，因为三维是一个人。路不连着真理，会走

偏；真理不连着生命，会变冷；生命不连着路，会停在原地。拆不得，一拆就不是他了。

◆ 七、判词第三次

前言、导读，判词已经说过两次。那时候它还是一个要验的命题。卷二到卷四，一格一格、一式一式、一组一组地验过来，到了这里，它第三次出现，一字不改：

> 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
> 所以他无缺、无偏、无中心：九宫不缺一格，方法不缺一式、不偏一路、不断一拍，三视角里不立一个中心。
>
> 福音书的难题，多半是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卷二到卷四验出来的，是第二句：无缺、无偏、无中心。卷五要读的，是第一句：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在约翰记下的这一句里。一个人若只是会用三维，用得再好，也总有用偏的一天；一个人若就是三维，偏就无从说起，因为没有哪一维是他拿在手里、可以放下的。第三句留给卷六，十六道难题，一道一道去解。

◆ 八、日常里：一位母亲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县城边上开一间小杂货铺。儿子十八岁，要去南方的城市做工。

走的那天早上，她送他到车站。一路上她说的话不多：到了先找住处，钱分两处放，夜里别一个人走小路，到了来个电话。这是她给儿子的路。不是一张地图，是她自己年轻时出门做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哪里有坑，哪里有人帮，她都记得。

她也没讲什么大道理。可是儿子从小看着她做生意：秤从来不压，找错了钱，追出半条街也要还给人家；隔壁老人赊账，她记在本子上，到年底一笔一笔划掉。儿子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不是她教的，是看她看出来的。这是她认的理。

还有一样，她更没说出口：家里那扇门，什么时候都给他留着。这是他回得去的家。

到了南方，儿子遇上过三回难处。第一回，工钱被拖了，同屋的人劝他去讨，讨不来就砸东西。他想起母亲追出半条街还钱的样子，没有跟着去砸，一趟一趟地去问、去找人评理，最后讨回了大半。这一回，他靠的是母亲认的理，也靠母亲教的路：别一个人硬碰。

第二回，一个新认识的人拉他去做一样来钱快的买卖。他打电话回家，母亲没劝，只问了一句：这钱是怎么来的？他自己想了一夜，没去。这一回，理和家，都在电话那一头。

第三回，他病了一场，躺在出租屋里，什么也不想，只想回家。他回去住了半个月，母亲天天给他熬粥。病好了，他又上了车。

后来他跟人说起母亲，说不清她给了他什么。说是路吧，那条路离开她的理就走歪了；说是理吧，那个理离开她那个家就冷了；说是家吧，那个家若不送他出门，他一辈子守在杂货铺里。他只好说：她就是我的路，我认的理，我回得去的家。

这三样拆不开。只要她的路，不要她的理，他会走成一个精明人，却不一定是个好人；只要她的理，不要她的家，他会变成一个硬邦邦的人，过不了难关；只要她的家，不要她的路，他永远长不大。三样连在一起，是同一个人。

> **带走的话**
>
> **他没有说“我指给你们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三样不在他外面，所以拆不开；一拆，就不是他了。**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维一身：道路是 D，真理是 S，生命是 E，三方程在他身上同时成立；“若不藉着我”读作三维不可拆（本书的读法，排他的神学含义不判）。判词第三次出现。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 D 量，他成了一套方法；只拿 S 量，他成了一套教义；只拿 E 量，他成了一阵感受。三把尺子各量出一个中心，都不是他。

第 33 章

真理是显露：真是存在的显露

>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 1:18）

这一章的问题　说到“真理”，人多半想到一句话：一条定理、一个结论、一句说对了的话。真理在纸上，人去背，去证。他却说“我就是真理”。一个人怎么会是真理？这一章要回答：在他这里，真理不是一句说对的话，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被看见了。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相，就是S，就是显露，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神的真实显露，就是S，是神人SDE的显露。真，就是存在的显露。”（王德生口述）

这段话一步一步往里走。头一步：真理就是真相，就是 S，就是显露。第二步：他显露的是谁？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神的真实显露。第三步：这显露不是神单方面的，是神人 SDE 的显露，神和人在他身上一起显出来。最后落一句总的：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S 在 SDE 里读作“显露”，就是长出来、让人看得见的样子；显露站稳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固定的样子。把这个读法放到“我就是真理”这一句上，意思就变了：真理不是一张写好的纸，是一个存在亮出来的那一刻。

◆ 二、看不见的，被看见了

约翰在书的开头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句话不是怀疑，是实情。他自己后来也对那些人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约5:37）又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惟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约6:46）

存在在那里，可是没有显露，人就看不见。看不见，人只好去猜，去推，去争。

约翰紧接着写：“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这两个字，就是显露。看不见的那一位，在这一个人身上被看见了。

还要留心“在父怀里”这四个字。表明父的人，不是站在远处描写父的人，是从父怀里来的。一个画像的人，画得再像，画的也是他看见的那一面；一个在怀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眉眼、他说话的口气，本身就带着那个家的样子。这是本书的读法：显露有两种，一种是别人替你说出来，一种是你从里面长出来。他是后一种。

最后一夜，腓力把人心里最直的那个愿望说了出来：“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约14:8）他要的，是亲眼看一次父。

他的回答不是一次异象，是一句话：“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

这一句把腓力找错的方向扳了过来。腓力往别处找显露，显露却就在他身边。“同在这样长久”，父的真相一直在他眼前，他在等另一样东西。他在别处也说过：“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12:45）

这正是口述里说的：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神的真实显露。不是另有一个真相藏在后头，他只是一块指路牌；他本身就是那个真相亮出来的样子。

◆ 三、显露的，是神人一起

口述还多说了一层：是神人 SDE 的显露。

他在那一夜接着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14:10）他说的话、做的事，是他的，也是父的。这一句在“生命”一层怎样读，见第 36 章；这里只取它显出来的那一面：显出来的，不是神单独一面，也不是一个人单独一面，是神在人里面做事的样子。

约翰在书的开头把这一层写成了一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1:14）道成了肉身，是神进到人的地里来；住在我们中间，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是这样过出来的样子。肉身这一层怎样是三界的纠缠，见第 36 章。这里只看“真理”这个词，它在这一句里，是从一个住在人中间的肉身上显出来的。

所以他的真理不冷。约翰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1:17）律法写在石版上，是一样可以照着去守的东西，它是好的，他自己也守。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是从一个人身上来的。真理连着恩典一起来，因为显露的是一个人，不是一条规矩。约翰还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1:16）

他自己的话也印证这一层。他说：“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约7:18）“真”在这里落在“这人”身上，不落在一句话上。一个人里外一样，显出来的就是他本来的样子，这个人就是真的。

◆ 四、山上的一刻：显露，不是搭棚

福音书里，显露最亮的一刻在一座高山上。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太17:1-2）马可记那衣裳，用了一个打布人的眼光：“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可9:3）路加记下，这是在“正祷告的时候”（路9:29）。

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同他说话。路加还记了他们说的是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路9:31）最亮的一刻里，谈的是最暗的一段路。显露和道路，在山上连在一起。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太17:4）

马可记了一句：“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可9:6）话是在害怕里说出来的，念头却很好懂：好东西来了，想留住它，给它盖个屋子。用 SDE 的话说，彼得想把一次显露钉成一个稳定的样子，固定下来。显露站稳了，本来就会成为固定的样子，这不是错。问题在另一处：三座棚排在一起，他、摩西、以利亚，一人一座，并排摆着。把他和另外两位并排，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点明。

就在这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太17:5）声音没有说要搭棚，说的是“要听他”。

门徒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太17:7）这一摸，是从山顶的光里回到一只人的手。然后：“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太17:8）

摩西和以利亚不见了。剩下的就是他，还是他们认得的那个人。那一刻没有被留住，要听的那一位还在。

显露在他那里，是这样的：会有最亮的一刻，那一刻不被钉住；钉不住的光收回去之后，同一个人仍旧站在那里，同他们一起下山。下山的路上，他吩咐他们，在他复活以前，不要把看见的告诉人（太17:9）。显露也有它的时候，还没有到，就先藏着。

◆ 五、光照着，也有人不接受

显露不等于人人都看见。约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紧接着就把这一层说穿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又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1:11）

光是照了的。约翰还记着他的话：“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3:19）。不接受，不是光不够亮，是人背过了身。这一层要分清：存在显露了，是一件事；人认不认，是另一件事。真不因为没人认就变成假，只是还没有落进那个人的眼里。

那一夜，另一个犹大也问了一句：“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约14:22）他的回答不讲光，讲路和家：“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14:23）

这一句把显露和另外两维接上了。遵守他的道，是走路（D）；父和他“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是住进一片地（E）；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要向他显现”（约14:21），这是显露（S）。显露不是挂在天上，谁抬头都看得见；是一个人走着那条路、站在那片地上，就看见了。这又一次说明，三维在他身上拆不开（见第 32 章）。

也有人是第二回才认出来的。多马说过，不亲眼看见，他不信。后来那一位站在他面前，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答：“我的主！我的神！”（约20:27-28）显露又来了一回，人就是在这一回里认的。

◆ 六、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现在可以回到口述的末一句：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S3 价值维里有一个“真”（见第 7 章），说的是表里对上，话说到底。那是他活过的。这里说的是更深的一层：一样东西为什么是真的？因为它本来在那里，现在亮出来了，亮出来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没有遮，没有改，没有装。

照这个读法，他那些说真理的话，就一句一句接上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见第 8 章），是因为人看见了本来的样子，就不再被一个假样子捆着。为门徒祷告时，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道就是真理，因为那道显出了说话的那一位。他对尼哥底母说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3:21）行真理的人，不怕被照亮，因为亮出来的就是他本来做的事。

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问完就出去了（见第 7 章）。在他问之前，面前这一位已经说过：“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7）真理在他嘴里是要听的，是要作见证的，站着说话的，就是这一位。本书的读法：彼拉多问的是一个“什么”，真理在这里是一个“谁”，问的方向差了一步。

这也解开了一件常被人问的事：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就信，有的人天天看也不信？他说过：“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11:25）显露要有人看。聪明通达的人带着一把现成的尺子来，要真相合他的尺寸；婴孩没有尺子，只是看。显露的不同，不在光，在看的人手里拿着什么。

◆ 七、日常里：外婆的一碗面

设想有这样一位外婆，住在镇上，女儿一家在县城。外孙七八岁，一年来住两回。

外孙没见过外婆年轻时的样子，也没听人讲过外婆是怎样一个人。妈妈说过几句：外婆苦过，外婆疼人。这几句话，他听了，没什么感觉。外婆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来说，是看不见的。

有一年冬天，他发烧，在外婆家躺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烧退了，外婆端来一碗面。她端进来，把碗放在床边的小凳上，转身去关窗。面是她自己擀的，切得细；汤里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因为他说过不爱吃硬的；面上的葱花只撒了半边，让他自己拌。

他吃着吃着，哭了。说不出为什么。

后来他长大了，跟人说起外婆，说的就是这一碗面。他说，以前大人告诉我外婆疼人，那是一句话；那天早上我看见了。不是看见了面，是看见了外婆这个人。

那碗面不是一句说对了的话，是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人，亮出来了。外婆疼他，不是那天早上才开始的；那天早上，这份疼显露了。显露的东西，是真的，因为它就是外婆本来的样子，没有一点装。

再往后，外婆不在了。他自己学着擀面，擀不细，切不匀，蛋也总煮老。可是每回他给自己的孩子煮面，都会留半边不撒葱。他说，这样做的时候，就像外婆还在。一碗面显露过一回，那个人就留在了做面的手上。

> 带走的话
>
> 真理不是一张纸上的话，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被看见了。腓力往别处找，那一位就在他身边。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S 显露：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神人 SDE 的显露；“表明出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登山变像是显露最亮的一刻，不被钉成三座棚。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命题”的尺子量真理，会像彼拉多一样问“是什么”，看不见站在面前的“谁”；只拿“异象”的尺子量，会像腓力一样往别处找，或像彼得一样急着搭棚，把一次显露钉成一个中心。

第 34 章

道路（一）：意义的路

>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4:34）

这一章的问题　人说“道路”，多半把它当作一个手段：路是为了到一个地方去，到了，路就没用了。意义在终点，路只是代价。他说“我就是道路”，这句话若照这样读，他就只是一条通道，人从他身上走过去，到了别处。这一章要问：他这条路，意义是在路的尽头，还是就在路上？口述说，他的 D 就是意义的 D：创造、自由、幸福。这三样，是路尽头的奖赏，还是路本身？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说，我是道路，这是D，我的真理，这是S，我是生命，这是E。耶稣的D，就是意义的D：创造，自由，幸福，这是D1。耶稣的道路，就是D2：六步到九步；耶稣的D3：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王德生口述）

这一章只读中间一句：“耶稣的D，就是意义的D：创造，自由，幸福，这是D1。”

D 是差异，是走出来的路。D 有三层：为了什么走（意义目标，D1），一步一步怎样走（路径组织，D2），走得多紧（优化约束，D3）。口述把他的道路先落在 D1 上，这一落很要紧：他的路首先不是一套步骤，也不是一套省力的办法，是意义。路就是意义，意义就是路。

第 8 章读过他活出来的意义目标：新命令、新皮袋，拿撒勒的宣告，八福，“得的更丰盛”。那是“他活过的”，这里不再复述。这一章读“他就是”：创造、自由、幸福，不是他朝着去的三个方向，是他这条路本身的质地。

◆ 二、路的意义，不在尽头

先看一个对比。

撒玛利亚的井边，门徒进城买食物回来，请他吃。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约4:32）门徒彼此对问：“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约4:33）他们想的是一块饼。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食物是叫人活下去的东西。一般人做工，是为了挣到食物；工是代价，食物是回报。他把这个次序翻过来：做成那工，本身就是食物。走路不是为了走到吃饭的地方，走路就在吃。这是意义落在路上，不落在路尽头。

那一夜，他说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又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14:3）这句话很容易读成“终点在远处”。可是细看，去处不是一块地方，是“我在哪里”。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去处。紧接着他说“我就是道路”，路和去处，在他身上并成了一个人（见第 32 章）。跟着他走，就已经在去处里了。

在提比哩亚海边，他对彼得说的话，也是这样。彼得回头看见约翰，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他答：“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21:22）不讲终点，不讲比较，只讲跟从。意义不在别人的结局里，在“你跟从我”这一步上。

◆ 三、创造：路一边走，一边造

先看创造。

约翰的书一开头就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3）这是创造的根。可是福音书写他，不是写一位造完了世界、退在一旁的人，是写一位一边走路、一边造的人。

安息日，他治好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有人责怪他。他答：“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5:17）创造没有停在起初，它“直到如今”。他的路，就是这一份没有停的做事。

最像起初那一回的，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约9:6），叫他去西罗亚池子洗。泥和人，让人想起起初人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这样点明。那人“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约9:7）。一双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眼睛，第一次看见。这不是修好一样旧东西，是有了一样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而这一次的创造，是在路上发生的。约翰写这件事，头一句就是：“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约9:1）他不是坐在一处等人来求，是“过去的时候”看见的。路走着，新东西就生出来。他当时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约9:4）。工不等走到哪里再做，是趁着白日，一路走，一路做。

◆ 四、自由：解开，叫他走

再看自由。

拉撒路死了四天。他站在坟前，叫人“把石头挪开”（约11:39）。马大说，必是臭了。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约11:40）他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约11:43）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约11:44）

这五个字，是自由最好的画面。人出来了，可是手脚还裹着布，脸还包着；活了，还没有自由。他说“解开”，是去掉捆住的东西；说“叫他走”，是给他一条路。自由在他这里，不是解开以后站着不动，是解开了，好走路。解开和走，是一句话。

那个瞎眼的人后来被赶出会堂。人逼问他：那人是不是罪人？他答：“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9:25）一个人能这样说话，是自由了：不靠别人的判定，凭自己看见的说。他被赶出去以后，“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约9:35）。他找到他，那人说：“主啊，我信！”（约9:38）被赶出一处，又被领进一条路。他在别处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6）给人自由的，是一位在前头走的人。

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那一回（见第 8 章），前面还有半句，常被人略过：“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约8:31）。“常常遵守”，是一天一天地走。自由不是一次给完的一张通行证，是走在他的道上的人，一路被解开。

他说自己是门，说凡从这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10:9）。出和入，都自由。羊不是被关在圈里才安全，是能出能入，还有草吃。他又说，好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约10:3-4）。自由在这里是一条被领出去的路：牧人在前头走，羊跟着，认得他的声音。

◆ 五、幸福：走着就有福

最后看幸福。

洗完了脚，他说：“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13:15）接着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13:17）福不在“知道”上，在“去行”上。去行，就是走路。走着，福就在了，不必等走完。洗脚这一幕本身，见第 9 章和第 20 章，这里只取末了这一句“有福”。

最后一夜的祷告里，他对父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约17:13）这一句说在他最难的一夜，路的最陡处。他的喜乐，不在路走完以后，在走着最陡的那一段时。在葡萄树的话之后，他

也说过：“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15:11）喜乐是装进走路人心里的，不是留在终点等人来领的。

他也说过一句，常被人读成只是安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安息不在担子卸下以后。下一节说得清楚：“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轭是套在牲口肩上、拉着走路的家什。安息在轭里，在那条“学”的路上。

他也改了门徒和他之间的称呼：“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约15:15）。仆人跟主人走，是被差着走；朋友同行，是一起走。被差着走的路，到了地方才算完事；同朋友走的路，走着本身就是好的。

在那一夜之前，有几个希腊人来求见他。他说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话（见第3章），接着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约12:26）服事就是跟从，跟从就是和他在一处。尊重不是走完以后发下来的一张奖状，是跟着走的人本来就有的位置。幸福在他的路上，不是一个远远挂着的果子，是同行。

◆ 六、三样是一条路的三面

这就看出口述那一句为什么只说一个D：创造、自由、幸福，不是三条路，是一条路的三面。

在拉撒路的坟前，三样都在。一个死了的人出来，这是创造；“解开，叫他走”，这是自由；后来伯大尼有人给他摆筵席，“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约12:2），这是幸福。一件事，三面。

在那个瞎眼的人身上，三样也都在：一双新眼睛，是创造；敢对审问的人说“如今能看见了”，是自由；被赶出去以后，听见“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9:37），俯伏下拜，是幸福。

别人的路，常常三样分开走：先吃苦去创造，等成了再享自由，到老了才求幸福；或者为了自由，丢下了幸福；为了幸福，不敢再造新东西。他的路，三样一起走，因为他的路就是意义本身。他说“我就是道路”，不是说我是通往意义的路，是说我就是这条有意义的路。人跟着走，每一步都已经在意义里。

他也提醒过，这样的路不宽：“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7:14）窄，在这里怎样读，教会有许多说法。本书的读法是：意义在路上的人，不能把路当作代价、一心只盯着终点；盯着终点的人，总想找一条宽的近路。

◆ 七、为什么先说 D1

口述讲他的 D，先说意义，再说九步，最后说极美。这个次序有它的道理。

没有意义的路，九步也能走：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一样不少，可是走得再熟，也只是一套程序，像一台机器在转。没有意义的路，也能拧得很紧：误差小、不糟蹋，可是拧得再紧，也只是省，省到最后是吝啬。D2 和 D3 都要有 D1 托着，步子才有方向，分寸才有温度。

他的九步，每一步都朝着这三样。洗脚是动手，动手是为了叫他们“有福”；彼得被修正，是为了叫他不被一个错的念头捆住；十字架是分化，分化是为了“得的更丰盛”（约10:10）。这是本书的读法。九步怎样一步一步走到底，见第 35 章；这里只先认下：他那九步之所以不是一套程序，是因为每一步底下，都是创造、自由、幸福这一条路。

◆ 八、日常里：留在村小的老师

设想山里有一所村小，三个年级，十几个孩子，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女老师，四十出头，在这里教了快二十年。

这些年，一起来的老师陆续调走了，去了镇上、去了县城。人家问她：你不走吗？她说，走也行，可是走了，这十几个孩子怎么办？人家替她算：再熬几年，评个职称，就能下山了。在人家眼里，这些年是代价，下山才是她的路的终点。

她自己不这样算。

她的课本旧，教具缺。她就带着孩子上山认树叶，回来在本子上画，画完了数叶子上的纹路，一堂课里有语文、有算术、也有图画。这个法子，书上没有，是她在山路上走出来的。这是创造。

她不被一张排名表捆住。镇上统考，她的学生分数不算高。她心里有数：这些孩子里，有一个从来不开口的，今年站起来念完了一首诗；有一个总逃学的，今年一天没落。她记下这些，不藏，也不争。这是自由。

每天放学，她送住得远的孩子走一段山路，走到岔口，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拐进自家的院子。冬天天黑得早，她打着手电回来，一路上是孩子们喊“老师再见”的声音。她跟家里人说，这一段路，是她一天里最欢喜的时候。这是幸福。

后来，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师范，毕业那年，回到了这所村小。新老师上第一天课，就带着学生去山上认树叶。

人家问那位女老师，熬了二十年，图什么？她答不出一个终点。她只说，每天都有意思。她的路，不是为了走到山下；路本身，就是她要的。

> **带走的话**
>
> 他的路，意义不在尽头，就在路上。造新的，解开了好走，走着就有福——三样是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1 意义目标：道路就是意义的 D。创造（“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生来瞎眼的人）、自由（“解开，叫他走”“出入得草吃”）、幸福（“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的喜乐”）是一条路的三面，意义在路上，不在路尽头。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终点”的尺子量，会把他读成一条通道，路是代价、意义在别处；只拿三样中的一样量，会把他读成改革家、解放者或安慰者，拆开了一条路的三面。

第 35 章

道路（二）：九步与极美

>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约16:28）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读的是路为什么走：意义就在路上。这一章读路怎样走、走得多紧。口述说他的 D2 是“六步到九步”，他的 D3 是“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这里有两个问题。头一个：许多人的路走到第六步就打转，迭代来迭代去，不再往前；他的路，从第六步怎样走到第九步，九步连起来是一条怎样的路？第二个：一条路拧到最紧，误差、冗余、损耗都恰到好处，为什么会是“美”？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说，我是道路，这是D，我的真理，这是S，我是生命，这是E。耶稣的D，就是意义的D：创造，自由，幸福，这是D1。耶稣的道路，就是D2：六步到九步；耶稣的D3：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王德生口述）
>
> “十字架到复活和升天，就是耶稣的道路的九步：分化，聚合，升维。”（王德生口述）

后来他改定为“重组”。

> “用重组比聚合好，耶稣十字架是与父分开。”（王德生口述）

三段话合起来，是一张全景图。九步是：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分化、重组、升维。前六步，他在平常的日子里走（见第 9 章）；后三步，就是十字架、复活、升天。十字架是分化，与父分开；复活是重组，分开的重新接

上；升天是升维，从一处到处处。后三步的细读在第 21—23 章，这一章不再一步一步拆，只把九步串成一条路来看，再看这条路拧到最紧时的样子。

◆ 二、一句话里的整条路

约翰记下他最后一夜的一句话，像一张画在掌心里的路线图：“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出来，到了，离开，往……去。四个动词，一个圈。这个圈不是原地打转：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来；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说的是“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约20:17；见第 23 章）。走了一圈回去，回去的不只他一个，那条路上多了许多人，这是本书的读法。

九步就画在这个圈上。“出来，到了世界”，是前六步走的地方：加利利的湖边，撒玛利亚的井边，迦百农的会堂，伯大尼的饭桌。“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是后三步走的路：十字架，复活，升天。

他自己在复活以后，也把这条路串过一遍。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说起他被钉死，满脸愁容。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24:26）后来对十一个人，他又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路24:46）。受害，复活，进入荣耀：后三步，他自己连成一句话讲。这两段路上的事，见第 22 章；这里只取这一句串法。

◆ 三、六步之后，为什么还要走三步

前六步走熟了的人，很多。

一个好的手艺人，猜一猜，做一做，看一看，听人说，改一改，再做一遍，一辈子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转，越转越精。这不是坏事，许多好东西就是这样磨出来的。可是磨到最后，还是原来那一样东西，只是更精了。格局没有变。

他的前六步也走得极熟。天国，他用种子讲一遍，用面酵讲一遍，用珠子、用网再讲（见第 9 章）。门徒不明白，他私下再讲。可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一再对

门徒说，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苦，要被杀，第三日复活。他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路12:50）前六步再熟，那一个“洗”还没有成就，路就没有走完。路加早早记过一个转折：“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9:51）。“定意”两个字，是路的方向定了。临近的日子，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12:27）

为什么要走后三步？本书的读法是：前六步改的是样子，后三步换的是格局。前六步，他一直是那个在前头走的人，门徒一直是跟着的人；后三步走完，跟着的人成了被差的人，一个地方的同在成了处处的同在。分化把原来连着的拆开，重组把拆开的接成一个新的样子，升维把新的样子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方。不走这三步，就只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夫子；走完这三步，才有了一条可以一代一代走下去的路。

口述说的“六步到九步”，“到”字很要紧。不是六步加三步，是从六步一直走到九步，中间不断。他在平常日子里的每一步，都朝着那三步。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路13:32）赶鬼治病是前六步，第三天的成全是后三步，一句话里是同一条路。

回头看，前六步里早就埋着后三步的线头。彼得说出“你是基督”，是猜想；他紧接着讲受苦，那是在指向分化。洗脚是动手；他说“后来必明白”，那是在指向重组以后的明白。七十人回来报喜，是反馈；他说要因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那是在指向升维。这是本书的读法：前六步不是走完了再接三步，是每一步都朝着那三步弯过去，像一条河，平地上弯弯曲曲，方向一直是海。

◆ 四、九步与三拍，一路一火

九步讲路怎样走，三拍讲劲怎样转（见第 3 章）。在这条路上，两层是对齐的。

前六步一圈一圈走的时候，张力一层一层在攒：旷野里不走的近路，“时候还没有到”的一次次推后（见第 24 章）。走到分化，攒满的劲变了形：“成了！”（约19:30）这一声，是第二拍（见第 25 章）。重组、升维的时候，回写一处一处落下：饼和杯，磐石，三问彼得，保惠师（见第 25 章）。

路走到哪一步，火就转到哪一拍。这条路不只是走完了，也烧透了。这是他和许多走到半路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有的人路走对了，火不够，路走到第六步就冷了；有的人火很旺，路不对，烧了一阵就散了。他的路和火，一起走到底。

◆ 五、拧到最紧：误差、冗余、损耗

现在看 D3。第 10 章读过，他在平常日子里怎样拿捏这三样：一点一画不废，七十个七次，十二篮零碎。那是“他活过的”。口述说的是另一层：在他的道路上，这三样拧到最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误差最小。最后一夜的祷告里，他对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约17:4）托付的事，他说已经成全。他在别处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10:18）在园子里，他对拔刀的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18:11）这条路上，没有一步是被人推着走错的。连他被举起来的方式，他也早说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3:14）。约翰在另一处加了一句：“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约12:33）路的走法，和他说的分毫不差。

冗余最大，却一分不乱用。他被拿的那一夜，说他能求父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见第 21 章）。余地大到这个地步，经上没有记他求过一营。本书的读法：这份冗余留着不用，是为了让路照着该走的走。

损耗看起来最大，其实最小。一个人被钉死，看起来是全部损失。他却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约10:17）舍去的，要取回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要结出许多子粒（见第 3 章）。最大的一次付出，没有一点白费。

三样同时拧到最紧，又哪一样都没有拧死：误差最小，却不是苛刻；冗余最大，却不是浪费；损耗最大的样子底下，是一点不糟蹋。

◆ 六、最优化，就是极美

这时候，口述那一句就落下来了：D3 的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

为什么拧到最紧会是美？可以想一件做到位的事。不多一笔，不少一笔；该停的地方停了，该给的地方给足了；每一处都合着别的每一处。这样的东西，人看了，心里会动一下，说不出为什么。这一动，就是美。就像一碗汤，盐放得正好，喝的人尝不出盐，只觉得鲜。美是把功夫藏在里面的合。第 7 章读过伯大尼的那一瓶香膏：时候、分寸、意思三样凑在一处，合了，他说那是“一件美事”。那是美的一个证据。到了他的道路上，九步每一步都在它的时候，误差、冗余、损耗每一样都在它的分寸，整条路的意思是“得的更丰盛”。这是同一种合，合到了极处。

众人早就感觉到了这一层。马可记下，人们看见他做的事，“众人分外希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可7:37）。都好，就是每一处都合。

美会吸引人。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2）十字架在旁人眼里是最不美的一样东西，可是在那一刻，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着他怎样断气，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可15:39）路加记下，“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路23:48）。他们看见了什么，经上只记了这几句话。本书的读法：那是一条路走到最紧处的样子，最难看的木头上，显出了最美的一条路。

还要分清一件事：这里说的美，不是装饰。不是在一条路走完以后，再给它描一道金边。美是从里面合出来的。约翰写最后一夜的开头，用了一个词：“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两章之后，他自己说出这份爱的分量：“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15:13）“到底”，是 D2 走到第九步；“爱”，是 D1 的意义一直在；一路上没有一处多余、没有一处走偏，是 D3 拧到了最紧。三层在“爱到底”这三个字里合在一处。合到这个地步，人看了就说好看。口述把极美落在 D3 上。本书的读法是：D3 要有 D1 托着、D2 走到底，才拧得到这个地步，所以极美里，三层都看得见。它和第 7 章的美是同一个字的浅和深：S3 那一格，是他在对的时候、对的分寸，把一件事做成，是

显出来的样子；D3 这里，是整条路拧到极处。美在他这个人身上怎样是本体，见第 38 章。

约翰在十字架下还记了一件小东西：他的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约19:23）。导论开篇已引过这一句。这里只说一句：一件没有缝的里衣，是这条路的一个小影子。

◆ 七、日常里：一张不多一钉、不少一榫的桌子

设想县城有一位木匠，五十来岁，做家具一直用老法子：榫卯，不用钉。

有一户人家来找他。家里那张饭桌用了三十年，腿松了，桌面裂了。老人想要一张新的，还要和老的一样大，一家人围着坐惯了。

木匠先去了他家。量屋子，量门，问一家几口，问逢年过节最多坐几个人。他猜：桌面要比原来宽两寸，过年才坐得下。这是猜想。回到铺子里，他选料，开料，刨平。这是动手。做出桌腿，他拿尺子量，拿眼睛瞄，有一根偏了一点。这是评估。老人的儿子来看，说老人腰不好，桌子能不能矮一指。这是反馈。他把四条腿都截了一指，这是修正。榫头试装，紧了，削一点，再试，再削。这是迭代。

做到这里，一张好桌子已经差不多了。可是他还做了一件事。他把那张旧桌子也拆了：拆成一块一块，桌面上那块最厚的老榆木，已经被一家人的手磨得发亮。这是分化。他把这块老木料刨出来，做成新桌子的抽屉面，和新的料榫在一起。这是重组。桌子送去那天，老人拉开抽屉，摸着那块发亮的木头，半天没说话。木匠没有多说，只把抽屉往里一推，严丝合缝。从这一天起，这张桌子不只是一件新家具，是这一家三十年的饭桌，接着往下传。这是升维。

这张桌子，没有一颗钉子。榫头不松不紧，木料不多不少，刨下来的边角，他做了一副筷子筒一起送去。误差最小，余地刚好，一点不糟蹋。来吃饭的亲戚都说，这桌子真好看，可是说不出哪里好看。

好看就在这里：九步走到底了，每一处都合着别的每一处。

带走的话

前六步把样子磨精，后三步把格局换掉。他从六步一直走到九步，每一步都拧到最紧又不拧死——最优化到了极处，就是美。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D2 路径组织：六步到九步的全景，后三步是分化（十字架，与父分开）、重组（复活）、升维（升天），细读见第 21—23 章；九步与三拍一路一火。D3 优化约束：误差最小（“我已成全了”）、冗余最大而不用（十二营天使）、损耗最大而不白费（“好再取回来”），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前六步”量，他只是一位越教越好的夫子，看不见十字架为什么必须走；只拿“损耗”量，十字架是一场全盘的损失；只拿“效率”量，会看不见最紧的那一处正是最美的那一处。

第 36 章

生命（一）：三界的纠缠

>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约14:10）

这一章的问题　“生命”这个词，人常常当作一样东西：有，或者没有；长，或者短。他说“我就是生命”，若照这样读，就是说他手里有一样东西，可以分给人。可是福音书里，他说到生命，总是说“在里面”：生命在他里头，父在他里面，他在门徒里面。这一章要问：在他这里，生命是什么？口述说，生命的内核是特征纠缠。那么，是哪几样缠在了一起？又是怎样缠的？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是生命，就是E：他是三界，他是信息，他是能量，这就是生命的内核：特征纠缠。他是神人纠缠的完美表征：符号，逻辑，数学。这是信息。他是能量：内能，动能，势能。”（王德生口述）
>
> “耶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人SDE的特征纠缠，是三界特征纠缠：理念纠缠，现实纠缠，自我纠缠；而且这个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符号，逻辑，数学。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耶稣的生命代表着神人SDE的内能，动能，势能。内能是：神人的连接在耶稣，神人的次序推动在耶稣，神人的结构组织在耶稣，耶稣是美。”（王德生口述）

两段口述，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三层：生命是三界的纠缠；这纠缠用符号、逻辑、数学显出来；这纠缠里有内能、动能、势能。卷五用三章来读：这一章读三界，第 37 章读信息，第 38 章读能量。

E 在 SDE 里是“特征纠缠”，白话说，是脚下那一片地。纠缠不是两样东西摆在一起，是缠在一起，分不开，一样动，另一样跟着动。口述在“纠缠”前面加了四个字：神人 SDE。缠在一起的，是神和人；而且不是缠一处，是理念、现实、自我三片地都缠住了。

第 11 章读过，他自己同时站在三片地上：会堂的经卷，税关和银库，旷野和客西马尼。那是“他活过的”。这一章读的是更深一层：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神和人在这三片地上的纠缠。

◆ 二、理念纠缠：道成了肉身

先看想法这一片地。

约翰的书开头一句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道，是神的话、神的意思，是理念界里最高的那一样。紧接着十几节之后，是那一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1:14）。

神的理念没有停在天上，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又是按着人的经书长大的：在会堂里念以赛亚，在山上讲律法和先知。神的道和人的经卷，在他身上缠在一起。他说自己“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见第 11 章），成全，就是把人手里的经卷，同那位说话的神接上。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7:16）又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6:38）他嘴里的话，是人的话，用的是人听得懂的字眼和比方；话里的意思，是差他来的那一位的。一句话里，神的理念和人的语言缠在一起，分不出哪一半是哪一半。

所以听他说话的人，常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差役回去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见第 13 章）他们说不清的，就是这一层：一个人说话，话里有神。

◆ 三、现实纠缠：马槽和最小的弟兄

再看现实这一片地。

神进到人的现实里来，进得很低。路加写他出生：“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2:7）天使对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路2:12）一块布，一个马槽，客店里没有地方。神的儿子在人的现实里，从最窄的地方进来。他也像人一样长大：“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

他在人的现实里走路，会累，会饿，会渴，会哭（见第 39 章）。这是神进到人的现实里。

纠缠是两头的。人的现实，也进到了他里面。他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王对右边的人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太25:35）；“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25:36）那些人不明白，什么时候见过你饿了？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25:40）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一碗饭递给一个饿肚子的人，一个陌生人被留下过夜，监里的人有人去看，这些都是现实界里最平常、最小的事。他说，这些都做在了他身上。人的饥饿、口渴、生病、坐监，缠进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就在人最低的现实里。

一头是神从马槽进到人的现实，一头是人最小的现实落到他身上。两头缠成一股，这是现实的纠缠。

◆ 四、自我纠缠：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第三片地，是自我。这是最深的一层。

那一夜，他对腓力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下一句又说了一遍：“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14:11）。一句话，说了两遍。

这不是一个人敬重另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同心。是“在里面”。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约6:57）；“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约5:26）。他的生命，在父的生命里；父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他对自己是谁的认定，和父对他是谁的认定，缠在一起。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8:29）最后一夜，他对门徒说，他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16:32）

一个人的“我”，通常是一个人的事。他的“我”，里面有父。这是自我界里的神人纠缠。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怎样说，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读的是三维怎样接在一起。这是本书的读法：他说到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人单独说。

◆ 五、纠缠往外长：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最要紧的一层在这里：这纠缠不关在他一个人身上，它往外长。

那一夜，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14:20）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现在又多了两层：门徒在他里面，他在门徒里面。

最后的祷告里，他把这一层说到最远：“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17:20-21）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是纠缠的生长。约翰在书的开头早就写了这一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1:12）神和人在他身上缠住了，接待他的人，也被缠进来，成了神的儿女。从父和子，到

门徒，到因门徒的话信的人，一圈一圈往外。他还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约17:23）。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的生命，不是一样从他手里递出去的东西。生命是一片缠在一起的地，人进到这片地里，就被缠进去了。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见第 32 章）他活着，不是他自己活着；他活着，是那一片地活着，地上的人也就活着。

那一夜，另一个犹大问他为什么只向他们显现，他说：“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见第 33 章）同住，是一片地上有了家。生命就是这样：不是送一样礼物，是搬进来同住。

◆ 六、缠住的两头，都没有被吞掉

纠缠有一种常见的走样：缠着缠着，一头把另一头吞了。人和人之间常见这种事，一方说是和你一条心，其实是要你没有自己的心。

他身上的纠缠不是这样。父在他里面，他仍然向父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见第 11 章）：两个意思都在，才有“不要照”这一说。他也说：“父是比我大的。”（约14:28）“在里面”，不是两头化成一团分不清的东西，是两头都在，又分不开。十二岁那年，他母亲在殿里找着他，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接着经上写：他“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2:51）。以父的事为念，又顺从父母，两样都在。

他对门徒也是这样。他在他们里面，他们仍旧是彼得、是多马、是腓力。彼得还是那个急性子，多马还是要摸了才信。他没有把他们抹平成一个样子。纠缠到最深，各人仍是各人的样子：海边被问了三回，彼得答的还是他自己的话：“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约21:17；见第 25 章）

这是活的纠缠和死的捆绑的分别。捆绑是一头吃掉另一头，缠得越紧，越少一个人；纠缠是两头都活着，缠得越深，两头都越像自己。

◆ 七、三界缠成一股

三片地，在他身上不是三处，是一股绳。

拿他走在路上的一天看。他走路困乏，坐在井旁，是现实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是理念界的旨意和自我界的“我”缠在一起；他对那个妇人说话，把活水讲给一个人听（见第 16 章），神的恩赐进了一个人的现实和一个人的心。一个正午，三界都缠在一处。

拿他在拉撒路坟前看。“耶稣哭了”（约11:35），他的眼泪是现实界里一个人的眼泪，也是自我界里他的心。他向父说话，是理念界和自我界的纠缠。他叫死人出来，神的生命进到人的现实里，从坟墓里走出来。旁边的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约11:36）一个场景，三界缠成一股，旁人看见的，是一份爱。

这就是口述说的“生命的内核：特征纠缠”。生命不是一样东西，是一种缠法。缠得越深，越活；缠断了，就死。他是生命，因为在他身上，神和人在三片地上缠得最深，深到分不出哪一处是线头。

◆ 八、日常里：远嫁的女儿

设想有这样一位姑娘，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嫁到了北方，离家两千多里。

结婚那年，她觉得自己从娘家这片地上被拔出来了。可是过了几年，她发现事情不是这样。

先是想法上的。她在北方做事，碰到难处，心里冒出来的话，常是她父亲常说的那几句：“吃亏是福”“话要说在前头”。她以为自己早忘了，可那些话一直在她心里，替她拿主意。她也把北方婆家的规矩学会了：长辈先动筷子，过年要守岁到天亮。两家的道理，在她心里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条是哪边来的。

再是日子上的。她在北方的厨房里做剁辣椒，坛子是母亲托人捎来的。娘家那边，母亲学会了包饺子，逢年过节，饭桌上多了一盘她小时候没见过的东西。两头的日子，缠进了对方的饭桌。

最深的是她自己。有一年母亲住院，她连夜坐火车回去，在病床边守了七天。七天里，婆婆每天打电话来，问亲家母好些没有，叫她别惦记家里，孩子有人带。她坐在病床边，接着婆婆的电话，握着母亲的手，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两个家之间被扯着，是两个家都在她身上。她是谁？是母亲的女儿，也是婆家的媳妇；这两样不是两个身份，是缠在一起的一个人。

后来她的孩子长大了，说话一半是北方腔，一半带着湖南的尾音。孩子去外婆家，外婆教他做剁辣椒；回到奶奶家，奶奶教他包饺子。孩子不觉得这是两边，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家。

她这才明白，远嫁不是从一片地上被拔走，是两片地在她身上缠在了一起；缠深了，又长出了新的一片地，就是她的孩子。

> 带走的话
>
> 他的生命不是一样递出去的东西，是神和人在理念、现实、自我三片地上缠在一起；缠得最深，所以最活，还一圈一圈往外长。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 特征纠缠，E1 三界，本体一层：理念纠缠（“道成了肉身”、“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现实纠缠（马槽、“做在我身上了”）、自我纠缠（“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并向外生长（“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内核是神人 SDE 的特征纠缠。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理念界量，他是一位传道理的人；只拿现实界量，他是一个受苦的好人；只拿自我界量，他是一位与神相通的修行人。三把尺子各取一股，都量不出缠在一起的生命，更量不出它往外长。

第 37 章

生命（二）：神人互动的符号

>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太1:23）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读到，他的生命是神和人在三片地上的纠缠。可是纠缠看不见。看不见的东西，人怎样知道它在？口述说，这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符号，逻辑，数学”，又说“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第 12 章读过，他说话时符号、逻辑、数学三样都用，那是他用什么说话。这一章读更深的一层：他本人，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记号。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又是靠什么样的逻辑和数目，把神和人连在一起的？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是生命，就是E：他是三界，他是信息，他是能量，这就是生命的内核：特征纠缠。他是神人纠缠的完美表征：符号，逻辑，数学。这是信息。他是能量：内能，动能，势能。”（王德生口述）
>
> “耶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人SDE的特征纠缠，是三界特征纠缠：理念纠缠，现实纠缠，自我纠缠；而且这个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符号，逻辑，数学。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耶稣的生命代表着神人SDE的内能，动能，势能。内能是：神人的连接在耶稣，神人的次序推动在耶稣，神人的结构组织在耶稣，耶稣是美。”（王德生口述）

这一章读两段口述的中间一截：“他是神人纠缠的完美表征：符号，逻辑，数学。这是信息。”“这个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

E2 是信息三模态（见第 12 章）。白话说，信息就是一样东西让人知道另一样东西的办法。符号是给一个画面、一件东西；逻辑是一步一步推；数学是数目和比。口述说他是“完美表征”：神人之间那一层纠缠，在他身上用这三样全显了出来，一样不缺。而三样里，口述单独点了一样：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

◆ 二、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记号

马太写他出生，先引了先知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紧跟着把这个名字翻了出来：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一个名字，就是一句话：神，和我们，在一起。神是一头，我们是另一头，“同在”是两头之间的那一条线。这个名字不讲道理，不摆数目，只是一个记号，叫一声，意思就在了。

第 12 章读过，他用饼、用杯、用一盆水说话。那时他手里拿着符号。这一个名字不一样：这一回，符号不在他手里，符号就是他。

路加记下另一个记号。天使对牧羊人说，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见第 36 章）。最高的那一位，用最低的样子来做记号。人看见马槽，就知道神到了人中间，而且是到了最低处。

圣殿里，西面抱着这个孩子，对他母亲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路 2:34）。一个记号立在那里，人怎样看它，人心里的意念就怎样显露。符号不只传意思，也照出看它的人。

还有一个记号，是殿。人们向来把圣殿当作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一座石头的房子，神的名住在那里，人到那里去献祭、祷告。他却说过：“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太12:6）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注了一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2:21）这句话作为回写怎样落下，见第 25 章。约翰接着写，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2:22）。记号立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人读懂，后来才读出

来。这里只看记号换了：神人相会的那个地方，从一座石头的房子，换成了一个人的身体。殿是用石头说“神在这里”，他是用一个人说“神在这里”。

施洗的约翰又给了他一个记号。头一天，他看见耶稣来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又一天，他见耶稣行走，再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约1:36）羔羊，是人献给神的。约翰指着一个走路的人说，这就是那羔羊。人献给神的那一份，和神给人的那一位，在这一个记号里是同一个。这是本书的读法：神人互动是两头来往，他一个人身上，同时站着从神来的一头和向神去的一头。

◆ 三、约翰记的神迹：指向别处的记号

约翰写他行的事，常用“神迹”这个词，意思是一个记号，指着别处。

迦拿的婚宴上，水变成了酒（见第 8 章）。约翰在后面加了一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2:11）神迹会不会时行时不行这一道难题，见第 40 章。这里只读一件事：这记号显出的，是“他的荣耀”。酒是记号，荣耀是它指的那一样，而荣耀，就在他身上。

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起来走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一个死了四天的人走出坟墓。每一件都是一个记号，记号都指着同一个方向：他。他自己说过：“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10:37-38）神迹指向的，正是上一章读的那一层纠缠：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

所以神迹不是终点。有人只看记号本身，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约4:48）有人吃饱了饼又来找他，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看记号，看到饼为止，就没有看见记号指着谁。

约翰把这层意思放在书的末尾：“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20:30）下一句是全书写作的缘由，前言开篇已经引过：记这些事，是要叫人信，信了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记号写下来，是为了生命。

◆ 四、饼，葡萄树，牧人，光

约翰记下的“我是”，给了四个画面，这一章只读它们怎样是神人之间的记号。

饼。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约6:51）“从天上降下来”，是神那一头；“人若吃”，是人这一头。饼是人天天吃的最平常的东西，一块饼就把天和人的肚子连起来了。最后一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那是他亲手设计的回写（见第 25 章）。

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15:1）“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15:5）。这一个画面里，三方都在：父是栽培的人，他是树，门徒是枝子。神人的纠缠，在这里画成了一棵树：汁水从根到枝，枝子离了树就“枯干”（约15:6）。树和枝不是挨着放，是长在一起的。

牧人。“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约10:14-15）。这一句里有两层“认识”：羊和牧人，子和父。两层叠在一起，“正如”两个字把它们连上。他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10:27）听，认识，跟着，三个动作一环接一环。牧人是神人之间的记号，因为在他身上，父认识子的那一份，变成了牧人认识羊的这一份。

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光是从别处来的，照在人身上，人才看得见路。给生来瞎眼的人开眼那一天，他先说了一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9:5）光的记号，随后就落在一双眼睛上。这一个记号把真理（显露）、道路（“不在黑暗里走”）、生命（“生命的光”）放进了一个画面。

饼、树、牧人、光，四个画面，都是人天天见的东西。他用人最熟的东西，做神最深的记号。这正是“神人互动”：记号的材料来自人的地，记号的意思来自神的那一头。

◆ 五、记号里的逻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符号之外，这纠缠还用逻辑显出来。

他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约13:20）这是一条链：门徒——他——父。三环，一环扣一环。接待了第一环，就连到了最后一环。

同样的链还有好几条。“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见第 32 章）“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见第 33 章）最长的一条，在那一夜：“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见第 36 章）。

这几条链有一个共同的形状：他在当中。往上一环是父，往下一环是人。逻辑上，他是那个“中项”：没有他，上下两头推不过去；有了他，一头推到另一头，一步就到。这是本书的读法。神人之间的推理，不是从人一步一步推到神，推到半路就断；是落在他身上，一环扣住两头。这个“当中”不是“中心”：中心要一切围着它转，中项只让两头走得通。

◆ 六、记号里的数目：一

还有数目。神人之间最要紧的一个数，是“一”。

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十字架上那一声呼喊怎样与这一句同在，是第 46 章的难题，这里不再展开。这里只看这个数怎样往外数。

祷告里，他求父：“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约17:11）。又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17:22）先有父与子的一，再有门徒的一，后一个照着前一个的样子。

牧人那一段，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10:16）两个圈，一群羊，一个牧人。约翰还记下大祭司无意中说出的话：他要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11:52）。

一，是神人纠缠的数学。许多散开的，归到一；归到一，又不是抹成一样，是“一群”，一只一只都被按着名叫出来（见第 34 章）。这个数目用他身上的那一个“一”做样子：父与子是一，又是两位。

◆ 七、日常里：一枚婚戒

设想有一对夫妻，结婚二十五年。丈夫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婚戒戴不住，怕磨坏，也怕卡进机器，就拿一根红绳穿着，挂在脖子上。

这一枚戒指，是一个记号。它不大，也不贵，是当年两个人在县城的金店里挑的最朴素的一款。可是它一戴上，别人就知道：这个人，有一个家。这是符号。

戒指底下，有一串推不开的道理。结婚那天，两个人说过：有你在，我就在；你病了，我照顾你；我老了，你陪着我。这些话一句扣一句，接住了一个，就接住了另一个。有一年丈夫在外地工地上受了伤，躺在医院里，妻子坐了一夜的车赶去。工友问她：怎么来得这么快？她说：他在这里，我就该在这里。这是逻辑，一环扣一环。

戒指本身，也是一个数。一个圈，没有头，没有尾；两个人，戴的是一对。两个人还是两个人：丈夫爱喝酒，妻子爱唱戏，二十五年也没有变成一个样子。可是一说起“家”，就是一个。这是数学：两个，又是一。

二十五周年那天，孩子们要给他们换一对新的金戒指。丈夫把脖子上那根红绳解下来，拿着那枚旧的，说，不换了，这个上面有二十五年。妻子把她手上那枚也褪下来，两枚放在一起，一枚亮，一枚被汗和灰磨得发暗。

一枚小小的戒指，能让人知道两个人之间那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它是一个记号，底下有一串扣着的话，又是两个人的一。

带走的话

神和人之间那一层看不见的纠缠，在他身上看得见了：一个名字，一串记号，一条扣住两头的链，一个“一”。他本人，就是那个记号。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2 信息三模态，本体一层：他是神人纠缠的完美表征。符号（以马内利、马槽的记号、约翰的神迹、饼、葡萄树、牧人、光）、逻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他是神人之间的中项）、数学（“原为一”“合而为一”“归一个牧人”）；他本人是神人互动的符号。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奇事”的尺子量神迹，会看到饼为止，看不见记号指着谁；只拿“比喻”的尺子量四个画面，会把他读成一位善用修辞的老师，看不见画面就是他本人；只拿“教义”的尺子量“一”，会把一读成抹平，看不见一群羊各被按名叫出来。

第 38 章

生命（三）：神人的内能、动能、势能；耶稣是美

> “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约19:5）

这一章的问题　第 13 章读过他个人的三种劲：退到旷野是底气，推倒桌子是冲劲，三十年的预备是积累。这一章读的不是一个人，是神与人之间：神人的纠缠里有没有劲？这劲藏在哪里，又怎样显出来？口述在这里说了全书最重的一句：“耶稣是美。”一个人怎么会是美？美和能量，又有什么相干？

◆ 一、王德生口述

> “耶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人SDE的特征纠缠，是三界特征纠缠：理念纠缠，现实纠缠，自我纠缠；而且这个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符号，逻辑，数学。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耶稣的生命代表着神人SDE的内能，动能，势能。内能是：神人的连接在耶稣，神人的次序推动在耶稣，神人的结构组织在耶稣，耶稣是美。”（王德生口述）

前两章读了这段口述的前两截：三界的纠缠（第 36 章），神人互动的符号（第 37 章）。这一章读最后一截。

E3 是能量三状态。白话说，内能是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动能是往前冲的热情和干劲，势能是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口述说，他的生命代表着神人之间的这三种能量。紧接着，口述只把内能展开了，说内能是三样：神人的连接在耶稣，神人的次序推动在耶稣，神人的结构组织在耶稣。最后落一句：耶稣是美。

◆ 二、怎样读这一句

照原话读，连接、次序推动、结构组织三项，都在“内能是”这三个字后面，都是“在耶稣”里面的内能。本书先这样读：这三样，首先都藏在他里面，是神人之间最深的底子。

它们向外显露的时候，样子不一样。连接一直留在里面，是内能的芯子；次序推动显出来，成了动能：他按着“时候”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结构组织显出来，成了势能：十二人、七十人、磐石上的教会。所以三种能量在他身上不是三样分开的劲，是同一个内能，一样藏着，两样显露。这是本书的读法，口述只说到内能的三项，往外怎样显，是从福音书对上去的。

下面一样一样对。

◆ 三、连接在他：天开了

先看连接。

他刚刚收下头几个门徒，对拿但业说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1:51）

这是一个画得出来的画面：天开了，使者上去，下来，来来往往，落脚的地方是他。天和地之间本来隔着，现在有了一条通道，通道就在一个人身上。神人的连接，在他。

这一份连接，他说得很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约3:35）祷告的时候他对父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约17:10）。在加利利，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太11:27）父与人之间要知道彼此，要经过他；他在当中，两头都通。

这一份连接藏在里面，平常看不出来。可是它是他一切底气的来处。第 13 章读过他船尾安睡、在彼拉多面前一言不发，那是他个人的定力。这里看得见定力底

下的东西：洗脚之前，约翰先写了一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约13:3）。知道这一层连接，他才起身，拿一条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底气最足的时候，做的是最低的事。洗脚这一幕的主读在第 9 章和第 20 章。

◆ 四、次序推动在他：显为动能

再看次序推动。

神人之间做事，有个先后。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5:19）先是父做，子看见，然后子照样做。下一句是：“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约5:20）。一件一件指给他看，一件一件照着做，这是次序。

这次序在他里面，他就按着它走。第 24 章读过“时候”这一条线，从“还没有到”一直攒到“到了”，那是张力积累的主例，这里不复述。这里只看次序推动显出来的那一面：它成了一股往前的劲。时候到了，他打发门徒进城去，对一家人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太26:18）路加记那一晚：“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路22:14）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路22:15）

“很愿意”，不是被推着走。次序在里面，劲就从里面出来。最后一夜，他说：“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14:31）吩咐在先，行在后，这是次序；“就怎样行”，这是动能。次序推动藏着的时候是内能，走出来的时候是动能，是一股劲的两个样子。一直到十字架上那一声“成了”（见第 25 章），这股劲才走完。

◆ 五、结构组织在他：显为势能

第三样，是结构组织。

神人之间不只是一条线连着，还要搭起一个能长久站住的架子。这架子也先在他里面。祷告里，他对父这样数：“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约17:6）又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约17:8）。父给他，他给他们，他们领受：一层一层，是一个组织。

这架子显出来，就成了势能，是可以存住、可以往下传的位置和信用。他设立十二个人，见第 18 章；他把教会建在磐石上，见第 25 章。这里只看另外几处。他差七十人出去，交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路10:16）门徒——他——父，一层托着一层，门徒说话的分量，是从这个架子来的。最后一晚，门徒还在争谁为大，他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路22:29）。对彼得，他还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太16:19）。

国，钥匙，托付，这些都是势能：一个位置，一把可以开门的钥匙。可是他给这些的时候，一再把它和服事连在一起（见第 28 章）。势能在他这里不是往上堆的名望，是往下搭的架子。

◆ 六、一样藏着，两样显露，又一起交出去

三样连起来看，还有最后一步：这三种能量没有留在他一个人身上。

复活以后，门徒关着门，他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20:21）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20:22）一口气，是从他里面出来的。连接从他里面，传到了他们里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次序往下推了一层，动能接上了。被差的人，就是新的架子，势能也交出去了。

这一口气怎样是他设计好的回写，第 25 章已经读过保惠师那一处。这里只看能量：一个人的劲，用完了就没了；他的劲，是神人之间的劲，交出去了，还在。

◆ 七、耶稣是美

口述最后一句：耶稣是美。

第 7 章拿出过美的证据：伯大尼的那一瓶香膏，他说那是“一件美事”；野地的百合花。那是 S3 那一格，“他活过的”美：时候、分寸、意思凑在一处，合上了。第 35 章读到，他的道路拧到最紧，是 D3 的极美：同一种合，合到整条路上。这一章读的是最深一层：他本人是美。三处说的是同一个字，从一件事，到一条路，到一个人。

为什么在讲完能量以后，落在美上？可以这样读：连接、次序推动、结构组织，三样同时在一个人里面，一样不缺，一样不多，一样不压着另一样。只有连接，没有次序，就乱；只有次序，没有组织，走完就散；只有组织，没有连接，是一个空架子。三样合在一处，合得恰好，人看了，心里就动一下。这一动，就是美。这是本书的读法，口述只说“耶稣是美”，没有说为什么。

福音书里，最能看见这一层的，恰恰是最不好看的一刻。彼拉多把他带到众人面前：“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约19:5）

彼拉多说这话是什么用意，经上没有写，约翰只记下了这一句。一个人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站在那里，这一刻经上没有记他说一句话，身上也没有一样外面看着好的东西。本书的读法：连接、次序、托付三样，这一刻都还在他里面，没有一样松开。美在这里不在外面的样子，在里面的合。

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荣光是显露出来的美，这是本书的读法。登山变像的那一刻，脸面明亮如日头（见第 33 章）；约翰说的是“见过”。那几个希腊人来求腓力：“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约12:21）人想见他，不是想听一套道理，是想看见这个人。美就是这样：叫人想来看。

◆ 八、日常里：一座老石桥

设想县城外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老石桥，三个拱，青石砌的，听老人说有几百年了。

这座桥，先是把两岸连上了。河这边是镇子，那边是庄稼地和几个村子。没有桥的时候，两边的人要绕十几里路，或者等摆渡。有了桥，两边成了一处：这边的人过去种地，那边的人过来赶集，娶亲嫁女走的也是这座桥。连接，是这座桥最里面的那一样，它不出声，可是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

桥上从早到晚有人走。天不亮，卖菜的挑着担子过去；上午是赶集的；下午放学，孩子们从桥上跑过；傍晚，收工的人扛着锄头回来。一年四季，一天一天，走得不乱。左边上，右边下，没有人定过规矩，走久了就是这个次序。人流不断，是这座桥的动能；不断而不乱，是因为桥上本来就有一个次序。

桥头有一块石碑，字早被雨水磨平了，没人说得清是哪一年修的，过桥的人也不问。几百年，发过好几回大水。别的桥冲垮了，这座没有塌。修桥的老匠人说，诀窍在拱：每一块石头都压着旁边的石头，水越大，石头挤得越紧。这座桥是一个整体，每一块都在它的位置上。这份结实，是几百年攒下来的信用，镇上的人说，有这座桥在，心里踏实。这是势能。

还有一样，谁都说得出来：这座桥好看。三个拱倒映在水里，正好是三个圆。可是这好看是从哪里来的？说不清。连着两岸，人走不乱，几百年不塌，三样合在一块青石上，就好看了。

有一年，县里要在旁边修一座新的水泥桥，有人提议拆了老桥。镇上的人不让。他们说不出大道理，只说：这桥还好好的，拆了可惜。他们心里知道的那个“好”，就是美。

带走的话

神人的连接、次序、架子，都在他里面；次序走出来是往前的劲，架子立起来是传下去的信用。三样合得恰好，他就是美。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E3 能量三状态，本体一层：神人的内能在他（连接：“天开了”“万有交在他手里”；次序推动：“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结构组织：“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次序推动显为动能（“时候到了”“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结构组织显为势能（七十人、国与钥匙）。三样合得恰好，耶稣是美（“你们看这个人！”）。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动能量，他是一个被命运推向十字架的人；只拿势能量，他是一个创立组织的人；只拿外面的样子量美，那一刻戴荆棘冠冕的人什么也不是。三样合起来的美，只有不用单一中心的尺子才看得见。

此读法为初判，由王德生裁定。

卷 六

十六道福音书难题

卷 序

卷六八章，十六道福音书难题，每章两道。写法固定：先摆出难题和经文，再说单中心的尺子是哪一把，再换成三维的尺子去解，最后讲一个日常故事。

爱仇敌又推翻桌子，使人和睦又说动刀兵，明知犹大要卖他还拣选他，十字架上那一声“为什么离弃我”——都在这一卷。这一卷验第五条判决。

第 39 章

无缺之难（一）

>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可4:38）

这一章的问题　卷二到卷五，读的是他有什么、他怎样走、他就是什么。卷六换一个方向：拿着人们读福音书时最常卡住的地方，一道一道去碰。十六道难题，每章两道。写法固定：先摆出难题和经文，再看量出“难”来的是哪一把单中心的尺子，再换成三维的尺子去量，最后讲一个日常故事。头两章是“无缺之难”：有人觉得，这里缺了一块，或者多出了一块。这一章的两道：四卷福音为什么说法不一？一个人，怎么会又睡在船尾、又斥退风浪？

◆ 一、难题一：四福音为什么说法不一

先把难处摆出来。

耶稣出耶利哥城，路边有瞎子喊他。马太写：“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太20:30）。马可写的是一个，还有名字：“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可10:46）路加写的也是一个，地点却是在进城之前：“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路18:35）

十字架上头的那块牌子，四卷书记的字句各不相同。马太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太27:37），马可是“犹太人的王”（可15:26），路加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路23:38），约翰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19:19）。

复活的清早，坟墓那里有谁？马太写一位天使，“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太28:2）；马可写“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可16:5）；路加写“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路24:4）；约翰写“两个天使，穿着白衣”（约20:12）。

于是有人问：一件事，一个人，四份记录对不上，到底哪一份是真的？这个问题问得诚实，不能绕过去。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笔录的尺子。它认定：真，就是字字相同；见证，就该像一份复写的抄件。这把尺子站在一号位上，只认摆在事外、可以逐字比对的东西；它在显露光谱上只认秩序态，要每一处都定成唯一的一个样子。拿它去量，四卷书当然处处“不合”。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第一方程说：长出来的样子，是路和地一起长出来的（S＝F(D,E)）。四位写书的人，站的地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长出来的记录就不一样。第 15 章读过，马太偏理念界，马可偏动能，路加偏现实界，约翰偏自我界。牌子上的字，约翰记着，牌子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约19:20）。一块牌子三种文字，各人看见的、记住的、要写给谁的，本来就可以不一样长。

再看几处“不合”中间，那一处始终不变的东西。马太、马可、路加里，坟前的天使和少年人，说的是同一层意思：“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太28:6）马可记的是：“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可16:6）路加记的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路24:6）约翰记的天使没有说这句话，他先写马利亚来到，“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约20:1），又写彼得进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约20:6）。说法不同，坟是空的，他复活了，这一处四卷书没有一卷例外。瞎子是一个还是两个，在城外还是城里，各卷不同；他站住，问：“要我为你做什么？”（可10:51）瞎子看见了，跟从了他，这些三卷都在。变的是边，不变的是心。

还要看写的人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他们不是坐在事外的书记员，是在事中的人：在路边，在十字架下，在清早的坟前。路加说，他所写的，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1:1-2）。二号位上的见证，带着各人的眼睛，各人记得最深的那一下。妇女们清早到坟前，路加写她们“惊怕，将脸伏地”（路24:5）。经上没有写她们怎样数清站在旁边的是几位，只写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来”（路24:8），又把这一切事告诉了十一个使徒。这样的见证，细处会参差，要紧处却刻得最深。

写的人还自己交了底。约翰在书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20:30）他写这些，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20:31）。最后一节说得更直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写的人知道自己是在挑，而且是为一个用处挑。挑的人不同，用处不同，留下来的自然不同。四卷书不是同一份材料抄了四遍，是四个人各自从一座装不下的仓库里，搬出他们认为最要紧的那一部分。

他自己说过，见证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太18:16）。要的是几个人的口，不是一份抄件。几份见证若能一字不差，反倒不像各自看见的。四份见证各有各的地，在要紧处合在一起，这正是见证的样子。至于这些细节怎样排在一处，历代解经家有各自的排法，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从显露上看，四个切面的差别，不是缺了一块，是一个立体的人，四面照出四个影子。

日常里：一场球赛，四份报纸

设想县里办了一场中学足球决赛，第二天，四份报纸都登了。

体育报登的是比分和阵型，几号传给几号，第几分钟进球，一张战术图画得清清楚楚。晚报写的是最后十分钟，守门员扑出点球，看台上的人站起来，标题有三个感叹号。县里的日报写的是这所学校：三年前连球场都没有，家长们凑钱铺的草皮。学校自己的校报只登了一段话，是队长赛后在更衣室说的。

四份报纸，有的说进球在第七十八分钟，有的说是第八十分钟；有的说观众三千，有的说两千多。一个只认一份“标准答案”的人，会说四份里至少三份在撒谎。

可是你把四份摊在桌上，会发现：这所学校赢了，队长哭了，看台上的人都站起来了，这几件事四份都在。分钟数差两分，那是谁的表快一点慢一点。四份合起来，比任何一份都更像那一天。要找回那一天，不必挑出一份最对的，把四份摆在一起就行。

◆ 二、难题二：睡在船尾，又斥退风浪

再看第二道。

马可写那天晚上，风浪大作，“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可4:38）。门徒叫醒他，他起来，“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可4:39）。门徒害怕，彼此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可4:41）

马太写得更近：“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太8:24）路加说，那是“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路8:23）。船快满了，他还睡着。

前一刻，是一个在风浪里枕着枕头睡着的人；后一刻，风和海听他的话。类似的事不止一处。他“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约4:6）；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太4:2）；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约19:28）拉撒路的坟前，经上先写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11:33），再写“耶稣哭了”（约11:35），几句话以后，他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约11:43）死了四天的人就出来了。还有一句，他自己说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13:32）

这一个人，到底是哪一个？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只有一个刻度的尺子，而且常常是一对。一把只认“神”这一头：既然风浪听他的，那么他的困乏、饥渴、眼泪，就只是做个样子。另一把只认“人”这一头：既然他会累、会哭、会说“子也不知道”，那么平

静风浪、叫死人出来，就要打个折扣。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正是卷一讲过的中心和反向中心（见第 4 章）。两把尺子都只留一头，量出来的都是半个人。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这一层的地，是 E，特征纠缠：两样东西不是摆在一起，是缠在一起，分不开。福音书写他，从来没有把这两头分开放在两章里。睡着与斥风，在同一条船上、前后相接；哭与呼叫，在同一座坟前、前后几句话。约翰在那座坟前还记下他的一句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 11:41）流泪的那一个，就是向父说话的那一个，也是叫拉撒路出来的那一个。

还有一处，把这两头缠得最紧，是客西马尼的那一夜。彼得拔刀，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接着一句：“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太26:53）能叫十二营天使的，是他；俯伏在地、求“叫这杯离开我”的，也是他；最后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的，还是他。有能力不用，有痛苦不躲，两头在同一个夜里、同一个人身上。只认神那一头的尺子，读不懂他为什么忧伤；只认人那一头的尺子，读不懂他为什么不躲。

“子也不知道”这一句，读法也一样。他没有把自己说成样样都知道的中心。他把那一处交给父，并且当众说了出来。一个缠在神人之间的人，肯说出自己这一边的界限，这本身就是纠缠的样子，不是缺了一块。

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怎样合一，这是神学上最深的一道题，各教会有自己的表述，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从显露上读，福音书写下的，是两头始终同时在场；神人之间这一层纠缠怎样就是他的生命，见第 36 章。这一章只记一个读法，这是本书的读法：难处不在他身上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难处在我们手里只拿着一头的尺子。

日常里：办公室里睡着的老师

设想有这样一位初中班主任，期末那几天，白天上课，晚上改卷子，连着几夜没睡好。

一天午后，她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靠着睡着了。隔壁教室里，两个男生为了一个座位吵起来，桌子推倒了，全班闹成一片。有个女生跑来，把她叫醒。

她站起来，走到教室门口，没有提高声音，只说了一句：“把桌子扶起来，我们接着讲。”教室安静了。

那两个男生后来跟家长说起这事，一个说：老师那天困成那样，肯定管不住我们。另一个说：老师一句话就镇住了，她根本不累。两个孩子各对了一半。她是真累，所以睡着了；她也是真有那一句话的分量，所以教室静了下来。那份分量不是那一刻变出来的，是一个学期里，她一个一个找学生谈话、一次一次守在教室后门攒下来的。累和分量，在她身上是同时的，谁也没有把谁抵消掉。

只认“她累了”的孩子，下回还会闹；只认“她不累”的孩子，看不见她眼睛里的血丝。一个人身上，两样东西可以都是真的。

> 带走的话
>
> 四个人照同一个人，影子当然不同；一个人缠着两头，就别只拿一头的尺子量他。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一落在 S 显露与第一方程：四位作者的地与路不同，长出的记录不同，空坟与复活这一处始终不变；也落在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不必每处都定成唯一的样子。难题二落在 E 特征纠缠：睡与斥风、哭与呼叫、困乏与平静风浪，在同一场景里同时在场。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笔录的尺子只认字字相同，会把四份见证量成彼此打架；只认神或只认人的尺子，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会把一个缠着两头的人量成半个人。

第 40 章

无缺之难（二）

>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可6:5）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章的两道难题，问的是记录和他这个人。这一章的两道，问的是他做事的方式。一道是神迹：既然能行，为什么在本乡“不得行什么异能”？有人当面求，他为什么不给？行了以后，为什么又一再嘱咐“不要告诉人”？另一道是比喻：要人明白，为什么不直说，偏用比喻，还说是“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两道题，量出“难”来的，是同一种尺子：只认一号位上的效力和清楚。

◆ 一、难题三：神迹为什么时行时不行，为什么不要告诉人

先摆难处。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乡亲们先是希奇，接着说：“这不是那木匠吗？”（可6:3）马可写：“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可6:5）下一句是：“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可6:6）

有人当面求神迹。“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太12:38）他答：“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太12:39）另一回，法利赛人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马可写他“心里深深地叹息”，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可8:12）

行了神迹，他又常嘱咐人别说。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他对那人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可1:44）。

喂饱五千人以后，众人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6:14）他却“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

既然有能力，为什么不处处用、处处说？这话听着在理。一个人手里有这样的本事，却把它收着，换谁都想问一句。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能力展示的尺子。它认定神迹是一种本事，本事越大越好，越公开越好；行不出来就是缺了能力，不肯行就是藏着能力，不让说就是不合常理。这把尺子把神迹抬到了势能这一格的中心：名声越响，越证明他是谁。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看地。马可写的是“不得行”，紧接着写原因：他“诧异他们不信”。马太记同一件事，说得更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太13:58）神迹不是一件从他手里单独抛出去的东西，它是长出来的样子，要路和地一起长（S＝F(D,E)）。拿撒勒那片地，乡亲们只认“木匠”，地是硬的。即便这样，他还是按手治好了几个病人。地硬，长得少，不是没有长。地也不必先整理得多好，他才肯动手。孩子的父亲在他面前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9:24）信得不足，他也帮了，跟着就斥责那污鬼（可9:25）。要紧的是肯来，不是来得齐整。这是本书的读法。

再看路。神迹在约翰笔下叫作“神迹”，意思是指向别处的记号。迦拿变水为酒，约翰写：“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2:11）神迹是 E2 里的符号（见第 37 章），它的路是指向他、引人信，不是给人看热闹。所以当人只追着饼来，他说得很明白：“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当人要他当场表演一个来验货，他给的是约拿的神迹，他自己说明，约拿在大鱼肚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三日三夜（太12:40）：那是指向后头的一件事。他不肯让符号离了它所指的东西。

还要看他行神迹时，经上写的是什么在动。“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太14:14）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跪着求他，马可写：“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可1:41）。起头的是怜悯，是二号位上人和

人之间的那一动，不是一号位上的一场展示。所以有人要他当众验货，他不给；有人跪在跟前，他伸手。同一个能力，两样的地，两样的路。再看一个只想看热闹的人。希律见了他，“就很欢喜”，“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路23:8）；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路23:9）。有人跪着求，他伸手；有人只等着看，他不开口。到了最后，他对多马说的一句话，把神迹的位置摆得最清楚：“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20:29）神迹是扶人上路的手，不是路的终点。

再看“不要告诉人”。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没有听，“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可1:45）。名声一大，人们要的就变了：要病得好，要饼吃，要一个王。约翰写得最清楚，众人要“强逼他作王”。嘱咐不说，是不让势能长成一个中心，把他的路拽到别处去。

可是他也不是一律不让说。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好了，想跟他走，他不许，却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可5:19）那人就去，在低加坡里传扬（可5:20）。同一件事，地不同，路就不同。他不是立了一条“永不宣扬”的规矩，那又成了反向中心；他是看这一片地，长这一回的样子。

日常里：不愿被叫“神医”的老中医

设想有一位县城里的老中医，看了四十年病。有一回，一个久治不好的孩子在他这里调了两个月，好了。孩子的家长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四个大字：“妙手神医”。

老先生收下了，却没有挂。家长问为什么。他说：病是孩子自己好的，我只是帮了一把；你们两个月天天按时熬药、按时睡觉，这比我开的方子还要紧。

后来，镇上一个人慕名而来，进门就说：听说你是神医，一次就能好。老先生让他坐下，问了半天，最后说：你这病要三个月，你得戒酒。那人说三个月太长，酒也戒不了，转身走了。

旁人替老先生可惜。他说：他要的是一个神医，我给不了；我能给的，是三个月。

◆ 二、难题四：为什么用比喻

再看第二道。

门徒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太13:10）他的回答，在马可那里是这样：“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可4:11-12）马太还记了一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太13:12）

这几句读起来很重。讲道不就是为了叫人明白吗？用比喻，倒像是故意不让人懂。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传递信息的尺子。它认定讲道就是把一条道理从说的人那里搬到听的人那里，越直白越好，越像条文越好。它站在一号位上：道理是摆在事外的一件货，说清楚了，就算交付了。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比喻不是一件货，是一条路（D）。听比喻的人，要自己走一段：撒种的人是谁，四种土是什么，我是哪一种土。走过了，道理才在他身上长出来；不走，听得再多，也只是“听是听见”。马太的那一句，说的正是这个：“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太13:13）缘故在听的人那一片地上，不是在比喻上。他对门徒说的是另一句：“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太13:16）马太接着引以赛亚的话，说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太13:15）。地是硬的，种子落不进去。

可是他并没有把人关在门外。马可写：“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可4:33）“照他们所能听的”，就是看地撒种。门徒不明白，他就“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可4:34）。马太记得很明

白：“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太13:34）那一段时候，他对众人开口，用的就是这条路。到了最后的晚上，他对门徒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约16:25）比喻有它的时候，不是一辈子的规矩，也是一拍一拍走的。

比喻还常常收在一句邀请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4:9）那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门徒自己也不是一听就懂。撒种的比喻讲完，他问：“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4:13）然后一句一句讲给他们。讲了一整章比喻以后，他又问：“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太13:51）他们说明白了。他接着说了一句，把比喻的用处说透了：“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比喻不是一次交付完的货，是放进库里、以后还能一次次拿出来用的东西。种子、面酵、网，今天听是一层，过十年再拿出来，又是一层。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放在种子的路上读，就不难懂。地里已经发了芽的，雨水来了，长得更快；一点芽都没有的，雨水也冲走了表土。（这是本书打的比方，不是经文。）比喻像雨：肯走那一段路的人，越听越明白；不肯走的，连原来以为懂的也松动了。这是长的规律，不是偏心。可4:12“恐怕他们回转过来”一句怎样解，历代解经各有说法，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比喻要听的人自己上路，它在三号位上等人。

日常里：一个故事和十条规矩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她在冰箱上贴了十条规矩：不许抢玩具，不许大声嚷，吃饭前洗手……贴了半年，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照旧抢。

有一天晚上，她没有讲规矩，讲了一个故事：两只小熊分一块蜂蜜，越抢越碎，最后掉进了河里。讲完，她什么也没说，熄了灯。

第二天，两个孩子为一个遥控器争起来。十岁的那个忽然停下，说：“蜂蜜要掉河里了。”七岁的笑了，把遥控器放在了中间。

规矩是一号位上的东西，贴在冰箱上，人人看得见，可是没有走进孩子心里。故事让孩子自己走了一段：自己是哪一只小熊，那块蜂蜜是什么。走过了，那一句话就是他们自己的了。冰箱上的规矩，她也没有撕。过了些日子，孩子们自己在底下添了一条：“想想蜂蜜。”十条规矩讲的是不许，一个故事讲的是为什么。

> 带走的话
>
> 神迹是指路的记号，不是招牌；比喻是要人自己走的路，不是一件交到手里的货。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三落在第一方程与 E2 的符号、E3 的势能：神迹是路与地一起长出的样子，地硬就长得少；“不要告诉人”是不让势能成为中心，而格拉森那一回又叫人回家去说，不立反向中心。难题四落在 D 差异与九宫之外的三号位：比喻是一条要听者自己走的路，“照他们所能听的”看地撒种。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能力展示的尺子会把“不得行”量成无能、把“不要告诉”量成不合情理；传递信息的尺子会把比喻量成故意不讲清，看不见它是在等人上路。

第 41 章

无偏之难（一）

>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

这一章的问题　接下来三章是“无偏之难”：有人觉得他的话和他的路，偏到了一头，或者在两头之间摇摆。这一章的两道最尖锐。一道是：教人爱仇敌、把左脸转过来的人，怎么会推翻殿里的桌子，一口气说七个“有祸了”，还对一棵无花果树说了一句重话？另一道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人，怎么又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 一、难题五：爱仇敌，又推翻桌子

先摆难处。

登山宝训里，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又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他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太11:29）。

可是进了圣殿，马可写他“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可11:15）。约翰写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约2:15）。马太二十三章，他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连说七次“有祸了”。进圣殿那天一早，他从伯大尼出来，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走过去，“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可11:13）。他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可11:14）第二天，那树“连根都枯干了”（可11:20）。

温柔的是他，掀桌子的也是他。这算不算偏了？一个人前一天还在讲“左脸也转过来”，后一天就动了手，换成你身边的人，你也会皱眉。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对尺子。一把是“好人就该温和”的尺子，它把善量成一种脾气，凡是重话、凡是动手，都算破了功。另一把是它的反面，“义人就该严厉”，拿着推翻的桌子，说他本来就是个烈性的改革者，登山宝训只是说说。两把都把 S3 里的善抬成了一个中心：一个只认温和的善，一个只认严厉的善。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问：他对什么温和，对什么严厉？

他的温和，经上有一句现成的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太12:20）折和吹，是对人的两个动作。他推和赶，对着的是桌子、凳子和牛羊；约翰写他对卖鸽子的人，说的是话：“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约2:16）

爱仇敌，对的是人，是打你的那一个、逼迫你的那一个。推倒桌子，对的是一种做法：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贼窝”（可11:17）。说“有祸了”，对的也是做法：“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太23:13）“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太23:23）多数“有祸了”后面，都跟着一个“因为”，说的是做了什么，不是生在哪一族。

重话里也带着出路。“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太23:26）这一句不是判决，是一张药方：先里面，后外面。骂到最重处，还在指一条可以走回来的路。

对人温和，对坑人的做法不让，这是位置分得清：对人，他留着门；对那堵挡住别人的墙，他一点不让。马太二十三章的最后，七个“有祸了”说完，他说的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23:37）重话的尽头，是一只张开翅膀的母鸡。路加还记着，他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路19:41）。

无花果树那一句，要看它放在哪里。马可把它和洁净圣殿夹在一起写：一早对树说话，随后进殿推桌子，第二天早晨经过，树枯了。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树，是一个画面，是 E2 里的符号：殿里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却结不出祷告的果子。经上

写得明白，“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这一句不是饿了发脾气，是一个行出来的比喻。这是本书的读法。门徒问起来，他接着讲的是信，最后一句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可11:25）。一段从枯树开头的话，收在饶恕上。路加还记着他讲的另一棵无花果树，三年不结果，管园的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路13:8）。严厉与等候，他都讲过。

再看他自己怎样对待逼迫他的人。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推倒桌子的劲（动能）与为钉他的人祷告的定力（内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各在其位。温和不是没有劲，严厉不是没有爱。

日常里：蹲下来，和拍桌子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在一家装修公司做工长。

晚上回家，七岁的儿子把邻居家孩子的玩具弄坏了，藏在床底下。他没有吼，蹲下来，跟孩子一般高，问他：玩具现在在哪儿？你心里怎么想的？明天我们一起去还，好不好？孩子哭了，点了头。

第二天上班，公司开会，有人提出一个“行规”：给老年客户报价时，把材料单写得含糊一点，等开工以后再加项目，老人不懂，也不好意思退。这位父亲当场拍了桌子，说：这是坑人，我的组不干。会议室里静了半天。

同一个人，一个晚上蹲下来，一个早上拍桌子。他对儿子蹲下来，是因为那是一个人，一个还在长的孩子；他拍桌子，是因为那是一种做法，一张会坑一群人的网。散了会，那个提议的同事来找他，他走过去，说：话是冲着那个办法说的，不是冲着你。只认他蹲下的人，会说他软；只认他拍桌子的人，会说他凶。两样都是他，各对着各的东西。

◆ 二、难题六：叫地上太平，还是动刀兵

再看第二道。

八福里有一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可是差遣十二个门徒时，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接着是：“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太10:35）路加记同一层意思，用的是另一个词：“乃是叫人纷争。”（路12:51）后面还有一串：“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路12:53）

更奇的是，到了真有人拔刀的那一夜，他又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路加写，他还“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路22:51）。

到底是要太平，还是要刀兵?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把“和”当成“没有分别”的尺子。它认定太平就是大家一样、不起分歧，凡是让人分开的，都是坏事。拿这把尺子去量，“动刀兵”只能读成两样：要么他自相矛盾，要么他真要人拿刀。后一种读法，那一夜真有人照着做了：有人拔了刀。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这把“刀”在九步里有位置：它是分化。路，走到一定时候，要分开。“动刀兵”这一句的后半，说的不是战场，是一个家里：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婆婆与媳妇。一个家里，有人跟了他，有人没有跟，旧的那种不分彼此的太平，就不在了。这把刀切开的，是一种不问路向、只求不起波澜的“太平”。这是本书的读法，用的是他自己下一节话里的画面。

他自己也把两种太平分开说过。最后一夜，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14:27）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一种太平，是世人给的，靠的是不起分别、不动波澜；一种平安，是他给的，可以和苦难同时

在。世人给的太平，像把门关紧、窗帘拉上；他给的平安，是门外有风，屋里仍有人安坐。拿前一种去量后一种，才会觉得“动刀兵”与“使人和睦”打架。他不许的，是用前一种冒充后一种。

分化不是目的。他要的“和睦”，是分开以后在更深一层重新接上，那是九步里的重组；十字架上的分化怎样走到复活的重组，见第 21、22 章。所以八福里的“使人和睦”，和差遣时的“动刀兵”，是同一条路的两段，不是两个方向。复活那天晚上，门都关着，他来站在当中，开口第一句是：“愿你们平安！”（约20:19）分开过的人，他先给的是平安。

再看那一夜。门徒说：“这里有两把刀。”（路22:38）真动了手，他叫停：“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18:11）在彼拉多面前，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约18:36），他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不争战。他说的“刀”若被当成手里的刀，那一夜就有人把真刀拔了出来；他叫收回鞘里，还把被砍的耳朵治好。分化的刀与铁打的刀，他分得清清楚楚。

日常里：拆墙那几天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房子住了二十年，决定重新装修，要把客厅和小房间之间那堵墙拆掉，好让光进来。

动工那几天，屋里全是灰。锤子一下一下砸，墙裂开，砖头掉在地上，灰尘落在柜子上、床上、饭碗边上。老母亲坐在楼下叹气：好好的家，弄成这样。家里人也拌了几句嘴，有人说当初就不该拆。

一个月以后，墙没了，客厅亮了。原来隔开的两间屋子成了一间，饭桌摆在窗边，一家人坐得下了。老母亲上楼看了一圈，说：早该拆。

拆墙那几天，没有太平，有灰尘，有锤子声，有拌嘴。可是没有人会说，这家人是来打仗的。要的是一个更亮的家，拆是路上的一段。要是怕灰尘，永远不拆，

太平是太平，屋子也永远是暗的。他说“动刀兵”，说的是这一种事：先有灰，后有光。可要是把锤子拿去砸邻居家的门，那就不是装修了。

> 带走的话
>
> 对人蹲下来，对坑人的做法拍桌子；为了更深的和睦，有时要先分开。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五落在 S3 的善与九宫之外的号位：对人（二号位）留门，对挡人进门的做法（一号位）不让；无花果树是 E2 的符号，收在饶恕上；动能与内能同在。难题六落在 D2 九步里的分化：“动刀兵”切开的是不问路向的旧太平，为重组开路；铁打的刀，他亲手收回鞘里。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温和的善或只认严厉的善，会把他量成软弱或暴烈；把“和”当成“没有分别”的尺子，会把分化量成好斗，把“动刀兵”读成真刀真枪。

第 42 章

无偏之难（二）

>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可4:26）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的两道难题，一道关于时候，一道关于界线。头一道：他说的那个国，到底是已经来了，还是将要来？他说“近了”，说“就在你们心里”，又讲了两整章将来的事、叫人警醒等候。第二道：一个迦南妇人为女儿求他，他先是一言不答，接着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最后又成全了她。他是偏向一族，还是向着众人？前后为什么转得这样大？

◆ 一、难题七：天国已经来了，还是将要来

先摆难处。

他开头传道，第一句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马可记的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可1:15）法利赛人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他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路17:20）接着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路17:21）赶鬼的时候，他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太12:28）

可是他又教门徒天天这样求：“愿你的国降临”（太6:10）。马太二十四、二十五两章，讲的全是将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十个童女等新郎，“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太25:5）。结尾是：“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太25:13）

已经临到了，还要求它降临；近在眼前，又要警醒等候。到底是哪一样？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只认秩序态的尺子。它认定一件事要么有、要么没有：国来了，就该一切都定了型；没定型，就是还没来。这把尺子只看显露光谱的最后一段，看不见中间那一段。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第 14 章读过他讲的那粒种子，这里只取它的一句话：“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4:28）。苗出来了，你能说庄稼没来吗？穗还没结满，你能说庄稼已经收了吗？种子下地的那一刻，庄稼就“临到”了；可是“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可4:29），还在后头。已经来了，是说种子在地里；将要来，是说收成在前头。中间这一段，就是介生态，正在成形。

他自己有两处，把这两头放进了同一句话里。对井边的妇人，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约4:23）对众人，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5:25）“将到”和“就是了”，一口气说完，中间没有换气。

“就在你们心里”这一句，和合本旁注说，“心里”也可译作“中间”。两种译法放在一起读，正好是两层地：在你们心里，是三号位，是自我界；在你们中间，是二号位，是人和人之间。他说这话时，站在法利赛人中间，他自己就在那里。国已经在一个人里面、在一群人中间长着，只是不是“眼所能见的”那种定了型的样子。

这把尺子还有一个影子，就是反向中心。读这个国的人，容易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有人说一切都已经来了，不必再等、不必警醒；也有人嫌“已经”太虚，只盯着末后的日子，眼前的饭桌、病人、邻舍都不顾了。两头都只剩一段。他把两段都讲了，还教人怎样从这一段看那一段：“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太24:32）嫩枝是眼前的，夏天是前头的。会看嫩枝的人，才知道夏天在哪里。他责备人的，正是不会看：“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路12:56）

芥菜种也是这样。“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太13:31）种下去，国已经在；长成树，飞鸟来宿在枝上，那是后来的事。

再看他的路。“愿你的国降临”，这一句不是空等，是 D1 的意义目标，一天一天在求，一天一天在走。十个童女的比喻，愚拙的和聪明的都打了盹，分别在一件事上：“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太25:4）等候不是坐着，是备油。将来那一头，给今天的路一个方向；今天的路，给将来那一头一个样子。两头缠在一起，不是二选一。

国是已经下了种的，也是正在到来的，他教人今天求，今天备油，今天学着看嫩枝。

至于末后的事怎样发生、何时发生，他自己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太24:36），各教会对这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读法，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从显露上看，“已经”与“还没有”，是同一粒种子的两段，不是两个互相打架的说法。

日常里：一锅炖肉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周末下午给全家炖一锅红烧牛肉。

一点钟，肉下了锅，火开了，水滚了，满屋子都是香味。小女儿跑进厨房，问：好了吗？他说：开始了。三点钟，女儿又来问，掀开锅盖，肉已经变了色，汤也红了。好了吗？他说：快了，筷子还扎不进去。五点钟，筷子一扎就透，他关了火，说：好了。

女儿后来问他：一点钟你说开始了，到底是有肉了还是没肉？

他说：一点钟就有肉了，香味都出来了；可是能吃，要等到五点。你要是一点钟就捞出来吃，那是生的；你要是一直说没有肉，那也不对，锅里明明在炖。

这几个钟头里，他也没闲着：隔一会儿看看火，添一回水，尝一口汤。等的人，一直在照看那口锅。等候不是坐着，是守着火候。

◆ 二、难题八：迦南妇人

再看第二道。

他“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太15:21）。马可补了一句：他“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可7:24）。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太15:22）

马太接着写：“耶稣却一言不答。”（太15:23）门徒求他打发她走。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太15:24）妇人上前来拜他：“主啊，帮助我！”（太15:25）他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太15:26）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牠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太15:27）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太15:28）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一言不答，一句重话，最后成全。他是偏向一族吗？他是被她说服了吗？

量出这个“难”来的，有两把尺子。一把是条文的尺子：差遣的范围既然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么照章办事，就不该管；管了，就是自己破了规矩。另一把是态度的尺子：只看那一句“狗”，就说他冷，看不起外邦人。两把各抓住一句，都没有走完这一场对话。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看次序。路是有拍子的。他差十二个门徒出去时，吩咐“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太10:5-6）；复活以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先以色列家，后万民，这是一条路上的先后，不是一道永久的墙。马可记的那一句，把次序说在了明处：“让儿女们先吃饱”（可7:27）。一个“先”字，说明后面还有。

再看这一场对话本身。它像一场三拍的事：一言不答、门徒要打发、一句重话，张力一层一层攒上来（第一拍）；妇人接过他的话，说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

渣儿”，形状变了（第二拍）；“你的信心是大的”，话落在她身上，成全也落在她身上，她女儿就好了；这一场连同那一句称赞，留在了经上，传给后来每一个读的人（第三拍，回写）。这是本书的读法。

这条先后的路，他早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就讲过。他提起两位先知：以利亚的时候遍地饥荒，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路4:26）；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路4:27）。西顿，正是这个迦南妇人住的那一带。他在家乡讲的旧事，在泰尔、西顿的境内又发生了一回。次序是真的，门也是真的。他对众人还说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10:16）

这个妇人不是头一个。在迦百农，一个百夫长来求，他听见就希奇，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太8:10）两回的话，都落在不是以色列家的人身上。

经上没有写他当时心里怎样想，我们不补。只看他做了什么：他让她说完了。他没有拿条文把她关在门外，次序也没有因此作废。他给了次序，也给了这个人。他在别处说过：“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桌子上的碎渣儿，后来是一整桌席。

日常里：“不做外卖”

设想县城有一家小饭馆，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本店不做外卖。”老板两口子就这么大的厨房，中午一百多碗面，忙不过来，外卖一接，堂食就乱。

一天中午正忙，一个年轻妈妈站在门口，问能不能打包一碗清汤面带走。老板头也没抬：牌子上写着呢，不做外卖。旁边的老顾客也说，人家规矩就是这样。

那个妈妈没走。她说：孩子发烧，在医院输液，三天没吃东西，就说想吃你家的面。我不用你送，我自己拿个碗来，等多久都行。

老板停了手里的勺子，看了她一眼，说：你等十分钟。他煮了一碗，汤多放了一勺，用店里的大碗装好，盖上盘子，说：碗明天还回来就行。

那天以后，牌子还挂着，店里还是不做外卖。规矩没有破，门缝开了。可是老顾客们都知道了，碰上家里有病人的，老板会让人自己拿碗来。后来那块牌子底下，多了一行小字：“病人除外，自带碗。”

> 带走的话
>
> 种子下了地，庄稼就来了，收成还在前头；规矩有先后，先后里给人留着门。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七落在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与 D1：天国是种子的介生态，“已经”是种子在地，“还没有”是收成在前，“愿你的国降临”是一天一天走的意义目标。难题八落在 D 的次序与三拍：先以色列家、后万民是路上的先后；一言不答到“你的信心是大的”，张力、形状改变、成全留在经上，三拍走全。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认秩序态的尺子，会把“已经”和“还没有”量成自相矛盾；条文的尺子会把成全量成破例，态度的尺子会只抓住“狗”字，量不出这一场对话走到了哪里。

第 43 章

无偏之难（三）

>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太20:14）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的两道难题，都出在他讲的故事里，都和钱、和账有关。头一道：一个管家快被辞退了，把主人的账改小，结交欠债的人，主人反倒夸他。这算不算称赞不义？第二道：葡萄园的家主雇工人，清早来的和傍晚来的，工钱一样多。这公平吗？两道题，量出“难”来的，都是一把账本的尺子。

◆ 一、难题九：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被夸

先把故事照经文摆出来。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路16:1）主人叫他交代明白，说他不能再作管家了。管家心里盘算：“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路16:3）他想好了一个办法，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欠一百篓油的，他说：“拿你的帐，快坐下，写五十。”（路16:6）欠一百石麦子的，他说：“拿你的帐，写八十。”（路16:7）

接下来这一节，要读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16:8）夸奖的是故事里的主人，夸的是“做事聪明”；经文自己仍叫他“不义的管家”。下一节，是他对门徒说的：“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16:9）

难处就在这里：讲故事的人，是在教人学一个改账的人吗？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账本的尺子，而且只有一个刻度：一件事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拿它量，管家改账是错的，那么夸他的也一定是在夸“错”；故事

里有一个坏人得了好评，这个故事就是教坏。这把尺子把整件事压成了一格，看不见同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两样东西分开来量。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把这两样东西拆开。经文自己就拆开了：他“不义”，又“做事聪明”。不义，量的是 S3 的善，经文没有改口，一直叫他不义；聪明，量的是 D，量他怎样看清时候、为将来走一步。故事里的主人夸的是后一样，没有夸前一样。

聪明在哪里？在他知道“将来”要来了。经上记着他自己的盘算：“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路16:4）他看的是不当管家以后的日子，把眼前经手的东西，用来结下人。这一点，正是他要门徒学的：“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尚且这样为将来打算，“光明之子”对永存的那一头，怎么能糊涂？这是一个“从小推到大”的比喻，借一个反面人物的一个长处，说一件更大的事。他在别处也这样讲过：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官（路18:2），因寡妇缠磨，终于给她伸冤，他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路18:6），借来说神怎样垂听。拿一个不义的人做比，不等于赞同他的不义。

紧接着那几节，他把界线划得清清楚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16:10）“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路16:11）最后一句是：“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路16:13）赞同改账的人，说不出这几句。

路加接着记下，有一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路16:14）。路加没有写他们嗤笑的是哪一句。照本书的读法，这几节话拆的，正是把钱财当主人的那个位子。

他在别处说得更直接：“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路12:33）。钱囊是为将来备的，可是要备的是“永不坏”的那一个。管家的聪明，和这句话，指的是同一个方向。

还有一处故事里没有写：主人夸了聪明，却没有免了管家的责。主人早已对他说：“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路16:2）该交的账，仍旧要交。夸的是那一步，不是那个人的全部。

所以这一道题的解，只取一样东西：为将来打算的聪明。钱财是会过去的东西，要拿它去做留得下来的事，去结交朋友，去帮人，而不是让它成了主人。不义的那一半，经文没有夸，本书也不取。

日常里：被辞退的店员

设想县城一家五金店，开了二十多年。老板年纪大了，要把店盘出去，跟店里那位做了十几年的店员说：下个月起，你就不用来了。

店员心里一下空了。他想：我五十出头了，搬货搬不动，从头学别的也难，将来怎么办？

最后那一个月，他做了一件事。店里有一本赊账本，镇上好些老顾客、修房子的师傅，都在上面挂着账，有的挂了好几年，数目记得乱七八糟。他一家一家打电话，约人来店里，把账一笔一笔对清楚：哪些早就还过了没划掉，哪些是多记了，哪些是真欠的，商量好怎么分期。他没有替谁抹掉一分钱，只是把一本糊涂账，理成了一本谁都看得懂的账。

月底，老板看着那本账，说：你这个人，做事真有远见。

后来，镇上一个装修师傅来找他，说自己正缺一个管材料的人，账算得清的。他就去了。

这个故事只取一样东西：他在走之前，想到了将来，用手里最后那一点能经手的东西，去结下了人。他没有改账做假，那一半，经上的管家有，他没有，我们也不学。

◆ 二、难题十：葡萄园的工钱为什么一样

再看第二道。

“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太20:1-2）。巳初、午正、申初，他又出去雇人。到了酉初，日头快落了，他看见还有人站在市上，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太20:6）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太20:7）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太20:7）

到了晚上发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太20:8）。酉初来的，得了一钱银子。清早来的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太20:10）。他们埋怨：“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太20:12）

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太20:13）又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太20:15）

干一天和干一小时，一样多。这公平吗？

量出这个“难”来的，还是那把账本的尺子，这一回只量一件事：干了多少，就该得多少。按劳计酬，在一号位上是一条好规矩。可是拿它当唯一的尺子，就只看见工时，看不见别的。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第一层，一号位上，家主一分没有少给。清早的人“讲定”的是一钱，拿到的是一钱，那个约没有破。家主说“我不亏负你”，在账本上是站得住的。

第二层，看故事里的话。家主对第一批人，是“讲定”一钱；对巳初雇的人，他说的是另一句：“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太20:4）没有数目，只有“所当给的”。他们是带着这句话进去的。一个故事里，两种算法一同摆着：清早的有约，后来的有“所当给的”。

第三层，要看那最后一批人站在什么地上。他们不是睡到傍晚才来，是“整天在这里闲站”，因为“没有人雇我们”。讲定的一天，是一钱银子（太20:2）；这一天，他们站到日头快落，还没有人雇他们。家主给他们一钱，不是按那一小时算

的。家主自己只说：“这是我愿意的”（太20:14），没有说为什么。照本书的读法，这是按一个人的一天算的：同样一个钟头，站在市上空等，和在园子里干活，压在人身上的东西不一样，这是 E1 的现实界。故事里没有算这笔账，这一层是本书读出来的。

第四层，看埋怨的人眼睛落在哪里。他们没有少拿，他们难受的是“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家主问的那一句，和合本译得很直：“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太20:15）尺子从自己手里的那一钱，挪到了别人手里的那一钱。他在别处讲浪子的哥哥，父亲也是这样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15:31）。清早进园的人，整天在园子里，这本身就是一份有，不是一份亏。

还要看这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前一章末尾，彼得刚问过他：“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太19:27）他应许了他们，接着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19:30）然后才讲葡萄园。最早跟从的人，最容易拿着清早进园的那一份，去和后来的人比。这个故事，先是讲给他们听的，这是本书的读法。

故事的末了，是一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太20:16）这不是叫人从此只看“后”、看不起“前”，那又是一个反向中心。清早的人照约拿到了钱，傍晚的人按恩典拿到了钱，两样都在。约是真，恩典是善，账本一格量不全。他自己也说过，“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10:7）。工价要给，恩典也要给，他两样都讲。

日常里：零工市场的傍晚

设想县城的桥头有个零工市场。每天天不亮，就有人蹲在那里，等包工头的车来挑人。年轻力壮的先被叫走，接着是有手艺的，日头偏西，还剩几个上了年纪的。

有一位快六十的老人，这一天从早上蹲到下午四点多，没有人叫他。他抽了半包烟，算着今天的米钱。

快五点，一个搞装修的工头开车过来，说有个活明天要交工，还差人手扫尾，干到天黑。老人跟着去了，搬了一个多钟头的碎砖。收工的时候，工头给他的钱，和早上来的人一样多。

早上来的一个年轻人看见了，脸一下沉了，说：我干了一整天，他干了一个钟头，凭什么一样？

工头说：早上说好的数，我少你一分没有？他蹲了一整天，今天要是空着手回去，家里怎么办？

年轻人没再说话。后来有一回，他自己也在桥头蹲到了傍晚。

> **带走的话**
>
> 不义的不学，为将来打算的聪明要学；约要守，恩典也别拿账本去量。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九落在 S3 与 D 的分开来量：“不义”量的是善，经文没有改口；“做事聪明”量的是看清将来、为将来走一步；紧接着的路16:10-13 把忠心与不义划清。难题十落在一号位的约（一钱，不亏负）与 E1 现实界的地（整天闲站、一天的饭），和 S3 的真与善同时在场。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有对错一个刻度的账本尺子，会把“夸聪明”量成“夸不义”；只有工时一个刻度的账本尺子，会把恩典量成不公，看不见傍晚还站在市上的人。

第 44 章

无中心之难（一）

>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

这一章的问题　最后三章是“无中心之难”：有人觉得，他把某一样东西抬成了全部，或者把某一样东西扔掉了。这一章的两道，碰的是人最看重的两样：律法和家。头一道：他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又在安息日让门徒掐麦穗、自己在安息日治病，他到底是守律法，还是破律法？第二道：母亲和弟兄在外边找他，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可他又责备人拿供献顶替奉养父母，十字架上还把母亲托付给门徒。他到底看不看重家？

◆ 一、难题十一：守律法，还是破律法

先摆难处。

登山宝训里，他说得斩钉截铁：“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又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还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

可是一个安息日，他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可2:23）。法利赛人问：“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可2:24）他不但不拦，还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又有一个安息日，会堂里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可3:4）他们都不作声，他就治好了那人。

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安息日却可以掐麦穗、可以治病。他是守，还是破？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条文的尺子，而且常常是一对。一把把律法当成全部：凡是条文没写可以的，都不可以；照这把尺子，他是破律法的人。另一把是它的反面：既然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么律法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是来废律法的。前一把是条文中心，后一把是反向中心。两把都只在一号位上量。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看律法从哪里来、为了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一句没有说安息日不要守，说的是它从哪片地上长出来：从人要歇息、要记念神的那片地上长出来，是为了人的生命。律法是一个长出来的样子（S），它的根在地里（E），它要走的路是叫人得生命（D1）。条文一旦和它的根断开，拿来挡住一个饿着的人、一只枯干的手，它就违背了自己。

他对律法的分量，也从没有说轻过。登山宝训里还有一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太5:19）对众人，他连讲律法的人也先敬着：“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太23:3）那一节后半，批评的是做法，是“能说，不能行”。

他接着引了一件旧事来作证：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可2:26）。他不是在律法之外另立一套，他是从经书里，找出律法自己的分寸。他在别处也问过：“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约7:23）同一部律法里，本来就有先后、有轻重。对一个被捆绑了十八年的女人，他问：“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路13:15）牛驴可以解，人为什么不可以。

有人问他，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他答了两条：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其次也相做，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39）。然后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40）总纲，就是一张网的那根总绳。一点一画都挂在这根绳上，拎起绳子，每一画都在它该在的位置；剪断绳子，一画一画散在地上，就成了绊人的东西。

所以“成全”这两个字，正好是三维的说法。废掉，是把样子打碎；死守条文、把根丢了，是让样子枯干；成全，是让样子回到它的根上，接着往它的方向长。他自己就是这样过的：他按律法长大，照规矩进会堂，治好长大麻风的人还叫他去给祭司察看（见第 40 章）。他也说过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太23:23）。他问人有没有明白这一句：“‘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12:7）一点一画都不废，是因为每一画都有它要成全的东西；一画也不能拿来压死人，也是因为这个。守律法，守的是那根总绳；他不肯的，是把一截绳子当成鞭子，去抽一个饿着的人。

日常里：十点钟的家规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儿子上高中以后，父母定了一条家规：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出门。定这条规矩，是怕孩子夜里出事，也怕他在外面玩得收不住心。

一个冬天的夜里，十一点多，儿子接到同学的电话。那个同学一个人在出租屋里住，烧到快四十度，打不到车，声音都哑了。儿子穿上外套就要走。

母亲拦在门口：十点以后不许出门，这是规矩。父亲从屋里出来，问清了是怎么回事，拿起车钥匙，说：走，我开车送你们去医院。

第二天吃早饭，母亲还有点不痛快：规矩是你定的，你自己先破了。父亲说：当初定这条规矩，是怕他夜里出事；昨晚是另一个孩子要出事。这条规矩是为了护着孩子的，不能拿它去挡一个快烧糊涂的孩子。

那条家规后来还在，十点以后还是不许随便出门。规矩没有被废，是被问了一句：你是为什么立的？只是母亲在冰箱上的那张纸后面，添了半句：“有急事，先叫爸妈。”

◆ 二、难题十二：谁是我的母亲，与孝敬父母

再看第二道。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太12:46）有人告诉他，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太12:48）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太12:49）“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太12:50）他还说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

可是另一处，他严厉责备一种做法：有人对父母说，我该奉养你们的那一份，已经作了“各耳板”，就是献给神了，从此就不再奉养父母。他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可7:13）他引的是摩西的话：“当孝敬父母”（可7:10）。十字架上，在最后的时刻，他看见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19:26-27）

他到底是把家放在后面，还是把孝看得最重？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血缘的尺子。它只认一种家：血脉连着的那一种。拿它量，“谁是我的母亲”就是冷落了母亲；或者反过来，拿着这一句，说他教人不必顾家。前一个是血缘中心，后一个是它的反向中心。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家这片地（E1 的现实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十二岁那年在殿里，后来“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2:51）。路加下一次提到他的年纪，已经是约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了（路3:23）。他责备拿供献顶替奉养的人，是因为那是用一个好听的理念，把现实里该尽的一份抽空了：理念界压过了现实界。十字架上那一托付，是他在那样的时候，还在安排母亲往后的日子。这一托付作为他亲手设计的回写，见第 25 章。

“谁是我的母亲”这一句，没有把母亲赶出门，是把门开大了。血缘这片地之外，他又指出一片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马可写他说这话时，“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可3:34）。路加记的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路8:21）有一个女人在人群里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他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11:28）一个“是”字，没有否认母亲；“还不如”，是把那份福开给每一个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说的是先后，不是取舍：两样都爱，只是当两样拉向两个方向时，哪一样在前。至于这一句在门徒的生活里怎样落实，各教会有自己的教导，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从显露上看，血缘的家是一片地，遵行旨意的家是另一片地，他两片地都站，哪一片都不当全部。最后在十字架下，两片地合在了一处。约翰写：“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7）母亲和所爱的门徒，从此成了一家。

日常里：家里添了儿媳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儿子结婚以后，小两口回来过年。

腊月二十九，全家包饺子。母亲照老习惯，把最好的那一碟馅留给儿子，说他从小爱吃。儿媳在旁边擀皮，没说话。

吃饭的时候，母亲又给儿子夹菜，一筷子接一筷子。儿子看了看身边的媳妇，说：妈，你也给她夹。从今往后，她跟我一样，是你家里的人。

母亲愣了一下，有点不是滋味：养了三十年的儿子，一结婚，倒向着外人了。

正月初三，母亲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儿子在外面跑年货，是儿媳守在床边，端水喂药，半夜起来摸她的额头。

病好那天，母亲把那一碟最好的馅，分成了两份。她跟儿子说：你那天说得对。家里的人，不只是我生的。

儿子那句话，没有少爱母亲一分；他是把母亲的家，又往外开了一扇门。门开大了，屋里的人多了一个，灯还是那盏灯。

带走的话

规矩要回到它为什么立的那一处去守；家要守住，门也要开大。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十一落在 S 与 E 的根：律法是长出来的样子，根在“为人设立”的地上，“成全”是让样子回到根上接着长；条文中心与“废律法”的反向中心他都没有立。难题十二落在 E1 三界：现实界的家（顺从父母、斥责各耳板、十字架上的托付）与遵行旨意的家，两片地都站，最后合在一处。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条文的尺子会把掐麦穗量成破律法，它的反面会把“为人设立”量成律法可废；血缘的尺子会把“谁是我的母亲”量成冷落母亲，它的反面会把它量成不必顾家。

第 45 章

无中心之难（二）

>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1）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章的两道难题，一道很近，一道很远。近的是钱：他叫一个富有的少年变卖一切，却没有叫撒该这样做；他教人不要为明天忧虑，又教人盖楼之前先坐下算计，还讲了一个把银子埋起来反被责备的仆人。他对钱，到底是什么态度？远的是那一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不是排他？这一句的主论在第 32 章，这里只解难题。

◆ 一、难题十三：钱——变卖一切与一半，不忧虑与要算计

先摆难处。

一个少年人来问他，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说遵守诫命。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太19:20）他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太19:21）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太19:22）。他接着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24）

可是在耶利哥，税吏长撒该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19:8）一半，不是全部。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19:9）。路加还记着，跟着他周游的几个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路8:3）。路加记下这件事，没有写他推辞。

再看忧虑与算计。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太6:25）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太

6:34）。可他也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路14:28）他讲的才干比喻里，领五千、二千的都拿去做买卖，加倍赚了回来；领一千的把银子埋在地里，原样交回，主人却叫他“又恶又懒的仆人”（太25:26），说他“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太25:27）。

有时要全部，有时一半就够；有时不要想明天，有时要算清明天。他到底要人怎样对待钱?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以钱为刻度的尺子，而且常常在两头跳。一头是钱中心：钱多是福，会赚是本事，拿才干的比喻当致富的教训。另一头是反向中心：钱是脏的，穷就是好，拿富少年那一段当一条普遍的规矩，人人都该变卖一切。两头量的，都是钱的数目：多少、全部还是一半。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他量的不是数目，是钱在一个人那片地上占着什么位置。他自己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1）又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6:24）钱可以是一样工具，也可以坐上主人的位子。他问的，是谁坐在那个位子上。

那个少年人，诫命样样守了，“还缺少什么”是他自己问的。马可多记了一笔：“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可10:21）。在这个人的地上，产业正坐在中心，挪不动。所以给他的那一条路，是先把中心挪开。撒该的地不一样，他的路是从一个被他进了门的家开始的（见第 19 章）。他自己说出“一半”和“四倍”的时候，钱已经从主人的位子上下来了：一半给了穷人，讹诈的四倍还回去，这是把钱还给人。同一把刀，对两个人下在两处，是因为两片地不一样。他不把钱当脏东西，也不让钱当家作主。钱在他那里，是可以拿来供人、还人、周济人的东西。这是第一方程：同样要长出一颗自由的心，路要就着地来排。

还有一个“全部”，不在富少年身上。他抬头观看，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路21:4）他没有

叫她留一半，也没有叫她去变卖，只是看见了，说出来。全部也好，一半也好，他看的都不是数。

忧虑与算计，也不是一对冤家。他禁的是“忧虑”，是心被明天的吃穿占满了，是三号位上的一种捆绑；他教的“算计”，是一号位上的一笔账，是坐下来，看清楚手里有多少、要走多远。“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句本身就是一笔账：把难处分到该在的那一天。才干比喻里，那个埋银子的仆人，自己说出了缘故：“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太25:25）他不是算得太多，是怕得太多。忧虑把他捆住了，他反倒不会算了。

他还讲过另一个财主。讲之前，他先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12:15）那个财主田产丰盛，要拆了仓房盖更大的，然后对自己说，可以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了。“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路12:20）这个财主算得很细，只是算错了中心。所以，不忧虑和要算计，在他那里是同一个人的两只手：心里不被钱占着，手上把账算清楚。

日常里：睡得着，算得清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三十多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做窗帘的小厂，十几个工人。

头两年，他天天睡不着。半夜两点起来看手机上的订单，四点还在算这个月的工资够不够发。白天到了厂里，人是昏的，报价报错，料也订多了。他越怕亏，越亏。

第三年，他换了个过法。每天下班前，他在办公室坐半个钟头，把当天的进出一笔一笔记清，下个月要付的、要收的，列在一张表上。表做完，他关了灯回家，吃饭，陪孩子写作业，十一点睡觉。半夜醒了，也不再看手机。

有朋友问他：你现在不着急了？他说：急的事，白天在表上算过了；夜里再想，也多不出一分钱。

那一年，他还做了一件事：厂里一位老工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从账上拿出一笔钱，给那孩子交了第一年的学费。他说，这笔钱在表上也有一行，叫“该花的”。

睡得着的人，不是不算账的人，是把账算在了白天的人。算清楚的那一页，夜里就不用再翻。他先前的毛病，不在账多，在怕多。

◆ 二、难题十四：“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排他

再看第二道。

最后一夜，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14:5）他答：“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有人读到后半句，心里一紧：这是不是把门关得只剩一条缝，把别人都挡在外面了？

先说明边界。这一句在救恩上怎样理解，各教会有各自的传统和教导，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这一句的主论，在第 32 章；这里只解一道难题：说“排他”的那把尺子，量的是什么？

量出这个“难”来的，常常是一把称号的尺子。它把“我”读成一个名号、一块招牌、一张入门的票：认了这个名号，就在里面；没认，就在外面。这把尺子站在一号位上，只看名号。卷四读过，称号是最容易被抬成中心的东西之一（见第 30 章）。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看他说的“我”是什么。他没有说“若不藉着我的名号”，他说的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 D，是要走的；真理是 S，是要看见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生命是 E，是要进去、住在里面的。“藉着我”，就是藉着这一整个三维的人：走他走的路，看他显露出来的父，住进他那一片神人纠缠的生命里。本书在第 32 章把“若不藉着我”读作“三维不可拆”：不能只要他的道理，不走他的路；不能只走一条好路，不认他显露的真；也不能只认一个名号，不进他的生命。

还要看这句话是在什么光景里说的。不是在辩论里，不是对着反对他的人，是最后一夜，对着一群心里忧愁、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的门徒。约翰福音这一章开头一句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约14:1）。多马问的是路。他给的答，是叫一个迷路的人放心：路不用你去找，路就在你眼前。这是本书的读法。

再看他自己怎样对待“圈外”。门徒看见一个人奉他的名赶鬼，因为那人“不跟从我们”，就禁止他。他说：“不要禁止他”，又说：“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9:40）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约10:16）。他也说过：“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17）照一号位上的名号去划圈的人，在可9这一处被他拦下。他开口邀人，用的也是最宽的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7:37）“凡”和“人若”，门口没有设条件的字。

所以，本书的读法是：从显露上看，这一句里若有“排”，排的是一种拆法，把道路、真理、生命拆开，只取一样，当成全部。这一句对门外的人意味着什么，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本书不替教会作答。

日常里：夜里带路的人

设想有这样一位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去一个山里的村子，找他的舅舅。车只开到村口，天已经黑了。

他手里有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村里没有路灯，岔路不少。他问路边一位正在收衣服的老乡：这个地址怎么走？

老乡看了看纸，说：说起来绕，你一个人找不着，我领你去。

他走在前头，年轻人跟在后面。路上，老乡指着说：这是水塘，别靠边；这是祠堂，从这儿拐；这户养了狗，不咬人。走到一扇门前，他抬手敲门，里头有人应声，灯亮了，舅舅开了门，一把把外甥拉了进去。

年轻人后来想起这一晚，说：要是只有那张纸，我天黑了也找不着。老乡给我的不是一个地址，是一个领路的人。

后来，又有一个人在村口问路，要找的是另一家。老乡也说：我领你去。

“你一个人找不着，跟着我”，听起来像是不让别人走。其实这是对一个迷了路的人说的：不用你自己摸，路就在我脚下。老乡对谁问路，都是这一句。

> 带走的话
>
> 他问的不是你有多少钱，是谁坐在你心里的那个位子上；“藉着我”，是藉着一整个人，不是一块招牌。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难题十三落在 E 的地与第一方程：钱在各人地上的位置不同，路就不同（少年人先挪开中心，撒该自己说出一半与四倍）；不忧虑是三号位上的松绑，要算计是一号位上的账，同一人的两只手。难题十四落在 S・D・E 三维一身：“若不藉着我”读作三维不可拆，主论见第 32 章；救恩上的读法交教会传统。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以钱的数目为刻度的尺子，会在钱中心与“穷就是好”的反向中心之间跳；称号的尺子会把“藉着我”量成一张入门票，看不见他拦下过按名号划圈的人（可9:38-40）。

第 46 章

分化之难

>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

这一章的问题　卷六的最后一章，碰两道最沉的难题，都落在“分化”这个字上：一道是人从同行的人里分出去，一道是十字架上的分开。一道是犹大：他从起头就知道谁要卖他，为什么还拣选他？最后那一夜，为什么还蘸一点饼递给他？另一道是十字架上的那一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与父原为一，神会离弃神吗？这两道题，神学上都有很深的讨论，各教会有各自的回答。本章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凡是要替教会下判断的地方，都停下来，写明“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

◆ 一、难题十五：明知犹大要卖他，为什么拣选他、给他蘸饼

先摆难处。

约翰写得很早，就在许多门徒退去的那一章：“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约6:64）几节以后，他对十二个门徒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约6:70）约翰接着注明：“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约6:71）设立十二人时，马可在名单末尾也写了：“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可3:19）

最后那一夜，他“心里忧愁”，明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约13:21）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是谁。他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约13:26）他就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13:30）。

既然知道，为什么拣选？既然知道，为什么还亲手递饼？

量出这个“难”来的，常常是一把结果的尺子。它只看最后那一格：一个人最后卖了他，那么当初拣选就是一个错，递饼就是白给，甚至是做戏。这把尺子还有一个影子：既然他早知道，那么犹大只是一枚被摆好的棋子，拣选他是为了让他卖。前一种只认结果，后一种只认预定，都把一段长长的路，压成了一个点。

先说边界。犹大的结局与预定怎样理解，神的预知与人的选择怎样并存，这是神学上的大题目，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先看拣选以后，犹大得到了什么。他和别人一样，被设立，“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可3:14）。马太把名单写在权柄后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太10:1）名单上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太10:4），跟着“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太10:5）。权柄给了十二个人，差遣也是十二个人。他管着钱囊，最后那一夜犹大出去的时候，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那是为什么，有人还以为是叫他去买过节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赒济穷人”（约13:29）。他被洗了脚：“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约13:11）知道，还是洗了（见第 20 章）。这一路上，同在、差遣、托付、洗脚，一样也没有少给他。

再看蘸饼那一下。经上只写了动作：蘸了，递了。经上没有写他递饼时心里怎样想，我们不补。只看这一动作的位置：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之后，在犹大出去之前。到了这一刻，他仍然把饼递到这个人手里。犹大领着人来到园里，上前亲嘴，他叫他的是：“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太26:50）路加记的是另一句：“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路22:48）路加记的是叫他的名字，问他一句。经上没有写他的用意，照本书的读法，这像是门一直开到最后。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他对犹大说过：“你所做的，快做吧！”（约13:27）经上在这句前面写着：“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这句话是说破，不是推出去：话说

了，饼递了，犹大自己“立刻就出去”，走进夜里；到了园里，他仍然叫他朋友。照本书的读法，犹大这一步，是一个人从同行的人里分了出去，这是分化在人群里的样子，和十字架上那一步是两层。他做的，是把该给的都给了，把门开到最后。他不拿结果去倒推人，他按“爱他们到底”的路走到了底。犹大后来自己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太27:4）连卖他的人，最后也说出了他是怎样一个人。

日常里：一把钥匙

设想有这样一位车间主任，在一家老厂干了二十多年。车间里有个年轻工人，迟到早退，手脚也不太干净，库房里少过几回小零件，大家心里都有数。

那年车间要选一个人管工具房的钥匙。主任把钥匙交给了这个年轻人。

副主任急了：你明知道他靠不住，还把钥匙给他？

主任说：我知道。可他在这个车间里，跟别人一样是我的人。别人能拿钥匙，他也能。我给他的，是跟别人一样的机会，也是让他知道，我还信得过他这一回。

后来的事，这个故事不往下讲，只取这一层：一个人知道了另一个人的软处，仍然没有把他从车间里先划出去。钥匙交出去的那一刻，主任给出的是他该给的那一份；接不接得住，是另一个人的路。

◆ 二、难题十六：“为什么离弃我”，是神离弃了神吗

再看最后一道。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太27:45）“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马可记的是同一声呼喊，只是字音略有不同（可15:34）。

可是他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他也说过：“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16:32）原为一的，怎么会被离弃？还有一层，是他自己早说在前头

的。前一夜说“留下我独自一人”，同一口气接着说“有父与我同在”，两句是并排放的。这一声呼喊来得并不突然，只是第一句真的走到了眼前。

量出这个“难”来的，是一把只认“合一”这一种样子的尺子。它认定，合一就是永远不分开；只要有一刻分开，就不是合一。拿它去量，这一声呼喊就只剩两种读法：要么他不是与父原为一，要么这一声只是一句引经，不是真的。

先说边界。十字架上父与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三一的奥秘怎样理解，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

换成三维的尺子看，用的是王德生口述九的那句话：“用重组比聚合好，耶稣十字架是与父分开。”（王德生口述）在九步里，十字架是第七步，分化。分化，就是分开，是真的分开。“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声，是分化这一步在他口中的样子。它不是假的，也不是半真半假。第 21 章专讲这一步，这里只解这一道难题，见第 21 章。

先把话说白：“原为一”，说的是他们连在一起；“分开”，说的是路走到这一步，连着的两头被拉开了。拉开，不等于断了。

难处在于：分开，是不是就不是一了？SDE 的读法是，分化是一条路上的一步，不是路的终点。九步的后三步，是分化、重组、升维：十字架上与父分开，复活是重组，升天是升维（见第 22、23 章）。没有真的分开，就没有真的重组。他早把“分散”说在前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太26:31）分散之后，是复活的清早那一句：“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太28:10）

经上写的是“大声喊着”（太27:46），不是低声自语。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太27:47）。这是一句当着众人喊出来的话，没有人替他遮，他自己也没有咽下去。分化真实到了这个地步，经上照实记下。

这一声呼喊里，称呼还在，交托还在，第 21 章已经细读过，见第 21 章。这里只补一层第 21 章没有展开的：这一声，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的头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22:1）他在最深的分开里，开口说的是一句经书上

的祷告。那一篇诗从呼喊起头，没有停在呼喊上。到了后半，诗人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22:22）又说：“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诗22:24）复活的清早，他正是这样称呼门徒的：“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约20:17）。从“为什么离弃我”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一篇诗的前半与后半，在他的路上前后接上了。这一层是本书的读法；那一篇诗与十字架之间的关联怎样讲解，由教会的传统回答。

只认合一的尺子，还漏看了一件事：路到了这一步，称呼没有变。门徒散了，他也没有因此不再爱他们（约13:1）；喊的时候，开口仍然叫着“我的神”。照本书的读法，这是连着的记号，不是断了的记号。这一层在神学上怎样讲，由教会的传统回答。

所以，这一声不是一个缺口，是三维里的一步走到了最深处。拿只认合一的尺子量，量出一个矛盾；拿九步的尺子量，量出的是分化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朝着重组。

日常里：手术室门口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六岁的女儿要做一个手术。

手术室门口，护士来推床。女儿一直攥着他的手指，攥得很紧，哭着说：爸爸，你别走，你跟我进去。

护士说，家属只能送到这里。

他知道这扇门他进不去，也知道女儿要进去才能好。他把手指一根一根松开。女儿哭着喊：爸爸，你为什么不要我?

门关上了。他站在门外，没有走开，一直站到灯灭。

女儿醒来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她后来长大了，说起那天，只记得两件事：门关上的那一刻，她以为爸爸不要她了；睁开眼的那一刻，爸爸就在床边。

那一松手是真的，那一声“你为什么不要我”也是真的。可是这一松手，不是不要；门外站着的那个人，一刻也没有离开。他松手，是因为他知道门那边有她要去的路，也知道自己进不去，只能守在门外。

> **带走的话**
>
> 该给的一份不因结果收回；分开是真的，分开也是一条路上的一步，前头是重新接上。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两道难题都落在“分化”这个字上，难题十六落在 D2 九步的第七步。难题十五：分化在人群里的样子（本书读法，与十字架上的分化是两层）：拣选、同在、托付、洗脚、说破、递饼，该给的都给了，门开到最后，犹大自己“立刻就出去”。难题十六：照王德生口述九，十字架是与父分开，“为什么离弃我”是分化在他口中的样子，真实，且朝着重组（复活）与升维（升天）；呼喊本身是对“我的神”的祷告，见第 21 章。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结果的尺子会把拣选量成一个错、把递饼量成做戏，预定的尺子会把犹大量成棋子；只认合一的尺子，会把这一声量成合一的破裂，看不见分化是走向重组的一步。

卷 七

结算与读你自己

卷 序

卷七四章：十六道难题回头看，是一个来路，尺子的问题（第 47 章）；缝不在他身上，在后人的传播里（第 48 章）；怎样学一个无缝的人（第 49 章）；最后一章，把刀转过来，读你自己（第 50 章）。

这一卷是结算，不再添新的判决。

第 47 章

十六道难题，一个来路

>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路7:32）

这一章的问题　卷六走了八章，碰了十六道难题。每一道的写法都一样：先摆出难题，再找出量出这个“难”的那把尺子，再换成三维的尺子去量，最后讲一个日常故事。十六道题，题目各不相同：有记录上的，有脾气上的，有钱上的，有家里的，有十字架上的。这一章不再解题，只做一件事：把十六把尺子摆成一排，看它们是不是同一个来路。导论交代过第五条判决：十六道难题，都可以从“单中心的尺子”这个来路解开。这一章先把账结出来，判决本身留到结语去验收。

◆ 一、街市上的孩子

先看他自己怎样说尺子。

有一回，他问：“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路7:31）接着拿街市上玩耍的孩子作比方。一群孩子招呼另一群：“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路7:32）一边吹笛，一边举哀，对面那群孩子，两样都不肯应。吹什么，对面都不动；换什么，对面都不应。

他把这个比方落在两个人身上。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路7:33）。他自己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路7:34）。

这是一把尺子量出来的两样毛病。这把尺子只认一个刻度：你得照我的调子来。约翰不吃不喝，不合调子；他也吃也喝，也不合调子。尺子不变，量谁都量出错来。他在这里把那把尺子举起来，给人看。比方的末了，还有一句：“但智慧之

子都以智慧为是。”（路7:35）对不对，不由那把尺子说了算。本书读作：要看长出来的是什么。

福音书的十六道难题，大半都是这样量出来的。

◆ 二、十六把尺子，摆成一排

把卷六的十六道题摆在一起，按尺子的来路，可以分成四家。

第一家，只站在一号位上的尺子。一号位站在事外，只认摆在纸上、可以一条一条对的东西。难题一，四福音说法不一，量出这个“难”的是笔录的尺子：真就是字字相同，见第 39 章。难题四，他为什么用比喻，量出它的是传递信息的尺子：道理是一件货，搬得越直越好，见第 40 章。难题八，迦南妇人，条文的尺子说差遣既然只到以色列家，管了就是破例，见第 42 章。难题十一，守律法还是破律法，条文的尺子把掐麦穗量成犯禁，见第 44 章。难题十四，“若不藉着我”是不是排他，称号的尺子把“我”量成一张入门的票，见第 45 章。五把尺子，都只认写下来、喊出来、查得对的那一层。

第二家，只有一个刻度的尺子。难题五，爱仇敌又推翻桌子，一把尺子只认温和是善，另一把只认严厉是义，见第 41 章。难题六，叫地上太平还是动刀兵，尺子把“和”当成“没有分别”，见第 41 章。难题九，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被夸，账本的尺子只有对错一个刻度，夸了聪明就算夸了不义，见第 43 章。难题十，葡萄园的工钱，账本的尺子只量工时，见第 43 章。难题十三，变卖一切与一半、不忧虑与要算计，尺子只量钱的数目，见第 45 章。五把尺子，都把一组三视角压成了一个刻度。

第三家，只看一段的尺子。难题三，神迹为什么时行时不行，能力展示的尺子只看有没有当场亮出来，见第 40 章。难题七，天国已经来了还是将要来，尺子只认定了型的那一段，种子在地里的那一段它看不见，见第 42 章。难题十五，明知犹大要卖他，为什么还拣选、还递饼，结果的尺子只看最后那一格，见第 46 章。难题十六，“为什么离弃我”，尺子只认永不分开这一种合一，看不见分化是走向

重组的一步，见第 46 章，也见第 21 章。四把尺子，都把一条正在走的路截下一段，当成了全部。

第四家，只认一头的尺子。难题二，睡在船尾又斥退风浪，一把只认神那一头，一把只认人那一头，见第 39 章。难题十二，“谁是我的母亲”与孝敬父母，血缘的尺子只认一种家，见第 44 章。两把尺子，都把缠在一起的地，劈成了两半，只拿一半去量。

四家十六把，一把不落。这样分家，是本书据卷六八章排出来的读法，经上没有这样分；分家只为看清来路，不当作新的条文去套。

◆ 三、每一把，都量对了一样东西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这十六把尺子，没有一把是假的。

字字相同，在一份契约里是要紧的。按工时算钱，在账房里是一条好规矩。温和是真的善，严厉也有它的义。看结果，是过日子的人人都要会的本事。血缘的家，他没有丢下：十二岁那年在殿里以后，“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2:51），十字架上还在托付母亲。尺子各有各的用处，他一把也没有说它不该造。

尺子没有错，错在只有这一把。一把尺子量对了一样，就以为量对了全部；量不出来的那两样，就说是被量的人有毛病。

第 31 章说过，被抬成中心的，从来不是一个错的视角；被抬起来的东西越真，越难退。尺子也是这样。越准的尺子，人越舍不得放；放不下，就越要拿它去量它量不了的东西。

◆ 四、尺子常常是一对

再看一层。十六道题里，有六道，量出“难”来的不是一把尺子，是一对。

难题二，只认神和只认人。难题五，只认温和和只认严厉。难题十一，条文是全部和条文可以全废。难题十二，只认血缘和不必顾家。难题十三，钱就是福和穷

就是好。难题十五，结果的尺子和预定的尺子。每一对，都是一个中心和它的对面。

这正是第 4 章讲过的反向中心。一个人拿第一把尺子量他，量出了毛病；吃了这个亏，换一把对面的尺子来量，又量出另一样毛病。从这一头跳到那一头，手里始终是一个刻度。

街市上的比方，本身就是一对：吹笛和举哀。嫌约翰太苦的，和嫌他太甜的，经上没有说是不是同一群人，只说两样毛病都出在“你们说”上。尺子换了一头，量的方式没有换。

一对尺子还有一个样子：两把同时举起来，人就分成了两拨。约翰记过一回。他在安息日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了，法利赛人议论起来：“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约 9:16）一拨人手里是条文，一拨人手里是神迹。同一件事，两把尺子，经上说，“他们就起了纷争”（约9:16）。本书读作：纷争的根，不在那个看见了的人身上，也不在那件事身上，在两拨人各握着一把。那个被治好的人，倒只说了一句他自己量得准的话：“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 9:25）

◆ 五、解开的，没有一道是改了经文

还要把卷六的解法也摆一排。

十六道题，没有一道是靠删掉一节经文解开的，也没有一道是靠补一个经上没写的细节解开的。读的人若要这样做，最顺手：嫌哪一节碍事，就说它是后加的；嫌哪里空，就替他补一句心里话。卷六一处也没有这样做。在本乡“不得行什么异能”，原样留着；“动刀兵”，原样留着；“为什么离弃我”，原样留着。卷六做的只是一件事：把手里那把尺子换成三维的。地、路、长出来的样子一起看，三号位一起站，显露光谱从头看到尾。换了尺子，经文一个字没动，难处就松开了。

所以说，十六道难题是一个来路：难，多半不在他身上，在量他的尺子上。这就是判词第三句。

这一章的结算，也要把边上的话说清楚。有几道题，解到一半，就交了出去。神人二性怎样在一个位格里合一，“若不藉着我”在救恩上怎样理解，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卷六在第 39、45 章都写明了。难题一的解法，用到第 15 章“四福音是四个切面”的读法，那是初判。难题十六的解法，用的是王德生口述九“十字架是与父分开”，又立在信仰的前提上。这几处，判决五解开的，是“难是怎样来的”这一层。它站不站得住、站到哪一层，结语逐条去验。

◆ 六、他自己怎样对付尺子

福音书里，他不只是被人量。他常常先把对方手里的尺子指出来。

撒都该人拿一个娶过七个丈夫的妇人来问复活，他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可12:24）一句话，点出他们少的两样：经上写的，和神能做的。尺子少了刻度，问得再巧也是错。

在殿里，人因为他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而生气，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7:24）外貌，就是尺子最先碰到的那一层。

在别处，他说得更短：“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约8:15）

他也不让门徒只盯着别人手里的尺子。“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5）眼睛里有梁木，量什么都歪。先修的是看的人。

马太也记过一句，说的是同一件事：“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马可记的，正好放在这一章的底下：“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可4:24）这一句接在“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4:9）的那一段讲论里。量器不只用来量人，也用来听。拿什么样的量器去听，就听出什么样的道理来。

◆ 七、日常里：用秤量布，用尺称米

设想镇上逢五逢十赶集。集上有一个摊子，卖米，也卖布，是一对老夫妻摆了几十年的。米装在麻袋里，旁边吊着一杆秤；布卷成匹，码在案板上，案板边上压着一把木尺。

有一天来了一位较真的顾客。他头一回在这里买东西，信不过摊上的家什，自己从家里带了一杆秤。买米的时候，他把米倒在自己的秤上，称得清清楚楚，不多不少，他挺满意。

接着他要买一块布，给家里做被面。老太太量了，裁了，叠好递给他。他接过来，又往自己秤上一放，皱起眉头：这么大一块，才二两多，怎么要这么多钱？两边就争起来。他说秤不会骗人；老太太说布不论斤。

旁边卖竹器的老人听了一会儿，把那把木尺递给他，说：你那秤没毛病，称米是准的。可布不是按斤卖的，你拿秤称布，称出来的二两是真的，可买布的人谁看二两？

那人愣了一下，接过尺子来量。长短、宽窄，都对得上。

老人又说了一句：其实一块布，光拿尺子量也不够。你摸摸，厚不厚，密不密，洗两回缩不缩。被面要贴着身子盖，这一层，尺子和秤都量不出来，得用手。

那人把布摊开，用手捏了捏，没再说话，付了钱。

回去的路上他想，自己那杆秤一点没错，错在拿它去量一样不归它量的东西。秤称出来的数是真的，可那个真，不是布的真。他争得那么起劲，是因为手里的东西太准，准得忘了问一句：这样东西，该用什么量。

后来再去赶集，他不带秤了。买米看秤，买布看尺，看完了，再用手摸一摸。

十六道难题也是这样。人手里那把尺子，常常量得很准。准，所以不肯放；不肯放，就拿它去量一个要用尺、用秤、还要用手一起量的人。量的人要是肯再伸一只手，难处就在手里松开了。

带走的话

十六道难题，题目各不相同，来路是一个：手里只有一把尺子。量得越准，越要先问一句：这样东西，该用什么量。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卷六的结算，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与显露光谱，也落在三方程：四家尺子，一家只站一号位，一家把一组三视角压成一个刻度，一家把一条路截下一段，一家把缠在一起的地劈成两半。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把十六道难题量成十六处矛盾，又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再量出一处；看不见难处多半在尺子上，不在他身上。

第 48 章

缝在传播层

>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约21:23）

这一章的问题　导论问过一句：福音书读了两千年，各种说法吵了两千年，怎么会没有缝？答案是：有缝，只是缝不在他身上。卷二到卷六一路验下来，在他本人身上没有找到承重的缝。可是读他的人、传他的人，会把他的一个视角抬起来，当成全部。抬起来的那一个，就是一道新的缝。这一章回答三件事：这种缝在福音书里有没有影子；它在后来常见的几种样子是什么；为什么不记在他名下。这一章只写现象，不点任何团体、任何人的名，也不评判今天的哪一群人。要看的是一种人人都会有的手势：把一个视角抬成中心。

◆ 一、福音书里的第一道传播缝

约翰福音快到末尾的地方，记了一件很小的事。

复活以后，在海边，彼得回头看见约翰跟着，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约21:21）他答：“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21:22）这句话的分量，第 14 章读过，这里只看它后来怎样被传下去。

约翰接着写：“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约21:23）一句带着“若”的话，传了几道手，“若”字掉了，成了一句断言。约翰没有骂传话的人，只照实补了一句：“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然后把原话一字一字再写了一遍。

这一节很短，却把传播层的缝整个摆了出来。说的人没有缝：他说的是一个“若”，后面紧跟着“你跟从我吧”，一句话里有路、有地、有分寸。传的人也

没有坏心：经上没有写他们存心改动，本书读作，只是把听得最响的那一层留下，别的掉了。缝就出在掉的地方。约翰的做法也给了一个样子：发现传歪了，回到原话。

这样的事，门徒在他身边时就有过。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太16:6）门徒以为是说没带饼。他说了一句：“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太16:11）“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太16:12）他说拉撒路“睡了”，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约11:12）约翰补注：“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约11:13）

听的人，常常先抓住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层。饼是现实界的，睡了也是现实界的。灶上的人想到饼，守夜的人想到觉。一句三维的话，落进一个人耳朵里，常常只剩一维。这是本书对这几处的读法，不说谁笨。

◆ 二、读二十位大师之后的一个提醒

读完二十位大师，本书有一个自己的提醒（这是本书自己的提醒，不是第 166 号的原话）：缝在传下去的时候，会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自己还活在另外两维里；到了学生，宽一些；到了口号和培训课，往往只剩一个视角。

用在他身上，要改一个字。他本人身上，本书没有找到承重的缝，起点的宽度是零。可是“传下去会变宽”这件事，并不因此停下。起点是零，传一道，就可能宽出一分。宽出来的那一分，是传的人手里掉的，不是他给的。

后来常见的，大致有三种样子。下面一样一样说，只说手势，不说是谁做的。

◆ 三、第一种：只留下条文

第一种，把他的话抄成条文，只留下一号位。

一号位站在事外，只认写下来、可以一条一条对的东西。他的话本来好抄：一句一句，短，有画面，好记。抄下来，编成条，挂起来，拿去对照人：这一条守了

没有，那一条犯了没有。条文是要的，他自己说过，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太5:18）。毛病出在只剩条文：他说话时站的那片地，他走那一步时的路，都掉了。

这种手势，他在世时就点破过，点破的是当时某些人的做法：“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可7:8）。拘守的东西一旦盖过了要守的诫命，就只剩下守。他也说过另一面：“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太23:4）条文到了只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时候，就成了重担。还有一样，是抓小放大。他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太23:23）他没有叫人把十分之一收回去：“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23:23）条文一样不丢，只是别让小的压住大的。条文挂在墙上，本来是给人指路的；挂得久了，常有人只顾着数它，忘了它指向哪里。

条文中心有一个最容易认的记号：它问“这一条怎么规定”，不问“这一条为谁设立”。他的回答一直落在后一个问题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这一句的细读在第 44 章，这里不再展开。

◆ 四、第二种：只留下道德

第二种，把他读成一位只讲应当的道德老师，只留下善这一把尺子。

善是真的。好撒马利亚人、七十个七次、爱仇敌，都是他说过、也活过的。可是一旦只剩善，九宫里别的格子就掉了。真掉了，人就不敢说重话，只会说好话；美掉了，那瓶香膏又成了“枉费”；地掉了，只剩一句“你应该”，不问这人脚下站着什么。

只剩善，还会长出一个最常见的影子：拿善去量人，量出自己高一截。他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对着这样的人讲的：“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路18:9）。比喻里那个人站着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路18:11）他列的那几样，都是真恶；他守的那几样，也都是真善。毛病不在善不善，在善成了一把尺子，量到最后，只量出一句“我不像别人”。

他自己对那个被带来的女人，两句话都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道德中心只会留下后一句；它的反面，只会留下前一句。两样都是半句。

◆ 五、第三种：只留下感动

第三种，把他读成一种心里的热，只留下三号位。

三号位是站回自己，看自己心里。他的话最能叫人心里一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热是真的，也是要的。毛病出在只剩热：心里热过一阵，路不走，地不改，事不做，也不写回给下一个人。好比一场歌唱得满堂落泪，散了场，回到家，还是原来的脾气，原来的账。

这种手势，他也预先点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7:21）路加记得更短：“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路6:46）称呼是热的，行是路。只有热，就是一条没有迈出去的路。

情感中心最难认，因为它看上去最亲。它不量人，也不压人，只是停在那里。可是他给门徒留下的，不是一种心情，是一件要一次一次去做的事：“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记念，在他那里是做出来的。

◆ 六、门徒身上，已经有了苗头

这三种手势，不是后来才有的。他在世时，门徒身上已经有苗头，他也当场一个一个拦下。

有一回，约翰对他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可9:38）这是把“跟从我们”抬成了中心，一个圈子的边界成了尺子。他说：“不要禁止他”（可9:39）。

又有一回，门徒在路上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路22:24）。这是把位置和名望，也就是势能，抬成了中心。他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路22:26）

还有一回，村庄不接待他，两个门徒要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他转身责备了他们（路9:54-55）。这是第 9 章“修正”一步的例子，这里只一句带过。

三回，三个苗头：圈子、名望、定罪。他每一回都当场修正，没有让它长成。本书读到的就是这件事：他在的时候，缝一冒头，他就把它收回去。他不在眼前了，修正这一步，就落到后来的人自己手里。

◆ 七、为什么不记在他名下

说缝在传播层，不是替他推责任。要说清楚凭什么这样记。凭三条。

第一，他留下的不是一份条文，是一组回写，而且回写写进的是人，不是纸：饼和杯写进一个动作，三问写回一个跌倒的人，保惠师写进“想得起来”，见第 25 章。条文能被抄窄，一个要一次一次去做的动作，抄不窄；做的时候，路和地就都回来了。

第二，他给了回到原话的路。他说保惠师“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一切话”，不是挑出来的几句。约翰在海边那件事上，做的就是这个：传歪了，回到原话。

第三，他给了看果子的法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这一句原是说怎样辨认假先知，本书只借它的画面。一个视角被抬成中心，果子就会走样：只剩条文的，结出重担；只剩道德的，结出“我不像别人”；只剩感动的，结出一句一句的“主啊，主啊”。看果子，就看得出传到哪一道手上掉了东西。

这三条合起来，判读就是：他本人身上，没有一道承重的缝；传播的人手里，会掉东西。掉在哪里，缝就在哪里。缝在执行层，不记在他名下。

这里还要回过头说本书自己。本书也是一次传播。拿 SDE 这把刀去读他，若读到最后，只剩一句“他是三维”，再拿这一句去量所有读他的人，那就是本书自己又立了一个中心，叫“三维中心”。所以本书的每一个读法，都标明是不是本书的读法；每一处还悬着的，都写明了是初判。这是本书给自己留的门：谁发现本书在哪里抬了一个中心，照第 47 章的样子，把尺子举出来，本书照改。

◆ 八、日常里：一道家传菜，传到第三代只剩“多放糖”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太爷爷那一辈传下一道糖醋排骨。

太爷爷做这道菜，有几样讲究。排骨要先焯水，焯完用凉水冲；糖要分两回下，头一回炒糖色，第二回出锅前下；醋也分两回，一回压腥，一回提香；最后看人下料，家里有老人，就收汁收得软一点，有孩子，就甜一点。太爷爷做菜不记本子，边做边念叨，儿子站在灶边听。

到了爷爷这一辈，菜还是那道菜。爷爷记住了焯水，记住了糖分两回，醋那一层记得模糊了，常常一回倒完。看人下料那一句，他当成老人家随口的话，没往心里去。

到了父亲这一辈，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趟，跟爷爷学过一回。他记得最清的，是那股甜。回到自己家，他做给孩子吃，问起秘诀，他说：咱家这道菜，就是要多放糖。

传到第三代，一道菜只剩三个字：多放糖。

有一年过年，一家人聚在老屋。太爷爷早不在了，姑奶奶还在，八十多了。父亲下厨做这道菜，糖放得足足的。端上桌，孩子们说好吃，姑奶奶尝了一口，放下筷子，没说话。

饭后，她把父亲叫到灶边，从头说了一遍：焯水，冲凉水，糖分两回，醋分两回，最后看人。她说，你爷爷做这道菜，甜是有的，可甜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看人。那年你奶奶牙不好，他就把排骨炖得能用筷子夹断；你小叔小时候不爱吃酸，他就把第二回醋少放半勺。

父亲听完，半天没说话。他想起来，自己做这道菜十几年，没有一回看过桌上坐的是谁。

谁也没有骗谁。太爷爷说的都是真的，爷爷记下的也都是真的，父亲那句“多放糖”，也不假。只是一道一道传下来，每一道手都留下了自己最记得住的那一层，掉了别的。到了第三代，一道看人下料的菜，成了一句只管糖的口诀。缝不在太爷爷那里，在传的路上。

第二年过年，父亲又做这道菜。下锅前，他先问了一句：今年谁牙口不好，谁怕酸？

> 带走的话
>
> 他说的是一整句话，传下来常常只剩最响的那一个字。缝不在说话的人身上，在传的路上；补法是回到原话，再看一看桌上坐的是谁。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与三拍的回写：传播中只留一号位（条文中心）、只留 S3 的善（道德中心）、只留三号位的热（情感中心）；他的回写写进人和动作，给了回到原话、凭果子认缝两条路。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把传播层的缝量成他本人的缝；或者反过来，吃了条文中心的亏，跳到“什么都不必守”，在对面又立一个中心。

第 49 章

学一个无缝的人：不做补丁，三维一起学

>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13:14-15）

这一章的问题　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大师，给读者留下一个学法：做大师的补丁。导论说过，这个学法对一个有缝的人是对的；若真有一个没有缝的人，学法就得改。这一章就讲这个改法：对一个无缝的人，不挑一格学，三维一起跟着走。先说明，这是初判，最后由王德生裁定。正文照初判写，哪里还悬着，写在哪里。

◆ 一、第 166 号的学法：做补丁

先把第 166 号的学法摆出来（这里照本书所据的转述写，未见该书正文原页，已列入末尾〔待核〕）。学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理论缺哪一格，你就在那一格上多下功夫。

这个学法有它的道理。大师的理论只写下了能教的那一半，靠的却是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照着理论学，学到的是一半；把他写下的学全，再在他缺的那一格上补，才接近他真正走过的路。所以转述里的随身三问是：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补丁的意思，是在破口上补。哪里有缝，补哪里。补得准，学的人就比只读理论的人走得稳。好比一件穿旧了的棉袄，肘上磨穿了，补一块，还能再穿十年。

这个学法，本书一字不改，照样认。二十位大师，照样值得学，照样要做他们的补丁。

◆ 二、没有缺格，补丁往哪里打

可是读到他，这个学法卡住了。

卷二到卷六验下来，在他身上没有找到承重的缝。九格格格有人，方法不缺一式，各组三视角里没有立中心。没有破口，补丁就没有地方落。

卡住的时候，人最容易走两条岔路。

第一条岔路，仍旧挑一格学。补丁打不上去，就改成挑一样最喜欢的：有人只学他的话，有人只学他的善，有人只学他退到旷野。挑一格学，看上去谦虚，说是只拿得动一样；可是挑出来的那一格，学着学着就成了全部。这正是第 48 章说的传播层的缝，只是这一回不是别人传歪了，是自己学歪了。

第二条岔路，干脆不学。既然他没有缝，那就是够不着的，远远看着就好。这是从“挑一格学”跳到了对面，又是一个反向中心：一个说学一样就够，一个说一样也学不来。

两条岔路，洗脚那一晚彼得一个人都走了一遍。先是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13:8）连让他给自己做一回样子，都推开了。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约13:8）彼得立刻跳到另一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约13:9）这是抓住一样不放，越多越好。耶稣没有顺着加，只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约13:10）不推开，也不加码，就照他做的那样。洗脚这一场，第 9 章、第 20 章读过，这里只看彼得的两跳，正好是学他的两条岔路：一跳是不敢学，一跳是学过了头。

他自己讲过一句关于补的话：“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太9:16）这一句原是回答禁食的事，本书只借它的画面：补丁要补在有破口的衣服上；补在一整片织成的布上，只会把布弄坏。读一个无缝的人，往他身上找地方打补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学法得换。换成什么？

◆ 三、他自己的教法：来跟从我

最好的答案，在他自己怎样教人里。

他叫人，经上记的几处，都没有先发一张讲义。在海边，他对两个打鱼的人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可1:17）在税关上，他对马太只说一句：“你跟从我来。”（太9:9）路加写利未，写得更干脆：“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路5:28）

两个门徒头一回跟着他，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你们来看。”经上接着写：“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约1:39）。

“来跟从我”“你们来看”这几句里，三维是一起来的。这是本书的读法，经上没有这样拆。

跟，是走同一条路。他往哪里去，门徒往哪里去；他在船上，他们在船上；他上耶路撒冷，他们也上耶路撒冷。这是 D。

从，是站在同一片地上。马可写设立十二个人，头一句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可3:14）。同在，就是同一片地：同一张饭桌，同一阵风浪。这是 E。

看，是看见长出来的样子。“你们来看”，看的不是一篇道理，是他住的地方，和同他住的那一天。这是 S。

三样不是一样一样学的。门徒不是先学了三年地，再学三年路，再学三年样子。他们是同一天，跟着他走进一个村子，在同一张桌边，看他做同一件事。三维是一起进来的。

跟了一段，他就让他们自己去走。差十二个人出去时，他吩咐：“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太10:7）又说：“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太10:8）他们做的，正是看他做过的：传道，医病，进一个村子，住在一户人家。本书读作：路是他走过的路，地换成了他们自己去的那些村子，样子要在那里重新长出来。第 9 章读过七十人回来报告，这里只记一层：跟从里，从头就带着“去”。

他最后留下的话，口气也是这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教的是“遵守”，是路；应许的是“同在”，是地；要遵守的，是他吩咐过、也做过的那个样子。三样还是一起来。

◆ 四、洗脚：一个三维一起学的样板

最后那一晚，他给了一个最清楚的样板。

他离席站起来，“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13:4-5）。洗完了，他问：“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约13:12）然后说了本章开头那两句。

这两句里，三维都在。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是S：一个看得见的样子，摆在他们眼前，摆在他们脚上。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是D：不是记住，是去做；做一回不够，要一回一回地做。他紧跟着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13:17）知道和去行，中间隔着一条路。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是E：“彼此”两个字，把地换了。他洗的是他们的脚，他们要洗的是彼此的脚。不是排着队回来给他洗，是转过身去，在自己身边的人跟前拿起手巾。地从他和门徒之间，挪到了门徒和门徒之间。

这就是不做补丁的学法。补丁的学法问：他缺哪一格，我补哪一格。这里没有缺格，问法就换成：他的样子是什么，他走的是什么路，我脚下这片地上，那个样子、那条路该怎样长出来。三个问题，一起问。

有人会担心：这样学，不就成了复制品吗？前面转述的学法，也说不做复制品。这里要分清。复制品是只抄样子：照着他的样子摆一个盆、拿一条手巾，别的不管。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他们“彼此”洗，地换了，样子就得在新的地上重新

长；他要他们“去行”，路得自己一步一步走。三维一起学，学出来的不会是复制品，因为地是自己的。

他也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路6:40）这一句，本书读作：学成的“一样”，是三维都在的那种一样，不是外形一样。这是本书的读法。

同一晚，他还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怎样”，是照着那个样子；“也要”，是自己去做；“相爱”，是彼此，地又换了。一句话里，三样还是一起来。

洗脚那一晚，彼得没有立刻明白，他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三维一起学，常常是先跟着做，后来才明白。先明白再做，是学条文；先做后明白，是跟着走。

◆ 五、初判在哪里，悬着的是什么

这一章的读法是初判，由王德生裁定。照实把悬着的几处写出来。

第一处，第 166 号的补丁读法，是为有缝的大师设计的。本书说对他“不做补丁”，前提是前面各卷的判决都站得住。那几条判决若有一条在哪一组收窄，那一组上，补丁的学法就要请回来。

第二处，“三维一起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普通人可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一个可能的补法是：补丁不打在他身上，打在自己身上。拿他当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缺的那一格，在自己的那一格上下功夫。这样，第 166 号的补丁学法并没有作废，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这里要把主次说清楚。本章先这样排：主，是三维一起学。对他，不找破口，不挑一格，不说学不来，整个人跟着走。辅，是照镜子补自己。对自己，哪一格缺，补哪一格；补丁打在照镜子的人身上。先主后辅的缘由，是他身上没有破口，跟着走只能整个地跟；人自己身上有破口，补自己才是对的。若倒过来，以补自己为主，读者容易把他读成一面只用来找自己缺口的镜子，一格一格地补，又回到第

一条岔路：挑一格学。这是本书的顾虑，不是经上的话。另一种排法也说得通：以补自己为主、三维一起学为辅，好处是普通人下手容易。两种排法，主次由王德生裁定。比如一个一年到头往前冲的人，读到他“天未亮的时候”起来到旷野去（可1:35），照见的是自己缺内能，那就在自己的内能这一格上补；一个只会想、不肯动的人，读到他起身拿盆打水，照见的是自己缺动手，那就补动手。补丁还在，只是打在照镜子的人身上，不打在镜子上。这一层，第 50 章接着讲。

第三处，本章不碰神学。门徒跟从他，在信仰里还有更深的一层，比如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15:4），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枝子长在同一棵树上，不是一根枝子去抄另一根。

◆ 六、日常里：学写字临帖，不是只学一笔

设想县城文化馆有一个周末书法班。班上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在超市做收银，孩子上了初中，她晚上有了空，就报了名。

头一个月，老师让她临一本楷书帖。她写了几张，老师圈出来：横写得软，起笔没有顿。她回家就练横，一张纸写满了横，一个星期写了二十张。下一回上课，她的横确实硬了。

可是把横放回字里，字反倒难看了。一个“三”字，三横一样长、一样硬，像三根棍子摞着。

老师没有说她的横不好。老师说：你这是在打补丁。哪一笔弱补哪一笔，这个法子没错，要是跟一个笔笔都有毛病的人学，就得这样补。可这本帖不一样，你挑不出它哪一笔是弱的。对着这样的帖，不能拆开一笔一笔学。

老师让她先别写，看。看一个字在格子里站在哪里，左边让一点，右边伸一点，这是字的样子。看这一笔收住，下一笔从哪里起，笔在纸上没写的那一段空中是怎样走过去的，这是路。再看自己：墨磨得稠不稠，手腕悬着还是靠着，写一个字喘几口气，这是脚下那片地。

然后老师自己写了一个“三”字，放在她的纸旁边，说：你跟着写，就写在旁边，用同一块墨。

她跟着写了一个下午。写到后来，三横不一样长了：上横短一点，往上提；中横更短；下横最长，压住整个字。她的横还是她的横，起笔还是有一点软，可是放在字里，站住了。

过了几个月，她写的字，老师说开始“有点帖的意思了”，又说“也有点你自己的意思了”。她问老师，到底像帖好，还是像自己好。老师说：你没有缺一样，帖的样子、帖的走法、你自己的手和气，三样一起在纸上，就好。

后来她对人说起这件事，说补丁是补给有毛病的，跟着写，是跟给没毛病的。

临帖不是只学一笔。对一本挑不出弱笔的帖，学法是三样一起跟着写：看它的样子，跟它的走法，用自己的手和墨。

> 带走的话
>
> 对有缝的大师，做他的补丁；对一个没有缝的人，不挑一格学，三维一起跟着走；自己缺哪一格，再补哪一格。（主次为初判）

> **小账**
>
>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三维同时在场：“作了榜样”是 S，“去做”“去行”是 D，“彼此”是 E；跟从是同路（D）、同在（E）、来看（S）一起进来。此章是初判，由王德生裁定；三维一起学为主、照镜子补自己为辅，主次也是初判。
>
>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补丁的尺子量，会硬在他身上找破口，或挑一格学成一个中心；跳到对面，又会说他够不着、一样也不学。

第 50 章

读你自己

>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路15:17）

这一章的问题　这本书拿一把刀读了他四十九章。刀是 SDE，读的是他的言与行，看缺不缺、偏不偏、有没有中心。最后一章，要把刀转过来，读你自己。这一章把方法交还给读者：先给四个问题，让你读一读自己的缝；再讲张力怎样按剂量给，在家里、在单位、在自己身上，各有几样能做的办法。

◆ 一、镜子转过来

读别人，容易；读自己，难。他说过一句很直的话：“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路6:39）读了一辈子别人的缝，自己的眼睛没擦亮，读得再多，也是领着别人往坑边走。

他还问过一句，问得更近：“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路12:57）“自己审量”，就是不等别人拿尺子来量你，自己先量。

路加记了一个小儿子，在远方把家产花光了，“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路15:16）。转机在一句话上：“他醒悟过来”（路15:17）。这四个字，就是读你自己。他开口说的话里，有三样东西：脚下这片地，“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家里那片地，“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然后是一条路：“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路15:18）。地看清了，路就出来了。经上记得清楚：他先说出自己站在哪里，然后“于是起来”（路15:20）。

读你自己，就从这一步开始。

◆ 二、四问

下面的四个问题，照本书所据的转述写（未见第 166 号正文原页，已列入末尾〔待核〕），换成普通人的话，一个一个问。

第一问：你心里那套“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说法，落在哪一格？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套说法，哪怕从没说出口。有人说靠勤奋，那是 D2 里的动手；有人说靠脑子活，那是 S1 里的会比、会看变化；有人说靠运气好，那是把 E 当成了天上掉下来的。先别评它对不对，只把它放进九宫里，看它站在哪一格。拿一支笔，写在纸上，比在心里想要准。

第二问：回头看最难的那几年，你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这一问要慢慢想。熬过来的时候，多半顾不上总结。等想起来，往往发现托住自己的，不是自己常说的那一样。

第三问：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道缝？

转述里列的普通人的缝，常见的有四种：说靠勤奋，其实靠家里托底；说靠聪明，其实靠一位贵人；说靠运气，其实靠多年的积累；说靠眼光和速度，其实靠人情和信用。这四种缝，没有一种是撒谎。只是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的，记得牢；地是别人垫的，往往没人提醒你记。

第四问：你传给孩子、传给手下的人的，是不是只有说出来的那一半？

这一问最要紧，因为它管着下一代。你说靠勤奋，就天天催孩子勤奋；可托住你的那片地，家里的那一碗饭、那一句“回来吧”，你没有给孩子留，孩子的勤奋就没有底。第 48 章说的传播层的缝，不只在两千年里，也在一户人家的饭桌上，在一个班组的交接里。

四问问完，再加一句本书自己的话：读他读了这么多章，你最常卡住的是哪一处？卡住的那一处，多半就是你手里那把尺子最短的地方。随身三问的第三问，到了这里，是问你自己的。

读出一道缝，还要防一个跳。一个一直说“全凭自己吃苦”的人，忽然看见原来是家里托着，最容易从这一头跳到那一头：那我这些年什么也不算，全是别人给的。这又是一个反向中心，从“只有路”跳到了“只有地”。吃的苦是真的，托着的地也是真的，两样一起长出了今天的你。他说“要爱人如己”（太22:39），这一句本书只取它的意思：如己，是先有一个“己”在那里，不是把自己抹掉。读你自己，是为了看全，不是为了把自己判成一无是处。那个醒悟过来的小儿子，也没有停在田里，他起身了。

◆ 三、张力的剂量：他怎样给

读出自己的缝，下一步是补。补，就要有难。人只在吃力的地方长。

可是难不能乱给。按转述的说法，苦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消耗，应该挡掉；一种是逼出新能力的张力，要按剂量设计。剂量的原则只有两条：每次放进来的难，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身边始终有人托底。

这两条，他在门徒身上一直是这样做的。

多一点点。他讲道，“照他们所能听的”（可4:33）。最后那一晚，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16:12）不是不给，是看着地给。

有人托底。海上起风那一夜，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太14:28）他说：“你来吧。”（太14:29）彼得走了几步，“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太14:30）。他“赶紧伸手拉住他”（太14:31）。

这一段里，剂量的两条都在。他没有拦住彼得，说你不行；也没有替彼得走。他让彼得下船，这一步比彼得平时能扛的多了一点点，这是本书的读法。彼得往下沉，他的手就在那里。拉上来以后，他说了一句：“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太14:31）这一句是评估，也是反馈。然后，“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太14:32）

累了，他也给歇。门徒忙得“连吃饭也没有工夫”，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6:31）剂量不只是加，也有减。

他说自己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30）轭不是没有，是合身的。

剂量还有一样，是时间。他讲过一棵三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园主说砍了吧，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路13:8-9）这一段，本书只取它的画面：不是今天就砍，也不是永远不管；是再给一年，这一年里松土、加粪，到时候再看。给难，也要给一段时间；给了时间，也要在这段时间里有人掘土。

对彼得，他也是这样排的。彼得要跌倒，他先说了：“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跌倒在前头，托底在前头，回头以后的那件事，也先交代了。这一回的难给得很重，可是三样都预备在先：预先说破，预先祈求，预先交代。

◆ 四、三处的剂量：在家，在单位，在自己

下面分三处，说几样能做的办法。只举例，不求全。每一样，都照那两条：多一点点，有人托底。

在家里。孩子十来岁，可以给他一顿周末早饭：菜单他定，钱你出，菜他去楼下买，锅他自己动。这是 D2 的一圈：想，做，尝，改。大人在厨房门口站着，不插手，煎糊了一个蛋，就让它糊。第二个星期再给他一回，看他改了没有。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给 S3。每个星期找一顿饭，桌上每人说一件这几天看见的、做得“漂亮”的事，不说对错，只说漂亮不漂亮。美这一格，在家里最容易空着，要专门留一个口子。第三样，给自我界。孩子和人闹了别扭，先别替他出头，问他打算怎么办；他想好了，让他自己去说，你在家里等着，回来有一碗热饭。难，他自己扛；底，你来托。

在单位里。来了一个新人，第一个月别只让他抄表、跑腿，也别一下子把一个项目丢给他。给他一件比他现在的本事多一点点的事，同时告诉他：卡住了，找谁问。这个“找谁问”，就是托底。对那个一年到头埋头干活的老手，给他一回只做复盘、不做活的任务：把这半年的事从头看一遍，写出哪一步走歪了。他最缺的，常常是评估和反馈这两步。对那个只会出主意的人，反过来，给他一件必须当天动手的事。开会评方案，除了问对不对、划不划算，专门留一轮问一句：这件事做得漂亮吗？最后一样，给带人的人自己：你的缝，会原样复制到你带的人身上。设计别人的难之前，先拿四问把自己读一遍；自己的缝没看见，设计出来的难，常常只是把自己的缝原样搬给别人。

在自己身上。每天留出一小段，十分钟也好，什么也不安排，不刷手机，不想明天的事。经上记他“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可1:35）。本书不替谁定这十分钟里做什么，信的人有信的人的做法；本书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每天有一段，是给内能留的。第二样，每个月给自己一件多一点点的难事，比如去问一个你一直不敢问的问题，去学一样从没碰过的手艺，同时找好一个能托你的人，告诉他你在做什么。第三样，一件事做完了，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人。不必长，三五行就够：做了什么，哪一步卡住，下回改什么。这是回写，最常缺的第三拍。第四样，一天的事一天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剂量不只是给别人的，也是给明天的自己的。

三处的办法，都不是一次做完的，也不必三处同时开头，挑最近的一处先动手。今天加一点，下个月再看一看；扛得住，再加一点；扛不住，退一步，手伸过去。

怎样知道剂量对不对？有两个看得见的记号。剂量太小，人不吭声，也不长进，一个月过去，事情做得和原来一模一样。剂量太大，人也不吭声，可是开始躲：躲那件事，躲那个人，或者把它推给别人做完。剂量合适的时候，人会卡住，会来问，会抱怨一两句，然后接着做。卡住、来问、接着做，这三样都出现了，剂量就差不多。看不准的时候，直接问他一句：这一步，你觉得是太轻，还是太重？问出来的话，比猜准。这两个记号是本书的读法，只当一个参照。

◆ 五、日常里：一张写在日历背面的四问

设想有这样一位，四十出头，在县里自来水公司当班长，管着七八个人，家里有一个上初二的女儿。

有一天晚上，他把这本书最后一章读完，顺手撕下一张旧日历，在背面写了四个问题。

第一问，他写：靠吃苦。他从学徒干起，冬天下井修管子，手冻裂了也不吭声。

第二问，他想了很久。最难那两年，是刚当班长，管不住人，账也对不上。想到后来，他写：靠老班长。老班长退休前，每个月带他去一趟水厂，把哪段管子老、哪户人家难缠，一样一样告诉他。他写完，愣了一下。这不是吃苦，是有人把一片地交到了他手里。

第三问，他写：有缝。我说靠吃苦，其实靠老班长托底。

第四问，他写得最慢。他想起自己怎样带班上那两个年轻人：一来就派最苦的活，冬天下井，说一句“我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从没带他们去过水厂，也没把哪段管子老告诉过谁。他想起女儿：作业做到半夜，他只说一句“多吃点苦就好了”。

他传下去的，只有说出来的那一半。

第二天，他没有改什么大事，只做了三件小事。

下班前，他把班上最年轻的那个叫住，说下个月起，每月月底跟他去一趟水厂，从东边那段老铸铁管看起。

周末，他跟女儿说，这个星期的数学错题，你挑一道最难的讲给我听，讲不通也没关系，我陪你一起查。女儿讲到一半卡住了，他没有替她讲完，两个人翻了半个钟头的书。

晚上，他在那张日历背面又添了一行：老班长的本事，我还没写下来。

那张日历，他夹在了工具包的夹层里。

带走的话

把镜子转过来，先看自己脚下是谁托着。补自己的缝，给别人的难，都只多一点点，手伸在旁边。

小账

这一章落在哪一维、哪一步？——九宫九格回到读者自己身上：四问读的是自己说的那一格与活过的那几格之间的缝；张力剂量落在三拍的第一拍与 D2 的评估、反馈，在家、在单位、在自己三处各有做法；最后落在回写。

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什么？——只拿“吃苦”一把尺子量自己，会看不见托底的那片地，又把这把尺子原样传给孩子和手下；跳到对面，又会把一切难都挡掉，切掉了逼出能力的那份张力。

结 语

回到道路、真理、生命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五十章走完，回到起点。

起点是一个人问路。最后那一晚，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约14:5）他答的就是这一句。这本书从这一句的三个名词里，读出了三个维度；又从这三个维度，回头去读他活过的每一格、走过的每一步、退出来的每一个中心、解开的每一道难题。

现在要做三件事。回到导论的那个发现，看它还站不站得住；把五条判决一条一条验收；最后回到那张年夜饭的桌边。

◆ 一、回到第二十一件衣服

导论里有一位老裁缝。他看了一辈子衣服，二十件件件翻得出缝；第二十一件，他把衣服对着窗光举起来，光匀匀地透过去；又戴上老花镜，凑到灯底下，一寸一寸地找，找不到线头。他没有说“这件衣服没有缝”。他说的是：我用看了一辈子衣服的法子，在它身上没有找到；谁有新法子，拿去再找，找到了，我认。

导论开头引了一节经文：“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约19:23）那时说过，约翰只是照实记下了一件衣服，本书不替它加意思。走到结语，这一条仍旧不改。本书没有把那件里衣读成什么，只是一路拿着同一把刀，从领口摸到下摆。

五十章摸下来，结果和老裁缝那一晚一样：用这个法子，没有找到承重的缝。

这句话要说得和老裁缝一样小心。没有找到，不是证明了没有。福音书就是这些篇幅，约翰自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20:30）书的末尾他又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本书只对记下来的负责。谁有新法子，拿去再找。

◆ 二、刀在哪里下得最重

导论说过，读他，刀要特别往受力最重的地方去：旷野，客西马尼，十字架。第 166 号的大师们，缝常常就出在受力的地方，压力一来，写下的那一半撑不住，活着的那一半才露出来。

旷野里，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太4:2）。三条近路摆在面前，饼、殿顶、万国的荣华，他三次不走。头一回，他答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见第 24 章。客西马尼，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太26:38），又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十字架上，他喊出“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声是分化走到最深处，见第 21、46 章。旷野里他饿了，客西马尼他俯伏在地，十字架上他渴了，每一回，都是一个活人在受力。三处受力都到了最重，布弯下去了：忧伤是真的，呼喊是真的，“我渴了”也是真的。可是本书读下来，布没有从哪里裂开。在本书读到的经文里，他教人的话没有因为受了力就收回，他走的路没有因为怕了就换。

导论分过褶和缝。褶是一整片布受了力，弯下去，又回来；缝是两片布拼在一起，力一大，就从那里裂开。五十章读下来，看见的都是褶。经上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到底”这两个字，读到这里，分量和导论里不一样了：它是一路量过来的。

还有一处要回头说。第 166 号登记过一条读数：三十个视角里（这是那本书的数法），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的，只剩美。它自己说，这可能是规律，也可能是选人的偏差。本书在第 7 章、第 38 章交出了证据。这条读数因此多了一个新

数据：美是可以活出来的。那二十位为什么都没碰到，本书不替第 166 号下结论，留给它自己去验。

◆ 三、判词，第四次

前言说过一次，导读说过一次，第 32 章说过一次。到这里，第四次，一字不改：

> 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 所以他无缺、无偏、无中心：九宫不缺一格，方法不缺一式、不偏一路、不断一拍，三视角里不立一个中心。
> 福音书的难题，多半是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第一句由卷五去读，第二句由卷二、三、四去验，第三句由卷六去解、卷七去结。四次不改一个字，是为了让读者拿同一句话，去对每一卷交出来的账。下面就对。

◆ 四、五条判决，逐条验收

第一条：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格格有他活过的证据。

站得住。根据在卷二，第 5 至 15 章，一格一章，第 15 章末有九格落点的结算。九宫之外的三号位、显露光谱两组，第 14 章也找到了证据。最要紧的是“美”这一格：第 166 号二十位大师都空着的那一个视角，第 7 章拿出了一件具体的事、一句他亲口的判语“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一道要传下去的嘱咐；第 38 章再往深一层读。照判读纪律，这只说明在这些证据里没有发现缺维。另有一处要注明：第 15 章把四福音读作同一个人的四个切面，那是初判；第一条的证据不靠这个读法，切面怎样读，第一条照样站。

第二条：三方程三式俱全，六路径六种次序各有场景。

站得住。根据在卷三的前半，第 16 至 20 章：夜里的学者与正午的妇人验第一式，五饼二鱼与生命的粮验第二式，一张饭桌挪动界线验第三式；六种次序各有一个场景，撒该、三十年、银钱、草地上一排一排坐下、房顶缒下的瘫子、一盆水。第 20 章末把六处场景归成三组，那是本书的读法，正文已注明，不当作规律去套。

第三条：九步与三拍全部走完，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

在信仰的前提下，站得住。根据在卷三的后半，第 21 至 25 章：分化是十字架，与父分开；重组是复活；升维是升天。照王德生口述九，全书只写“重组”。三拍里，张力从旷野攒到客西马尼，形状在“成了！”（约19:30）这一声里改变，回写有七处，饼和杯、磐石、三问彼得、开心窍、保惠师、差派与同在、托付母亲，第 25 章一处一处读过。这一条要收窄一句话：它依赖信仰的前提。复活和升天，在“福音书所记皆为事实”的前提下是事实；前提若改成“只取可考史实”，这一条要重判。导论这样交代过，结语照样交代。

第四条：各组三视角里没有中心，也没有反向中心。

站得住。根据在卷四，第 26 至 31 章；第 31 章的总表把十一组排开，每一组都找到了他被推向一个中心的经文，也找到了他没有跳到对面去的经文。第 31 章留过一个口子：推倒桌子、说“有祸了”、对迦南妇人的那几句话，像不像他偏到了一头？卷六第 41、42 章一道一道解开了，没有一处成为反例。推翻条件仍旧开着：谁找得出一处，他把某一视角抬成全部而不回头，那一组照登判负。

第五条：十六道难题，都可以从“单中心的尺子”这个来路解开。

在“难是怎样来的”这一层，站得住。根据在卷六，第 39 至 46 章，结算在第 47 章：十六把尺子分成四家，一家只站一号位，一家把一组压成一个刻度，一家把一条路截下一段，一家把缠在一起的地劈成两半。十六道题，没有一道是靠删经文、补细节解开的。但这一条要收窄说清：神人二性怎样合一、“若不藉着我”在救恩上怎样理解，这由教会的传统回答，SDE 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难题一用到四

福音切面的初判；难题十六用到口述九，又立在信仰的前提上。所以第五条解开的，是难从哪里来这一层，神学那一层，本书交了出去。

◆ 五、还悬着的几处

验收完，把还悬着的几处并排放在这里，一处不藏。

四福音是四个切面，初判，见第 15 章。口述八的读法，连接、次序推动、结构组织三样都是“在耶稣”里的内能，次序推动向外显为动能，结构组织向外显为势能，也是初判，见第 38 章。第 49 章“不做补丁，三维一起学”，初判；尤其是“三维一起学”和“照镜子补自己”谁主谁辅。

这几处悬着，不是没想好，是照第 4 章的纪律，把本书自己的读法和经上明写的、王德生口述明说的，分开来记。老裁缝也是这样：他说得出的，说；说不准的，留给拿新法子来的人。

◆ 六、这本书没有做的事

验收完了，还要把这本书没有做的事再说一遍，免得被读成别的。

这本书没有判信仰。福音书所记是不是事实，交给信仰；本书在这个前提里面，只读他是怎样发生的。前言里老木匠的箱子讲的是同一件事：木头从哪里来，交给送木头的人；木头怎么受力，交给工具。五十章里，刀一直只管受力。

这本书没有替教会下判断。神人二性，“若不藉着我”，预定，凡是神学上的事，都写明了由教会的传统回答。本书说他无缺，说的是九宫、方法、中心这三样检查里看得见、学得来的那一层；教会说他完全，那是教会的话，本书不加一个字，也不减一个字。

这本书没有拿他去比谁。读二十位大师，是为了让刀顺手；读到他找不到缝，不是为了把那二十位比下去。那二十件衣服，件件是好衣服，照样值得学，照样要做他们的补丁。别的宗教，本书一字未比。

这本书也没有给读者一把新的单中心尺子。第 48 章说过，本书自己也是一次传播。若读完只记住一句“他是三维”，再拿这一句去量所有人，那就是本书又立了一个中心。三维不是一个刻度，是三个一齐看的方向。他自己对门徒说过：“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太16:6）一点酵，能叫一团面都发起来；一个中心藏在读法里，也会。本书把这一句也拿来防自己。

◆ 七、卷七留下的四样

卷七四章，各留下一样东西，可以带回自己的日子里。

第 47 章留下的是一句问话：这样东西，该用什么量？集上那位拿秤称布的顾客，秤一点没错，错在拿它去量布。

第 48 章留下的是一个回头的动作：传歪了，回到原话。那道糖醋排骨，传到第三代只剩“多放糖”；补法是请姑奶奶回到灶边，从头再说一遍。约翰在海边那一节，做的也是这个。

第 49 章留下的是一种学法，初判：对一本挑不出弱笔的帖，不拆开一笔一笔学，看它的样子，跟它的走法，用自己的手和墨。他说的是“来跟从我”（太4:19），不是“来抄我”。

第 50 章留下的是四问和剂量：先看自己脚下是谁托着，再给自己、给别人一点点多出来的难，手伸在旁边。

四样合起来，就是把这五十章用在自己身上的走法。他说过：“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读完这本书，库里多了几样东西，旧的也还在。拿哪一样，看今天桌上坐的是谁。

◆ 八、回到年夜饭的桌边

卷一用一桌年夜饭讲清这把刀。结语回到这张桌边。

设想又是一个年三十。还是县城里那一家，还是那张要拉开两边才坐得下的圆桌。

桌子正中间，是奶奶的扣肉，今年是儿媳翻扣的，奶奶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差不多了”。那个小本子摆在碗柜上，夹着初一早上画过井字格的那张纸，后面又添了几页。父亲炖的排骨，儿子做的虾，儿媳娘家的酸菜鱼，都上了桌。今年的菜比去年少了一道，没有剩下一盆要倒的。母亲还是在灶边，灶边多了一把椅子，是初一早上儿媳在那张纸上写下的；她坐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嘴上没闲着，火大了，盐少了。最后一道菜出锅，她解下围裙，坐到了桌边。

菜齐了，人坐下，照例有人夸。爷爷还是夸料，说今年的鱼是活的；儿媳还是夸做法，说扣肉的皮起泡了；小孙子还是只说一句：好吃。卷一第 1 章说过，这三种夸法，各抓住一维，后面会变成三种读人的方式。五十章读下来，读他也是这样：有人先看他的出身、处境、时代，有人先看他怎么走，有人只看他留下了什么。三种都对，也都只说了一半。今年桌上多了一种夸法。儿子吃了一口扣肉，说：这还是奶奶那个味，可又不全是了。奶奶没接话，又夹了一块。儿子这一句，三样都说到了：还是那个味，是地；又不全是，是路走过了；味道在变，是样子长出来了。

一家人坐下，没有人说“三方程”。可是料、做法、味道，一样都没少；谁先起步，今年和去年不一样；憋了一年的劲出了锅，又写进了那个本子。

回头看这五十章，读他读的，也就是这三样。料是地，做法是路，味道是长出来的样子。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那条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真理是长出来、显露出来的样子，生命是脚下那片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地。卷一说过，三样不是三块，是一口；读到卷五，读出来的是：三样不是他手里的三件工具，是他本人。

他一生也常在饭桌边。迦拿的婚宴上，管筵席的说：“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约2:10）税吏家的席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和罪人一同吃饭。野地里，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吃完了，他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6:12）最后那一晚，饼和杯：“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22:19）以马忤斯的晚上，“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路24:30），两个人这才认出他来。复活以后，在海边，

天将亮的时候，门徒在船上，他站在岸上。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约21:9）。他说：“你们来吃早饭。”（约21:12）“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约21:13）。

全书最后一个饭桌，是这一句。没有讲道，没有讲理，一堆炭火，一句家常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吃完了早饭，才是三问彼得。头一问之后，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约21:15）话到末了，是“你跟从我吧！”（约21:19）桌上的饭在前，要紧的话在后。

年夜饭的桌边也是这样。一年里最要紧的话，多半不在桌上讲道理的时候，在饭吃完了、碗还没收，谁对谁说的那一句。

◆ 九、三条近路，走到这里

导读给赶时间的人留过三条近路。走到结语，三条路在这里会合。

只想看难题的，从卷六进来，一道一道碰过去，到第 47 章看见十六道题是一个来路。走到这里，可以再往卷五走一步：难题解开了，是因为尺子换了；尺子为什么要换成三维的，答案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句里。

只想看三维一身的，读完卷五直接来到这里。走到这里，可以回头往卷二、卷三走一步：“他就是”这三个字，若没有九格的证据、三方程六路径的场景托着，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卷二读的是他活过的，卷五读的是他就是，两卷要合起来读。

想学方法的，从年夜饭读起，读到第 49、50 章，学会了怎样跟一个人学，怎样读自己。走到这里，可以把刀放下一会儿，回到经文里去，不带任何术语，只读一段井边的正午、船尾的枕头、岸上的炭火。方法是为了看得清，看清了，刀就该收起来。

三条路，都走到同一张桌边。

◆ 十、随身三问，再说一次

书合上了，三问留下。读福音书时带着，读一个人时带着，回头看自己的日子时也带着：

一问，这一处他在哪一维？

二问，他走的是哪一条路、哪一拍？

三问，我量他的尺子，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三问不必背，抄在书签上也行，贴在灶台边也行。

第三问最容易忘，也最要紧。读到卡住的地方，先别急着说他自相矛盾，先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尺子。读到别人卡住的地方，也别急着拿自己的尺子去替他量。他说过：“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

他还说过一句，放在这本书的最后：“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丰盛，不是一维加厚，是三维一齐长。路加写他少年时，“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导论停在“一齐”这两个字上，结语也停在这里。

◆ 十一、落笔

五十章，七卷，一个前提，一把刀。刀是借来的，在二十位大师身上磨过；前提是信仰给的，本书只在它里面动。写下来的，有经文，有白话。经文是他自己的话，本书只是一节一节照和合本原文抄下来，一字不敢动；白话，是想让在菜市场挑菜的人、在灶边炖肉的人、在单位里带新人的人，都读得进去。

书里用的都是家常东西：一桌饭，一个木箱，一把尺，一件里衣。他自己讲道，用的也是这一类：种子，面酵，羊，葡萄树。把道理放进看得见的东西里，是他先做的，本书只是跟着学。

最美的文字，本书未必做到了。做到了几分，留给读的人去量，用三维的尺子量。

这本书动笔的那一刻，王德生说的是一句很短的话。照录在这里，当作全书的落笔：

“开始写，连续完成，用最美的文字，和丰富的经文，让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王德生口述）

> **带走的话**
>
> 同一把刀，从领口摸到下摆，没有找到线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跟着他走，三样一齐长。

参 考 书 目

一、经文与信经

1. 《圣经》和合本（中国圣经公会，1919 年初版）。本书全部经文引文均据此本逐句核对，简体字形。
2. 《尼西亚信经》（325 年）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381 年）。
3. 《迦克墩信经》（451 年）。

二、基督与福音书研究

1. 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历史上寻找耶稣》（Von Reimarus zu Wrede，1906 年）。〔待核〕中译本版本。
2. 赵紫宸：《耶稣传》（1935 年）。〔待核〕版本。
3. 雷蒙德·布朗（Raymond E. Brown）：《约翰福音》上下（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Anchor Bible，1966、1970 年）。〔待核〕
4. 理查德·鲍克汉（Richard Bauckham）：《耶稣与目击者》（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2006 年）。〔待核〕
5. N. T. 赖特（N. T. Wright）：《耶稣与神的得胜》（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1996 年）。〔待核〕
6. 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基督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Christ，1986 年）。〔待核〕
7.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被钉十字架的神》（Der gekreuzigte Gott，1972 年）。〔待核〕

三、门徒之路与信仰生活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待核〕译本
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1559 年定本）。〔待核〕译本
3.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追随基督》（Nachfolge，1937 年）。〔待核〕
4. C. S. 路易斯（C. S. Lewis）：《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1952 年）。〔待核〕

四、本系列各卷（德麦国际出版社，站上号数）

1.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本书方法的来路：用同一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找缝；本书读的是第二十一位。
2. 第 220 号：《我的三个宝贝》。理论、工具、呼喊，与“失效户”的写法。
3. 第 200 号：《第三声喊：理念界的我》。功劳户与失效户的来历。
4. 第 125 号：《番茄炒蛋是谁发现的？》。发现与发生。
5. 第 124 号：《可判性的到来》。“未能分辨”也要原样登出的规矩。
6. 第 1 号：《SIO哲学导论》；第 2 号：《SIO本体论》；第 3 号：《SIO三大公理》。

本书是一本普通人读的书，不是文献综述。上面所列，只是写作时翻过、或在方法上承接过的书；凡版本、译者、出版年未逐一核对者，标〔待核〕。未凑足系列通例的一百种，因为本书引证的第一手材料只有一种：四福音书的和合本经文，其余都是边上的灯。

附 录

附录一　判词与五条判决速查卡

判词（前言、导读、第 32 章、结语，四处一字不差）：

> 他是道路（D），是真理（S），是生命（E）：SDE 三维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本人。
>
> 所以他无缺、无偏、无中心：九宫不缺一格，方法不缺一式、不偏一路、不断一拍，三视角里不立一个中心。
>
> 福音书的难题，多半是拿单一中心的尺子，去量一个没有中心的人。

判决	内容	验在哪一卷	推翻的条件
一	九宫九格、二十七个视角，格格有他活过的证据；九宫之外三号位、显露光谱两组另验	卷二	有一格找不到他活过的证据，该格判负
二	三方程三式俱全，六路径六种次序各有场景	卷三前半	缺一式或缺一种次序的场景，该条收窄
三	九步与三拍全部走完，回写是他亲手设计的	卷三后半	前提若改成“只取可考史实”，本条要重判
四	各组三视角里没有中心，也没有反向中心	卷四	福音书里出现他把某一视角抬成全部而不回头的证据，该组判负
五	十六道难题，都可以从“单中心的尺子”这个来路解开	卷六，卷七结算	有一道难题用三维的尺子解不开，本条收窄

一条判读的纪律管着五条：未发现缺维，只表示在这些证据里没发现，不否定将来会发现。福音书就是这些篇幅，约翰说没写下来的还有许多（约20:30）。我们只对记下来的负责。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用同一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都找到了缝；本书读的是第二十一位，没有找到承重的缝，这个读数本身要记下来、接受检验。失效户的写法照第 220 号《我的三个宝贝》；功劳户、失效户的来历见第 200 号。〔待核〕本书对第 166 号的转述，未另查第 166 号正文原页。

附录二　九格证据总表

格	问什么	最有力的一处证据（带出处）	见第几章	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什么
S1 对比・变化・分布	他怎样看：对比、变化、分布，缺不缺哪一种	银库前三样同用：“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可12:41）是分布，比财主与寡妇是对比，看投前投后是变化（本书读法）	第 5 章	只用对比，读成另立更严的条文；只用分布，读成两边不得罪的圆滑；只用变化，读成只等将来
S2 粒子・波・场	他以什么形态出现：粒子、波、场，缺哪一种	撒该一天里三步：“撒该，快下来！”（路19:5）是叫出一个名字，街上议论是一阵波（路19:7），“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19:9）是一整家	第 6 章	只用粒子，读成个别关怀的好心人；只用波，读成数人头的群众领袖；只用场，读成一种气氛
S3 真・善・美	他朝哪种价值亮起来：真、善、美，美这一格有没有人站上去	美的样板：“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10）；一件事、一句判语、一道嘱咐（太26:13），三样可查	第 7 章	只用善，会跟门徒说香膏是枉费；只用真，会把太23读成骂人；只用美，读成只讲情调的诗人
D1 创造・自由・幸福	他为了什么走：创造、自由、幸福，缺不缺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三样拧成一股；拆成三样来读是本书的读法	第 8 章	只用创造，读成推倒旧制度的改革家；只用自由，忘了他把得自由的人送回家；只用幸福，把八福读成心灵鸡汤
D2 九步（前六步）	路怎样一步一步走：本章只读猜想到迭代前六步	七十人差出、回报、被评：“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10:20）	第 9 章；后三步见第 21—23 章	只用动手，看不见他先问的那一句；只用修正，把“退我后边去”读成一时严厉；只用迭代，以为门徒笨

格	问什么	最有力的一处证据（带出处）	见第几章	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什么
D3 误差・冗余・损耗	路走得多紧：少出错、留余地、别浪费，怎样拿捏	一顿饭里三样都在：吃饱有余，又“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6:12）	第 10 章	只用误差，把一点一画读成条文主义；只用冗余，把七十个七次读成纵容；只用损耗，会说香膏枉费
E1 理念・现实・自我	他站在哪片地：想法里、环境里，还是自己心里	旷野一场三界同在：饿是现实（太4:2），“经上记着说”是理念，“你若是神的儿子……”逼问自我（太4:3）	第 11 章	只用理念界，读成律法教师；只用现实界，读成社会行动者；只用自我界，读成修行人
E2 符号・逻辑・数学	他用什么说话：画面、推理，还是数目	九十九与一三样同场：迷羊是画面，由羊推到天上的父是逻辑，一百只里走失一只是数目（太18:12-14）	第 12 章	只用符号，读成讲故事的人；只用逻辑，读成辩士；只用数学，会把“一重过九十九”算成糊涂账
E3 内能・动能・势能	他个人的三种劲：底气、干劲、攒下的信用，各在哪里	被推到山崖边：“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路4:30）直行是动能，里面有底是内能，没有动用名声压人是势能的分寸	第 13 章	只用动能，读成烈性改革者；只用内能，读成隐修的人；只用势能，读成有名望的教师
九宫之外：三号位、显露光谱	站在哪个位置看（事外、事中、自己心里）；一件事长到了哪一段	三号位：好撒玛利亚人一场对话，一号位起头、二号位翻转、三号位收尾（路10:25-37）；光谱：“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太13:30）	第 14 章	只认一号位，把“谁是我的邻舍”当定义题；只认三号位，以为只讲内心；只认秩序态，急着拔稗子，连麦子一起拔

附录三　十六道难题速查卡

难题	章	哪把尺子量出了这个“难”	换成三维的尺子怎么解	解开了什么、没解开什么
一　四福音为什么说法不一	第 39 章	只站一号位：笔录的尺子，认定真就是字字相同	四位作者的地与路不同，长出的记录不同；空坟与复活这一处，四卷没有例外。	解开：“不一”是四个切面，不是互相打架。没解开：细节怎样合排，交教会传统；四切面的读法是初判
二　睡在船尾，又斥退风浪	第 39 章	只认一头：只认神一头与只认人一头，是一对尺子	睡与斥风、哭与呼叫在同一处，是神人缠在一起的两头同时在场，不是轮流出现。	解开：难处在手里只有一头的尺子（本书读法）。没解开：神人二性怎样在一个位格里合一，交教会传统
三　神迹为什么时行时不行，为什么不要告诉人	第 40 章	只看一段：能力展示的尺子，神迹是本事，越大越公开越好	神迹是路与地一起长出的记号，地硬长得少；不让说，是不让势能成了中心。	解开：“不得行”不是无能；格拉森那人却被叫回家去说，没立反向中心。没解开：本章未标交教会传统之处
四　为什么用比喻	第 40 章	只站一号位：传递信息的尺子，道理是件货，越直白越好	比喻是要听的人自己走一段的路，“照他们所能听的”看地撒种，不是故意不讲清。	解开：比喻不是关门，是等人上路。没解开：“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可 4:12）一句，交教会传统
五　爱仇敌，又推翻桌子	第 41 章	只有一个刻度：只认温和是善、只认严厉是义	对人留门，对坑人、挡人的做法不让；重话的尽头，是张开翅膀的母鸡。	解开：温和与严厉各对各的东西；无花果树读作行出来的比喻（本书读法）。没解开：本章未标交教会传统之处
六　叫地上太平，还是动刀兵	第 41 章	只有一个刻度：把“和”当成“没有分别”	“刀”是九步里的分化，切开不问路向的旧太平，为重组开路；铁刀他叫收回鞘里。	解开：“使人和睦”与“动刀兵”是同一条路的两段（本书读法）。没解开：本章未标交教会传统之处

难题	章	哪把尺子量出了这个“难”	换成三维的尺子怎么解	解开了什么、没解开什么
七　天国已经来了，还是将要来	第 42 章	只看一段：只认秩序态，要么有、要么没有	天国像种子：种下去“已经”在，收成在前头“还没有”，中间是介生态，正在成形。	解开：已经与还没有，是同一粒种子的两段。没解开：末后的事怎样发生、何时发生，交教会传统
八　迦南妇人	第 42 章	只站一号位：条文的尺子，差遣只到以色列家，管了就是破例	路有先后：先以色列家、后万民，“先”字后面还有；这场对话三拍走全，成全落在她身上。	解开：次序与成全并存，没拿条文关门。没解开：经上没写他当时怎样想，本书不补
九　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被夸	第 43 章	只有一个刻度：账本的尺子，只有对与错	把“不义”（量善）与“做事聪明”（量看清将来）分开量；夸的是后者，不义经文没夸。	解开：只取为将来打算的聪明，不义的不学。没解开：路16:14 嗤笑的人嗤笑哪一句，经上没写，不补
十　葡萄园的工钱为什么一样	第 43 章	只有一个刻度：账本的尺子，只量工时	约守住了，一钱没少；傍晚的人整天没人雇；埋怨的人把眼睛挪到别人那一钱上。	解开：约与恩典两样都在。没解开：为什么这样给，经文只说“我愿意”；一天的饭那一层是本书的读法
十一　守律法，还是破律法	第 44 章	只站一号位：条文的尺子，一对：条文是全部，与条文可全废	律法是长出来的样子，根在“为人设立”的地上；成全，是让它回到根上接着长。	解开：一点一画不废，与安息日掐麦穗、治病不相冲。没解开：本章未标交教会传统之处
十二　谁是我的母亲，与孝敬父母	第 44 章	只认一头：血缘的尺子，只认血脉连着的家，及它的反面	血缘的家与遵行旨意的家是两片地，他都站；说“谁是我的母亲”是把门开大，不是赶人。	解开：斥各耳板、十字架上托付母亲，都对得上。没解开：“爱父母过于爱我”怎样落实，交教会传统
十三　钱：变卖一切与一半，不忧虑与要算计	第 45 章	只有一个刻度：以钱的数目为刻度，在钱中心与“穷就是好”间跳	他量的是钱在人那片地上的位置，看谁坐主人的位子；不忧虑是松绑，要算计是一笔账。	解开：少年人先挪开中心，撒该自己说出一半与四倍。没解开：本章未标交教会传统之处

难题	章	哪把尺子量出了这个“难”	换成三维的尺子怎么解	解开了什么、没解开什么
十四　“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排他	第 45 章	只站一号位：称号的尺子，把“我”读成名号、入门的票	“藉着我”读作三维不可拆：不能只取道理不走路，不能只认名号不进他的生命。	解开：排的是一种拆法，不是别的人（本书读法）；他拦下过按名号划圈的人（可 9:38-40）。没解开：救恩上怎样理解，交教会传统
十五　明知犹大要卖他，为什么拣选、蘸饼	第 46 章	只看一段：结果的尺子，只看最后一格；对面是预定的尺子	拣选后同在、差遣、托付、洗脚样样没少，蘸饼是门开到最后；不拿结果倒推当初。	解开：该给的都给了（本书读法）。没解开：犹大的结局与预定、预知与选择，交教会传统
十六　“为什么离弃我”，是神离弃了神吗	第 46 章	只看一段：只认“合一”，合一就是永不分开	照王德生口述九，十字架是第七步分化，是真分开；分化是路上一步，前头是重组与升维。	解开：呼喊开口仍叫“我的神”，朝着重组。没解开：十字架上父与子之间究竟怎样，三一的奥秘，交教会传统

附录四　九宫术语对照（白话—SDE 术语）

白话说法	SDE 术语	第一次讲清在第几章
脚下那片地	E 特征纠缠：东西缠在一起分不开，拿起一样，另一样跟着动	第 1 章
走出来的路	D 差异：一次一次的不一样，路就往前走	第 1 章
长出来的样子	S 显露：藏在地里、路里的东西终于露出来，看得见、尝得到	第 1 章
料、做法、味道（年夜饭里的叫法）	料对应 E，做法对应 D，味道对应 S	第 1 章
样子是路和地一起长出来的；路照着样子、就着地走；地被样子和路改过	三方程：S＝F(D,E)，D＝G(S,E)，E＝H(S,D)	第 1 章
谁先起步的六种次序；路走不通，就换一个地方起步	六路径：三维谁先起步的六种次序；换路即前进	第 2 章
一件事怎样“成”的三步	三原理（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第 3 章
劲儿在攒	张力积累（第一拍）	第 3 章
劲儿攒够了，样子一下变了	形状改变（第二拍）	第 3 章
把变出来的东西写回地里，下一回接着用	回写（第三拍）	第 3 章
一条路一步一步怎么走	九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分化、重组、升维	第 3 章（前六步）；后三步见第 21—23 章
绕桌子走一圈的九个角落	九宫：S1 S2 S3，D1 D2 D3，E1 E2 E3；九格各三个视角，共二十七个	第 4 章
三片地：讲究和念想、灶锅和肉价、心里的盼头	E1 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	第 4 章；耶稣身上见第 11 章

白话说法	SDE 术语	第一次讲清在第几章
一个画面、一串道理、一组数目	E2 信息三模态（三元）：符号、逻辑、数学	第 4 章；耶稣身上见第 12 章
藏在里面的底气、往前冲的干劲、攒下的位置和信用	E3 能量三状态：内能、动能、势能	第 4 章；耶稣身上见第 13 章
站在事外、站在事中、站回自己心里	三号位：一号位（客体、条文）、二号位（互动）、三号位（主体、自己）	第 4 章；耶稣身上见第 14 章
一锅粥、正在成形、定了型	显露光谱：混沌态、介生态、秩序态	第 4 章；耶稣身上见第 14 章
把一个角落当成整桌饭	中心主义：把一组三视角里的一个视角抬成全部	第 4 章
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又立一个	反向中心	第 4 章
原来连着的东西要分开	分化（九步之七）：十字架，与父分开	第 21 章
分开的重新接上，不是复原，是新样子	重组（九步之八）：复活	第 22 章
同一件事换到更高一层去做，从一处到处处	升维（九步之九）：升天	第 23 章
查缺式、查偏路、查断拍	三道检查：三方程缺式、六路径偏路、三原理断拍	第 4 章

附录五　“日常里”故事一览

本书每章末的“日常里”故事，人物都不起名，场景都是设想出来的，不指任何真人真事。下表列出它们在哪一章，方便回头查。

章	章名	日常里
第 1 章	料、做法、味道：三方程	日常里：那一年照着电视做的红烧肉
第 2 章	谁先起步：六路径	日常里：那一年母亲扭了手腕
第 3 章	张力、出锅、留下菜谱：三原理	日常里：那一道没人会做的扣肉
第 4 章	九宫与中心主义：怎样读一个人	日常里：初一早上，把昨晚那桌饭再看一遍
第 5 章	S1 对比・变化・分布：他怎样看	日常里：菜市场里挑菜
第 6 章	S2 粒子・波・场：他以什么形态出现	日常里：一个合唱团
第 7 章	S3 真・善・美：美这一格第一次有了样板	日常里：县城的修鞋铺
第 8 章	D1 创造・自由・幸福：他为了什么走	日常里：退休后学画画的老人
第 9 章	D2 路径组织：平常日子里的前六步	日常里：孩子学骑自行车
第 10 章	D3 误差・冗余・损耗：够吃、有余、不糟蹋	日常里：母亲给孩子收拾书包
第 11 章	E1 理念・现实・自我：他站在哪片地上	日常里：刚到县城上班的年轻人
第 12 章	E2 符号・逻辑・数学：他用什么说话	日常里：一张菜谱的三种写法
第 13 章	E3 内能・动能・势能：他个人的三种劲	日常里：爬山
第 14 章	九宫之外：三号位与显露光谱	日常里：小区里的一块公共菜地
第 15 章	四卷书，一个人：四福音是四个切面	日常里：一场婚礼，四个亲戚讲给你听
第 16 章	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S＝F(D,E)	日常里：走一夜的路，煮一碗面
第 17 章	先吃饱，再讲生命的粮：D＝G(S,E)	日常里：一碗热汤，然后坐下来谈
第 18 章	一张饭桌挪动了界线：E＝H(S,D)	日常里：家里添了一副碗筷
第 19 章	六路径（上）：先进地，先换路	日常里：先去坐坐；学三年才出师

章	章名	日常里
第 20 章	六路径（下）：先排座，先说一句，先弯腰	日常里：搬家那天，先排好队
第 21 章	九步之七：分化——十字架，与父分开	日常里：第一次住校
第 22 章	九步之八：重组——复活	日常里：寒假回来，座位不一样了
第 23 章	九步之九：升维——升天	日常里：老店主退到后面
第 24 章	第一拍：张力积累，从旷野到客西马尼	日常里：高考前的那一年
第 25 章	第二、三拍：形状改变，与亲手设计的回写	日常里：老师傅退休前
第 26 章	不作律法的人，不作王，不留在山上	日常里：一位乡村医生的三把尺子
第 27 章	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日常里：小吃店突然出名之后
第 28 章	马大与马利亚	日常里：家里来了客人
第 29 章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日常里：借出去的那笔钱
第 30 章	退我后边去	日常里：被人叫惯了“学霸”的孩子
第 31 章	反中心不是反向中心	日常里：从“只盯成绩”到“只管玩”
第 32 章	一句话，三个维度	日常里：一位母亲
第 33 章	真理是显露：真是存在的显露	日常里：外婆的一碗面
第 34 章	道路（一）：意义的路	日常里：留在村小的老师
第 35 章	道路（二）：九步与极美	日常里：一张不多一钉、不少一榫的桌子
第 36 章	生命（一）：三界的纠缠	日常里：远嫁的女儿
第 37 章	生命（二）：神人互动的符号	日常里：一枚婚戒
第 38 章	生命（三）：神人的内能、动能、势能；耶稣是美	日常里：一座老石桥
第 39 章	无缺之难（一）	日常里：一场球赛，四份报纸
第 39 章	无缺之难（一）	日常里：办公室里睡着的老师
第 40 章	无缺之难（二）	日常里：不愿被叫“神医”的老中医
第 40 章	无缺之难（二）	日常里：一个故事和十条规矩
第 41 章	无偏之难（一）	日常里：蹲下来，和拍桌子

章	章名	日常里
第 41 章	无偏之难（一）	日常里：拆墙那几天
第 42 章	无偏之难（二）	日常里：一锅炖肉
第 42 章	无偏之难（二）	日常里：“不做外卖”
第 43 章	无偏之难（三）	日常里：被辞退的店员
第 43 章	无偏之难（三）	日常里：零工市场的傍晚
第 44 章	无中心之难（一）	日常里：十点钟的家规
第 44 章	无中心之难（一）	日常里：家里添了儿媳
第 45 章	无中心之难（二）	日常里：睡得着，算得清
第 45 章	无中心之难（二）	日常里：夜里带路的人
第 46 章	分化之难	日常里：一把钥匙
第 46 章	分化之难	日常里：手术室门口
第 47 章	十六道难题，一个来路	日常里：用秤量布，用尺称米
第 48 章	缝在传播层	日常里：一道家传菜，传到第三代只剩“多放糖”
第 49 章	学一个无缝的人：不做补丁，三维一起学	日常里：学写字临帖，不是只学一笔
第 50 章	读你自己	日常里：一张写在日历背面的四问

附录六　本书自己的读法登记（初判清单）

这本书对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凡是经上没有明说、靠把几处经文并排放才读出来的，都标明“这是本书的读法”。这一页把它们汇在一起，方便读者逐条同意，或者逐条不同意。不同意，不影响其余的论证站不站得住；每一条后面写明了它承着多少分量。

读法	在哪一章	经上明说的是什么	它承多少分量
四福音是同一个人的四个切面，马太偏理念界，马可偏动能与动手，路加偏现实界，约翰偏自我界；马可一卷跨组	第 15 章	经上只是四卷各有各的笔法，没有说它们配三界	只用于卷二结账；第一条判决的证据不靠它
约翰福音七个“我是”，约11:25照通常数法列入	第 15 章	和合本原文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数法问题，不影响各句本身
第 7 章“美”读作时候、分寸、意思三样合上；第 35 章极美读作整条路拧到极处；第 38 章“耶稣是美”读作连接、次序、组织三样合得恰好	第 7、35、38 章	太26:10、路7:36-50 说“美事”；口述只说“耶稣是美”	三处是同一个字：从一件事，到一条路，到一个人
口述八的读法：连接、次序推动、结构组织三项都是“在耶稣”里的内能；次序推动向外显为动能，结构组织向外显为势能	第 38 章	口述原话如本书第 38 章所录	卷五对生命一维的收束
第 32 章把多马的问话拆成“去处、怎么走、怎么知道”三问，与道路、真理、生命逐一对开	第 32 章	约14:5-6	全书内核的读法
“若不藉着我”读作三维不可拆；排他的神学含义不判，交教会传统	第 32、45 章	约14:6	只解难题十四，不作救恩论判断
第 26 章用 E＝H(S,D) 解释他为什么能从三片地上走下来	第 26 章	经上只写他走了	解释，不是新条文

读法	在哪一章	经上明说的是什么	它承多少分量
第 29 章把“站在当中”（约8:3；约8:9）与“起来，站在当中”（可3:3）并读；第 30 章把“退我后边去”（可8:33）与“退去吧”（太4:10）并读	第 29、30 章	各处经文本身	并读，不是同一件事
约18:8-9 读作“放他们走是一种护着”；十字架上“称呼还在、交托还在”	第 21 章	约18:8-9；太27:46；路23:46	与第 46 章解难题十六的口径一致
约18:18 与约21:9 两处“炭火”并排放	第 22 章	经上没有把两处说成相连	只是留意，不立论
消息先到妇女，再由妇女带给使徒，读作重组里次序的新	第 22 章	四福音所记	本书的读法
十字架上的“我的神”与复活早晨的“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前后对读	第 23 章	经上没有用这些字连起来	照口述九往下读
冲突五层加码（商议、想杀、动手、定案、内应）；旷野与客西马尼以路4:13“暂时离开”为接口对读	第 24 章	各卷所记先后不同，跨卷排列	本书的排法
“三次不认，三次问爱”对应；七处回写写在七个不同地方	第 25 章	约18:17-27；约21:15-17	经上没有连起来说
第 33 章把三座棚并排读作中心主义的苗头；第 34 章“窄”的读法；第 35 章“回去的不只他一个”“后三步换格局”“十二营未求”“百夫长与众人所见”	第 33—35 章	各处经文本身	都已在正文注明
第 36 章前六步各埋着后三步的线头；第 37 章他是神人之间推理的“中项”	第 35、37 章	经文本身	本书的读法
十六把尺子分四家（只站一号位、只有一个刻度、只看一段、只认一头）	第 47 章	经上没有这样分	只为看清来路，不当作新条文
学一个无缝的人：三维一起学为主，照镜子补自己为辅	第 49 章	约20:30 一类说他做了许多事	本书全章为初判，两种排法并列写明

读法	在哪一章	经上明说的是什么	它承多少分量
剂量对不对的两个记号：太小不长进，太大就躲；卡住、来问、接着做	第 50 章	路13:8-9；可1:35 只取画面与意思	本书的读法，不替信仰定做法
神人二性、救恩的门、预定、三一的奥秘、末后的事	第 4、32、39、45、46 章等处	教会有各自的传统和教导	本书一律不判，只读“它是怎样发生的”

另有几处地方，本书只转述不引字：和合本在约6:6、可3:16-17 等处整节带括号或旁注，核对时无法逐字引用；路17:21“心里”的旁注作“或译中间”，本书转述旁注。第 15、47 章里的计数（“应验”“立刻”等）为约数，已在正文写明。

写到这里，不妨再说一遍这本书的态度：这一页上的每一行，都准许读者推翻。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引文核验：全书引经文共 1816 条，每一条都与和合本原文逐字核对，不符为零，出处无效为零。核对用的是简体和合本全文库：引文去掉标点后，须是所注出处经文的连续片段；用“……”省略的，各段须按次序出现。和合本整节带括号或旁注的地方（约6:6、可3:16-17、太28:19 等），不引字，只转述。

部分	核对条数
前言	22
导读	17
导论	53
第 1 章	12
第 2 章	15
第 3 章	15
第 4 章	9
第 5 章	42
第 6 章	47
第 7 章	41
第 8 章	49
第 9 章	39
第 10 章	39
第 11 章	45
第 12 章	47
第 13 章	55
第 14 章	45

部分	核对条数
第 15 章	50
第 16 章	44
第 17 章	37
第 18 章	34
第 19 章	35
第 20 章	37
第 21 章	32
第 22 章	43
第 23 章	36
第 24 章	47
第 25 章	35
第 26 章	37
第 27 章	36
第 28 章	33
第 29 章	33
第 30 章	42
第 31 章	21
第 32 章	23
第 33 章	33
第 34 章	35
第 35 章	23
第 36 章	27
第 37 章	27
第 38 章	23
第 39 章	42

部分	核对条数
第 40 章	35
第 41 章	33
第 42 章	36
第 43 章	32
第 44 章	30
第 45 章	29
第 46 章	30
第 47 章	18
第 48 章	28
第 49 章	22
第 50 章	23
结语	28
附录	15

口述命题登记（王德生口述，2026 年 10 月 4 日；一字不改，引用时标“王德生口述”）：

编号	口述原话	用在哪里
口述一	“耶稣的智慧是典型的SDE智慧，完美地实现了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	导论、卷三
口述二	“你要有个假设啊，即福音书的记载都是事实，这是信仰啊。”	前言、第 4 章
口述三	要从三个方面论证耶稣的 SDE 智慧的丰满：“1. 没有维度的缺乏　2. 方法论的完美使用　3. 没有中心主义”，并解决所谓“福音书的难题”至少十个	卷二、三、四、六
口述四	“耶稣说，我是道路，这是D，我的真理，这是S，我是生命，这是E。耶稣的D，就是意义的D：创造，自由，幸福，这是D1。耶稣的道路，就是D2：六步到九步；耶稣的D3：最优化是极美的实现。”	第 32、34、35 章

编号	口述原话	用在哪里
口述五	“耶稣是生命，就是E：他是三界，他是信息，他是能量，这就是生命的内核：特征纠缠。他是神人纠缠的完美表征：符号，逻辑，数学。这是信息。他是能量：内能，动能，势能。”	第 36—38 章
口述六	“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相，就是S，就是显露，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神的真实显露，就是S，是神人SDE的显露。真，就是存在的显露。”	第 33 章
口述七	“十字架到复活和升天，就是耶稣的道路的九步：分化，聚合，升维。”（后来他改定为“重组”）	第 21—23 章
口述八	“耶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人SDE的特征纠缠，是三界特征纠缠：理念纠缠，现实纠缠，自我纠缠；而且这个纠缠是用具体的信息三元陈显了：符号，逻辑，数学。他是神人互动的符号。耶稣的生命代表着神人SDE的内能，动能，势能。内能是：神人的连接在耶稣，神人的次序推动在耶稣，神人的结构组织在耶稣，耶稣是美。”	第 36—38 章
口述九	“用重组比聚合好，耶稣十字架是与父分开。”	第 21—23 章
口述十	“应该写一本专著，你先列提纲，20万字。”	全书立项
口述十一	“开始写，连续完成，用最美的文字，和丰富的经文，让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全书文体